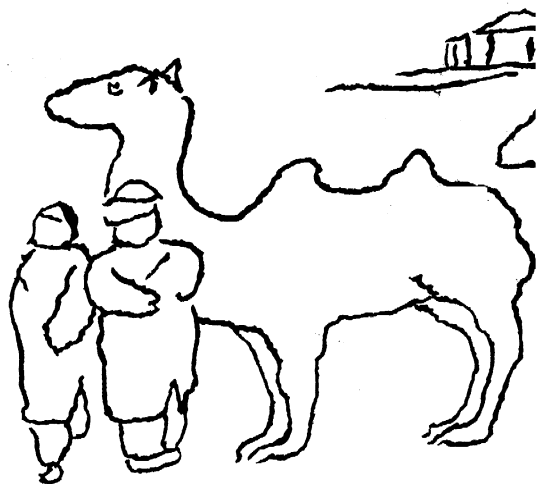


新疆印象記

徐戈五四著



新疆  
印象  
記

全一册

# 王序

余生長於旅順，四十年前，即身受帝國主義之侵辱，時抱國弱鄉亡之痛：蓋自甲午中東戰罷，旅順佔於日，華人多遭屠戮。拳匪之亂，旅順租於俄，華人竟同俎上肉。日俄戰後，旅順又復租於日，華人無異釜中魚。不但其軍事設備積極進展，即政治經濟文化諸端，亦莫不施以積極手段。其處心積慮，三十年前，固已視東北爲囊中物矣。以日俄兩大爭奪之東北，其關係國防國計之嚴重，爲何如也！然反觀吾東北近三十年來之軍事政治經濟爲何如？而國家對於東北近三十年所施設之國防又何如？吾人過去，對於東北奔走呼號，國人不知者，輒目之爲瘋狂。至九一八事變後，國人乃驚相告曰：國難急矣！曰：東北已失，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噫！何其緩也！然則東北之亡，非日本

所能亡，乃東北人與國人自亡之。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余謂吾國國事之曖昧。不但不知彼，并且不知己。設使東北人與國人，早感覺東北所處地位之嚴重，早注意東北之開發，注意東北之建設，則東北四省或不至淪為異域，而東隣亦未必即如是肆無忌憚也。

新疆漢時，即為我國領土，清時改建行省，已四十年，一切政治建設均等於零。攷新疆位於我國西北部，面積約六百萬方里，佔全國面積約八分之一。西北隣俄，西南連英印，南與藏接，東北與蒙古相依若唇齒，實中部各省之屏障也。但以僻處西陲，交通阻塞，種族複雜，其關係國防國計之嚴重，似較東北為尤甚。余於二十三年秋，應新督辦盛晉庸君電約，赴新遊歷。觀其一切，正在改進，而於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之策劃，殊與內地之宣傳稍有出入。

新省土地肥沃，人口稀少，物產豐富，氣候頗佳，礦苗埋藏，普遍全



疆。亟宜發展交通，移民墾殖。此不僅賴新省軍財當局之努力，而尤待整個的國力經營，始克有濟也。

余赴新途中，抵哈密時，適與西京日報記者徐君弋吾相值，乃偕赴迪化。駐迪四閱月，後同車歸來；徐君以所見所聞，著新疆印象記刊登報端，對於現在新省政治經濟民族情形等，均有所闡述，記載頗重事實，國人關心西北邊情者，閱此亦可見其一斑矣。刻擬印冊廣播，索序於予，爰記數語，藉促國人之注意焉。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旅順王家會省三序於西京

## 自序

(辭賦首卷)

宇宙是廣袤的，

人間包羅萬象！

謎啞………

那人跡罕到的境地。

啞謎………

那人跡罕到的境地。

如今揭幕了，

一切都活躍在這裏邊！

我直率的說：

我並沒有什麼迴避！

事實是這般的，

請你們大家瞧瞧！

事實是這般的，

請你們大家瞧瞧！

認清了以後，

任憑你們有無感想！

美里平沙獨步採訪  
堅苦卓越青年楷模  
見聞廣博言必由衷茲  
書刊行俾益國防

成芳才題



不靈此行

閻錫山



瞭如指掌

新疆  
印象  
記  
出  
版

孫科  
題



毋忘  
清  
唐  
師  
烈

師  
烈  
記



新疆印象记出版

抗  
希  
博  
望

孔祥熙



新疆印象記

西域壯觀

沈鴻烈題





天山南北立馬踟躕國族興復  
偉此經塗徵文獻則都護  
之府明夷險則絕域之圖萬  
里萬卷其在茲乎

王陸一敬題



新疆印象記

固我邊陲

馬超俊題



博坐遠矚定遠雅  
陶然此遠躅固我  
邊隅

是亦疆中象記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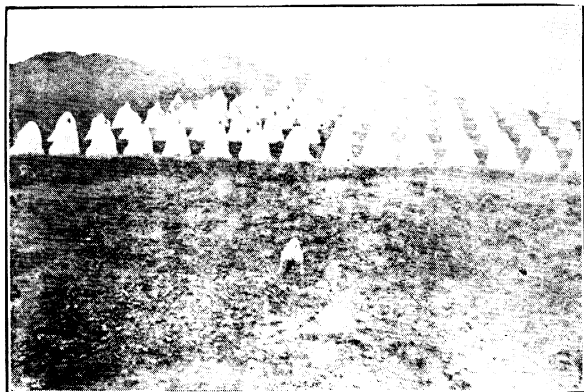
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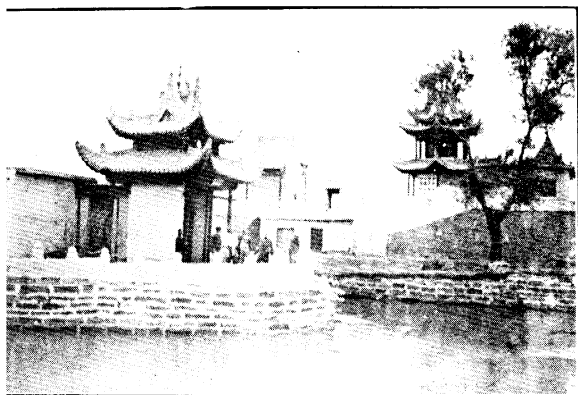
新 疆 邊 防 督 辦 盛 世 才 氏 肖 像

「西 行 途 中」



⇒ 中衛青銅峽之  
一百零八墳頭

← 甯朔之小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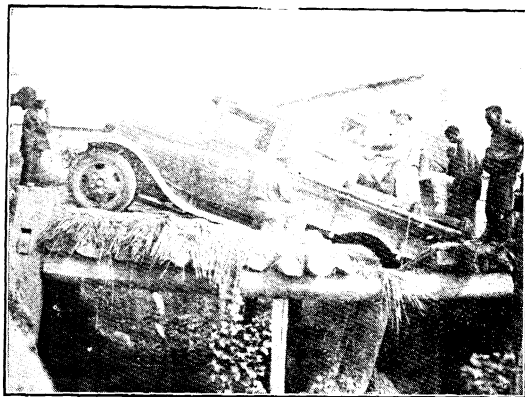


⇒ 武威西郊

大佛寺怪  
佛像之一

汽車在肅州

南關遇險



墩煌月牙泉

(即古鳴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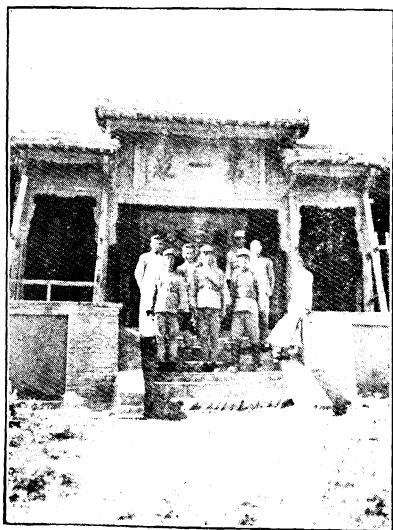
風景之一



墩煌月牙泉

(即古鳴沙)

古蹟之一



「新疆的回軍」

二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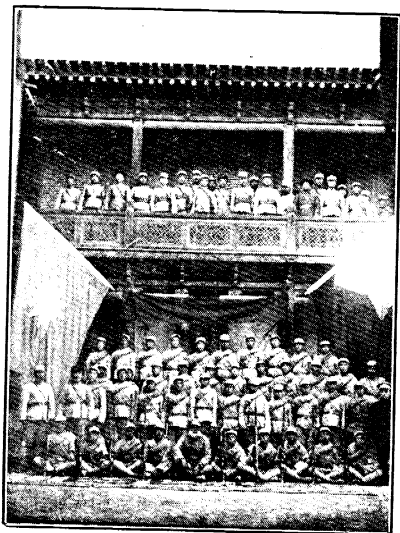
元旦在哈密



哈密警備司令



堯樂博士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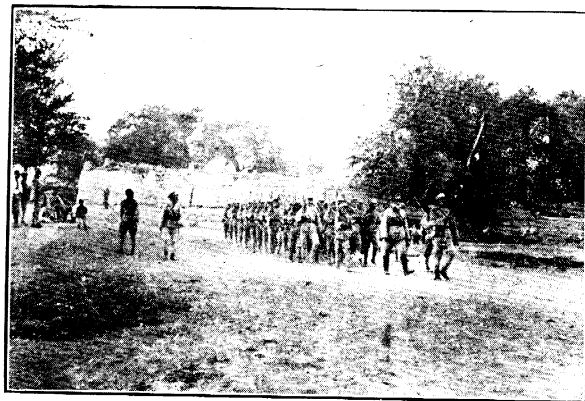
哈密警備司令部



慶祝回曆年節

喀什噶爾

的經回軍



馬者

的經回馬隊



哈密札薩克雙親王

伯錫爾及其世子





經  
回  
的  
裝  
束

⇒

男  
女



「  
纏  
回  
民  
間  
一  
瞥  
」

夏季纏回的野餐

⇐

畏兀爾舞蹈  
的  
姿  
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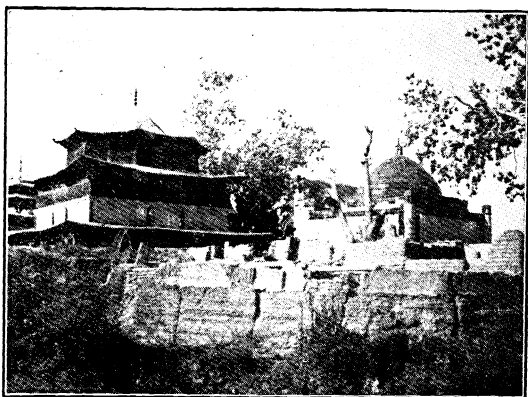
⇒





經商旅行

的雄姿



哈密的王宮



五代合居

茂茂台都爾巉

的家族



# 新疆印象記目錄

一、王序

二、自序(卷首獻辭)

三、題字

四、銅圖

五、本文

(上)新疆旅行日記

(1)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2)從寧夏到蘭州

(3)蘭州巡禮

新疆印象記目錄

一

一——二

二——一七

一七——三四

新疆印象記目錄

二

- |              |          |
|--------------|----------|
| (4) 甘肅之建設    | 三四——四二   |
| (5) 甘肅之教育    | 四二——四五   |
| (6) 由蘭州到西安   | 四六——七七   |
| (7) 戈壁生活     | 七七——九一   |
| (8) 哈密一瞥     | 九一——一〇六  |
| (9) 住哈日記     | 一〇六——一二四 |
| (10) 一個波折的經過 | 一二四——一二〇 |
| (11) 天山南路紀行  | 一二〇——一三一 |
| (12) 迪化巡禮    | 一三一——一四二 |
| (中) 新疆最近狀況概述 |          |

- (13) 近年來新疆政權的遞嬗 一四三——一四六
- (14) 新疆行政概述 一四七——一五三
- (15) 新疆財政概況 一五三——一五六
- (16) 新疆教育概況 一五六——一六一
- (17) 新疆交通概況 一六一——一六六
- (18) 新疆物產概況 一六六——一六八
- (19) 新疆的建設牧畜及礦業 一六九——一七四
- (20) 新疆商業金融及貿易概況 一七四——一七九
- (21) 新疆農村經濟面面觀 一八〇——一八五
- (22) 新疆軍事編遣與屯墾 一八五——一九〇

新疆印象記目錄

四

- |                     |          |
|---------------------|----------|
| (23) 迪化市政建設         | 一九〇——一九二 |
| (24) 新疆民族并其風俗       | 一九二——一九六 |
| (下) 旅行新疆的觀感         |          |
| (25) 新督辦盛世才訪問記      | 一九六——一九九 |
| (26) 新主席李榕訪問記       | 一九九——二〇二 |
| (27) 副主席和尼牙孜訪問記     | 二〇二——二〇六 |
| (28) 蘇聯駐新貿易公司參觀後記   | 二〇六——二〇九 |
| (29) 第二次新疆民衆代表大會見聞記 | 二〇九——二二六 |
| (30) 離迪返陝途中日記       | 二二六——二七一 |
| (31) 旅行完畢後的感想       | 二七一——二七八 |

上・新疆旅行日記

## (一)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西北，我們民族的發祥地。佔着全國土地三分之二以上的幅員，因為歷史的演進，時代的進化，西北這錦綉的河山，漸漸被人們所忘懷了。過去多少年代，國人對於西北觀念，都祇是一個謎。外人對於我國西北，他們說：「西北爲天之所忘」。自從「九一八」接着「一二八」兩次的巨變，東北失陷，邊疆更是形勢危迫，舉國上下，咸一致注目在西北的建設，中央決定建設西北爲「國策」之一。關於理論之探討，實際的實行計劃，都完全具體化了。但是這廣大的地域，許多人踪罕到的地方，過去都很少有人作過實地考察；縱有之，亦不過走馬觀花，難得其實。記者在甯夏服務，這次由甯夏經甘青赴新疆視察，打算將視察所得供獻社會人士之前，期對西北能獲更進一步之了解。

這次同行的有申報特派記者陳厓雅君，一行二人。我們預定的路線是從甯夏到蘭州，從從蘭州走西甯，再自西甯轉往涼州(武威)，甘州(張掖)，肅州(酒泉)，出嘉峪關，走敦煌，玉門關，直趨哈密，吐魯番，以達新疆省垣之迪化爲目的地。我們這個萬里長征的計劃，如果沿途沒有什麼阻撓的話，我們是已決定照這個計劃前進的。



這一路我們打算不乘汽車，以免犯了走馬看花之弊。我們很願意騎着小驢子或是步行，沿着村落走，一天走上八十里也不算多，統計起來三個月的行程，也可到達迪化了。

在開發西北，復興民族的潮流下，考察與調查是必要的途徑。這好比一隻新輪船開始新航線的處女航，事先一定要經過一番測驗的工作，這是一樣的道理。我們兩人抱着同一的目的，開始向西北作處女航了。雖然我們的力量很有限，但是我們却願充作這種工作幹部一份子。

## (二) 從寧夏到蘭州

從寧夏到蘭州，計有九百餘里的路程，馬車平常走十三站，（每站自六十里至一百二十里不等），大約十四天的行程，即可抵蘭。寧夏設有省道管理處，經營寧蘭的交通事業，此路已於二十二年八月間完成，行車三月，獲利甚豐。近以孫軍犯寧受了戰事影響，以致公路失修，車輛破壞，且因汽油缺乏，營業遂告停頓。唯自蘭州北行，可乘黃河皮筏，順流直下，甚覺便利，其速率較陸路馬車快四倍。（車行八十里，船行三百八十里），船資較陸路馬車腳費，僅佔百分之三十。但一到冰期，皮筏即告失效，交通則以駱駝代用之，其運輸所費

較皮筏爲昂，此甯蘭道上交通之梗概也。

五月二十日上午八時自甯垣南關出發。兩個人裝在一個小馬驛車之車廂裏，實在悶人。我伸出頸子，看看賀蘭山，甯城……都離我們遠了，而更於此時模糊地望不清甯夏之西塔與北塔。一路經過之地，有王元橋，惠信堡，王泰堡，王全堡，任春堡等村莊。沿途土地肥沃，罌粟遍地，麥禾翠綠，豆葉蔚然，農人三五，工作田間，欣然有生色。下午五時至王洪堡，計行六十里。該堡有農戶二百餘家，商鋪七家，甯朔縣政府即設立在此。即晚，住一農家，招待殷勤。據云：王洪堡地質佳甚，不管種任何農物，每年收穫均甚可觀。譬如種植麥子，每年可收七八斗，價值二十元，平均每戶種地三十畝，年可獲利八百餘元。其地農業副產如羊毛，枸杞等尙未計及。該堡既稱富庶，故稅捐擔負，較他地亦重，平均每畝農田，年須繳納清鄉費二元五角，修渠材料費一元，澆水費三角，附加稅二元，完糧二斗四升（計值五元四角）總計每畝農田負擔，每年在十元九角以上，佔出產價值之半數有餘，農戶除去工本肥料外，所獲甚微。唯種植罌粟較種雜糧出息爲大，故該堡農民爲自身利益計，大多數都趨向種罌粟；尤以家擁百畝之地主爲甚。然不知良田一種罌粟，土質漸形變壞，大好土地，形成烏煙瘴氣，殊爲可惜。該堡農民忠厚成性，接物待人，而盡謙恭。晚餐後，偕陳君小遊

，晚霧漫天，鴉鵲鳴歸，遠望牧童騎牛，逍遙歌唱，近聽犬吠雞鳴，鄉村景象，別有風味。

五月二十一日晨四時，整理行裝策行。至葉升堡稍憩。該堡有住戶七十餘家，沿路小攤棋佈，叫賣甚力，蓋係一四七匯市也。市面貨物以糧食佔多數，次爲蔬菜，布匹，洋皂，洋襪，紙煙之類。上等白米每斗（十四二斤）售洋三元二角，芹菜，韭菜每斤售洋一角二分，其他雜貨，洋貨，售價較省垣漲出三成餘。續行二十里至小壩（漢延渠口即在此），人煙稀少，全村僅十數家。該處設有區立小學一所，學生約三十餘人，課本複雜，課程簡單，舉凡詩書，五經，百家姓，共和國教科書等均稱國文；常識，公民竟付缺如。教室設備簡陋，壁間懸有總理遺像，下書遺囑，錯字極多。該校有廟產學田四十餘畝，年可收入三百餘元，移作經費，可謂裕如。惜辦理乏入，徒耗公產耳。校舍對面爲龍王廟，修飾富麗，建築新穎，門臨漢渠，水流激湍，聲如雷震。旁有小亭，臨渠有高達八丈，闊約四圍之古樹，稱古代物。自東至西，自南至北，築有浮橋四座，工程堅固，形如八字，風景絕佳，陳君攝影兩幅，一爲龍王廟全景，一爲水流激昂之狀。復行，至金烏西墜，始抵大壩。該處爲唐徕渠公所所在地，爲甯蘭交通孔道。近今以屢經鋒鏑，閘閘變爲丘墟，人烟稀少，情形頗覺冷靜。住戶僅十七家，有售藥所，（即鴉片館）一家，歸湖縣善後局直轄，月繳燈捐一元，稅款生熟各十

八元，統計月納稅款三十七元。其銷路則以近隣村民及來往客商駝馬夫爲多。壩西有古城，傳係漢朝防禦匈奴所建者，惜無考據，頗堪憑弔。城中石磁器甚夥，皆已殘缺，足供考古者之欣賞。當夜宿一陋店，室中暗淡，徒爲遊人增悵然之感。

五月二十二日晨三時三十分起床，徒步行。繞道黃河沿，走青銅峽，欲一觀百零八墳頭之究竟。晨曦初升，行興甚濃；唯沙坡斜跋，河岸倒塌，時而涉水，時而攀山，行三小時，均覺力疲矣。再行一小時，抵青銅峽，只見叢山重壘，峻嶺險要，高崖筆立；形勢奇譎。乃央一鄉人爲嚮導，遊歷一過，知河右綿延之大山曰牛頭山，河左險峯曰青銅峽，又曰千佛山，河之東南有草灘曰金沙灘；傳係宋朝楊家將北征時，曾築營立陣於此，邀擊番兵，不知次數。青銅峽麓有古墳頭一百零八座，排列如斜塔，最高層爲一大墳頭，其上建有小廟，名曰千佛寶殿，塑豎穆桂英像，容貌兇惡，觀之悚然；相傳穆桂英之惡，誠不虛也。最下層計十三個墳頭，墳形如桶，高八尺，大四圍，首級塗赤色，遠望如紅纓，據該處鄉人云：『百零八墳頭，昔日爲穆桂英擺天門陣之地，其陣後爲楊家將所破，陣中百零八將，皆死陣中焉。當時僅誌木牌，以資紀念；至明嘉靖年間，地方人士，以地方時疫流行，民不聊生，乃合資爲之築墳百零八座，年加修理一次，迄今仍如舊觀。唯墳頭爲數多寡不定，並云變化無常』

。傳清末某將軍督隊伍駐防附近，曾領卒百零八名，着每人站一墳頭，編列號碼計之：結果失跡士兵一名，仍不得墳頭之確數，於是鄉里傳道，大有談虎變色之概：『走到青銅峽，見墳百零八，小壩走大壩，越走越害怕』。山麓有石灰窰三，爲甯垣鄭姓所經營，月產十五萬斤，每千斤售洋十五元，除工資運費外，月可獲利二千百餘元，該處有渡船兩隻，擺渡黃河往來客商，由唐徕渠公所承辦。該渠公所，僱有船夫二人照管，每人月給三元，每擺渡一次，每人一角，每駝三角，貨物在百斤以上者一角，統計月可獲利百餘元，可謂極投機之能事矣。午刻，行抵廣武城，途中跋涉山坡凡十五里，所歷人跡罕到。廣武城爲遜清提督公署所在地，城高五丈，建築堅固，蓋初以環境多匪，防禦時患也。少憩，進點心茶水，又行三十里至渠口堡，該堡有住戶二百家，土地貧瘠，耕種困難，每畝至多年獲雜糧五斗，除完糧田賦，渠工材料，農家所獲無多；故該地農民生活亦較他堡爲苦。是晚宿渠園堡，該堡規模較大，計有住戶五百餘家，爲去年雹災最重之區，隸新設之中甯縣。有羊戶三家，每戶養羊五六百隻，每隻年產皮毛四五元，農產物除雜糧外，尙有紅棗一種，年產五百餘包，價值七萬餘元。該堡人口稠密，戶鋪齊整，設有小學一所，學生三百餘人，課程亦稱完備，爲沿途所少見。

五月二十三晨四時，自棗園堡起程。行十餘里，抵關爺廟，該處有住戶二百餘家，有馬家渠，小花紅渠等水流灌溉田畝。地質較棗園堡爲佳，每畝年可產糧七八斗，唯區域甚小，每戶平均只可種地二十畝，田糧捐稅亦較高於他處。傍午，至石窪。該處住戶約百餘家，農民大多數吸食鴉片，怠惰成性，臉黃肌瘦，婦孺皆然。出產煤炭甚豐，每年約產二千噸（每千斤售洋三元五角），由縣府直轄經營。下午三時抵海過東，少息，該處有住戶七十餘家，天主堂一所，傳教佈道，信徒頗衆；唯該堂牧師吸食鴉片，騙財欺衆，供一己消耗，直玷教門無限醜態也。續行，至崇陽堡，美麗，太平西渠蜿蜒野間。麥禾一片青色，農婦席地剝草，牧童放羊草灘，晚霞反映，夕陽斜照，頗有江南農村景色。該堡有農戶百餘家，小客棧三家。途遇一老農，叩以生活狀況，老農頻頻嘆曰：『老百姓，給苛捐雜稅累死了，加以去年寇災，水災，今年兵災，什麼軍需支應，每畝五升，草每戶二百斤，炭每戶九十斤，牲口，牛車，有什麼要什麼……』以此情形，無怪該地農民逃荒者，仍日有所聞也。晚七時抵中衛縣城。天已黑暗住友人杜君家，此行徒步，計程百二十里。

五月二十四日晨九時，住中衛縣，調查全縣近況。適縣長晉省，由該府科長接見，談話結果如次；中衛全境面積（以分縣後）計四千二百方里，東西長二百八十里，南北闊一百五

十里，東南與金積交界，正東以聖井關，山河橋與中寧縣分界；西北至甘肅之紅水縣；北臨長城；西南毗連甘肅之靖遠海源兩縣；可耕地自東迤西佔八十里，南北佔五十里；沙地自東迤西佔二百方里，南北佔九十方里；荒地可墾者尚在勘查中。農產物有稻，麥粟，莞荳，罌粟等。城北三十里及黃河南岸均有煤礦。城北有大梁山煤礦，年產無烟煤約產四萬二千五百噸，每噸（一千七百日）售洋五元二角，年產價值二十二萬一千一百元，城南沿河者曰上下河沿煤礦，每年約產五萬三千五百噸，每噸（一千七百日）售洋五元五角，年產價值約二十九萬四千二百五十元。每年煤礦出產總計在五十一萬五千三百五十元之數。礦區並無任何公司及商業之組織，係自由採取性質，以供軍用爲多。各礦共有工人二千餘名，係縣府雇用者，每人每工工資五角，每千斤需運輸（駝費）費一元，在中衛每千斤約售四元八角，運至省垣每元僅售一百二十斤，因交通之阻塞，棄大好富源於地下，且以當局無整個開採之計劃，又無工商事業之組織，其如何發展獲利耶？全縣人口約五萬八千人，糧田九萬二千八百十二畝，田賦收糧七千零六十五石，地丁六百三十九兩，草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六束，平均每人每年負擔在八元以上，城內及東西兩圍有住戶二千餘家，暗娼估數百家，商業貿易有限，以山貨，食鹽，紙烟，洋貨，銷路較大。

學校有省立中衛初級中學校，學生約有五十餘人，教職員五人每月經費二百四十元，以八扣計，實領一百九十餘元，校長薪水每月二十四元（八扣），教員每日任六小時教課者，月入亦僅三十元左右。校舍門面齊整，外觀雄偉，其實內部僅教室五間，牆垣倒塌，亦以經費困難，無法修葺。課程尙稱完備，辨學精神亦佳。縣初級小學，有學生二百餘人，教職員七人，近以地方教費撥歸縣府徵收，學校經費亦時告支絀，最近則由縣公安局將烟燈捐項下，每月撥出一百元，暫充該校經費。該縣駐軍有十五路第三旅第五團全部，旅部在城內高廟駐紮，負有治安城防等任務，該軍軍紀嚴明，每日操練之暇，則修築街道城牆，實行兵工，城內衛生甚爲欠缺，公安局亦不置聞，街頭巷尾污水滿積，蒼蠅蚊子猖獗之至。惡臭氣味，滿佈空際，穢物隨地堆聚，傳染病如花柳，白喉，流行性感冒，幾無時無之，醫院營業特佳，以撤爾佛商，山得爾米利等藥品，銷路最盛。

五月二十五日，續任中衛調查中憲（係新立縣，舊屬中衛）現狀，由縣府第三科長接談一切，據云：該縣成立於本年正月一日，縣政府設在寧安堡。全境面積一千五百方里，東西長一百五十里，南北闊一百里，大部份爲可耕地。東與寧朔交界，東北至大壩，東南至金積，南至甘肅之海原，西至聖井門，山河橋，西北毗連阿拉善旗。人口約有六萬一千三百餘，糧



田八萬八千九百餘畝，田糧五千八百二十四石，地丁五百三十二兩，草二萬六千五百三十四束。餘如清鄉費，附加稅，種類繁多。平均每畝農田年須納稅款九元餘，每人負擔每年在六七元，農產物有稻，麥，粟，豌豆等。寧安堡一帶，年產枸杞甚豐，據最近統計，中寧全縣，年可產枸杞一千五百擔，（每擔三百四十斤）分棗黃，魁元，匯貨三種。棗黃每斗售洋八十元，魁元每斗六十五元，匯貨每斗三十元，總計年產約值十萬餘元。髮菜年產百餘擔，每擔售洋二百四十元，總計年產約值二萬四千元。甘草年產一百二十餘擔，每擔售洋一百二十餘元，總計年產約值一萬四千四百餘元。此外石磴產煤亦豐，係人工開採，每人日採八百餘斤，計有工人七百餘人，年產一萬九千七百餘噸，每噸價值五元五角，年產約值十萬餘元。以上各項農物副產及礦產，每年至少可以獲利三十萬元，以一千五百方里面積之縣份，有此鉅大之生產額，可謂極富之區矣。而該縣農村經濟，仍見竭蹶，農民生活，亦甚簡樸，自耕農，因負擔過重，相率逃亡者，比比皆是。礦區工人每日至多工資六角，除去牲畜（駁運工具，如驢，駱駝，牛，馬，騾車……）草糧外：僅能苟生延命而已。設該縣之農礦業，加以有計劃的整頓經營，其利益實難以道里計也。

五月二十六日，因雇騾無着，仍住中衛。晨間，漫步街頭閒遊。中衛爲西北往來孔道，

爲軍事必爭之地，如昔日國民軍入甘，十八年馬仲英攻寧夏，地方皆遭浩劫，去年孫軍犯寧，中衛即爲寧軍後方總策應地：如青軍新九師，中央第一師等部，皆由此入境。當時軍差，官糧，所費浩繁，房舍牲畜，皆被駐軍佔用。據該地人云：『中衛在去歲戰爭時期，月須繳應軍糧二千擔，草二萬斤，煤五百噸。際茲水災雹災劫後，農民又增加許多負擔，生活自然日見窮困』。現在市面蕭條，民間十室九空，破衣爛縷之婦女，嘗以賣俏爲活，老幼衣不蔽體，時見三五無依者，乞食於地，情形爲悽慘。午後，趨初中操場觀籃球賽，則係初中與駐軍三旅旅部比賽也。兩方健兒活躍，競爭於操場上，歷時三刻，結果軍隊以二十比四勝初中。繼承旅長馬英才召觀該部內務，參觀畢，至旅部少息，據談：『該旅士兵及幹部，皆直魯豫籍，平日吃苦耐勞，視爲常事，士兵月餉七元，除扣伙食外，月可儲蓄三元，軍衣襯衫袴掛，均由總部發給。當局觀乎伊輩離鄉背井，遠服軍役，家庭生活，不免困難，故每月將兵餉扣留積聚，輪流匯兌，接濟其家屬。（此項辦法類如第四軍之士兵官佐儲餉制度惟其規畫及辦法，遠不及四軍之完密耳。）無知士兵，每因個人生活勞苦，終日操作，毫無調劑，而起潛逃之念』云。該部連營長以上軍官，皆屬甘肅籍，且係回教徒，因之內部感情，不無隔閡，唯馬旅長頗不爲然，觀乎此種隔膜，實爲民族隱患，現爲破除彼此成見，特組織學術研

考會。每於公餘，聚集幹部同志，研究各種學術，尤注重於民族，宗教，政治，經濟各部門，故最近該部大有現代軍隊化之概，深覺中國軍人如駕駛適當，未始不能全成勁旅也。

五月二十七日，仍留居中衛。近午觀察城市社會現象，見東西大街榮攤遍地，買賣擁擠，秩序毫無，鋪子以售藥所（鴉片館）最多。城內懸白紙燈上書「清水淨煙」者，不下七十餘家，每家月納稅率四十餘元，燈捐一元五角，每月每家消耗烟膏數在三百兩以上。主顧大多數為商人行旅，住戶則自備烟燈吸食。據公安局統計，全城有烟燈一千四百餘盞，鴉片毒焰之盛，為全甯之冠。因而住戶家庭，暮氣沉沉，男女老幼不務正業，怠惰之性，為他處所未見。即自家庭院之間，亦污穢堆積如山，不稍掃除，婦女每多臨街席地而坐，相與戲謔；兒童則亦臂露體，遊玩於垃圾堆中，蓋以家中空氣污濁，難能鎮日株守，不得已而閒散街頭也。至四鼓樓，有佈告牌一座，所貼佈告以善後公所，經徵局，縣政府者居多，不謂漏稅，即云避差，如民衆學校之招生廣告，公安衛生等揭示，實如鳳毛麟角。折走中山街向南，有天主堂一所，該堂教務不振，建築甚簡，壁間所懸之宣傳品尚有昔日長辯小足之善男信女之畫像，有外籍牧師二人，御中式服，操華語，唯其思想毫無，智識淺陋，為江湖宣教之流亞，較當地流氓，尚遜一等。城內寺廟甚多，觀其建築當在明末清初年間。唯均已塌倒，並無僧尼

管理，香火亦其冷落，想當地人民無信佛之能力（吸鴉片，無錢買香燭，而且懶於念經拜佛）矣。除駐軍與設學外，尚有破廟十餘座，已供公共之用。此外，嘗見大戶家門懸有進士第，將軍第，會元，拔貢……匾額，據當地人云：『凡大官顯爵之裔，至今尚可免納田糧』云。實則此等門第，早已中落，有種無田者（田已賣出，糧仍照舊比比皆是，彼輩實無力完糧也）。三時回寓，進午餐，與店主人談及徵兵制。據云：『每戶有壯丁兩口者抽兵一名，五口者抽兩名，如不願服兵役者，可出代價六十元雇壯丁一名充任之。因而農村壯丁日形減少，田事荒廢，影響所致，形成農村生產衰落，農民負擔增加，以致整個農村遂告破產矣』。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六時，自中衛起程，出西門，行二十里，至石家莊。該莊有住戶十餘家，再行五里至王家廟，僅住戶三家，西旁田野，皆被沙礫掩蔽，土地甚少。美麗渠雖橫貫其間，亦無所用也。再行十五里至蘆灘，遇老幼二人負煤踽踽而行，詢之，知爲販煤爲生者。據老者云：『日負煤百五十斤，可售三角五分，翁孫二人可以糊口度日，唯上河沿至中衛四十里，日負一次已覺費力，倘天雨，則其生活亦因之停頓，誠天下可憐虫也』。葫蘆灘西行，路皆沙漢，深及足脛，車行甚緩，余等接踵厲進，跋涉沙漢十餘里，抵沙河頭，該處位置在黃河北岸，有田地十餘畝，種植瓜果韭菜等。住戶僅兩家，以擺渡爲業，隔岸爲上河

沿礦區，人烟稠密，約有住戶百餘家，礦區工作人畜，影約可見。該處黃河流域水北高南低，形成奇觀。在沙河頭少息進餐，以陸路沙坡高連數百步，車馬不能通行，乃假渡船擺渡十餘里。渡船長三十六尺，（營造尺）闊十四尺，尾有舵，以粗繩繫桅柱，船夫數人沿岸拉之，一船夫把舵司令，歷二小時，始復上岸。路途仍崎嶇難行。記者以車載過重，仍步行。但見日漸西沉，去目的地尚遠，惟見沿途煤山叢疊，煤苗遍地均未開採，頗覺可惜。行行重行行，扒山越嶺，經過七八次之多，始抵長流水。該處爲山門之地，有住戶十餘家，至則已燈火齊明矣。在記者前行者，有甯夏高等法院院長蘇連元氏，知記者已行得兩腳發酸，即召飲茶點，陳君等到，時已十一點鐘。乃張幕草率就寢於沙地。

五月二十九日五時，自長流水起行，以前途仍屬山路，乃又棄車步行。沿途道路崎嶇，荆棘滿地，驛道狹小，時被沙礫掩蔽，途不可見，人跡罕見，房舍絕無。行三十里，始見一廟宇，少息，渴極飲冷茶兩盃，詢諸道者，此斗母宮也。昔康熙北遊至此，渴極，山神奉茶解之，康熙乃建斗母宮，設茶爐，以濟後人旅行者。但觀該廟建築於近十數年間，想係後人重建者也。再行十里至一灣泉，途間遇農民父子二人，係靖遠縣人，於民十八年間旱災逃荒至衛中者，今則又以中衛方面負擔過重，欲返原籍務農矣。該處住戶僅兩家，土地二十餘畝

，尙可生活十餘人口，該戶兼營旅店，進款以之吸食鴉片，別無所費，晚宿之戶，有男女五人，皆衣不蔽體，狀極醜惡，而且污穢不堪。余等飢甚，戶主夫婦爲炊，夜十時許，吾儕大嚼而睡。

五月三十日晨五時自一灣泉起程，一路沙坡折曲，轉灣十餘處，見野羊十餘隻，馳聘草野間，余等且行且逐之，遠不及也，其行之速，一瞬息間不見蹤跡。午刻，行至甘塘子。該處有破屋二，爲國民軍入甘時所建。余等席地進膳，各飲濃茶一小杯。復行，越沙坡二十餘處，在烈日之下，行六十餘里，無涓滴水可飲，渴極，馬騾亦因之喘息不已。余等抖搜精神，至傍晚六時許始抵營盤子。該處有住戶二十餘家，唯均已被軍隊所破壞，瓦礫棟樑被拆燒一空。其地皆堅沙或鹼性土，無法種植糧食。農民以採髮菜爲業，每戶年收九百餘斤，每斤售洋三角，過去曾售一元，現以收買無人，只得與商家掉換糧食日用品等，每斤僅抵貨價二角許。三四及七八月間收穫較多，每戶每日收穫在五斤以上，冬夏兩季不生，一無所獲，故該處農民生活，甚爲窮苦。

五月三十一日，因天雨，住營盤子，斗室之中，倍覺苦悶，與同行諸君啜茗坐談，目觀店主以石塊劈柴，以作燃料，洗草以作蔬菜，其寢則三數張山羊皮，如此生活，直係初民時

代之生活也。詢以如何遷居於此，據答：『彼輩係甘肅大金縣人，因旱荒逃奔至此，以此間遍地草原，可資生活』。有小孩子，甚健美，其婦出身爲儒家，知禮耐苦，有鄉間典型婦女之概。營盤子計現有住戶十二家，不吸鴉片者，僅店主一家耳，入污泥而不黑，可謂不易！東隅有關帝廟，建築雄偉，其門首額曰：「英風正氣」，威武之概，凜然而生。

六月一日晨五時，自營盤子起行，午刻抵三聖祠，該祠立於道光二十九年，處蘭靖北鄉，地屬僻壤，前有驛道曰，『青雀街』，昔曾設卡立市焉。該處山崗上，小徑雜亂，爲匪徒劫路之常徑，余等抵此，蘇院長已先至，曾有匪徒十餘人爲其護士所驅逐而遁，余等則免於遭劫，誠沾光不少，亦云徼倖矣。下午五時抵一條山，計行九十里，該處有住戶五十餘家以轉運販賣蒙鹽爲業者居多。設有確運局，經徵鹽稅，年收在十五六萬左右。有電報局，歸蘭州電報管理局直轄，營業不佳。過去晉秦縣曾設置於此，現已移往靖泰堡。晚宿之處，有食品，及茶食細點等出售，價較省垣高出三五倍，詢其故，謂係專銷蒙路者。（俗謂找子），陳君購菲數百文，雞蛋四枚，於是炒菜炒飯，余等飽餐之餘，休息時，已十一點鐘。

六月二日晨四時半自一條山起行，走三十里，至鎮罕堡。該堡住戶有百八十餘家，務農業者佔多數，回教徒佔數百分之四十餘，該處出售之烙餅甚佳，遐邇馳名。再行三十里張家

店，該處僅破屋數椽，無住戶。據鄉人云，係最近被軍隊所破壞者。復行三十里，至達拉傑。是處有住戶七十餘家，內有回教徒十餘家，漢人以農爲業，回人則以牧畜小販營生。吾儕在回一教館進冷麵數碟。續行十餘里，見峯巒聳立，直入雲霄，羣山並峙，形勢險要，狹道崎嶇，途徑冉冉。行行重行行，夕陽西下，尙未出山谷之半，深谷猿聲，夜鶯哀鳴。余等漫步前進，途見士人穴居於山溪間，狀殊可怖。然彼輩瞠目相視。似乎余等爲世外人也（因余等均着旅行服）至深夜始抵一村莊，叩門求居，咸不置應，央之者再三，一小鋪始啟戶相見，店主見余等欣然曰：『我以爲是傷兵，故未敢見留』。疲極，不暇飲食，即和衣就寢。

## （二）蘭州巡禮

記者自寧夏行抵蘭州後，臥病中山醫院，凡十六日之久，病榻纏綿，中途受此打擊，深以爲害，復以醫院設備簡陋，遷至旅邸，自行調養，而同行之陳君，已先至青海考察，記者住病榻徒喚奈何而已。幸六月二十日左右，病勢漸痊，以在蘭時爲日已久（計病十六日）未出門一步，心殊焦急，乃於六月二十日起開始採訪工作，以續前此之日記。

六月二十日，訪舊友余君，據談：『甘肅自元朝置省治，以甘州肅州取名。明時直轄於



陝西，前清中葉復置省治。地當隴山之西，故亦稱隴西。又爲唐隴右道，亦稱隴右。省城曰皋蘭。城北控黃河爲險，北岸有白塔山，山聳雲表，形如屏障。城南有五泉山與白塔山對峙。東西隅羊腸小道，僅可通車，實一據有天然門戶與絕好形勢之重鎮也。城周十餘里，分內外二重。全省面積十四萬七千方里。人口二百三十餘萬，漢人佔十之八九，餘爲回人。省垣市肆頗繁。北關有鐵橋，構道北路交通，曰鎮遠橋。（俗名黃河橋）。雄跨河上，長約十餘里。中置橋墩凡四，以鐵條爲幹，上覆厚約五吋之木枕，行人稱便。據聞昔則以船二十四艘，覆以木排，以濟人車往來，與今相較，何啻天壤。附近農村皆植菸草，所產菸葉，闊大無比，製成水菸，銷路頗廣，名馳全國。城中昔有織呢廠（係左宗棠等發起創辦，基金在二百萬元以上），製絨，製革等廠，市民素習此等手藝，所產氈毯呢絨爲國貨之前品。城內居民以此生活者，不下三萬餘人。近以時代潮流所迫，外貨呢絨，氈毯等毛組品不斷輸入，價廉物美，購者咸捨國貨而採用外貨矣。因而本省毛織業一蹶不振，所有官私工廠，悉於數年前倒閉矣。省城失業羣衆，於是大增，最近建廳雖有恢復織呢廠之計畫，第恐當局財力有限，一時未能見諸事實耳』云云。

『至於教育方面，情形較諸內地，亦多差異。學校量的方面，年來雖見發達，但質的方

面，仍未見若何充實。學生程度，參差不齊，同一學校，同一班次，而甲生較乙生程度之相差，竟有二三學期之學程者。教員校長，每亦濫竽充斥，校長在各縣，則爲當地士紳，不問對於教育有何研究，均可充任縣立中小學校之校長，教員則由校長聘任，亦類皆與校長情投意合之輩，其勝任與否，不成問題也。因之學生修業期滿，即行畢業，由小學而中學，皆相循而進。試以此儕中小學卒業生，以供社會服務，如何適應？此中原因固多，亦不外（一）在昔西北文化落後，交涉阻塞，中學畢業出外求專門學問，在經濟上，事實上，均感困難，故而教育專門人才，亦感缺乏。辦學方面，只得就熱心地方事業之士紳，選擇任用之。（二）最近數年雖有國內外留學生回省，可供任用，但彼輩因潮流關係，在外求學部門，大多趨向政治，經濟，法律，文學各科，以之充公務人員則可，專辦教育，不但非其所宜，且亦爲彼輩所不願爲也。（三）教育經費不獨立，學校經費，時有中斷之危，各縣教育除熱心地方事業之士紳，勉維其難外，即有教育專家，亦嫌英雄無用武之地。（四）因教育事業，僅依地方士紳爲基礎，因而形成少數士紳操縱教育之弊病，甚或與地方官署勾結，以教育自利者亦有之。有以上各種原因，欲使本省教育納入正途，則當以求教費獨立爲首要、同時選拔既往師範生，培植將來新教育人才，取締私人把持教育，亦爲要圖。又余君談及彼於民國十八年治臨

洮縣時，受理該地漢回訴訟案件甚多（斯時縣政府受理訴訟，因地方法院或縣審承員等司法機關與人員尙無設立也）。適值大屠殺之後，案情離奇曲折，類皆難以判決者，上憲方面之意見，有以不了了之，有以從嚴處理，意見紛岐，莫衷一是。余則（余自稱）以調停人自居，遂案勸解，乃漸了積案。緣漢回之以衝突以至於此者，所具有下列數種；（一）回人心地偏狹，視教外人一如仇敵，性情暴戾，行兇殺人，在所不計，無法律觀念。（二）漢人自視誇大，屢以回教爲小，以爲彼輩一切非漢人所欲及者。（三）回漢起居飲食等生活習慣不同，時因是而起衝突，其救濟辦法，唯教育一途。初施教育，最好採取變通辦法，於應授各科之中，參酌教典，穆氏教義等。回教禮拜日，亦宜放假。以兒童教育着手，功效較著，如辦成人教育，務須採納回教領袖之意見。如此進行，方無阻礙。否則隔膜必多。故欲聯絡回教情感，使我國固有民族日臻鞏固，彼此團結，以禦外侮，其第一步工作，當在感化，使其併力促進回民教育也。關於此點，已故國府委員馬福祥氏，及馬振武先生等提倡頗力，現教部雖曾注意蒙回教育，惜其具體計劃，及實行步驟，仍未有若何表現。余君未謂：『做地方官者，廉潔自持者甚少，大多與地方土劣同一潑氣，人民負擔，恆超過政府規定正稅之數倍，譬如田賦一兩，須納稅銀二元七角，清鄉費二元五角（每畝）有徵至四元以上者，此皆地方自治人員區

鄉鎮長及土豪劣紳與縣府勾結，剝削行爲之事實也，唯自朱主席蒞任以來，此風漸衰，但僻壤縣份，仍有於縣府收入各項以多報少之陋習，甘省政治積弊，難改過矣。

六月二十一日，走訪民政廳，所獲該廳本年度辦理民政事項如次。

(一)公安及保衛——該省以劫餘之後，地方瘡痍滿目，減輕民衆負擔，實急不容緩，於是民廳擬定各縣公安局裁留暫行辦法及應行裁留各縣名單，令遵即將公安經費不滿五千元或無經費係向人民臨時攤派勒捐者，裁撤改科，併歸縣府辦理。計被裁者有洮河，甘谷，環縣，化平，紅水，通渭，渭源，合水，兩當，寧定，永靖，敦煌，莊浪，漳縣，武山，榆中，臨澤，鼎新，康樂，玉門，山丹，正寧，金塔，西和等二十四縣。靜寧之水落城，平涼之白水鎮，武威之張義堡等公安局，均於同時裁撤。文縣，武都，成縣，康縣等十一縣，或因接近匪區，或正被匪擾亂，爲嚴密人民自衛組織起見，特設保衛團常備隊。各該縣公安局，亦經裁撤，以減人民負擔。文縣等十一縣保衛團常備隊成立後，即製發編制，經費各表及各種符號令飭辦理，並委任各該縣縣長兼任常備大隊長，另委大隊附襄助之。經費則由原有公安經費撥充之，嗣以孫殿英違令西進，甘省西路各軍均調往寧夏堵禦，各縣防務空虛，地方治安亟待維持，當經民廳先後指定鼎新，金塔，臨澤，敦煌，酒泉等五縣增設保衛常備隊

，惟固原慶陽等縣民衆對於原有保衛團，改編爲常備隊，未明真相，而起驚疑，當經詳示改編原因及宗旨，羣疑乃解。三月間，前因孫軍西進，出師防堵於寧夏之西路各軍，均漸復原，地方治安，負責有人，無須徒具形式之團隊，增加民衆負擔，當經民廳令安西，敦煌，玉門，金塔等四縣團隊停辦。酒泉，鼎新，臨澤三縣，如因地方特別情形，准予設立一分隊，餘均辦理結束。蓋以安西等縣，既有大軍鎮攝，地方治安，可以無憂，况各該縣地瘠民窮，自無續辦團隊之必要也。

(二)自治——甘省地處僻隅，種族複雜，民衆多不識字，一切自治要政之完成，難於短期間之內實現。該省民廳已將各縣區長之缺乏自治智識者，逐漸更換，以區長訓練所畢業學員，從區以下自治編製組織，並積極進行之，以便籌設縣參議會，限本年四月底完成，唯自治經費，各縣參差不齊，以致難期如期實現。

甘省各縣政府，對於自治事務之推行，每多不按照法令辦理，其原因或係各縣屢遭變故，卷宗損失不全，無所根據，或係各縣長疲於供應軍需，無暇顧及自治，以致關於調查人口，籌劃自治經費等，應行辦理事宜，每多延宕逾限，自治要政，因之推行困難。關於籌設縣參議會，已規定程序，分期進行，此後，民廳擬按期令催按照程序推行。茲將該項縣參議會

等設程序簡錄於次：一，本省各縣調查戶口，及改編區以下各級自治組織事項，各縣應依下列期限，一律完成，皋蘭，榆中，渭源，臨洮，天水，靖遠，定西，會商，靜寧，永登，通渭，武山，甘谷，秦安，清水，隴西，洮河，康樂設治局，最遲於四月底止。武威，張掖，臨夏，平涼，涇川，隆德，固原，鎮原，慶陽，靈台，西和，禮縣，成縣，徽縣，岷縣，臨澤，民勤，永昌，山丹，古浪，莊浪，和政，永靖，寧定，漳縣，景泰，最遲限五月底止。高台，酒泉，玉門，安西，敦煌，海原，寧縣，武都，文縣，夏河，化平，金塔，鼎新，民樂，正寧，合水，環縣，崇信，樂亭，康縣，西固，兩當，最遲於六月底止。二，關於第一條內所規定事務，各縣既須分期完成，則縣參議會亦應分期舉辦。茲定皋蘭等十八縣，為第一期，其期限自本年五月一日起至七月底止。武威等二十六縣，為第二期，其期限自六月一日起至八月底止。高台等二十三縣為第三期，其期限自七月一日起至九月底止。（三）以上兩條所規定之事務，各縣長務必如期辦理完竣，如認為屆期不能完畢者，應先行附具理由，呈請展限（至多不得超過一月），如無呈報及理由不充分，或不能遵限辦理者，以溺職論。（四）各該縣等設縣參議會，所需經費，由各縣就地設法籌措，並造具預算呈核。

（三）救濟——甘省年來迭遭水旱，人民流亡，不知其數，省府有鑒及斯，特飭民廳特別注

重救濟，對於辦理倉庫，綏輯難民，積極進行辦理。據各縣報告辦理情形如次，(一)古浪，臨夏，臨洮，岷縣，會寧，皋蘭等六縣，呈報早依照內政部頒發倉儲管理規則辦理。(二)榆中等三十九縣，對於二十一及二十二兩年災象，均未結報。(三)張掖，山丹，臨澤，民樂等四縣縣長，竟違例徵收被災蠲免銀糧情事，經省府記過示懲。(四)洮西綏輯專員辦公處結束後，關於臨夏等縣及康樂設治局，綏輯難民各事宜，現由民廳接辦，近來各縣難民上庄者踴躍，繼由財廳籌發賑款，協助春種。甘省現積穀備荒，綏糧施賑以爲急救之需，其他救濟事業，則由省區救濟院，切實整頓推廣之。此外，蘭州市面之各中當典質，利息恆需每月每元五分，期限不及一年，即爲出當，影響貧民生活，至關重要。現經市農會呈請民廳救濟，其救濟辦法，由民廳邀集財廳，市農會，商會，營業公會開會一次，決定每月每元利息減爲四分，期限十五個月，印花仍歸質物人負擔，每年冬臘兩月減息一分，並由公家籌款兩萬元，以低利發交當商生息，屆時即將利息改爲三分，期限展至十八個月，以濟省市貧民云。

六月二十二日，採訪關於財政方面之材料，據財廳方面所談如下：本省財政，過去已瀕於破產，各縣解交稅款，祇有一紙具文，實則各縣民衆負擔甚重，正附各稅，收入尙屬可觀，其所以入不敷出者，殆爲無通盤規劃，財政不統一故也。省府有鑒及此，令飭財廳，擬定

收支統一辦法，無論任何機關，必須持有財廳之支付命令，方可支付各軍隊款項。對於整理賦稅計劃，尤須澈底實行。其不正當之收入，以及有害於民衆；或跡近重複者，均予革除，以恤農艱。改屯爲民，關係民生頗要，亦經財廳擬定辦法，嚴飭各縣認真辦理。

該省收入除田賦外，以特種營業稅（今改稱消費稅）爲大宗。近經財廳切實整頓，收數日增。唯軍費一項，前均由該軍隊駐在縣，直接撥付，最近已由財廳妥籌辦法，統由財廳撥付以期劃一，藉減輕各縣民衆負擔。茲將該廳發表之本年度一二三月份收支數目列下：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收入數	額	收入數	額	收入數	額
田賦	二〇、〇〇〇	田賦	一〇、六五一	田賦	二七、七五二
貨物稅	五一、〇〇〇	貨物稅	三六、三一一	貨物稅	三三、二八〇
正雜稅	一二、九九四	正雜稅	二、六五四	正雜稅	五三、〇八九
雜收	二七、一四一	雜收	六九、八〇四	雜收	一七六、九六四
合計	一一一、一三五	合計	一一九、四二二	合計	二九一、〇八五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支出數	額	支出數	額	支出數	額
黨務費	六、一六五	黨務費	三、五五五	黨務費	一一、二〇〇
內政費	四五、九五六	內政費	四九、四七六	內政費	三五、一〇七
財政費	四八、七三四	財政費	一九、五三一	財政費	四四、四八九
教育費	七三、六〇〇	教育費	一六、六五八	教育費	五五、一二九
軍政費	一五八、三一四	軍政費	九五、八六〇	軍政費	一一四、一五四
司法費	一〇、八一九	司法費	六、二六九	司法費	五、六七〇
建設費	九、七二九	建設費	八、一一六	建設費	九、八五七
交通費	五、三八六	交通費	一、七四一	交通費	三、二六六
合計	三五八、七〇三	合計	二〇一、二〇六	合計	二七八、九二二

按上列各月份收支表觀之，軍政費之進增及建設費數目之低落，乃顯然之事實；而其於一月份起收入之漸增亦至為明顯。如雜收數字之大，田賦又形低落，實屬一省財政上畸形之現象，同時顯示農村生產之破落也。吾人試閉目靜思，設政府以最大之決心，廢除苛細附稅，而對於軍政，則抱精兵不在乎多之政策，則一省財政自有正當辦法，毋庸東彌西補，挖肉

以治瘡也。

六月二十三日，依次訪問甘肅省教育現狀。據教育當局談：『甘肅教育，年來尙在維持現狀中求進步；其計劃也，徒託空言，無從實施，學校數量，雖逐漸增多，但外強中乾，其經費大多於學校設法成立後，要求政府維持。因之，學校時有以經費不繼而停頓。省垣方面，中上各校經費，每月約需二萬七千餘元，經臨時維持會議決，以甘肅權運局全部收入，劃作各校專款。省政府成立後，適值該局淡月，專款常有拖欠，而各縣中等學校，除舊欠外，應領二十一年上期經費，亦未領獲。以致全省教育，漸陷停頓。繼經教廳提案省務會議議決，將捲烟特稅局收入，一併劃作教育專款，並議定保障辦法三條：（一）權運局及捲烟特捐處，每旬應將收款數目報告教財兩廳及教育基金委員會。（二）教育廳及教育基金委員會，得派員在權運局及捲烟特捐處，隨時考查收數。（三）教育廳會計，每旬向權運局及捲烟特捐處，提取已收存款。該項辦法當經省務會議議決，照准施行。因是，全省教育，乃稍奠基礎，各校亦得能維持現狀。茲將該省各級教育分述於次：

（一）高等教育——國內各大學，學院或專科學校，設有省費生名額，嗣以省費生之能入國立大學者少，而入私立大學者多，能入自然科系者少，而能入社會科系者多，以致留學事業

，收效甚薄，教廳爲補救弊端，期臻完善計，遂將國內留學生之省費改作獎學金，按學生成績之優劣，酌給省費，以期增進留學生效果。此外，本省高等教育，唯甘肅學院，其農醫兩科，無實習廠所，乃商同民建兩廳，准撥中山醫院爲甘肅學院附設醫院，雁灘荒地爲甘肅學院附設農場，俾該校學生實習之用。

(二)中等教育——近年該省中等教育，以受水旱各災影響，改善內容，提高程度等計劃，仍一籌莫展。唯學生感於環境之困難，求學之不易，尙能埋頭讀書，安分守規。中等教育，所包合之初級職業教育，日見重要，甘肅民生凋蔽，職業人才缺乏，實須大批農工職業生以應急需也。該省教育廳關於中等教育，最近曾辦下列數端：一，呈准省府，將省立農事試驗場，撥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二，通令各中等學校，加授番文，並令第五中學、添辦蒙藏特別班。三，擴充省立第一女子職業學校班次。四，將省立第三中學與第六師範，合併辦理，改名爲甘肅省立隴南中學校。五，改變各中等學校現行四二制爲二三制。

各縣因連年災患，教育經費瀕於破產，以致各級小學校，無法維持而告停辦者，比比皆是。初等教育之垂危，誠爲該省教育前途之根本問題也。該省教廳有鑒於此，乃令各省教育局切實恢復停頓各級小學校，以維持現有初等教育。組織省立小學考察團，俾分別至各縣考

察，辦理小學教育之成績。製定調查學齡兒童及失學青年，擬定實施短期義務教育計劃，以匡助初等教育之不及。故中山小學，及省立第一小學爲教育廳附設第一二實驗小學校，以爲全省小學教育之楷模。添設第二實驗小學幼稚園，俾省城兒童教育，從此奠一基礎。

(三)社會教育——在該省尙難普遍發展，全省僅省垣方面有一二社教機關之組織，其因不外乎；(一)各縣識字民衆爲數甚少，即使有圖書館，書報閱覽處等，亦無多大功效，唯縣民教館，民衆書場，茶園等有效之社教機關，未聞各縣有所設立，可見地方政治，尙未注意及此。

省垣方面有民衆教育館一處，內分閱覽，講演，健康，陳列，游藝五部。設有館長一人，館員五人，省立圖書館一處，內容圖書，尙稱充實。公共體育場，現無任何設備。社教推廣處四所，分佈民衆聚集之公共場所，但無正式推廣之人，教廳現在所計畫者，據於最短期內，將該廳轄區內普遍設立民衆教育館，舉行民衆識字運動等工作。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晉謁建設廳長許顯時氏，承接談如次：『本省財力有限，省庫收入，僅可維持軍政教各費。本省建設事業浩繁，一切均待維持，其所需鉅量經費，非但本省力不勝任，即以現在中央力量而言，亦恐有未逮也。此次，經委會宋委員來蘭視察後，

對於修築西蘭路，建設蘭州市，創辦防疫處，均經全國經委會着手積極進行。西蘭路已派有工程師等測量，分段同時開始工作，由東路楊渠統等各部隊，協同民夫起工，經委會則分派工程員指導之，期約三月後，即可完全完成。防疫處亦經該會派員積極籌備，內分人醫獸醫兩部，現正在覓址建築房舍中。蘭州以工商業凋蔽之情況，城內面積之狹小，人口之少數而論，本無設立「市」之必要，但視西蘭路不日完成，西路交通（如新疆，青海，寧夏等省）之素以蘭州為孔道樞紐者，未始不可設市以繁榮市面也。現本應對於建設「市」工作，擬以修築馬路，建設市場為先務，其他各項事務，則視經費來源，而後決定計劃進行之。本省水利，大部由黃河水利委員會經辦，本應以職責攸關，對於水利工作，仍視為重要工作之一。際此農村生產衰落，經濟破產，民生凋蔽之時，從事農村建設，實為要圖，故本廳對於涇，渭，洮，黑水等沿河原有渠道，年須督促地方開濬一次。凡河水可供開渠灌漑者，必開濬利用之，凡田畝可以引水，必設法盡量使渠水擴大效用之。現經開渠灌漑之地，已達七十餘萬畝。恢復省垣製呢廠，亦為本廳最近之要圖，以本省製呢原料之富，開工之多，事實有使吾人忍放棄其權利，而使外來呢絨，暢銷吾國之市場也。惜舊廠機器損壞殆盡。在左文襄開辦該廠時代，雖云資本達二百萬兩之多，但其所購機件，均是前世紀之製造品，出產呢絨，質粗而

沉重，不宜時代潮流。故欲恢復製呢廠，務須購買新機器，將來出品，始不至滯而難銷。惟該項機器，價值甚大，亦非本省能力所能及，現擬向經委會請款興辦，將來成否未可預料。

公路除西蘭路由經委會辦理外，餘如甘川，甘新，甘寧等路，擬由當地駐軍協同民夫積極切實修築，唯前有路基或由驛道擴大，或由平地稍墊即成，初無公路之規模，一經大車來往，或山洪沖洗，即先毀圮，故現欲使公路可以汽車交通，非根本改造前有路基不可。本廳測量隊，業經派出，將來擬將測量結果，提請省府作整個之規劃。關於礦產方面，經公家開採者，殆無一處，雖則本省銅，鐵，煤礦等，比比皆是，惟見利棄於地而已。本省各縣人民，頗覺燃料之缺乏，蓋本省雨量不多，樹木不易生長，北路一帶，叢山疊嶂而杳然無一枝一木。當地民衆，因燃料之需要，除以牛馬之糞，充作燃料外，咸見山間煤苗外露，石黑如炭，乃相率成羣結隊開鑿之，不數丈而煤炭獲矣。取煤如此之易，實世界各國所罕聞。設於礦產一項，詳加考察測量，從事開採，本省富源，未可限量。關於此點，本廳擬請專家研究，將來擬將研究結果及其他實業上之數學統計，貢獻國人，以引起企業家之注意，以實力開發西北。』云云。許廳長滔滔而談，歷一小時許，記者以其辦公時間，見案頭有閱行之文件，恐其有時間性，乃興辭而返。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遊五泉山（時陳賡雅，已獨往西寧），步行至山麓，見古樹參天，佛宇毘連，沿左邊小徑上，濃蔭蔽日，微風拂拂，不覺時在盛夏也。沿澗漫步，但聽泉水潺潺，百鳥齊鳴，瞻首見小蓬萊三字。過橋紆折而上，茶肆林立，佈置別緻，東向至甘露亭，亭中有枯井。水流迴旋從亭外十數武之石縫中出，水清無比，茶肆咸以此泉茗獻客。攀越岡巒，直趨混元閣，憑欄遠眺，城市在望。東山青塚累累，均爲他省僑寓皋蘭者之墓地。北望白塔山，寺廟羅列，黃流一道，蜿蜒山下，形如金帶。南下經臥佛殿，文崇閣諸處，以至武侯祠，大悲殿。各處騷人墨客之題辭，滿目玲瓏，匾額對聯，文字秀麗，美不勝收。瀏覽甘露，摩子，蒙，惠，掬月等五泉，水流大小，互見參差，如甘露，摩子，惠，則已乾枯矣。轉至茶肆少息，因行路過多，飢腸轆轤，急待進食。膳畢，即命茶役開價給資，清茶兩杯，瓜子一小碟，計大洋六角，可謂佛茶仙果矣。進復興園，食蛋炒飯兩碗，榨菜湯一碗，廚司爲年十五齡之妙齡少女，手段精巧，雖一菜一飯，亦別具滋味，其價極昂。沿舊徑下，蔭濃涼爽，至山麓，浣衣婦與挑水夫，工作於泉間，詢之，此水至省城，售與貴門富戶，價值每挑（兩桶）二三角云。野間罌粟花盛開，或紅或白，色澤鮮艷，但令人深感此物之可怕可畏也。歸途進外東門裏，東折，走中山市場。至則，市廛囂煩，噪雜不堪，各商店之洋貨

羅列別緻，蘭州市上洋貨之多，國貨之少，幾令人不信置身西北。灘頭舊貨之污穢，小食攤之不衛生，徒增不快之感。以一中山市場，國貨竟如鳳毛麟角，而洋貨却甚暢銷，農村婦女，以辛勤所獲之資，因為花色異常，質地不堅固之貨色所誘惑，欲求價實貨真之國貨而不可得，間接供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犧牲，殊可浩嘆，此誠不可忽視者也。市場中有售烤馬鈴薯者，余甚喜食之，購二十枚，計二斤，歸旅舍食之，味甚甘美。

六月二十六日，住蘭州，午後四時出水門，（北門）過鐵橋遊北塔山，雲霄直上，不暇傍顧。至則但見破廟層層，廟門或閉或半掩，佛像塌圮，香火甚衰。北塔寺，住有農戶一家，小驢一頭，自山下馭水上山。轉視一周，無可鑑賞。唯望鎮遠橋上行人蠕動，煞是可觀。下山，就臨河傍橋之茶肆啜茗，仰觀橋上車馬行人繁雜，趕驢鞭馬，叱咤之聲，不絕於耳。賣零食者，沿橋首擺攤，鄉村婦孺，趨之若鶩。須臾夕陽西下，城中遊人，廣集橋上，納涼談話，其情閒散。男子綉衫草帽，眼鏡則累品，珊瑚各色不等。女子旗袍草履，衿不及膝，舉動浪漫。據熱知個中情形者談，凡此輩閒散之徒，男則什九為公子少爺輩，飽暖之餘，以追逐女性，尋花問柳以自娛。女則為暗娼妓女之流，現以暑天，遊人咸於近晚集中橋上納涼，。此於是，彼輩亦異想天開，艷裝異服，角逐橋上，冀獲狎客，以維生活。省垣暗娼多達二



千餘家，大多由客蘭外省籍軍伍眷屬淪落者，流離失所，無法生活，墮而作此卑鄙生活外地失業羣衆，外藉僑居此間而受經濟壓迫，不得已而操此生涯者，亦復不少。每晚軍警稽查之後，情形至爲可憐……；而若輩中吸食鴉片者十佔八九，是則，誠自甘墮落也。

#### (四) 甘肅之建設

甘省建設，諸端待進，過去之水利，公路等雖曾稍樹基礎，但以無整個計劃與系統，往往有使中止發展之弊，故現在急須先從事調查與測量實況等工作，然後依照實際情形計劃之，進行之，則以甘省爲建設西北之重心，庶幾有步。但以甘省財政現狀，而言建設，誠恐多有未逮，此則有待於中央之源源接濟協助者也。茲將甘省建設過去之成績與進行情形，分述如後：

(一) 蘭州市路修築計劃之概況——蘭州爲甘肅省垣，爲西北之中樞，徒以交通不便，工商業，文化皆因之落後。最近全省公路六大幹線之集中於此，歐亞航空線之闢蘭州站，其於甘省交通之推進，殊有蒸蒸日上之勢。因此，蘭州設市築路，亦成必舉之建設。推以蘭州近最戶口統計，（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九戶），並按工商業發展程度，農業凋蔽情形而論，設市施

政，固財力環境所未許可，而修築市路，則係事實上所需要者。故現在甘省建設廳，亦擬積極修築蘭州市路，以爲設市之先導。其築路計劃內容大概爲：（一）道路系統，本市因幅員狹小，四面繞山，根據實際情形，道路之系統，允宜採用混合式，即將舊有之街道，擇要拓寬爲棋盤式，多引射出線，使之由中心向外擴張。共幹線計劃，擬以中山大街北口廣場爲中心，漸向四面推展，東至大教場，西達小西湖，南通五泉山，北起黃河南岸，經東南兩正街，以與甘陝公路相啣接，而達飛機場。中間則闢若干支路連絡之。（二）路寬之規定——市路寬度，以運輸繁簡爲準繩，殊不一致。就該市交通現狀而論，市路寬度，僅可供兩輛大車之往來，如將來交通發達，必多阻碍。故最低限度，擬將幹路寬度定爲十六公尺，支路寬度爲十公尺。（三）工程計劃，材料以就地採取爲原則，本市所產之礮石可作全部基礎，各磚及長方小石條爲鋪行人道及急行道，但限於經濟，以碎山石鋪道，似較條磚價低一倍，故宜舍彼就此。道側開渠明，排除污水，全市幹路支路，統計長約四十三公里，共計約需工程費一百零七萬七千二百餘元。

（二）全省現有公路交通狀況及其修築計劃——甘省公路，原有甘陝，甘新，甘川，甘寧，甘青等幹線，甘新幹線——自皋蘭經永登，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張掖，臨澤，高台，酒

泉，玉門，安西至猩猩峽。該線汽車可通行皋蘭酒泉間。甘青幹線——自皋蘭至亭堂。全線可通汽車。甘陝幹線——自皋蘭經榆中，定西，靜寧，隆德，平涼，涇川至窰店。全線可通汽車。寧甘幹線——自皋蘭經靖遠至中衛以至寧夏。全線可通汽車。甘川第一幹線——自皋蘭沿甘陝幹線之孟家窰，經通渭，秦安，天水，成縣至武都。該線汽車可通行皋蘭天水間。甘川第二幹線——自皋蘭經洮沙，臨洮，臨澤，岷縣，西固，武都至碧口。該線汽車尙未通行。以上六大幹線，路基雖奠，而道途凹凸不平，或臨河岸，或傍危崖，非大加修築，不足以言交通。

據最近甘省建設廳，修築公路計劃如下：（一）幹線——路寬定爲十二公尺，平均每公里約須工程，監工及管理費四千七百七十元。甘陝幹線，長四百九十一公里，需工程費十七萬六千四百九十元。甘新幹線，長一千四百八十一公里，需工程費七百零六萬四千三百七十元。甘青幹線，長一百八十公里，需工程費八十八萬二千四百五十元。甘寧幹線，長二百三十七公里，需工程費一百一十三萬零四百九十元。甘川第一幹線長五百一十八公里，需工程費二百四十七萬零八百六十元，甘川第二幹線，長七百七十八公里，工程費三百七十一萬一千零六十元。六大幹線，計長三千六百九十公里，共需工程費一千七百六十萬一千三百元。（二）線支——路寬定爲九公尺，平均每公里約需工程，監工，管理等費四千三百二十元。以每

兩縣間可以連絡爲最低限度。全省計應行建築支線四十三線，共計長三千五百四十公里，共需工程費一千五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元。合併支線，統計長七千二百三十公里，共需工程費三千二百八十九萬四千一百元。

依上列計劃觀之，其工程費之浩大，實非甘省財力所能負擔，其惟一之辦法，即爲分期進行，擇要先行修築，並應規定某項收入爲建設費。必要時或呈請中央協款，或聯絡東南銀行界，組織合作社，投資公路事業，將來以各該路交通運輸之純益抵償之，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也。

(三)甘肅織呢廠成立沿革及恢復辦法——甘省織呢廠，原名織呢總局，係遜清左宗棠督甘時以一百萬兩資本所創設，接辦者爲蘭山道彭英甲氏。嗣以生產甚微，開支過鉅，遂將原有資本虧累殆盡，即行停辦。繼而地方紳士鄧隆等集資組織爲官商合辦制，改名爲織呢公司，但以無整個計畫與切實辦法，經營不久，又告歇業。民國十五年，甘省府復收回續辦數載，至十九年，終以產銷有限，消費浩繁，並因省庫支絀，而行結束。遂將廠務機件割歸建設廳保管。二十年建設廳奉令籌復，以省款無着，未能實現。二十一年建設廳擬定招商辦法，嗣因金融影響，亦未果。考該廠失敗原因，不外爲由——(一)機件支配不平均，生產物品，質料懸

殊，影響所致，銷路遂告停滯。(二)主持廠務者，皆非工商專家，即下級工作職員，亦大多非出身廠商者，於監工管理，推銷等職務，殊少功能與效率可言，於是大好事業，遂頻絕境矣。據查該廠原有梳毛機四套，五尺寬，大織呢機二十台，二尺四寬寸，提花織呢機二台，來復式紡機兩部，紗錠七百個，固定式紡機一部，紗錠一百八十個，總共能生產之紗錠不過八百八十枚，而梳毛機織呢機均形過剩，機械分配既不平均，易致形成消耗超過生產之狀態。該省建設廳有鑒及此，擬添購比國製造來復式紡機二部，紗錠一千枚，以調劑全廠機械之協同作用，平均生產額可增倍數。並添設軍用毛氈製造部。每日分兩班，工作二十小時，每月以二十五天計算，預計半年經費需三十二萬零六百七十元，而生產價值約在四十一萬一百元，可獲盈利九萬零四百七十元之譜。以本省原料(羊毛)之充足，原料品質之優良，倘能平均機械引擎力量，權衡產銷情形，羅用技術人才，恢復織呢廠不無多利在焉。

(四)全省水利概況——甘省居黃河上流，土地遼闊，惜以地處高原，灌溉不易，幾使數百萬民衆，生機斷絕。顧救濟之道，必以開濬河渠爲急務，使仰高土地，得受潤澤，則磽瘠之成沃壤，可期待也。茲將該省每年雨量及各縣水利概況，調查如次：(一)雨量——甘省旱荒連年，雨量之缺乏甲於全國，就最近甘肅氣候調查所得雨量度數爲：中路各地約十八寸，(蘭

州全年雨量十一吋，但據此間受上海徐家匯天文台委託駐蘭測候之外人談：「甘肅全省平均雨量僅三吋而已」。按：（普通雨量在十八吋以下者不能豐收，則甘肅水利開闢之重要，可概見矣）。東路各地約十五吋，南路各地約二十吋，西路各地約十六吋，農田用水，每年至少約須二十五吋以上之水量，方足敷用，現該省各地每年雨量均在二十吋以下，其急待救濟，至爲明瞭。救濟之道，即在乎培植森林，開濬溝渠二途也。且該省河流縱橫密如蛛網，如涇，渭，洮，漢，漳，訥，黨，沙，清水，黑水，大通，莊浪，龍潭，疏勒，臨水，郭，白亭，東，北等河流及環江，嘉陵江，白龍江等與其支流，皆甚湍急，易於開渠引水，倘能因勢利導，盡人力以事蓄泄，自可收水之利矣。（一）水利——甘省水利以臨洮成績最佳，全縣旱地廿餘萬畝，因開渠而培成良田者已達三分之一，茲將各縣已成水渠分述如次：臨洮縣——德遠渠，長二萬四千公尺，深二公尺至六公尺，灌田一萬五千餘畝。工賑渠，長一萬二千公尺，深三公尺至五公尺，灌田一萬二千餘畝。永寧渠，長度水深未詳，灌田五千餘畝。富民渠，長度水深未詳，灌田一千餘畝。新民渠，長一萬二千餘公尺，灌田六千餘畝。洮惠渠，長九千餘公尺，灌田二千二百餘畝。柳林渠，長二千二十公尺。灌田一千餘畝。好水渠，長三千公尺，灌田一千餘畝。結河渠，長三千餘公尺，灌田一千餘畝。改河渠，長三千一百餘公

新疆印象記

四〇

尺，灌田二千餘畝。八洋渠，長六千餘尺，灌田一千餘畝。崔灣渠，長三千餘公尺，灌田五百餘畝。天水渠——通惠渠，長六千餘公尺，灌田一千餘畝。其他各縣列爲下表：

縣別	水渠數目	灌漑畝數
皋蘭	一三	三六〇三〇〇
紅水	一	〇〇八八〇
洮沙	二	二〇四〇〇
榆中	二	一〇三〇〇
臨夏	四	一一二〇〇
靖遠	九	二一〇〇〇
隴西	六	五〇〇〇
定西	一	一〇〇〇
漳縣	一	二〇〇〇
會寧	四	一〇五〇〇
秦安	八	三〇〇〇

新 疆 印 象 記	安	高	永	武	臨	山	東	張	海	正	平	文	武	徽
	西	台	登	威	澤	丹	樂	掖	原	寧	涼	縣	都	縣
	六	六	一〇	一〇	一〇	八	八	二四	〇七	〇二	六	五	五	一

三三・三〇	一九四・二八〇	一〇一・六六〇	四四・一八〇	一〇七・四〇〇	一三七・三〇〇	一六四・四〇〇	四七七・七五〇	一〇〇・二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	---------	---------	--------	---------	---------	---------	---------	---------	---------	---------	---------	---------	---------



合計 一六〇 二〇一九・八五〇

依以上觀之，全省水渠除臨洮天水兩縣不計外。尙有水渠一百六十道，灌田共計二百一十一萬九千八百五十畝。考其開渠經費之來源，皆係就地籌款，或由田畝附捐，或以工賑，總之，皆出自民力，培自民財也。由此觀察，我國西北民衆之刻苦耐勞，實非東南各省所能及也。倘政府當局，勵精圖治，僅以少數技術人才，指導民衆，從事建設，並於農閑各月，召集農民或築路或開渠，則地方建設事業，可蒸蒸日上矣。惟民力既盡於義務，其利益爲如何，亦須於事先計及，務期到達民有民享之目的，始爲正途。

## (五) 甘肅之教育

甘省教育，在民國十七年以前，較爲發達，其後因連年荒歉，農村經濟破產，地方教育亦漸衰落，各縣小學停頓者，比比皆是。最近雖經教育行政當局，竭力整頓，但以基礎已破壞無遺，現在僅能維持現狀，漸圖進展而已矣。

(一)教育經費——甘省教育經費，在昔來源不一，亦無任何規定。二十二年省府改組後，省立各校經費，始經省務會議議決，將甘肅權運局全部收入劃作省垣中上各校經費。每月教

費約有收入三萬餘元，其支配如下，省立甘肅學院七・三五三元，第一師範學校五・〇八五元，第一中學校四・七三九元，第一農業學校三・六九〇元，第五中學校一・五一一元，第一工業學校三・六九〇元，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三・六七〇元，每月支出共計約三萬零七百餘元，尚可維持現狀。該省教廳以各省立初級中學校，應領二十一年上期經費，亦多拖欠，爲維持全省教育計，提准省府將捲烟特稅局全部收入劃作教育經費，以資補助。並會同財政廳議定保障該項專款辦法三條，於是歷年以積欠彌補之甘省教育經費，始得的款維持。倘於學校設備費加以增多，經常費力求縮減，提高教職員待遇，施以甄別。則甘肅中上教育前途發展未可限量也。甘省地方教育經費，以學田爲主要，其他如水磨擔頭皮毛等，均有附加捐稅，全年收入約五十餘萬元，由各縣教育局直接徵收，至各級小學經費之支配，當視全縣教育經費收入多寡而定。（凡縣教費每月在二千元以下者，教育局併入縣府第三科辦理）。

(二) 高等學校——計有省立甘肅學院一所，內分大學高中兩部，大學部分設法律系，醫科，文學科，農科，專修科等系。高中分三級，全校學生二百五十餘人。

(三) 中等學校：計有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分高初兩級，師範科一班，初中六班，附小八班，學生約四百人（附小不計）。第一中學校，分高初兩級，初中六班，高中二班，學生約

五百餘人。第一農業學校，普通科三班，學生約一百六十餘名。第五中學校，初中五班，附小六班，學生約一百四十餘人（附小不計）。第一工業學校，普通科三班，學生一百一十餘人。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高中師範科一班，初中四班，幼稚師範一班，職業科一班，附小六班，幼稚園二組，學生約一百二十餘人，（幼稚園附小不計）。省垣共計中上學校七處，學生總數約有一千五百二十餘人。依中上各校教費支配觀之，每生每月約需教費五十元有餘，除書籍雜費不計外，每個中學畢業生約需教費一千四百餘元之譜。縣立初中六，女子師範二，師範一，學生人數平均每校約有七十餘人。

（四）初等教育——初等教育爲一切教育之基礎，自較其他教育階段爲重要，唯甘省因連年天災人禍，地方教育破產，小學基礎不固，以致各縣現有各級小學，每因經濟困難，而停辦。茲將全省小學校數及學生人數，略誌如次：（一）省立完全小學十三校，每校經費每月自數十元至二百元不等，學生約二千六百餘人。（二）有各機關附設小學，尙不在計。（三）縣立完全小學四十餘校，初級小學約三百六十餘校，學生約四千六百餘人。每校全年經費，完全小學校自三百元至五百元，初級小學自一百元至三百元不等。地方教育，以天水臨洮兩縣最發達，辦理成績亦佳。

(五)社會教育——社會教育，在中國現狀觀之，爲急需推行之教育政策，甘省文盲在總人口數百份之九十餘，以此鉅數無智識之民衆，欲使復興農村經濟，增進生產能率，完成自治……豈可能乎。社會教育爲補救教育之一，其作用與民衆教育相彷彿，不過一爲學校式——民衆教育——，一爲非學校式——社會教育，而其目的，則同爲使不識字之民衆因受該種教育之後，而能認識最低限度之文字與夫運用，此爲甘省社會環境所必須設施者也。甘肅現有社教機關唯民衆教育館，省立圖書館，社教推廣處等，除省立圖書館之書籍可供少數人閱覽之外，民衆教育館所陳列者，大率爲古物書畫之類，如生物植物之標本，竟絕無所見。社教推廣處內分宣傳，調查，體育三股，月支經費二百九十元。據教育當局談：「社教經費每年僅三萬餘元，不足設立一完備之民衆館，且該省民衆不識字者佔多數，讀書閱報皆難引起若輩之興趣，故推行社教，第一步還須調查失學成年與學齡兒童，設立民衆學校，並推行識字運動爲得計」云云。

此外，教育行政當局，擬擇出產富饒，交通便利之縣份，添設職業學校，籌設蒙藏學校，增加各縣中學校經費，籌辦省立女子中學，並擬在適當縣分設立女子職業學校，期收教育生產化之實效云。

## (六) 由蘭州到西安

七月十四日，晨由蘭州乘天津華美公司汽車，起程西行，出北門，過鎮遠橋，沿河行十餘里，入山峽。山爲黃土，地質表面視之甚佳，但不生長草木。五十里傅家井子，汽缸水沸，車停加水，該村有農戶十餘家，農民拾壘和土，做成餅狀，每枚大如盆面，厚約寸許，售洋三分，每元四十五枚。每家月出二三百枚，農民以此度生甚夥。再行三十里余家灣。農戶五十餘家，皆余姓。男女人口約二百餘。每塬(二三畝)地夏季可收水漿(烟土新收之液質)三十兩至五十兩，麥子可收二斗至三斗。有澆井一，全村賴以生活，井深五丈，週緣三丈六尺，以石灰和黏土築成，不致浸漏。據村人云：「該井建設費六十餘元，每戶平攤一元二角，如天旱不雨村衆每因爭汲井水，互相仇妬，十七年旱災因渴致死者凡十餘人。村民視水如至寶，平常不敢稍費，汽車司機人在該處汲水五桶，預爲沿途之用，村民瞠目視之，敢怒而不敢言，其忿忿狀態，有氣冲牛斗之概。婦孺衣不蔽體，滿身污穢，狀殊可憐。一老嫗謂記者曰：『這裏是窮地方啊，有吃就好了，洋布吊六錢一尺，誰家雖得起呢？』農民窮苦，於此可見一斑矣。五十里哈家嘴，尖。該村住戶二百家，農工雜居，皆以鹽池爲業。全村每年產鹽

二百萬斤，每百斤僅售洋三角，由權運局分卡承辦包銷，運至蘭州每百斤可售至三元二角。再行，途經峻嶺，上下車作壁扒狀，殊爲危險。十五里通遠橋。該橋建自明嘉靖年間，爲橫城某紳，獨資新造。「修橋築路，便利交通，勝造浮圖七級」：記者等欣然自語。

記者所乘爲四號汽車，司機奧大利亞人，譯名屈克利，彼爲久居西北者，途中談及西北汽車事業及公路現狀，頗足一述。彼謂：「西北公路只在消極的修築，而無整個的建造，修築皆就地起用民夫，分段完工，民夫工資甚微，甚或食自己飯爲公家服役者，實則政府修築某段公路，亦撥有工程材料等費，唯輾轉支節，惠實少獲耳。如督工包工，每以少許工資，收買民力，以作墊土，平面等輕微工作，而不願以相當之代價購買平面機，小型壓力機等，實事求是。（每一平面機價值僅四百餘元，以之平路，日可抵工三百人之力，壓力機更爲堅實路基不可少之機件），及至工程完成，表面視之，爲公路一段，實際僅浮土一堆，形如道路而已」。屈君之言，可謂一針見血矣。三十里徐家墓。農戶百餘家，粟麥稔，遍野如壠。五里橫城。東西兩關築壘，高七丈，爲昔日防匪而築者，住戶八百餘家。農物繁茂，微有商業，油房水磨甚夥，爲甘省西路之大村鎮。當汽車進堡時，民衆圍觀，咸和驚異。出西關，草原一片，平綠如鋪毯，榆柳冲霄，高可十丈。草渠之流，澤被四鄉，農物蔚然有生色。

沿途水磨時見，農民用以磨麵，頗稱便利。牧童三五成羣，見汽車，輒趨前擋路，其意若謂：「爲什麼到這裏來？你們幹麼的？這個車爲什麼不用驢馬拖行呢？……」傍晚抵永登南關，宿。

十五日，上午住永登。九時偕陳廣雅君入縣府，訪問地方情形，縣署中無傳達者，據收發處人員云，王縣長未來，科長不在。轉往縣黨部。據談：「永登黨務始於國民軍入甘之時，初設黨務指導委員三人，黨員十二人，二十一年十二月，縣黨務整委會辦事處成立，積極徵求黨員。現有黨員五十一人，擬舉辦民衆學校，預定全年經費三百元，唯此項經費，至今仍無着落。幾度與縣府接洽，亦無結果。蓋教育事業，實非縣政當局心目中之事也。以全縣教育基金一萬三千兩，學田五百餘畝之多，而就教育數量方面計，竟祇有完全小學二處，初級小學二處，縣城第一小學僅學生三十餘人，橫城第二小學則有百餘人，初小兩校，亦僅學生四五十人，學齡兒童竟超過就學兒童學倍以上之數。永登教育，可謂落後至極矣」。自縣黨部歸，途遇橫城張村長，彼爲豁免田糧來城，據談：二十一年雷馬之戰（雷中田與馬鴻賓），橫城兵站支應馬部軍餉六萬元，爲民衆分戶攤派者，至今無從報銷。今春橫城張姓請准省府將此款抵本年度田糧，以蘇民困，當由財政廳指令永登縣府遵照在案。此次前任縣長鄭

某辭職，新任縣長王某接事，將該件卷宗消滅，仍照往例收糧，因之橫城民衆不服，推彼爲代表，要求縣府照財廳指令裁減云。「此外尙有一案，亦須解決，即本年正月寧戰之時，駐涼（武威）騎兵第二師，率部一旅援馬（鴻逵），徵永登牛車一百十八輛，縣府令一二三區分配徵攤牛車，四五六各區則攤車價若干，並無報銷，因之被攤農戶紛向各區長索還車價，懸案至今，無法解決」云云。

永登城南百里，有連城之地，住有土司數百戶。領袖魯姓，世襲權威，土司奉之如王親。魯土司對於當地政府，頗知逢迎，每屆佳節，必親送羔羊美釀及貴重之禮物與縣府及駐軍，頗類昔日番邦之進貢焉。土司男女之服飾，一如蒙古之喇嘛，男則皮靴，紫紅袍，臉黑，身高。女則寬服短袖，赤足蓬頭，耳環特大，長垂及於肩際。連城產業甚富，羊毛極佳，平津客商，來永收買羊毛，皆出於彼處。

下午一時起程西上，四十里武勝驛。農戶三十餘家，養羊者三家，有羊二千二百餘隻，每羊價值二元至三元五角，羊腸二角五分，羊皮五角。有馬姓者，收買羊皮爲業，據云：「每年營業額爲二千五百元，秋間收皮，冬季出貨，年可得純益金千餘元」。因天雨路濕，車中止西行。武勝驛前後皆山，綠草如茵，高臨四望，景色宜人。



十六日，因天雨住武勝驛。晨起，悶坐片刻，但聽雨聲滴瀝，雞鳴犬吠而已。九時偕陳君就食回教麵店，食煨饅二枚，味美一如重烤麵包，香甜可口。午後，至莊浪河（俗稱泗馬河，又曰武勝河）小遊，平原綠草無際，河水東流，湍急之聲，如春雷暴發。東行三里，過武勝橋，爲往來孔道，橋跨莊浪河，長二十丈，南靠危崖，北接荒灘，爲昔日兵家借重之地。一老者牧母牛二隻於橋畔，冗坐草地，若有所思。詢之，則知彼有一孫，今年甫十齡，即被行軍擄去，充作勤務，彼則老弱無能，僅依母牛之乳爲活。老夫孑然一身，頗思人世之淒涼也。旁晚歸店歇息，據店主云：「武勝驛回人佔多數，漢人僅三家，皆吸鴉片，此殆西路普遍之現象，余儕途見多矣」。

十七日晨五時起程，沿途少有樹木，但草肥如秧，而牧畜甚稀。行四十里，車陷於泥，半晌始出。時有劉姓農人，幫同推車，余問以如此肥草，何不及時牧畜？彼答曰：「農家務農求食，尙嫌不暇，焉有餘力從事副業，每羣羊種五十隻，即須資本五十元，今年天雨，始見肥草，往年旱災，此間皆不毛之地，如遇羊疫，更多損失，窮人那有這筆本錢」。誠如其言也。西北農村，素稱凋蔽，加以連年兵連災結，苛雜負擔，農民生活，日就窮蹙，積資經營牧畜等副業，自屬不易。况西北富源，諸待開發，其可耕種之地，僅佔少數而已，以有

限之農民生產力，負擔鉅額之稅務，欲其復興，難於登天！豈僅天然草原之無力牧畜，以致利棄於地耶？設以東南各省都市之浮資，以一部投入西北農村，僅就牧畜一項，其可供發展之程度，實較買空賣空之證券貿易等等勝過多矣。五里過莊浪河，路橋中斷，乃涉渡過河。水勢浩蕩，汽車幾爲傾覆。十里岔口驛，住戶三十餘家上下，兼有肉舖一，菜攤三，街道泥濘骯髒，爲他處所罕見。二十八里龍溝堡，農戶二十餘家，莊稼以大麥，油菜爲多，牧羊者四家，每家僅百餘隻，最近幾年，因羊羣多病倒，損失不資，故農家相忌不敢養羊。二十五里鄧家驛，住戶三十餘家，街道泥濘，不下岔口驛。民衆男女老幼數十人，皆閒坐門首，似無所事。此行路南爲祁連山，層巒重疊，峻嶺崢嶸，峯之高者，積雪終歲不融，俗有「白頭峯」之稱。十五里入山峽，上烏松嶺，嶺上有韓湘子廟，廟中道士十餘人，依往來商旅之香金爲活，彼輩叉手靜坐，不事生產。詢以何不種植農物？答曰：「修行人，靠化緣吃飯的，我們整天唸經，也是忙着哩！」天氣甚寒，據道者云：「往昔烏嶺松六月降雪，亦爲常事」，二十里安達堡，夕陽西墜，時屆黃昏，以該處無店可住，復行，五里水磨村，（村俗稱磨坊）住。草地露宿。

十八日，因汽車機件損壞，上午在磨坊草地修理。昨夜本擬露宿，夜半大雨，張帳篷，

以避，同行英，美，奧大利亞人各就帳篷中住宿。冷甚，劈木箱燃之烤火，尙覺甚寒。蓋此處爲甘省極北古浪縣境也。午餐欲購青菜不獲，僅食大麥麪片一大碗，和以食鹽，尙稱可口。磨坊僅農戶五家，每家平均可種地六十畝，年可收糧二十七八擔。有水磨六坊，每坊日可磨麥五斗，青軍及大銅峽工人，皆來此間磨麪，每擔給磨資五升。養羊二百餘隻，年計皮毛價值七八十元，一富庶之小村也。但農戶擔負，較他處爲重，據馬姓農民云：「每月每家除各樣正稅之外，須納軍糧二斗五升，草二百束」。午後，黑霧滿佈，狂風大作，俄而驟雨淋漓，余俯伏於帳篷中，不敢稍動。僅機師克福君，仍照常工作，其服務精神，殊堪欽佩。帳篷範圍甚小，時廚司又燃火爲炊，煙火並起，空氣窒塞。薪濕煙濃，帳中人皆不哭而淚，克福獨在大雨淋漓中狂笑。須臾，天昏地黑，並膝不識何人。此行均沿長城，巍巍山際，令人不禁憑弔此偉大遺跡，竟偕日月長存！

十九日，晨起，天氣清朗。汽車經理坦巴克央農民十餘人，裝置物件，時有自西窺往大金傭工者數人，亦參與工作，坦君賞衆四元，皆大歡喜。西甯來人，背負木架，高三尺，闊六寸，上層裝沙鍋一個，中層裝毛毯一卷，下層裝小米油鹽等物，蓋一生活架也。彼等披毛織短襖，質地堅固，可避風雨。足穿羊皮靴，柔軟舒適，利於遠行。頭戴鴨嘴氈帽，亦頗別

緻。詢以遠出之故，則云「受苦的人，近處沒人雇，就得遠處跑一趟」。在自耕農，小地主無力雇傭之中國農村，一般雇農與佃工，勞働力出賣者之生活，將益感困難矣。上午十時車行，二十六里，「關帝顯聖處」一石碑，巍立道旁，字跡甚顯。再行，沿途右傍危崖，左臨深淵，道旁亂石塞途，車行顛簸，自車窗外望，不禁危心砰砰然，五十五里古浪縣，乃小鎮也。街道僅就公路稍事拓寬，稱南北二街。一中山路，住戶僅七八十家。再行四十里，途中橋梁被水沖折者，凡十餘，汽車涉水而過，河水往往滲入汽缸，引擎屢止。行河灘十五里，見一村莊，牆垣塌倒，屋漏見天。女孩皆纏足裸體，庭院污穢滿積，臭氣遠佈。三十里，武威縣城，時已下午四時矣。汽車住福音堂，坦君意欲記者等同住該處，該堂牧師李某拒絕。觀其意，若福音堂之秘密，不可爲外人知者。余僭借住城西民房一間，房主爲一菜販，近則專爲各大戶送雞蛋，其收買鄉間雞蛋，每元一百二十枚，轉售大戶，每元僅七十枚，獲利可觀。

二十日，住涼州（武威）。早起沐浴，塘名「浴仙」，池水惡臭，座位不潔，而澡客滿座，幾無隙地。蓋涼州城內，僅此一家也。澡資雅座二角五分，官座四角，欲理髮，據云「無理髮師，全城亦無理髮店」。涼州東大街，甫由駐軍第二師修成，馬路寬平，行人稱便，路旁栽榆柳，高約六七尺，排列齊整。商店門面甚小，內容甚大，多係晉幫，平津幫亦頗不少。

。豫魯各幫，僅爲小販。商業方面，晉幫出口以烟土皮毛爲多，進口以茶糖，布匹爲大宗。平津幫大率以進口洋廣雜貨爲主要營業。北街爲河南銅鐵舖會集之處，沿街擺菜攤，另食攤等。生活指數，較蘭州爲低，白菜十三大（當十銅元一枚爲一大）一斤，蘿蔔二大一枚，蒜二十大一斤，猪肉一百二十大一斤，牛肉八十大一斤，羊肉一百大一斤。王府街有糧市，小米每斗（四十五斤）八角，白麪每元十二斤，大米每元十三斤，莞豆每斗一元三元，煤每斗（七十五斤）七角。市價不實，商人刁滑，秤有大小之分，十六兩爲大秤，十二兩爲小秤。斗有斗底，平底之別，肉類有拋骨帶骨之價格。故買賣爭價頗烈，非日常善於論價者，易受商人之欺騙。此外，尙有所謂「過塘貨」者，此項商業爲本地人與晉幫信用之合作，例如當地各鄉土著商家欲出何種原料，欲進何種製造品，預計訂定交貨及交款日期，屆時或以貨物抵款，或付現金均可。承銷原料，代訂製造品者，曰「過塘行」。經過該行，須扣佣金一成至二成，（即每百元扣佣金十元至二十元，）大率出口貨佣金二成，進口貨一成。據商會統計：僅就過塘貨一項，每年出口羊皮約三萬餘張，價值四萬五千，羊毛二十餘萬斤，價一萬六千餘元，烟土三百餘萬兩，價值十萬餘元。總值出口十五萬二千餘元。進口以粗洋布爲多，每年以萬匹計，每匹往年可售十二元，現因農民購買力有限，價格低至七元，尙不易出售。（

二十二年度，全市進口貨損失在四十萬元之譜）。洋布每擔（三十匹）捐稅十二元，加印花等費須十六元之譜，運費四十元。商業貿易，進貨皆須現金，而此間習慣，大率以信用放貨，各鄉土著商店，每於進貨時付欸六七成，其餘須按節清償。商家資本最雄厚者，不過三萬元。故貿易每爲限制，現以農村破產，往年信用放貨之成例，漸失效力，商業頓挫。

二十一日，往武威。上午往訪縣長，適爲縣長新任鴻禧，縣府科長以上之職員，皆往戲園招待來賓，縣府負責無人。據某科員談：「武威面積東西長一百九十里，南北闊百四十里，可耕地僅佔全面積四分之一。全城八千餘戶，人口二萬餘。縣城有完全小學二校，初級小學四校，女子小學一校，學生三百二十餘名。四鄉完全小學二校，初級小學及學生人數未詳。全年經費七千餘元。第二師範學校，學生一百零五名，全年經費九千餘元。學生學費免收，宿食書雜等費，每生年需六十餘元」云云。

下午住寓。煮清水羊肉爲晚餐，時房主之友，亦一小販也，因其妻有外遇，與某特務長發生暗昧之情，捉姦未遂，反遭毒打，血流滿額，氣喘甚急。頻謂：「要我的命，這般世界沒個天理」；自怨自訴，狀殊悲戚。房主之妻勸其息怒靜處，另一隣嫗，則主張訴訟，彼答曰：「捉奸捉雙，我捉不到奸夫，怎樣去告官」？俄而，彼妻亦散髮奔至，哭罵其夫曰：「誰

叫你不做生意，誰叫你吸洋煙，你養不了老婆子，早些休了，……」，「你這沒良心的，我為你拋了臉，啊……啊……你放明白些……你花着人家的錢，還要捉人家的奸，……你這老骨頭，也不知道害羞……」婦人語爲氣塞，再言無聲。

在宗法社會之中國，尤其在舊禮教緊縛下之西北，民衆亦因經濟之壓迫而撇開舊禮教與道德觀念，行其所不欲行，爲其所不欲爲矣。類如此之「暗裏皮肉生涯」——暗娼——到處多有，尤以河西各縣爲甚。其由來，殆爲農村經濟破產，城市乃農民生活唯一之出路，而河西各縣城市又無輕工業等工廠可供工作，亦少大戶可以爲傭。男子除當兵或爲匪之外，鮮有較好之出路。婦女只能含苦忍辱，操其「皮肉生涯」矣。

二十二日，發武威。耶教牧師海羅夫婦，亦乘汽車往肅州（酒泉）。余偕小坐攀談，據海牧師云：「彼之任務爲耶教視察員，曾歷中國各省，指導教務，視察近况。中國耶教以魯豫兩省最發達，辦理完善以江蘇省爲最。綏，甯，甘，青等省，未甚發展，內容亦欠完善，諸待改進。新疆最近纔有教會之成立，彼除努力指導西北各省教務之改進事項外，並擬從肅州赴新疆，乘該省耶教發軔之始，示以組織方針，推進計劃，務使不致陷西北各省之故轍。」云。海羅夫人則曰：「西北各省教會之落後，非環境之不良，實則自身腐敗也，如魯冀等省

之教會，其任務，一以和平之使自命，凡中國屢次內戰，魯豫皆適當其衝，言環境可謂惡劣極矣，而該省之主持教務者，頗能應付環境，使教務日見發達。其方法不外乎；（一）在戰時能與軍隊合作，如組織救護隊，辦理後方醫院等是。（二）在平時能與民衆合作，如設立教會各級學校及醫院，以之救濟失學之學齡兒童及成年與貧病者，實事求是，因之，民衆信仰益堅。西北各省之教會主持者，則背此而行，學校形式有之，實際各該校學生所讀之課本，皆陳舊不適今用。學生仍舊蓄辮纏足，衛生欠缺，彼輩對於當地民衆，不能勸善施教，甚或放縱在教會友欺壓農民，使其因畏懼而歸教。或有少數會友竟恃教會之力，抗納捐稅者，如此蠻橫，如欲喚起民衆信仰宗教之信心，非易事也！緣西北教務腐敗之原因則爲：（一）西北各省主教司鐸皆爲舊教所派人物，鮮有新陳代謝作用。因之彼輩依老賣老，不知改革，使教務日益落後，不合時代潮流。（二）西北各省教育落後，民衆智識淺薄，對於宗教只知迷信，不知釋義，易受不良牧師之影響，而趨於黑暗之途。海羅夫人爲美國籍，頭腦甚新，思想過人，談鋒頗爲銳利。記者復詢曰：「余在蘭州曾聞耶教人語，美國在復興經濟期內，擬停止撥華教會經費，海羅夫人有所聞歟？如確有其事，則中國教會之經費將以何種方法補救之？」海羅夫人微頷而語曰：縮減而已；其補救辦法，雖未確定，但以余個揣測人，其不



敷經費，將以全華教會醫院診金之收入，及學生自費之教會學校之進益抵補之。醫藥與教育事業之營業性，在世界經濟極度恐慌之今日，不得不爾也，豈特我教將以此爲「挖肉補瘡之辦法耶」？海夫人羅語下，默然若有所感慨。

記者初到武威之日，以縣境四野遼闊，土地肥沃，水利亦佳，深以武威農民可稱小康。但經三日間之逗遛，則知武威實一外強中乾之區也。蓋「徵兵」「鴉片」「苛稅」之三大害病，足使任何富庶之地域，漸告破產矣。七時起程，六十里長龍堡，僅農戶七八家。車因渡河，水深六尺，不得過渡，乃擲石河中墊底，方勉強渡至彼岸，時已正午。渴極。向一農家乞茶，農民王姓，一中年樸厚人也。彼謂記者曰：「先生那裏來的」？答以「從蘭州來的」。彼又曰：「是不是省裏派來查案的」？「不是的」——「你們村裏出了什麼案子？能告訴我嗎」？「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我們村裏派的兵，前幾天跑了，營盤裏派官長來要，要不到，說是限五天之內交給他們，不知怎樣才了結」？——「你們今年莊稼好吧」？「唉！不必提啦，莊稼好不好不必說，款子實在太重了，一畝地納糧五升。烟畝罰款四元五角，別的散款就沒個定了。今天要了，明天又要，我們窮苦人，那來拿這們多的錢來應差使，借貸的借貸，挨打的挨打，借一元每月要一角五分錢的利息，挨了打款子也免不了；……啊，這年頭做窮莊稼

難……」「今年縣長新到任，舊縣長征過的糧款給虧空了，新縣長又要我們提前納明年的糧款了，這真要百姓的命……」「你家有幾個孩子？」「沒有孩子，只有兩個女兒。」「沒有男兒也要攤徵兵費嗎？」「那能免得了呢？我們長龍堡一共七家，要了一個兵，（那是李家的二叔，現在吃不了營盤裏的苦，跑了的就是他），我們六家無論有兒子沒有，就得攤錢帮着李家」。」「每家要給多少錢？」「我家種地二擔（六十畝）地，攤十塊錢」云云。以秦始皇收天下武器，鑄爲銅鐵之像，以誡窮兵黷武者，世謂之暴君」。而今日此間之挖農民之汗血以養士兵，其制度爲絕古少有，其用意如何，善乎？否乎？自有公評也。十里豐樂堡，住戶三十餘家，商舖佔十之三四，皆棧房雜貨鋪之類。最大的商舖，以收買煙土爲主要營業。計三家，每家有夥友數人，每日派赴各鄉收買煙土，隨帶現洋數百元，賬簿一冊。據云：「夏季收買煙土，將數量及價值登記賬簿，並註明地名及花戶，戶主姓名，賣主可於煙土出賣之後，向該買主，隨時支款支貨。每屆端午，中秋等節照市價結算一次，年節清算」。」「農民所支之貨爲洋布，砂糖之類。支款大多爲匯劃，即其應繳區公所之各項稅銀，由商舖代付也」此種辦法，就表面觀之，頗爲便利，實則直接生產者爲農民，商舖僅爲消費轉運之媒介機關，而得厚利應爲民。但照此種辦法分析之，產銷事業，一經商人之操縱，農民幾無現金可獲，

利息皆爲商舖所獨佔。大多數農民慘淡經營農事之所得，均被少數商人剝奪而去。（如進口貨之加價銷售，出口貨賤價收買）。當地自治機關，如區公所等，每與商人聯絡以剝削農民，不平之事，莫過於此。五十里，永昌城尙遙不可及，時已夕陽西墜矣。道路因雨泥濘難行，汽車屢次陷於泥中，至深夜之一時，距城尙有三十里，且以電池將盡，夜黑不見前路，乃就道旁草灘露宿。「夜黑天高」，野間夜景蕭條，陰森之氣，竦人毛骨。

二十三日，晨七時自永昌城東郊孫家莊野間起程，三十里永昌縣城。住戶約八百餘家，人口三千餘，市面蕭條，無城市之生氣。沿途雪出自頂皑額，純潔可愛。據農民云：「山離永昌城六十里，曰五星口，口裏即番民穴居之所，六十里秦廣堡，堡已廢，僅住戶四家，殘屋遺址尙在。皆昔日回亂遺跡也。七十里由丹縣，墟城一座，爲避清用兵之地。四十里新河，宿。住戶二百餘家，婦女蓬頭垢面，足小如鈎，污穢不堪，而多吸鴉片，有善後局分卡。據卡長云：「該處有烟館二處，每家日銷煙膏三五元，煙膏每錢一百二十大，生煙每兩六角，主顧皆爲往來商旅，月納善後捐五元」。新河一帶，土地除種大煙之外，別無出產，白麵每斤四十大，白菜六大一斤，皆販自六十里之外。記者所住之店，規模甚大，計有草藥商七八，合汽車司機五人，海羅牧師婦夫二人，記者等三人，共計十七人。每二人租用一房，

尚有餘屋，每人房金五分，茶水在外，藥商所售皆係丸散膏丹之類，商標爲同仁堂等名詞。多磨貨。據云：「每次販藥二十餘元，至肅州一帶可售二三百元，除往返旅費之外尙可淨賺百餘元」。

二十四日，住新河堡。上午與海牧師夫婦等談及途所見印象，海羅夫人下意識曰：「余所見沿途農村婦女皆纏足，實予我以莫大之刺激。余曾分別詢武威小學之女生何故要纏足，以謀解放辦法，據謂大多數曰：「足大沒人耍」，又有一部份則答，「放了足不纏它要穿洋襪子的，我們母親說沒錢買襪子穿」。根據上列兩個答案，則非各縣政府所設之天足會及婦女解放纏足佈告所能奏效。「足大沒人耍」，此爲中國舊禮教之傳統思想；家庭主婦，既有此種觀念，欲期放足實現，當以教正婦女思想爲先導。最良之辦法，莫如召天足及纏足婦女二人，使之作工作上之比較，或作距離之競走於婦女大會，將結果宣示於婦女羣衆，並予天足者以優獎，述纏足與天足之利害；由城市及於鄉村。舉行數次，即可事半功倍矣。第二個問題，「放了足要穿洋襪子」，此僅爲城市婦女之意見，鄉村農婦盡有赤足工作於田間，故在提倡放足之時，宜應時制宜，不妨就女學生實行起，由學校予提倡期內先予每生洋襪一雙，至足已解放，穿襪與否，則無問題。余曾將此意貢獻武威福音堂附設小學校。其次老年婦人纏

足者，因無解放可能，不妨許其只可穿鞋襪，不可纏足即可矣。海羅牧師然其說，拍掌讚之。屈克利繼之曰：「海羅夫人爲其婦女計，論及放足問題，但余以司機開車事，亦不妨一言沿途開車之印象也。」（一）當余開車至危崖深淵之間時，深恐汽車之顛覆，作無謂之犧牲，蓋余曾與公司當局訂約，「凡途中遇險而致喪身，與公司無涉也。而余在天津之時，初未料及此行臨崖勒馬之遭遇如此之多」。（二）余曾開車至一木橋，遠觀之，堅實可靠，但俟余開車過之，木橋已隨尾烟逝矣」。由此二點，余深恐余性命之危險也。衆哄堂大笑。司機克福接曰：「余喜肉食，尤喜食羊肉其味之美不亞加拿大之牛腿。汽車行十日，余儕曾食羊六隻，所費僅七八元，價廉物美，莫可及此，路途雖險，羊肉甚美，險可避免，肉則滋養」。衆笑更烈。時厨司已煮就清水羊肉一大盆，衆皆食，或笑或語，興厚趣濃，生活習慣云乎？此非人類實可隨遇而安之現象歟？

二十五日，晨六時自新河堡起程，十里，三十里舖，農戶十餘家；九十里，二十里舖，農戶三十餘家；再十里，十里舖，遇劉姓老農，乘驛赴縣繳款。據云：「烟塢未收之前，即須交納煙畝罰款，現借洋二十元，以爲納稅之費，至烟割收塢後，須還乾漿一百兩（乾漿平常價值每百兩四十元）。如借期前後僅三個月，利率即可倍於借本，債主多係回人，漢人則

多爲債務人」。老農近古稀，仍於生活掙扎之中，携欸納稅，盡其國民之義務，可謂至矣盡矣。政府已予彼輩以若何權利，實少爲吾人所見也。

十里山丹縣城，商店林立，人口繁密，滿城綠蔭，遠望如森林。城中熱鬧，不下武威，汽車續開行，惜未觀究竟。十里大佛寺，塑如來佛像，高可十餘丈，長及五層之頂，計最高層爲頭部，次層爲肩部，胸部，三層爲臂部，臍部，最低爲大腿及足部，眼大如球，臂長二丈六尺，足趾粗如孩頭，大佛之稱，不爲謬也。余偕坦君登高遠眺，四野在望，茫茫宇宙，盡入眼簾，坦君謂余曰：「余昔年即走該山徑而來，至今時歷十餘載，道路仍一如往日」。余依其所指望之，則一羊腸山徑也。起伏於南山之麓，延若長蛇，坦君昔日能以一輛破汽車輾轉試行於西北山徑，其事業冒險之精神，足可爲吾人之楷模也。復行，車陷泥坑，於是我儕乃從事挖土掘泥之工作，海羅夫人則親爲午飯。

時有東下傭工者十餘人，幫同出車，但車輪深入黏土，無能爲力。午餐後，續以木橫入車之下，上端以人力下壓並將車貨下卸，始得出，已下午三時矣。坦君給資二元，以爲傭工者之報酬。適旁有喇嘛二人，初則袖手旁觀，見坦君給資，急趨前作需索狀，其意亦欲酬謝，坦君詢以何故？答曰：「余二人曾爲汝唸經許願，使車輪活潑，可出土坑也」。衆譏而叱之。

。十里，五十里舖，住戶七八十家，稍有商家，爲沿途少見之大村鎮。三十里，古城，宿。古城無古物，只婦女之小足，破墻瓦礫可資點綴而已。

二十六日，晨七時，自古城起程，十里，險灘河，河水白如霜，細沙如粉，車行甚難。十里涉大水，車陷河底，經卸貨始出，時有自新疆來被淘汰之東北義勇軍李杜部下士兵二人，遼寧籍，彼謂：「亡省奴不如亡國奴，我們在東北抗日之時不料有今日之痛苦，因抵抗遂退入俄境，輾轉至新疆，又因新疆當局之收編，而被淘汰，因淘汰爲其驅逐而流浪至此……當日爲義勇健兒，今則爲口裏（指嘉峪關以內）流氓，第不知何處爲我們之歸宿……」兩士兵言未畢，淚如雨下，記者助以二元作旅費，彼堅辭曰：「先生我們可傭工，可乞食，你們先生沒有錢是走不了路的……」語雖簡單，實含無限辛酸，余儕不禁自愧。四十里，張掖縣城，進南關，向南城行，張掖城週廣大，建築堅固，南關市肆繁密，不下武威，因汽車未停，未識其內容如何。五里，五墩子，此行沙崗，道鋪軟席，始得過，十里沙井子，行河灘，車陷河底，兩車引擎未出，至夜間十時許，始由過路之牛拉出。晚宿沙河井草地，明月一輪，高懸天空，遠望南山，雪月一色，情景怡人。

二十七日，晨六時，自沙河井起程，二十里，沙河。道旁榆柳成林，濃蔭蔽日，風景甚

佳，榆林高可十丈，自下至上，枝節漸漸縮小，遠望如浮圖，拾級而昇，沙河無水，沙色潔白如洗，光澤奪目，陳君詢村農前路平坦否？答曰：「你們放心走沒有土匪」。蓋村農未詳陳君之所問也，於此亦可見此間農民受匪患之烈矣。十五里，橋折，車陷泥，適沙河四區村長張某徘徊田間，余央其召村農幫同出車，彼諾而去。須臾集村衆七八來，出車之後，每人償以煤油箱一隻，張某獨欲多獲一隻，實則彼幫助之力遠遜於他人也。他人皆赤足露腿，滿身污泥，彼則鞋襪整然，指揮其間而已。此或村中領袖優遇之習慣使然歟？十里威狄堡，以前堡無宿處，暫住。威狄堡爲臨澤縣之一大鎮，住戶千餘，分居四堡，有天主教堂，教徒七十餘人。據該堡區公所負責人談：「天主堂教徒，每多抗納糧款，且喜訴訟，每爲小故，欺壓村民，區公所非彼輩心目中的自治機關，天主堂牧師，庇護教友，無微不至，縣政府曾爲該教堂教友抗繳煙款，佈告警誡，并召該堂牧師面訓，但時過境遷，教友仍時有少數人橫蠻於地方，欺壓良善者」。信仰宗教儘可自由，但恃宗教之勢力，而越逾地方自治之範圍，實屬不當也。我國宗教本極複雜，內地各處，除道教佛教之外，其教民恃宗教團體之勢力，作不法行爲者，時有所聞。牧師惡化教民，違背慈善之道，和平之義，參雜政治，經濟侵略之彩色者，亦爲事實所昭彰。此種分化民族團結力，增進國家隱憂之宗教，極應以政治力量，予以範



圍及限制。咸狄堡教民抗納糧額之情形，僅爲宗教內容與其作用現象之一耳，豈容忽視哉。

廿八日。晨七時出發咸狄堡，行鹽灘六十里至高台縣境，道旁白蘆如霜，遠望爲平原坦地，車行其上，則軟若綿絮，稍一疏忽，易陷泥潭。十里仁和堡，農戶三十餘家，農產除荳麥及粟粟外，稍產棉花，質甚佳，纖維長及二寸，婦女以之紡紗織布，衣服整齊。高台土布，闊僅八寸每匹二丈四尺，售洋二元五角，但產量不多。五十里元山子，該村農戶十餘家，棧店三家，記者因俄欲購米麪爲炊，不獲，設有旅商，携有乾麥餅一袋，每枚計一斤，欲售銅元百枚，商人唯利是圖，誠不謬也。三十里清水堡，歇宿。清水堡住戶六十餘家，大小商舖十餘家，棧店二家，堡內設有縣立第二完全小學，棧內設置尙佳，因爲暑假期中，棧中無人，汽車入店時，堡中民衆，咸集觀看，揮之不去，蓋彼輩從未見過汽車之形狀，亦爲好奇心所鼓動耳。店主爲中年夫婦二人，淘米爲炊，代購蔬菜，殷勤之狀，畢呈於態。晚餐後，主婦驟然語余曰：「我們亦大戶之家也，十八年國民軍入甘，那時我們尙在涼州做生意，煙塲收了，家裏隨存着二千兩大烟，打算六月初旬雇駝到綏遠去做買賣。不料五月二十二那天晚上，國民軍就攻城了，二千兩大烟存在東關棧裏也被駐軍充公了。五月三十日，城陷，滿街喊殺聲，道路上只見血和人體，人頭……那些兵爺搗開我的家，刀背放在我的頭上，要

我做飯給他們吃，我那時也糊塗了，把家裏待客的酒席料都糞給他們吃了，還有一罐三年的陳燒酒也打開給他們喝了。他們吃罷還是不想走，我看看不是話，把臉塗了灰，裝做瘋子，嚇走了他們」。……「這次兵亂，我們家裏什麼都給搶個精光，兩口兒討乞到了肅州，遇着幾個朋友，大家幫我們到哈密做買賣，混過一年多，倒也有些起色，想不到馬仲英攻迪化，哈密城裏又亂了，壞人們又是一場搶殺。馬仲英却是好人，在初城裏的百姓怕兵擾，聽馬仲英快來了，大家把家私左一大車，右一大車拉到山裏去躲了，那知道，馬仲英的隊伍，並沒有入城，他們都在戈壁上紮着，大寒天，弟兄們只穿着單衣，也限制向城裏要棉服，我們家裏沒有派過一粒糧，馬仲英那天給弟兄們訓話，說是什麼「老百姓是我們的父母，他們養活我們，我們應該爲他們革命」。我們也不知道革命是怎麼革的，只是他說：「老百姓是兵爺的父母」這話該是對的吧！這才給我出了一口氣……迪化不打仗了，哈密的米價也漲了，我們在那裏過不了活又跑回口裏來。在這兒開個小店混着過活，也不知道那一年叫我過着十八年以前的生活？……哦！不是爲了病，我真的不吸大煙了，吸了大煙穿不好吃不好，這且不必說，幹不了活，真叫人欲斷不得……」。她是瘋過了的，十八年她變的瘋了，到現在還沒有好呢，先生，你請休息吧，明天你們還要趕路的，再不要聽他胡說了，她不論看見那一個陌生

的人，都扯上這麼一大套瘋話……店主打斷主婦的話兒，「誰個真瘋……你不是親眼看見的麼，那一句話是扯謊的？……」主婦忽然質其夫，但亦不願多言，記者聆其言，深夜輾轉不寐，靜思內戰與民衆之痛苦，既深且刻，婦孺不忘，非戰思想竟深入民間，其於制止內戰，消滅軍閥，確爲一有力之後盾。但以此長往，將如何振作民族精神，以禦外侮耶？

二十九日，晨五時自清水堡起程，天陰暴風，沙土飛揚，彌天霧霧，情景慘然。五十里，新橋堡，農戶十餘家，農物茂盛。二十里三土橋，樹木繁茂，村莊稠密，熟田成隴，溝渠四達。三十里，永固橋，住戶五六家，無農事。二里酒泉（肅州）南關，遠望南城之根，白幔綿連，匍於草地，夕陽反映，一片粉色，頗饒風景。近之，知爲第百師一旅露營所在，士兵全付武裝，步哨遠放，軍容嚴肅。至南門，三號車，陷於關橋，幾經顛覆，民衆圍觀，不下五百人，歷二小時，始出。自蘭州至此，計程一千四百五十里，酒泉城週七里，城內約一千戶，人口三千六百餘，商業集於東大街，但大多數商舖，均已倒閉，僅就存貨數種擺攤於沿街店門，作「藕斷絲連」狀之營業。據某商號云：「酒泉民十六年以前，商業可執隴西牛耳。蓋其北路可通包頭，綏遠，張家口及平津一帶，進出口貨物，皆以駱駝經蒙古草地，往來運輸，腳費稅率，均較武威，張掖等處貨品往來於東路道上進出潼關者爲低。考其原因，不

外：(甲)北路草地運輸：(一)交通無阻，氣候少雨，往來貨物，不易損壞。(二)北路關卡不多，除包頭，臨河，阿拉善蒙旗之外，則無收稅機關。(三)駝運較車運爲賤，每擔貨物自平津到酒泉，可節省十餘元之腳費。(四)出口貨以羊皮烟土爲大宗，走北路易於銷售，東路檢查嚴密，烟土不能出境。(乙)東路汜道運輸：(一)交通阻碍，氣候不調，貨物運於途中，易致損壞。(二)沿途駐軍毗連，關卡繁多，竟有重徵貨稅數十次者。(三)火車運輸，僅通至潼關，西路即須以牛馬大車轉運，腳費較北路倍蓰。東北兩路運輸之利害，既如此懸殊，則酒泉往昔商業之繁榮，實佔北路運輸之便宜也。今此間商業一落千丈之原因不外乎：(一)新疆西路阻塞，南疆出產之皮毛，棉花等大量生產，均中止到達酒泉。(二)北路以九一八事變之後，原料出口頓滯，且晉，綏，察各省之皮毛烟土等貨物，實有撻足先佔市場之利。(三)此間農村經濟破產，購買力日就衰落，以致進口貨銷路亦一落千丈。至各商舖於倒閉之後，擺攤營業之舉，實鑒於農民購買力薄弱，聊以此避免派款納稅，減輕成本，薄利多售，以維持店夥生活云云。

三十日，住肅州。上午偕厩雅出東郊，觀酒泉古蹟，林園尙存，廟宇亭榭，均已破落，酒泉亭僅存一角，碑銘字跡模糊，不能卒讀，亭之東南隅，有假山數巒，金菊與伴，山下池

水一勺，臭氣沖人，酒泉伏處亭前，形方鋪石，水清如鏡，井中亂草叢生，苔衣滿佈，井底時有泡沫上昇，如魚呼吸，此即昔年高噴數尺，井水味美之酒泉矣。歸途、進東關，經周二公祠，左公祠爲民十年重修，中懸左文襄年表，叙文襄之事蹟，官級，調陞，西征等後事甚詳。以其當年爲遜清朝廷所倚重，功績之勳懋，名不虛負也。較曾國藩之輩，何啻天壤。周公祠立周務學像，一慈祥之儒生也。據耆者云：「周公在生不愛金錢而愛人民，後人敬仰其服務地方之功績，特立公祠四時祭祀」云。

下午一時訪高等法院第四分院，據院長談：「酒泉訴訟以民事爲多，起因皆借貸利率之爭執，本院附設民事調解處，一經調解，兩造即告無事。至於刑事方面案件甚少，即有之，亦由第百師第一旅司令部執行，民俗樸厚，離婚奸淫等案，數年來無一發現，唯調解處執事判決，頗爲困難，蓋此間民衆皆不識字者。法律常識，更勿論矣。設按照法律援用某條某項，宣佈判決，殆爲事實不可能，故每案審查結果，必須將法意譯爲「講理」將審查結果之是非及理由譯爲俗語講給兩造聽之方可解決。分院直轄酒泉，金塔，高台，鼎新，安西，玉門，敦煌等七縣。法院經費亦由各該縣分擔，全年合得一萬三千元，院長月薪八十元，推事六十元，書記官四十元，以各縣收費不足，則折成發給」云云。

繼往平市官錢局兌現洋六十元，適該局主任出外，據局員云：「此間中行鈔票，尙不能通用，市面金融，除現洋銅元外，僅通用平市官錢局之銅元票（分十枚，二十枚，五十枚，百枚四種）及本城商號全德堂藥號，天順當，農工借貸所等鈔票，全德堂藥號已發行票洋五萬元，天順當已發行票洋六萬元，農工借貸所已發行票洋十餘萬元，全德堂以基金不足，經縣府調查屬實，奉命停止流通，但市面尙有通用，蓋該號發行之鈔票，皆以粗布油印，堅韌耐用，農商攜帶稱便，以之下鄉收土（大烟），農民最爲歡迎，故尙流通無碍，收回不易。農工借貸所，業已倒閉，但其發行之鈔票，現仍可五折使用」云云。發行鈔票，應以等額之基金儲蓄待兌，基金不敷，即無發行過額鈔票之權利，商號發行鈔票，實與整個貨幣制度相衝突，而爲市面金融所忌諱，向例禁止，今酒泉金融，少數商號獨佔利潤，中行鈔票，反受排斥也。

三十一日，住肅州，早餐，飯店客滿，據管櫃談：「每日平均可售五十餘元，酒席尙不在計，全城飯店七家，皆奉縣令禁用海菜，如油魚，海參等仇貨皆在禁止之列，因之酒席低價，每席八大八小八盤，僅四元五角，較昔日海參席每席十二三元，相差二倍」云。城內有石作店五家，專做玉石器具，（如杯，碗等）小巧玲瓏，頗爲別緻，酒杯每席（十個）售洋一元

，每人日做兩個，僅够工食，玉石產自城南四十里之山峽，石色瑩潔如玉，亦有紫色，淡黃，湖色等種，爲肅州特產。唯出品無多，不及普遍內地各省，以示提倡國貨耳。

晚謁魏縣長，據談：「余秉縣政，抱定以試驗爲宗旨，自今年正月起即實施強迫教育，植樹放足等計劃。經六個月之時間，現已完全成功，本年全城計植樹五千餘株，全縣學齡兒童一萬餘，現有七千餘業已繼續入學，婦女老幼，均已放足，故余信凡事無難行，不知之不易耳。余知非強迫不爲功，不惜越逾常範，曾親鞭不入學之學齡兒童之家長，面訓不放足之老嫗，行爲雖近野蠻，誠意當可告慰民衆也。故余嘗曰：『凡辦一事不慮無經費，只怕精神不至，心力有限耳』。唯地方負擔過重，時虞應付不足，縣府須以三分力量應付駐軍，三分力量應付上峯，三分力量應付土劣，從事庶政及地方教育建設事業者，僅佔縣府全能十分之一耳。故欲期政治上軌道，尙須自減輕地方負擔始」。魏縣長性情爽直，談話不羈，所言皆斷釘截鐵之語，不稍拘泥，不愧爲今日難得之縣官。

八月一日。午後一時由肅州起程，五十里，水溝，住戶僅三家，無生涯，居民煎茶售客爲活。八十里嘉峪關，沿途彩石繁多，五色耀目，車行戈壁，甚速，自肅州至嘉峪關計程百二十里，僅歷一時十分鐘，車距關口五里時遙，望關上廟宇雄踞，左二右一，形成犄角之勢

，頗見壯麗。長城橫亘，北崗起伏，形勢似甚險要，至則：西南戈壁，開展關外，長城倒塌，殘缺甚多，自南至北，可通千騎萬兵，西北險要云乎。其險何緣，其要何籍，記者深覺深入西北，始知西北無國防也。六十里惠回堡，此行皆戈壁，南爲祁連，北曰黑山，平原大道，一天然公路也。設以此爲兵營及飛機塲，以備邊防，頗覺適宜。惠回堡住戶三十餘家，回漢各佔半數，莊稼僅十畝，亦爲近年新墾之地，農產甚微，回人皆以宿店及小販爲業。全村有羊戶三家，每家畜羊五百餘隻，合計有羊一千五百餘隻，每隻僅售洋一元二角，堡前有渠，水流清澈，味略鹹。

二日自惠回堡起程，朝曦初昇，綠蔭映紅，鄉村晨光，景物宜人。七十里赤金堡，住戶三十餘家，據鄉人云：一赤金堡東南九十里，有石油河，年產石油頗多初爲此間農民入山採金，途徑石油河，發見石縫之中溢出黑色油質，附近居民，繼掘坑勺取，以爲燃料。民國元年有外人欲與地方紳士合資開採，省府不准，其事遂寢。昔年歸都司營管轄，年抽油捐二千斤，現無管理者，僅赤金堡居民，仍繼續採取爲燃料及潤車輪之用，石油冬春兩季，亦冰凍不出，夏季始受烈日之蒸薰出泉。居民採油，由河岸裝入桶內，再由大車運堡。最近赤金堡紳民張際雲，楊天和等合股採油，計分四股，每股產油時各雇工人若干名取油，轉運高台，



臨澤，酒泉，張掖等處銷售，每百斤約售洋三元五角」云云。

時道旁停有大車一輛，載婦女三人，稼器數件，婦人年約三十許，畫眉擦粉，風韻猶存，少女二人，年各及笄，操蘇州語，詢之，知爲雉院一眷，自迪化歸來，據談：「迪化物價騰漲，麪粉每元七斤，白米十五元一斗（四十斤），蔬菜二十兩（合洋三角三分）一斤，生活程度日高，入不敷出，故束裝回里，途中尙稱安謐」云。三十里赤金峽，峽旁赤沙成崗，朱色鑿人，中雜黑色頁岩，形似鐵苗，昔日產金，今已無發現矣。道左有小溪，灌田百餘畝，村農十餘家，賴此爲活。

百里，長城至此已盡，玉門縣（西爲玉門關），城週僅里餘，住戶五百餘家，商務甚衰，婦女嗜鴉片，蓬頭垢面，依門賣俏，狀至悽慘，以車行甚速，時僅過午，未歇。三十里，關帝廟，此行鹹灘泥路，每小時僅行六七里，較諸大車猶見遜色。午後一時起行，三十里，天已黃昏矣。廟中塑關羽肖像，威嚴如生，旅商敬之，墻壁之上，塗滿字跡，類皆仰慕古英雄之詞，例如「忠烈凜日月，義氣沖河山，愛國吾素願，流生到此間」。「仰慕英雄像，憶起古戰場，疆場成坵墟，雄像今猶在」。民間文學，類此可謂上乘難得矣。

三日，晨五時，自關帝廟起程，五十里，布隆吉，住戶七十餘家，有城垣，週圍五里許

，爲昔年遜清駐兵之處，曾爲安西同知駐節之所，城中古柳遍植，編有牌號，曰「年大將軍手植第○號」，爲年羹堯西征所植，歷經二百餘年矣。婦孺數人，圍購杏子，以大烟三錢易杏子三十枚，據售杏子者談：「此間銅元少見，買賣交易，都以貨易貨，大烟一錢計值銅元五枚，以換杏子十枚，其利甚微」云。十里，小灣，因大風，宿。小灣住戶二十餘家，皆以牧羊爲業，蓋處草地廣闊，足可放牧極多數之牲畜，時有喇嘛二人，亦同住一處，彼等來自青海塔爾寺，係受罰到敦煌千佛洞修理廟宇者，喇嘛衣紫色，長袖大褂，足穿皮鞋，禿頭垢面，臭氣沖人，携有綠本，向余儕募金，上叙曰：「施金修善，是謂積德，吾佛慈悲，拯救萬靈……願施香金，爲汝祈禱，福祿無疆，壽比南山」列下「○○戶捐香金麥五升，○○戶捐白麵五斤」等。喇嘛一身袈裟，一本綠簿，可即遨遊世間，寄生宇廟，便宜之事，莫過於此。

四日。晨六時，自小灣起程，十里楊家堡，住戶十餘家，水利尚佳，農物茂盛。二十里，廣溪橋。二十五里，甘溝子，荒地草肥，牧畜亦盛，有大道二，西南通敦煌三百二十里，正西至安西。十五里，安西城，車至東門，陷沙灘，歷時二句鐘始出。自肅州至安西，計程五百二十里，沿途少有村落，人口稀少，土地荒蕪殆盡，甚爲可惜。進城住特稅局。

安西舊轄安西，柳溝，沙州三衛，在春秋時爲西地戎。秦，月支據之，漢屬敦煌郡，嗣又立爲晉昌郡，後魏屬常樂郡，後周併爲鳴河縣屬，隋開皇初，敦煌，常樂二郡俱廢。大業後，又改鳴河縣爲敦煌郡，唐置瓜沙兩州，直屬河西道。貞元後，陷於吐魯番，大中五年，張義潮以瓜沙兩州來歸，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宋初爲回鶻所據，景祐中，元昊伐回鶻，取瓜沙二州，盡有河西之地。元初立瓜州，屬河州路，隸甘肅中書省，明爲赤斤蒙古及沙州二地。布隆吉以東柳溝等地，尙屬蒙古赤衛。成化後，吐魯番復據其地，正德中閉嘉峪關，口外之地盡爲吐魯番所有。清雍正元年，置安西同知，駐布隆吉，直轄安西衛，沙州所，三年，升沙州爲衛，又撥靖邊，通判，柳溝等所，隸安西廳管轄。六年，乃建安西城於大灣，同知移駐新城，領三州（安西，沙州，柳溝）。乾隆二十五年改衛爲府縣，置淵泉，玉門，敦煌三縣，以安西府統之。民國二年，改爲安西縣。全縣面積，計東至沙渠園九十里，西接沙州一百二十里，南至踏實堡七十里，北至馬達井九十里，城內現有住戶三百餘家，人口八百餘人。

五日。住安西，以赴新道路不通，途中時有危險，乃在此候訊續進，安西可耕地計有十處，東西九溝及踏實等堡。統計佔全面積六分之一，布隆吉，東霸頭等處，皆曠地，不能耕

種。北沿馬鬢山，西北至紅柳園皆戈壁。沿馬鬢山一帶水草甚美，可牧駱駝二萬隻，氣候最寒期間約九十日，（自十一月初旬，至次年二月初旬），最熱期間約五十日，（自五月下旬，至七月中旬），雨量甚少，冬雪亦稀，每年僅見微雨二三次，冬雪一二次而已。二三八九各月份，有大風，飛沙走石，行旅畏之，物產動物計有黃羊，狐狸，麋鹿，駱駝，牛，馬，沙鳥，野鴿之類，植物荳麥，葫蘆，西瓜，韭，蒜之類。駐軍僅中央陸軍第一師二百九十八旅五百九十五團第二營全營，士兵四百餘人，槍械齊全，團部亦駐城內，軍紀甚佳。該營係於馬仲英入新之時，來此接防者。唯以安西爲甘新孔道，西陲屏障，自此間至哈密計程僅七百余里乘騎三日即可到達，雖云戈壁，亦屬無障，邊防準備，誠屬不可一日或懈，今以一營之衆，守此要地，責任未免過重耳。

## （七） 戈壁生活

經過了千辛萬苦，出了陽關，過了戈壁，現在終於是平安的到了新疆之門的哈密。是怎樣的快樂啊！回憶從盛夏到甘肅，從蘭州到安西，從安西到哈密，已屆半載了。這麼平淡的一段旅程，竟而要走了這麼多的日子，很覺自愧，可是事實上，這一路的交通決不僅是如我

們想像到的那般困難，過去的不必贅言，這裏，且把幾個擺在目前的現狀，簡單的敘述如下：

(一)哈薩阻撓——哈薩是阿爾泰山，伊犁河流域，一種遊牧的民族。性情兇悍，酷嗜殺劫，生活在俄屬中亞細亞邊境的叫「俄哈」；生活在新疆西北地帶的叫「中哈」；因為不事生產，擾亂社會秩序，最近大多被逐竄新，以致省境東西哈密至伊犁；南北奇台至塔城間，都有他們的足跡，他們除以遊牧為正當生活外，乘隙行劫，幾為副業。他們行劫目標不計，因為他們的打劫武器是毛瑟槍，子彈是碎鐵片，隨有一種「打頭棒」，以長木桿上端繫着鉛絲，逢人便打劫，花不了一個本錢。單就哈密來說，差不多每天可以聽到哈薩行劫的消息，以致商旅裹足，交通阻塞。現下，當局正在設法撫綏，這一層，想來總可解決。

(二)交通不便——這裏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駱駝，駱駝平均每日祇能行六十里，自安西至哈密計程八百里，駝行須十三天，而且駝主祇願駄貨，不願搭客，因為每駝腳費至少須三十元，這個數目不是普通乘客所能擔負的，並且貨主也顧慮途中發生意外。所以不論你是何許人，乘搭駱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近新綏汜車復通到哈密了，省方也擬構通迪哈通車以輻接新綏路線，此後交通也許會有進步的希望。

在戈壁上旅行，好像孤舟飄流在汪洋裏，危險而且單零，如今我總算到達彼岸了。

這是一個新的境界——新疆——從前我們有一切見聞不到，如今已經一幕一幕的開展在我們的眼前了。將來的環境也許更要廣大些，龐雜些，奇特些，這樣，如果要敘述，寫真，那就困難了，因此，爰將這一次旅行經歷所得，作「旅行印象記」，以符名實。

.....

這便是海！

這那會是戈壁？

那小小的山崗是海島，

那剝落的石片是水成岩，

那是紅柳水藻，

那天涯的雲岫，.....

這便是海，

這那會是戈壁！

.....

從安西到哈密，如果走大路的話，只消十一天，計程八百里，每站的里數是：安西——白墩子九十里，白墩子——紅柳園七十里，紅柳園——大泉八十里，大泉——馬練井子七十里，馬練井子——星星峽八十里，星星峽——沙泉子八十里，沙泉子——苦水八十里，苦水——烟墩一百四十里，烟墩——長流水七十里，長流水——黃龍崗七十里，黃龍崗——哈密七十里。我們這一次走的是小路，駝夫們稱它「駝路」的一條小路，它的站名和里數是：安西——鹹泉子八十里，鹹泉子——南泉七十里，南泉——長流水六十里，長流水——苗苗井六十里，苗苗井——武郎峽一百二十里，武郎峽——黃羊泉九十里，黃羊泉——六畝泉六十里，六畝泉——野馬大泉四十里，野馬大泉——梧桐大泉九十里，梧桐大泉——二宮河一百四十里，二宮河——鹹泉子（又名烟墩）六十里，鹹泉子——圪塔井子五十里，圪塔井子——一棵樹六十里，一棵樹——哈密六十里，計程一千零四十里。較大路距遠二百四十里。這其間，除一棵樹，廟兒溝（二宮河西五里）稍有巖戶外，僅見茫茫的戈壁，載着山崗，岩石，蘆葦，紅柳，忽沉忽現罷了。

在戈壁上過着旅行的生活，自然界的寂靜，沉悶，單調，這些決不會叫人們感覺到興趣的。反是，那寂寞，孤苦的情景，倒會叫人們起俗佇，飄渺的感慨。我雖是旅行慣了的人，

但也免不掉有這樣的私心語，環境是這樣冷淒，把一個現代的人硬生地送回原始時代去，畢竟有些惆悵。

照例每天清早要放駝，駝夫們輪替管放。值班的放駝去了，別的駝夫，拾糞的拾糞，燒火的燒火，和麵的和麵，……還有，那掌櫃的牲口也得偷暇去照管，帳房破了，也得縫補縫補，至於駱駝牲口患了毛病，背脊擦破了幾個窟窿，蹄子着了刺，和主人鬥氣，不喝水，不吃草，那都是當頭目的差使。頭目負責些使好，差一些的，駝夫們又要挨打受罵，私下掉淚了。上午大家忙了這麼一場，隨便吃了些麵片麵條，趕着又得收拾帳房，上草鞍，上貨物，那好的，乖的，懂事些的駝子，很順伏地任你綁紮上貨，連一口氣都不敢出，那壞的，油滑的就淘氣了，它長嘯短呼不打緊，害得大哥（駝夫通稱）們又給掌櫃的一頓謾罵。

看看太陽向西斜了，一串一串的駝子隨着鈴子漫步，舒緩地，穩重地，這們走到夕陽西沉，星星出現。偶然使溺了一陣，却也沒有偷懶稍息，大約走到二更的時候，或是夜半，纔能到達目的地。於是緊張的工作又開始了，值日的駝夫，第一件工作是踏水（找泉水）再次拾駝糞，豎帳房，卸貨（這是大家帮着做的），汲水爲炊。臨睡的時候，別的人可以大打盹睡，值日的却要伴着駝子守夜，在戈壁壁上，駝夫們的日常生活，大概是這樣。



「先生，你上紅廟子（迪化的俗稱）麼？」

「是的！」

「好啦，我是吐魯番的，我整個三年沒回家了，我侍服你上去吧，我的媽打發人找我回家呢」。一個名叫馬達子的駝夫，有一天與我攀談：

「馬達子的媽死過好幾年了，他撒謊的……先生，你給我行個方便吧，紅廟子還有我的表哥哩，他在省裏當營長。這批駝子的生活不是人幹的，倒不如吃糧去，要死便死，要活就活它一個排長，連長，也不愧在人世間活一場……」沙燕子替我答了馬達子的話，他又發了牢騷：

「他媽的！前年你在吐魯番的時候，爲什麼流你媽的淚，不是掌櫃的開口帥長叩響頭要回你，今天那有你的狗命活在韓家帳房裏」。

「你這王八羔子嘴長，我前年要是吃了糧，怕你的口也給我糟塌掉了，你的爹怎樣死的，老牛一樣的哭了一頓，跪了一盛，拜了一頓，結果是不是給吃糧的宰死，你怪我不吃糧……」沙燕子忍不住氣，又是一場胡罵：

「你們不要爭吧，照我看來，你們誰也走不了，韓掌櫃的決不叫你們那一個走……」

「我們不是賣給韓家的，我們也不是韓家招的女婿，他媽的！給他拉了六個月的駱駝，只拿到六百兩的工錢，合起現洋來，還不够兩塊錢……」他倆忿恨地同聲的說：

「這怎樣？」

「我們的雇工，上年言明每月一百兩，那時候一塊錢兌紙票四十兩，合現洋兩塊半，如今票價落到四百兩，我們跑戈壁的，三月兩雙鞋是靠定的，這一來連鞋子也穿不起了」。他倆一邊說，一邊將赤留留的龜背似的脚伸到我的面前：

「你們回吐魯番幹麼呢？」

「不！我說到紅廟子去，我們的表哥，前年吃糧，上年陸連長，今年陸營長，他的脾氣與我很對勁，我們搭過伙伴，他說：「只有吃糧可免淘掌櫃的氣，只有吃糧纔有日子報掌櫃的仇，上年他到吐魯番的時候，把他掌櫃的閨……」

「沙羔子，你擺長舌，胡放屁！」接着「拍拍」馬鞭着在沙羔子的背上作響了：

「掌櫃，我說要跟徐先生去吐魯番，沙羔子胡拉胡扯，可不管我的……」

「你們的媽，徐先生要你這些貨色麼，你配吃草不？」韓掌櫃看在我的面情上沒有拷打馬達子，沙羔子真的哭起來了，馬達子悻悻地不作聲。韓掌櫃的臉上掛着勝利的微笑，我呢？

纔警覺到戈壁也是現社會的一隅，時代的縮影帶着悲慘的顏色呈現在一個飄零者的面前，這現實的境界，鼓蕩着我那靜止的心地。

這是另一天。韓掌櫃因着這裏——長流水——的水草豐美，可以放一下駝子，特地在這裏停留一天。

今天是沙羔子值日，他一邊放駝子，一邊拾駝糞，忙得不開交，馬達子幫着他作飯，韓掌櫃很罵了他一頓。

傍晚的時候，西北角上來了一羣駝子，兩隻騾兒，兩隻驢子，騾子上乘着兩個商人，驢子上乘着兩個道人，駝子馱的是包裹，傢俱……還有一個妙齡的女子，他們在我們帳房的西邊停着，一頂白潔的帳房也隨着豎起來了。首先入帳房的是那個女人，那兩個商人忙着卸貨，炊飯，只有那兩個道人沒作事，慢慢走到我們的帳房裏，隨便向大家作了一個揖，就坐下了。馬達子很恭敬地給他們灌茶，他們一邊請謝，一邊咕嚕咕嚕地將那濃厚的磚茶液嚥喉裏灌，很得意地……

「你們出家人的腿真長够了，這們遠的道路，……你們是打那裏來的？」韓掌櫃問。「打紅廟子來的。那兒斗價漲了，站不住脚，我們的廟宇也給軍隊燒了，眼看活不住，所以……」

「那兩個道者不約而同的說。」

「斗價多少呢？」馬達子搶着插嘴。

「六千兩票子一百斤，合十五塊錢。」

「啊！我的媽呀！聽說吐魯番秋麥豐收，是不是？」馬達子一邊驚訝，一邊追問：

「是的，豐收是豐收，老百姓今天收穫，明天就得送給公家……」。

「這是怎麼講？」韓掌櫃的皺了一下眉睫說：

「我們修道的，那懂得了許多，人家都那們說，我們沒命的討生尋活，也來不住打聽打聽張三李四呢」。

「照我想來這就叫公劑吧。這一來倒有下文了，我……我老早想到就有這一步呢……」。

馬達子似有所感的說：

「嘸：就是公劑也沒有我們的份兒……韓掌櫃，你老積德些吧，我們今天整天沒吃的了……」。

「馬達子你給老道挖幾碗麵……，老道，你不要嫌少，我們也是上路的，我們老掌櫃在世時，最喜歡你們修行人……」韓掌櫃的說罷話，馬達子無精打采地給兩個道者解開麵口袋

挖上四大碗的麵粉，道者向韓掌櫃作了一個揖，便自走了。馬達子嘴裏嚙哩咕嚙地不知說些甚麼話，看他的形色，似乎是不滿意那兩個道人。

吃過早餐，我無意識地走到西邊的帳房跟前，聽得一陣吱吱吱的響聲，同時那鴉片氣味也向着我的鼻端撲來，我趕緊抽回腿向後轉，想不到那淘氣的小獅狗已經汪汪的叫起來了。那帳房裏邊出來一個中年的，商人模樣的人，他的眼光很快的射到我的身上，又很瞪了一瞪，擰進帳房裏去，我給他怔住了，我摸不着爲什麼他要向我瞪眼睛。正在這個當兒，那帳房的門首露出一個美麗的臉龐來，似乎昨天曾經見過的一個美麗的臉龐。

我剛回到帳房裏，聽着帳外馬達子又嚷着說：「徐先生！彭掌櫃來看你呢！」。

「徐先生，剛纔馬大哥告訴我的，你老是打西京來的，我也是西安府的人，到西口外（新疆）已經混了二十多年了，什麼也沒……」。彭掌櫃——那個剛纔瞪過我一眼的中年商人，木鷄似的站在帳房入口的地方說。

「彭掌櫃！請坐吧，有話我們慢慢的說……」

從彭掌櫃的口裏，我聽到這裏的經濟狀況，及商業的情形。從前，四五年前，從口裏來的官商都發過大財，麥子賤得沒人要，省裏的官廳商家從來沒有積過一月半載的糧食，女人

們金鑷子金戒子，閃光綬，拉駝子的媳婦，也打飾得宮家太太一樣……如今呢？洋貨充滿了市場，什麼公司，洋行，把我們私家的店舖營業，攏奪一千二淨，一個人一天沒有三百兩的進帳，簡直過不了生活，村莊的人跑淨了，房子燒的燒了，壞的壞了，熟地荒了，商、農人那一個立得住，居得穩……」

我正在追憶彭掌櫃才說的話，馬達子好像揣着我的心事，很嚴肅的向我說：「徐先生！你不要聽信彭掌櫃的話呀，他滿口虧本，窮……你不看他的帳房裏，這一箱那一箱，絨毯子上擺的是銀煙盆，玉煙槍（大煙筒），他的女人穿的是葛子貨（很貴重的衣料），他說是虧了本的買賣人，我想他一定當過大官的……」

過午的陽光催着趕站的商旅們的行程，我們又照例的騎着駝子趕路。那擺鈴的振盪聲，隨着東南風在腦後丁當丁當地頻響。

到了疙瘩井的那一天，纔看見三家農戶。疙瘩井祇有纏民一家，阿都尼夫婦兩人。另的兩家在疙瘩井東三十里的廟兒溝，計男七人，女四人，孩子男四人，女三人共計全村僅十八人，係搭棚收麥的，他們的家在東山八大石。廟兒溝東五里有馬道人的墓，韓掌櫃告訴我說，他是天方（漢志）四道人之一。在唐朝某年代，天方國欽派馬道人等四個阿衡（回教傳道的

人）到中國去傳道，走到這兒因了水土不慣病死了，後人給他蓋了一個坟墓，往來的行旅人，大家都給他唸經叩頭，保佑路途平安。

第二天從疙瘩井到一棵樹，途過黃龍崗的時候，只見一幢一幢的土屋，屋頂整個的透天了。那雜在蘆草中的牆根，到處撲到我們的視線上，有一段從東到西接連着有三十餘座的破房子，中央土磚滿積，駝草叢生，情狀很是悲慘。據說，這些都是二十年哈密事變的時候給軍隊遭踢了的痕跡。這一帶土地似乎肥沃，蘆草長得有六七尺高，東西長約一百二十里，南北闊有六十里，是哈密的一個天然的駝場。可惜泥土裏夾著很多的沙礫，迤北東山的雪水都從地層底下竄跑了。從初農民掘成的水坑，卡兒基（水渠），現在都乾枯得連滴水也積不住。聽說這裏要是種麥子不是本地的種籽是長不成的，這却叫人捉摸不着是個什麼道理？

晚上八點鐘纔到一棵樹，一棵樹的都爾嚶（這是回王封的官爵，現在有改稱區長的）提着一盞紅色的燈籠，在很遠的村莊上引我們的路，因為這裏沒有店宿，帳房又跟駝羣攔在疙瘩井放場。韓掌櫃的打先到都爾嚶那兒借宿的緣故。

阿都尼夫婦常常爲了細小的事情鬧着吵着，我們到疙瘩井的時候是傍晚，也就是阿都尼夫婦爭吵得最激烈的時候。原因是：有一個叫司馬阿吉的商人，不小心放着驢子吃了阿都尼

的玉蜀黍，阿都尼是個忠厚人，他不好意思責難司馬阿吉，他的妻子罵他懦夫，蠢漢子，阿都尼不說話，他左手托着下頷，靠在牆根嘆息着。司馬阿吉却也蠻悍，他不承認自己的錯，倒反與阿都尼的妻子罵架，他罵她「騷母駝，沒臉的洋鴿子」，（纏民指婦人爲洋鴿子）她氣極了拿着竹桿子打阿都尼，韓掌櫃一千人看看事情不像樣，趕着拉住阿都尼的妻子，她毫不客氣地將竹桿亂舞，大家不敢近她的身。

「爲什麼？你……」馬達子拉住洋鴿子手中的竹桿問：

「阿都尼要我的命……我……我們千辛萬苦種了些包麥子（玉蜀黍），白給人家驢子吃了，他不作聲……他……他要我的命……」她哭了。她盡情地倒在泥堆上哭了：

大家說了一些司馬阿吉怎樣無理的話，司馬阿吉也認了錯，記者給他一塊錢，叫他送給阿都尼的妻，她接了錢，微微的笑着，阿都尼依然靠在牆根，左手托住下頷嘆息……

在黑暗夜裏，我們進了都爾嘎的家，在一個週圍兩丈的鍋形的屋子裏，我們吃了兩個哈密瓜，幾塊饅。在微弱的油燈下，我看見了都爾嘎的臉容，他是一個約莫七十年紀的慈祥的長者，他能說一口很流利的北方官話。給我們切瓜沖茶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很嬌捷，一把白亮亮的小刀子在他手裏很靈活的轉動着，接着將切就的瓜塊盤送到我們的



面前。吃罷了，都爾噶打開一條丈長的布巾，大家拉着抹嘴擦手，臨睡，都爾噶很謙恭給我鞠一個躬。

次早醒來，太陽已經東上，看着房子的週圍，我不覺兀自驚訝，這是一個什麼所在，我怎會在這裏睡了一覺，好像自家是兒童神話裏的主角，入了一個莫明其妙的境界。

這屋子是分着三層建築的，裏面一層是竹絲眼，夾中一層是羊毛氈，外邊一層是包麥桿（玉蜀黍的桿子）、圓圓的迴徑，明亮的天窗，傘形的屋頂，那掛插竹絲眼上的雉鷄尾，紅的，綠的布條，毛瑟槍，葫蘆瓜，狸皮，狗皮，羊皮，地上鋪着的放着的羊毛氈，深紅色的枕，被，綠色的布長衫，皮靴，皮鞋……這奇特的佈置，這稀見的日用品，這生活的特徵，一霎時間在我的眼前擺着——毫無疑義的擺着——一個世外的樂園似的環境。

早飯，都爾噶特別給我們備着手撕羊肉，一個長方形的搪瓷盆裏，放着整塊的燒肉，旁邊放着四個小碟子，碟子裏盛的是蘿蔔絲，炒茄子，醃白菜，馬鈴薯……席間我們談到他的掌故與現狀，他告訴我都爾噶是芝蔴綠豆大的小官，而且是一個很受氣的官，凡是田糧，地賦，牛捐，羊捐……都得他一手辦理，辦得有成效地方人埋怨他，王爺（指哈密回部札薩克雙親王）也不給加獎，辦得沒成效，那他就擔不起了。上年都爾噶改做區長了，他呢？以年

老多病的話請辭也不准，他有三個兒子，長的在司令部裏當副官，次的前天與人家打架打壞了右手，最次的喜歡吸洋捲烟，一天要吸上兩包子的哈德門，現在莊稼靠着他的三個媳婦做，他們生活是一天促似一天的。飯後，我們給他一塊磚茶，一包蔗糖作謝，他們一家人都很喜歡。

一棵樹約有纏戶三十餘家，村中自北向南有渠水一道，週圍灌地約七百餘畝，水源出於東山榆樹溝，是哈密三大水源的一端。傍晚，到哈城，戈壁生活於是暫時告了一個段落。

## (八) 哈密一瞥

(一) 沿革——哈密爲漢——伊吾（爲匈奴的呼衍王庭所轄）地，明帝取伊吾改宜禾都尉，三國——鮮卑，東晉——前涼張駿取據，置都尉，北魏，——蠕蠕（文帝太和十二年，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內附），後魏曾爲鄯善，鐵勒，西突厥所佔據。（大業六年）——伊吾郡（隋亂復爲西突厥所據），唐（貞觀四年）——西伊州，天寶初——伊吾郡，乾元初——伊州，（轄伊吾，柔遠，納職三縣），廣德後——沒於吐番，據其地者陳氏，自唐開元迄宋初，凡十世。雍熙以後——西州阿薩蘭回鶻，元——哈密力（屬火州之畏兀兒），明（永樂中）——酋長阿克帖木爾降，封忠順王，賜

金印，四年，立哈密衛，又封其從弟免力帖木爾爲忠義王，正德（後）——爲吐番酋長莽肅泉所據，閉嘉峪關，棄哈密，後復內附。清初——哈密衛輝和爾都督降，至土命泰爲王，助河西回國棟作亂，被誅。康熙二十年——酋長額貝都拉，俘噶爾丹子及所屬以獻，賜扎薩克印綬，始內屬。乾隆——哈密廳，光緒初——改行省升直隸州，現爲哈密縣。

（二）面積人口——東自「咬牙溝」西至「一碗泉」長一千零十五里，南北「南湖」「淖毛湖」間九百五十五里，面積約九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方里，全縣纏民三千餘戶，計一萬七千餘人，哈薩五千餘戶（每戶約計三人），係遊牧性質，其生活爲流動性，故不能視爲哈密人口之實數。縣城（新舊城及各街）纏民一百零八戶，計七百二十八人，漢民二百十八戶，計七百二十三人，回民三百四十戶，計五百八十六人，統計三千六百餘戶，約計二萬餘人，平均約每九十方里佔一人。

（三）山川地勢——天山東脈，橫亘城北，山峰聳立，積雪終歲，其入口處凡九，總入口處曰「八大石」，其口徑僅能通行一騎，左右石壁峻峭，形勢險要，大有一夫守口，萬人莫入之概。（註，此山爲纏民根據地，山中有纏民二百餘戶，計八百餘人，凡四鄉收樓皆集於此，自茨茨台向西至西廟兒溝凡二百餘里，水磨，糧倉，到處可見）水源有三：（一）自八

大石發源，經東苗兒溝一帶南流，旋入地層，其輾轉東流者，曰「二宮河」。(二)自榆樹溝發源，南流一棵樹，新莊子，阿牙一帶，入南湖，灌地千餘畝。(三)自蘇巴什湖(俗名龍王廟)發源，西南流，沿城北流入南湖，此水城郊農戶以之灌漑菜園，瓜圃，爲利最鉅。地勢東北高聳，西南平下，形如斜坡。其東北界至星星峽，武郎峽一帶，崗巒高起，形成屏藩。戈壁平且，佔全境面積百分之九十餘。

(四)物產——哈密面積雖廣，但可耕地約僅佔百份之一，農產物除小麥外，以哈密瓜產量最富而馳名，瓜熟時期，纏民日常食品，大都以瓜爲主要食物。餘如葡萄，蘋果，沙棗，蘿蔔，白菜，罌粟等，均有出產。唯產量不多。此外，城西一百八十里之三道嶺有煤礦，每屆冬令，民衆採爲燃料，唯其地勢甚低，煤坑掘及丈許即出水，煤量出產，因之減少。牲畜出量，以綿羊爲多數，每年約在二十萬頭(據皮毛及羊腸產銷估計)。

(五)軍事——(一)軍事，駐軍僅哈鎮警備司令部所屬七百餘人，計三連，教導連一，普通連二，槍械齊全，子彈缺乏(毛瑟槍)平均每枝約有子彈二十餘發。現任警備司令堯樂博士，爲纏回之中堅人物，司令部現以未行正式編制，故暫有之組織爲：軍務，參謀，軍需，副官，秘書，軍械，軍法等處。每處設主任一人，除秘書主任爲漢人外，餘皆以纏民充之。教導

連連長爲堯樂博士之長子堯道昌，彼係青年纏回，執袴子也，曾親編軍歌大意謂：「國基飄搖兮，國事日非，我民被壓迫兮，將無已，同胞們，快起來，抗外敵，那怕水深火熱，打倒軍閥，達到平等目的，我們有主（指穆罕墨德）已經一三五〇年，我們要始終不渝地爲大眾鬥爭！赤誠地……」於此，可見其思想一斑，若其行爲，亦準繩於此，可稱人才也。其軍餉現爲：主任省票二千兩（每四百兩兌現洋一元），連長一千兩，班長五百兩，兵夫二百五十兩，每人日食麪粉一斤六兩。教導連士兵爲最近由各鄉纏回選拔者，彼等日常生活除餉糧外，家庭亦時送瓜果食物，較普通兵生活爲優。堯樂博士對於彼等頗愛護，教練者不敢嚴格施以訓練，故學術僅具形勢而無其實，此外，纏民每戶各有槍枝，境內哈薩亦有五千餘頂帳房，每一帳房，皆有槍枝，唯此種武器與武士，非屬軍隊範圍之內，徒增治安之阻碍而已。

（六）政治——舊城設有行政長公署，專以督促或指導哈密鎮西兩縣之庶政，凡省府與縣政府間行文，均由該公署轉遞，公務至繁，其最近施政計劃爲：（一）清理田賦——組織清理田賦委員會，該會設委員長一人，由當地最高行政長官充任，委員由回漢兩族推選二人，纏民推選五人，組織清丈隊，每隊設正副委員各一人，漢纏文書記官各一人，回部扎薩克雙親王之私產，暫予保存，並免田賦，其所管轄民產，由縣府收管之。該項土地經清丈後，由縣府升

科，照章納賦。(二)修造驛站，以利交通。(三)設立初級小學校，以推進地方教育。該縣縣長爲纏民阿得利阿吉，彼係一純粹之商民，對於地方行政，莫明其所以然，現新疆各縣縣長兼理司法行政，以致冤情百出，法理沉沒，民衆怨聲載道。

(七)交通——(一)郵政，哈密郵政腐敗特甚，名稱雖爲二等局，但其內容窳陋，辦事迂緩，實難稱職。該局組織爲：局長一人，辦事員一人，郵差十二人，局長月薪六十元(每元以省票六十兩實發，現票價每元低至四百兩，僅合洋九元)，津貼二元(合洋三角)，辦事員月薪六元，津貼二元，郵差月薪三元，津貼二元，每月支麪粉四十斤(由縣府支給)，較內地郵務人員之待遇，相差以十倍計，信件郵資，計本省平信六分，外省九分(合省票六兩)，掛號，快郵照章遞加，郵寄包裹，分輕重兩種，輕包每月發封一次，重包則須每三個月纔可封發，匯兌僅限於本省，現以金融漲落無定，亦告中止。(二)電政——哈密電報局直轄於新疆省電政管理局，該局設有局長一人，業務長一人，報務員一人，局長月薪六十元，業務長月薪二十元，報務員月薪十二元(均照六十兩折發)，平均每月約發報二次，三等電每字收電費省票十六兩(合洋四分)，餘照章遞增電費，每月收入，不敷經常之費，且沿途電線，電桿，時被大風刮斷，或被宵小所竊，通報時有阻碍遲延。因之，有駱駝電報之譽。最近哈密復

有無線電台之設立，係公用性質，專爲省府，督辦公署與哈密地方駐軍及各機關通訊之用。該台設有台長一人，主任一人，報務員一人，其月薪與電報局相等。此外，有公用電話一架，東通甘肅之安西，西通鄯善，前屬電報局，現設於哈鎮警備司令部。

(八)運輸——自平，津，晉，綏，陝，甘等省至新疆交通工具，唯駱駝可供運輸。據此間商會調查，往年自綏遠來哈密轉運貨物之駱駝，約計帳房百餘頂，(每頂帳房約駱一百七十隻)，雇駱夫十三人，頭目二人，掌管一人，隨行馬二匹，驢二隻，自綏至哈，計程約三個月。駱夫等每人食麪約一百二十斤，工資三元，頭目工資五元，掌管則係貨主或駝主，每行一次，駱駝損失平均約在百分之十計。因之，運輸腳費增至六十餘元之多，而駝主所獲仍屬有限。至於西路短程運輸，如哈密至古城子，吐魯番等地，爲期僅十餘天，每駝腳費約十五元足矣。(每百斤六元，每駝平均可駝二百五十斤)。現以新省數經兵燹，人民流亡，農村經濟衰落，東路來貨裹足，西路土產，悉爲外商攬拉以去，哈密爲東路入口，影響更鉅，因之，此間唯一之運駝事業，亦見一落千丈。

(九)經濟——(一)商業金融：哈密爲新省東路要區，凡國內商品入新，必須經過哈密而後轉運南路吐魯番，庫車一帶，及北路古城子，迪化一帶，故觀哈密商業情形，實可估計國產

商品入新銷路之程度，近因金融不穩，市價飄忽無定，以致商業日蹙，茲將現狀分述如次：

(一) 銅鐵器，農具，布匹，糖之類，現市面銷行者均係俄貨。(二) 國內來貨，除磚茶，副茶係平津各茶莊製品外，餘如哈德門紙烟，洋雜等貨，均係外貨，尤以哈德門烟銷路為最廣。(三) 貨物無定價，如貨缺乏，商家則任意抬高價格，如銷路遲滯，則酌減利潤，總之至少利在倍蓰。(四) 唯一流通金融之紙幣，為歷年省府印行之一兩，三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之省票。此種紙幣，二十二年每元兌五兩至三十兩，今年春間低至六十兩，七八月間竟低至一千二百兩，現回復至四百兩。初則商人藉為操縱，從中漁利，繼則以金融動搖，影響商業，貿易中落，終則有貨不敢銷，形成以貨易貨之狀態。(五) 此間商人因金融不固，轉以貨物互易，為高業宗旨。因之，產生多數掮客，為買賣之媒介，按市價雙方交換貨品，掮客之佣金估貨價百分之二·五。(六) 在貨品互相貿易之間，形成商業之紛亂狀態，即一方以製造品交換彼方之原料(如茶，糖，紙烟與駝毛，羊毛，皮件之交換)，往往因無固定價格，而起爭執，而居間之掮客，又為彼此隔膜之主因。其間又有洋商挾帶鉅額現金，以壟斷當地之原料。(如收買羊腸皮毛等)，(七) 平津綏晉等客莊，大多自私，商業團體組織毫無，而外人又以某公司，某洋行，甚或以國家之商業機關相與競爭，因此，一蹶不振，唯自餒而已。



## 新疆印象記

九八

以上所述，僅限當地商業情形而言。但國商衰落之主要原因，實基於左列兩種之壓制。

(一) 貨稅之壓制(以綏遠運至哈密之茶，紙烟，雜貨為例，)

貨名	納稅地點	每擔納稅額數
茶類	綏遠	二・八五元
	寧夏	八・〇〇元
	內蒙古自治區	三・〇〇元
	甘肅	八・〇〇元
新	疆	〇・五〇元(抽貨值百分之五)
統	計	二二・三五元
紙烟類	綏遠	(烟草公司完納)
	甯夏	五三・〇〇元
	內蒙古自治區	三・〇〇元
	甘肅	四〇・四〇元
新	疆	二・五〇元(抽貨值百分之五)

糖及雜貨類

統 計 九八・五〇元

綏 遠 二・五〇元

寧 夏 八・〇〇元

內蒙古自治區 三・〇〇元

甘 肅 八・〇〇元

新 疆 〇・五〇元(抽貨百分之五)

統 計 二二・〇〇元

其他皮毛棉花葡萄乾之類：

綏 遠 六・〇〇元

甯 夏 六・〇〇元

內蒙古自治區 三・〇〇元

甘 肅 六・〇〇元

新 疆 〇・四〇元

統 計 二一・四〇元

新 疆 印 象 記

(二) 駝捐之壓制

各省境每季駝捐表(每駝自綏遠至哈密)

綏遠	一・六〇	百靈廟	〇・二〇
哈薩頭	〇・六〇	西宮旗	〇・三〇
阿拉善	〇・六〇	額濟子河	〇・五〇
寧夏	一・六〇	甘肅	二・六五
綏遠商會	一・〇〇	同業工會	〇・二〇
總計			九・二五

(註：綏遠城西蜈蚣壩駝捐一項稱為八分錢，其每季捐額雖較他處為少，但在該地駐留三日，即須續納洋八分)。

按以上表觀之，其貨稅之繁，駝捐之重，可謂極矣。政府對於此種稅捐，似宜多加削減，不然，恐此奄奄一息之邊疆商業，將亦淪於消滅。

(二)農村經濟——哈密農村，東有苗兒溝，黃龍崗，阿牙等地，東北有茂菱台，東山十二區等地，西北有沙棗園，遼墩，三堡等地，西南有頭堡，五堡等地，正南為花園子，南湖等

地。總計農戶約三千家，皆纏民，男女耕種，每戶耕地視能力而定，（如該戶有耕牛兩頭，壯丁三口，即可耕地二石，每石四十畝）。四鄉平均每戶可耕地三十畝，每石耕地約可播種麥籽二擔，收穫二十五擔，地價每擔價值省票七千兩，計值十七萬五千兩，（合洋四百四十餘元），除繳百分之五之田糧或地租（納田糧之土地，曾經縣府升科者，納地租之土地，指回王私產者）之外，農戶所獲甚富。故其生活亦優，食必羊肉，衣必呢絨，綢緞，農家婦女之帽飾，每頂有價值二萬兩者。曩時，纏民對於回王，年須貢送牛羊馬匹等，今因回王沙麻胡索特已故，其孫伯賜爾，柔弱無能，前項纏民對於回王之貢獻，已自動破除矣。茲將纏回人民每人每月生活費指數列之如下：

食 麵 四十斤 一〇〇〇兩

食 肉 十斤 五〇〇兩

烟 （計有紙烟，那絲，鼻烟等種，纏民大多吸食） 五〇〇兩

衣服服飾 男 六〇〇兩 女 一〇八〇〇兩

統 計 男 一〇八〇〇兩 女 二〇六〇〇兩

（註：每元兌省票四百兩，計每月男人生活費六元五角，女人生活費九元五角，其生活之優

殊經濟寬裕，實非內地各省農村可比。）

(十)回王之過去與現在——哈密回部扎薩克王，其組織爲：台舉二人，一文一武，總理政務軍事，克宰一人，掌司法之權，密波拉二人，掌管農村水利，都爾嘎二十四人，掌理各村田賦納稅，如同現在之區長焉，冒恥二十四人，爲都爾嘎之副手，穀落曼兒二十四人，受冒恥之節制，總之，目的在於重層的剝削民衆也。其受封統系爲：額貝都拉——郭伯——顏敏——傅玉索卜——伊薩克——額爾德錫爾——伯錫爾——邁哈莫特——沙麻胡索特——聶滋爾——伯錫爾。其傳至沙麻胡索特，袁世凱加封爲雙親王，世襲采邑相傳至今，哈密土地，彼獨佔膏沃。昔日沙王與袁大化，楊增新等友善，假彼以牽制回民，相處甚洽，十八年八月間沙王病故，其子聶滋爾襲位，二十二年十月間聶王死，傳位於長子伯錫爾，縣府當時爲其喜報曰：「貴府伯錫爾，茲蒙新疆督辦封爲哈密王爺之職」等無稽之話，形式上彼雖僅自演傀儡，但實際其剝削，佔據，傳統之殘餘，仍然息息生存，未見終止。伯錫爾繼母猶在，有一弟，名亞披鐸拉，妻妾有五，生子一，纔二齡，亞披鐸拉爲聶王次妾所生，故在權利上，與伯錫爾頗有衝突之處，伯錫爾體弱多病，額高眼深，臉黃肌瘦，素稱羸弱，因其與爭執遺產，爰於本年十月間析分遺產，計分遺產爲八份，男丁老少各執一份，女丁每二人執一份，每份計土地約四百擔

，餘如日用物件亦皆照數分配。

王府在回城之西北角，距縣城二里，房屋凡三進，大門外有王爺台，經二十年變亂，現僅存屋基數層，拾級登台，只見東窟西洞，據云爲二十年被駐軍開掘盜金之跡，台上大小屋基二十餘間，爲沙王之辦公廳，進門爲一方圓形之庭院，進二門爲大禮堂，正中懸中山先生遺像，像下貼「上任大吉」四大字，北隅沿城垣有花園，爲伯錫爾終日生活之處，園內有楊榆十數株，沙棗荆棘，相依叢生，有禮拜堂一，平房三五間，景况頗覺慘淡。

(十一) 民族風俗——哈密民族區別，計有纏，回，漢，哈薩，蒙古等族，故其風俗迥異。

(一) 纏族——纏族佔哈密全縣人口百分之九十餘，爲漢時西域城郭國諸種人，與甘回族同教異類，係當地土著，其風俗爲：(一) 信仰——回教。(二) 職業——以農爲主，商人約佔人口百分之三。(三) 結婚年齡及婚姻制度——男子十五而婚，女子十三即嫁，婚姻男女擇偶自由，結婚之日，請阿衡證婚，當時雙方認爲婚姻不滿，可宣佈理由，請阿衡解除其婚約，夫婦此離謂「另幹」，如有子女各携其半數，不敢遺棄，婦人可收拾私有財物返母家，以待「另幹」，如其夫懺悔，欲期復婚，可向阿衡申請，雙方評理，唯從阿衡之裁判，故阿衡嚴如

司法官，民衆畏敬若神聖。(四)家庭經濟，均能勞作，男女經濟獨立，例如女子繼承權，定則應佔男子百分之五十(即其遺產分配男子得土地百畝者女子應得五十畝)，家族觀念薄弱，男子結婚後，形式雖叙族而居實際其在家庭中之經濟地位已獨立。(五)男女服飾及娛樂——男子衣服土耳其服，足穿皮靴，長及膝，頭戴瓜形帽，冬以貂皮黑羔皮爲沿，夏以絨呢，女子長服及脛，皮襪拖靴，帽亦瓜形，質綢緞，上繡花卉，價值甚昂頭垂紗巾，少女畫眉相連，以爲處女之標記。纏族習俗，常年無季節之分，其戒齋，宰羊等節，皆視年曆轉移，無固定日期。

纏民唯一之娛樂謂「俚郎」，一村之中，備有琴瑟，采鼓等樂器，或遇喜慶，豐稔，饗客之時，東鄰西舍，男女畢集；男則簇新西服，女則頭戴繡帽，上披紗障，卸紅色長衣，長袖闊襟，足穿繡花緞襪，「排巴克」(平底皮靴)，相率於預定之地點，排列而坐。樂器計有圓鼓二，週緣約尺許，以木爲籜，皮爲面，裏沿密釘銅環，兩手擊之，以左手母食兩指夾定，以右手中食無名指敲擊，仰揚舒促，聲調頗爲緊湊，三絃琴一，二絃琴二，皆隨從鼓聲而緊懈，初爲開場鼓詞，其大意略謂：「開一條光明的大路，讓大家前進……安拉呼，安拉呼」繼則爲俚郎舞，婦女起舞時，矍矍作態，隨鼓聲舞蹈，前後進退凡四，兩臂上擎平肩，推挪轉側

有定則，腰身左右斜側，臀部隨之生動，臉上表情極盡悲歡，或作快慰之微笑，或爲悲哀之憂態，倏忽間眉飛色舞，轉而跟鼓聲琴音，而緊縐眉尖，演來逼真逼肖，人生動態，表現無餘，繼則招情，以手帕捲一花瓣，男女彼此虔誠相招，被招者感愧交集，情態橫生，但起身應招時，態度嚴肅，相對施禮三巡，交與手帕，授受之間，兩性之友情，於是交換，在此娛樂場中，青春之悲喜劇，緣結甚多。

此中鼓詞大多爲情歌，例謂：「哥哥送我兩個果子，我把它放在懷裏，好像抱着哥哥眠，醒來時原是睡夢一場。」戈壁上有一顆樹，樹影倒在戈壁上，啊，樹影是我的愛人吧，長的真漂亮，我要抱住它了……」可謂盡其情態矣。歌舞既罷，羣集會餐，其食品計有排羊，燒肉，手抓飯，羔羊湯等四種，男女不別，歡飽而散，考此種娛樂，始於古遊牧時代，兩性以牧畜爲生活，羣集草原，以草花招情，以骨甲爲鼓，相舞蹈，相輸情，……今纏民於此風，猶趨之若鶩。

(二)哈薩——爲漢時康居種，善騎慣擊，性兇殘蠻悍，以遊牧劫掠爲生，信穆罕默德教，服飾略同纏民，唯終歲穿皮裳，足穿皮靴，後跟高約五寸，帽形塔頂，上掛梟毛，俗以避邪，腰部束皮帶，懸皮囊，小刀等件，婦人嫁後以花巾蒙頭，逾二年，換戴面衣，女子耳貫珠



環，長垂及肩，臂套手釧，指戒刻回文名字，爲定婚之禮品，哈民男女利於乘騎。如乘騎步行，甚緩而不能致遠，同族除同父系不結婚外，餘皆可行，日常生活以羊肉乳乾等爲主。能食者，日可吃全羊一隻，待客以馬腸腸爲上品（以馬腸裝碎肉五味，長三尺餘，以筋束兩端，烤乾煮食），哈密現有哈薩五千餘戶，沿天山北麓搭帳放牧牛羊，係阿爾泰山，塔爾巴哈台，伊犁等處竄來者。因其性兇嗜刦，凡俄境之「俄哈」（生長蘇俄之哈薩族），現均被逐東竄，以致新省北境，時聞哈薩之劫案。餘如漢，回，蒙古等族，人數僅佔全縣人口百分之十許，風俗無甚可述，姑從略。

### （九）住哈日記

十月十六日，晚上七點半鐘到哈密，因着時已夜晚，韓掌櫃（我這一次是搭乘他的駱駝）留我在他的家裏住宿，又給我做了一些夜飯，他的二弟很聰明，年紀纔二十歲，他對我說「前幾天這裏時局很緊張，現在幸而平靜了，只是哈薩們常常刦掠商旅，殺死人，即是時局不打緊，我們也不敢趕上站（走古城子，吐魯番的話）」，韓家有兄弟五人，女婿二人，老掌櫃夫婦已經六十歲了，小孩子男的女的多得不可指數。大約韓家主人與幫工一起有三十餘人，

韓掌櫃信仰是穆罕默德教的，他一家雖然有這麼多的人，却也沒有些納罕與隔膜。

今夜睡在一個很潔淨的土炕上，炕上鋪着一條羊毛毯，潔白得發亮，別的，如棹椅窗戶等也很乾淨，穆教徒們的清潔，倒也可佩。

十月十七日，上午九點鐘，晉謁哈鎮區警備司令堯樂博士，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纏回，容貌很雄偉，頭腦很清晰，臉上堆着笑容，性情很和藹，他能說很流利的漢語，很會交際，他劈頭就說：「徐先生！黃龍崗的破屋子你該見到了吧，那是軍隊燒的，哈密街道上的鋪子那一家不是半開半掩，上月省裏要派隊伍來這裏駐防，不是我擋駕，實在是民衆擔負不起」。

「後來事情怎樣呢？」「沒有什麼的後來省軍遵令停止前進了，地方的事，地方來解決，我是這個地方的人，又是這個地方的官，當然要負責任，辦理這個地方應該做的事……況且我是電請辭職，督辦也不准許……」

臨辭，堯司令一定要我搬到司令部裏住，他說：「在韓家，起居不方便，這裏也沒有旅店」，我辭不却，只好答應了。

十月十八日，上午八時，堯司令派遣兩個副官來搬取行李，九時晉謁哈密區行政長劉應麟，他是一個白面書生，年紀三十五歲，他的相貌很像戲劇中的陳宮，兩道清秀的眉毛懸在

高闊的前額，長直的鼻子，小小的口，說話咬字很明晰，他說：「現在行政很感棘手，例如清丈地畝，設立小學，修築公路等施政計劃，也無法推進，原因是：這裏的民衆十九是纏回，辦一件事情，必須以纏民的福利做前題，纏民的智識很低，對於政府的設施，未免隔膜；堯司令當縣長的時候，很熱心地方事業，言語間，好像有不忍卒言的苦衷。」

十月十九日，移住司令部後，同居有馬先生，他曾跟馬仲英入新，到了奇台的時候，被任爲鎮西縣長，馬先生大腹便便，眉粗，八字短髭，見人輒大笑，他重復地向我敘述下列的話：「我的老母八十歲了，我的歸心如箭，戈壁老到（以言路程遠的話），……鎮西的民衆挽留我」，早餐後，馬先生拿着一封信稿，很客氣地叫我指正，信上寫的是，「金風颯颯，天氣冷了，想起了舅氏培養我的功勞，回顧自己做官的經過，真是白駒一樣，可嘆我富貴不久，去年六月間當了縣長，九月間就給當地的百姓監視了，今年秋間纔脫了羈束，偷跑到哈密來，舅父呀，我的老母風燭殘年，怎樣辦呢，我不知道幾時做了大官，報答你們呢……」馬先生食量過人，喜歡裝飾，他說：「馬仲英部下，像他那麼好的祀式，（俗語「人」的稱呼）不上十個」說罷了，又來一頓哈哈大笑。

十月二十日，下午三點鐘劉應麟招宴，席間說到法律問題，他是一個研究法律的人，他

認爲這裏法律很少收效的，即使判決一個案子，依據民法或是刑法裁判，往往覺得不妥當，這原因是：（一）民衆智識很低，自己犯了法也不知道，違律的事情，他們又那敢下意識地做出來呢，這樣，往往發現「過枉犯」，「冤情犯」。（二）縣長兼理司法也不適宜，法律也是專門社會科學之一，現在一般縣長，研究法律的有多少呢，叫一個沒有法律常識的縣長當司法官，對於案件的裁判，結果決不合於法理。根據上面兩個原因，要想法律收效。第一必須普及教育，訓練公民。次則，破除縣長兼理司法的成例。

席散後，我們又談了許多話，他向我述了一個「昔」城的故事，「他二十二年七月間守孚遠的時候，敵人投恐嚇信誘降，信尾有「攻克城池，鷄犬不留」的一句，他將這信唸給守城的軍民們聽，唸到「鷄犬不留」一句，語音特別着重，於是聽衆感動，決死守城的精神，頓刻興奮，敵攻九日不逞，城得以守」。衆志成城，困獸尙鬥，這是守土的人應該效法的。

九月二十一日，「在楊增新主新的時代，往來新疆的人，沒有省府或是駐京辦事處的護照，簡直不許通行，現在却方便多了，只要你是一個正式的商旅，沒有給阻擋入境的話，不過，新疆是西北的屏障，對於外人入境，當然應予檢查，一個國際的間諜，假扮商旅偵探地勢，軍事，妨碍我國防設計，當局是不能輕易放行的，拿鐵部派新勘公路的赫定博士來說吧

，假如他老人家不從事挖掘古物的話，踏勘一條公路，決不會費了這麼長久的時間，這麼多的經費。別的，例如外人挾帶違禁品攜帶攝影機，測量機的很多……這就難怪走不通路了」。這是當地交通界某先生的話，他是鎮西人，關於鎮西的狀況，他作下列的敘述：「鎮西居天山的北麓，距哈密約四百餘里，清雍正七年設撫民府，民國二年改縣，從前是入省的要道，據全省形勢的要點，城周七里，縣境東西長二百四十里，南北八十五里面積二萬另四百方里，東界松樹塘，西界蒲蘆海，南界天山，北界北海，全縣共有三千餘戶，皆漢民。人口約以一萬六千計，可耕地約佔全面積百分之三。沿天山南麓，水草豐美，適宜遊牧，南山松木參天，尤以黑溝一帶，森林更多。氣候很冷，六月降雪也是常見，城西一百里，有煤礦，產無烟煤，就地燒成嵐炭，每元可得三百斤。全縣年產羊毛約二十五萬斤，每百斤售省票四百兩（合洋一元），農產以麥子，青稞佔多數，今年大麥豐收，竟獲三十倍（播種一斗收三石），民衆嗜鴉片，平均每戶有煙燈一盞，男子蓄辮，女子纏足，文化閉塞，全縣收入年計牲畜省票二萬兩，特種稅十五萬兩，屠宰稅二萬五千兩，鹽稅二萬兩，善後（烟燈烟土）捐五萬兩，總計收入省票二十六萬五千兩。境內有頭二三等渠，灌地一萬八千餘畝，源出南山（天山）沙山子北流各村莊」云云。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鐘，司令部裏來了三個短衣青年，他們要求堯司令發給上省的護照，說是「做買賣的」，堯司令一邊派人檢查他們的貨物，一邊與他們攀談：

「你們的貨物有些什麼呢？」

「沒有什麼！我們是找事幹……」

「剛才你們不是說你們都是買賣人麼？」

「是的，因為司令很保護買賣人，所以我們這般說。」三個青年很規矩地立正說：

「哈，哈，好！好！好！」堯司令即時打發傳事兵，叫司書的寫了一張護照，他們——三個青年——接過護照很恭敬的鞠躬，告別！這個奇特的場合，使我起了異樣的感想。在先我們以為這三個青年太冒昧了，後來，纔知道他們年紀雖然很小，但是却能運用理智去克服目前的障礙。「啊，勇敢的青年們，當你們前進的時候，除了鼓動熱烈的情感勇往以外，有時還把腦子冷靜一下，使用理智，打開當前的障礙呢，這樣纔能達到你們的目的呵！」我不禁把麼自語。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點鐘，堯司令說：「徐先生，我常常這麼主張的，新疆各民族派民衆代表一人至二人，組織代表團，駐在中央，以備當軸諸公的諮詢，免得一方面說是中

央不願邊民，一方面說是邊民好亂成性，你以為對麼？」

「很對，很對，可是怎樣選舉民衆代表呢？」

「指定好了，我也算上一個……」他很輕便地給我答覆。

堯司令的說話很爽快，給人家印象是很好。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點鐘，與衣行冒拉副官，乘馬遊蘇巴什湖，出北門，走四里許，到達目的地。湖已涸了，有一座破爛的廟宇依着高阜豎着，那廟的跟前有一個月牙形的池泉，池中留着水，水裏長着豐美的水草，沿着池子的周岸，有許多樹根子埋伏在泥土裏，衣行冒拉副官說：「這座廟宇叫龍王廟，是清朝光緒年間明春將軍修製的，民國二十年給馬仲英燒的，從前樹木長得很大，風景也可觀，都給姓馬的砍去燒了，現在連根子也挖淨了」。蘇巴什湖痕跡還在呢，那給水沖過的沙波，那河道，都很顯然地流露着。「滄海桑田」倒叫人起了今昔的感慨，龍王廟的東北是飛機塢，航空的旗桿高聳在遼廣的塢中，飛揚拔扈的傲然飄昂着，在這荒漠的戈壁，這便是現在文明的標幟啊。

回來的時候，途經新城的北關，只見一堆一堆的瓦礫伏在屋基上，那半段的垣牆抹着濃黑色的烟薰，四旁接連着無數的荒塚，塚上插着木牌，隱約間可以看到木牌上寫的字跡是：

「○○師○○馬占彪之攻」。衣行冒拉說，這裏從初是哈密最繁盛的街市，也是二十年哈密事變的時候，給軍隊燒了的」。繁華市一變瓦礫場，可嘆可惜！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點鐘，訪問哈密縣長阿得力阿吉，阿縣長偕秘書王某接見，縣政府房舍破舊，左旁監獄牆垣圯缺，正廳設公堂，案上灰塵滿積，籤筒東倒西歪，狼藉不堪，阿縣長不諳漢語，由王秘書翻譯說：「我不是當縣長的人，但是堯司令知道我在這裏做了多年的買賣，情形比較熟悉些，所以要我當縣長」。記者問他近來審判些什麼案子？他的答覆是：「官司多的很，每天總有三個控告的稟帖子，有的說，某人前年借了他幾百兩省票，那時候票價每元兌一兩五錢，現在落到四百兩，債主硬要照前年的價值還給，負債人硬要照現在的價值歸還，兩造不放鬆，後來我給他們鬧得沒辦法去請示堯司令，他說：『他們的理由都有不對的地方，最好照前年今年的價值各還其半，那就公允了』。我便將堯司令的話說給兩造聽，他們都肯了。有的說：前年哈密事變跑了，今年回來時候東西都給鄰居某家偷去了。可是原告人並沒有證據，這樣的案子多得很，受理呢，審判不了，不受理呢，民衆說我當不了縣長。還有，最近四鄉農戶來縣請願，要豁免本年秋季的田糧，他們的訴呈說是春季下籽有限，收成不多，這麼大的案情，叫當縣長的怎樣擔當呢，況且收的田糧又不僅是我



自家享受，什麼司令部、郵政局……都得吃縣裏的倉糧。想來，祇好徵求大家的意見，結果，大家都不敢擔承，聽說是要呈請省府核准，方可辦理……」當縣長，真是麻煩，這幾天，我忙得愁得飯都吃不下去……」

告辭的時候，王秘書跟我送到大門外，他低聲地拉住我的手說：「徐先生，監獄員是不是一與縣長一般大，聽說是監獄屬於司法，也是獨立機關呢」，我給他的答覆是：「現在縣長兼司法，監獄員是司法審判官的屬員，應受縣長的命令」。他很驚訝的看了我一下，旋又笑着走了。

## (十) 一個波折的經過

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到哈密，住月餘，經數度交涉，始獲新省當局許可赴迪考察。在哈密領余盼省方汽車早日抵哈，得以搭乘省省。不料噩耗傳來，七角井、頭水溝一帶，哈薩出無常沒，殺人越貨，日凡數起，哈密商邦及西路驛戶，又告衰足。十一月十七日接省方來電，內容略謂：「東路未靖，暫行進圍……」記者一再同地方負責人疏通之一線希望，於是失望。不得已偕同行廢雅君裝東東返，以圖再進。遂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晨六時，由哈雇乘東返，

循郵路行，經黃龍崗，長流水，烟墩，苦水，河泉子，星星峽，大泉，紅柳園子，白墩子，以抵安西。全程計七百七十餘里，馬行六日，十一月三十日返抵安西。較乘駱駝快二倍，回顧蘊藏萬千，雄偉廣大之新疆，未及一觀究竟，慚愧無似。返安途中，熟思新疆乃我國一省，目前雖以種種關係，發生特殊阻碍，如喬裝間道入境遍遊各地，似屬可能，况記者本身處於第三者之地位，即使地方當局具有成見，當亦無任何衝突可言。且萬里長征，中途而返，私心終未釋然，遂決定繞道天山北路，再行西進，以完成此次旅新任務，爲後來者闢一徑，再四思維，於是遂又決定重振旗鼓，再西行入新。因當時無西上駝幫，喬裝商賈，仍雇哈密來騎西行，擬於到哈密東七十里之黃崗，繞道入南口，由鎮西直趨奇台。

十二月三日晨五時起程，朋儕知者甚少，唯廢雅送行，蓋恐朋儕勸阻，引起人情間一切麻煩，廢雅送至疏勒河彼岸始回。臨別，彼以設法使將來新聞界得能陸續赴新考察等語和托，記者頻頻點頭而已，瞻望前途茫茫，實未敢率爾斷言結果如何，此行旅伴僅馬夫鐵漢一人，彼係纏民，不懂漢語，途中寂寞較前尤甚，戈壁生活，記者已感習慣，亦未覺如何痛苦也。十二月五日晨七時，自大泉起程，是日氣候驟寒，陰霾滿天，朔風甚烈，俄而大雪紛飛，天地一色。鐵漢一馬當先，踏雪前行，天色茫茫，不分方向，幾迷途徑，傍晚始抵星星峽。

東二十里之駝草坡。鐵漢相顧曰：「噢！噢！噢！」並以手舉鞭，察其狀，似謂時候已晚，加鞭快行之意。於是策馬冒雪急行，入星星峽，馬行甚速，少頃，熱汗溼濡，毛澤皆濕，記者以全身運動激烈，雖極風沫雪，亦不覺寒冷矣。星星峽郵政代辦所王家烈君招宿，室小坑熱，體溫頓增。

十二月六日晨六時一刻，自星星峽起程，因腳乘疲乏，抵苦水已深夜，該處惟土屋一幢，郵差宿所也。時有二人先我投宿，郵差王某附記者耳語曰：「彼二人係最近燉煌劫案逃犯潛匿於此」。是夜祇得假寤。次晨，兩盜已逸去，檢查行裝，已失去皮靴，皮褲二物，嚴冬遺此，惟有連呼倒霉倒霉而已。

十二月九日行抵長流水，卡長吐呼魯買默阻止前進，彼謂：曾於十天內接到三次命令，嚴行禁止旅客入境，記者復婉言與之交涉，結果允須面謁堯司令後，始可東返，買默提招記者宿其家，歷十餘日之久，在彼家中，見買默提最近納一妾，其妻妬忌，經日爭吵，無片刻或已，默妻年三十許，雞皮臉容，絲髮斑白，一如老嫗，能操漢語，嘗謂記者曰：「我們纏頭髮三妻四妾，本來不算一回事，可是他娶了一個老洋鴿（俗語老婦人）叫人過意不去，徐先生，你想，我的女兒也有十五六歲了，還有兩個小娃娃，家務整天由我忙着，來了客人，

也是我招呼，我，我……爲什麼給人家做牛，做馬呢？……「買默提則謂：「纏民教條規定允許多妻制，彼娶兩妻是很平常的事，其妻無理取鬧，實予彼以莫大痛苦」云。鄰家婦女咸言默妻性情很壞，買默提常常受她的氣。

纏回結婚，禮節頗簡。一日，適逢胡索木提區長次女出閣佳期，約觀婚禮，記者欣然從之，蓋記者居一棵樹莊已十有餘日，村中婦孺視記者若家人弟兄，故不忌避，屆時人馬紛集，備極熱鬧，進門時，女家主婦手捧磁盆，盆中置紅茶一杯麪餅數枚，男女來賓各持餅少許，蘸茶而食，所謂「吃喜」是也。屋內分兩室，一爲新人室，新婦獨坐炕沿，旁人不得入。一爲賓客室，男女促膝席地，不分輩次。俄傾，賓主齊集舉行默禱禮，祈禱畢，主人以麪條，抓肉，抓飯等物款客，由年長德碩之阿衡司儀，並指定證婚人，至新娘室垂詢新娘出嫁之意見，新娘默諾，證婚人出告賓主，衆哄堂大笑，表示歡樂。狼吞虎嚥，如是開始，食物須臾而竟，繼作假郎舞，賓主共舞不分倫次，如哥妹，如叔嫂，如母子，如姑翁……皆可適常舞蹈，不以爲怪，至次是鷄鳴，女家賓客送新娘出閣，男家賓主遠迎屋外，引新娘入新郎室，遂成合卺，室外男女兩家賓客，共作混合舞，彩鼓弦音，悠揚遐邇，遠鄰近舍，磨集興樂，日上三竿，始盡興而散。纏回婚姻，不分血族，甥舅，姑姪，殆可配隅，翁媳亂婚，亦視尋

常。一棵樹纏回三十餘家，村中婦孺，老幼，幾接連襟，家族觀念薄弱，戚族間勃谿時聞，父子，母女，因細故爭吵，亦爲常事。

纏回習俗迥異，最奇者，有所謂「宰童」典禮，男孩五六歲至七八歲間，必須經過此種典禮，否則，認爲違背教例。一日，買獸提長子，引記者觀普洛阿衡所執行之「宰童」典禮，男孩名亞甫，年甫六齡，頭纏白布，形容憔悴，一如漢族孩童之種痘時期，據纏民云：「宰童」即割去孩童陰莖之包皮也，此項典禮所費約需三十元，爲纏族中喜慶禮節之一，蓋亦各族習俗之別開生面耳。

十二月十七日，經哈密樂堯樂博士司令允許，記者得以重行前進，晨五時離一棵樹，村中男女老幼圍送者凡三十餘人，有以沙棗，胡桃，葡萄乾等見餽，却之，慍然不樂，受之，則眉開目展，歡喜之色，露於言表。臨行，頻呼「再來；再來；」記者生平離別一地，朋輩握手道別，輒曰「再會」？果能再會？當難預料。今聆此「再來，再來」之離情曲，不禁憶及昔年別離故鄉，願早歸之情緒。十七日晚六時抵哈密，舊地重逢，分外生歡，哈密近日以新綏汽車通行，及添設保安局等機關，市面日趨繁盛。鎮番何，正德街一帶行人接踵，商業蓬勃，新張商舖達十餘家，較月前情形，繁榮多矣。次晨舊識頗怪記者之往返神速，街談巷議，幾以

爲談話資料，蓋新省素稱閉塞，東路年來陷於封鎖狀態，對外來旅客，如非商賈，不能通過，今哈地民衆見記者返而復來，必有事故也。

居哈一週，煞費苦心，幾經週折，始得省方允許赴迪之確息。嗣以等候迪化東來汽車，又留住哈密一月有餘，其間經過三個月節，實爲平生初遇。其一爲陽曆年，僅各機關舉行，放假誌慶。其次爲回曆年，各商店一律停業三天，回民宰羊烙餅，戶戶忙碌，乘馬賀年，不絕於途，大街耍街搭彩牌樓，日夜鼓角連天，歌舞昇平，哈密東教場，舉行賽馬，吊羊犄角等游藝，萬人空巷，頗極一時之盛。再次爲陰曆年節，儀式一如舊俗，大掛禮服，往來慶賀，惟以地方元氣未復，漢人尤感窮困，酒席酬酢，十不得一。

一月一日第七次新綏汽車六輛抵哈，載客貨十八件，郵包二件乘客有宋某等七人，據云：「自九一八事變，迄今四年，東北被難同胞流落京滬平津一帶者，無思百餘萬人，目前被難眷屬留居各地者，屢思西來，我人回觀新疆爲惟一出路，因二十一年東北自衛軍各部退新者爲數不少，我人祇好遠來，求一生路」云云。一月十五日第八次新綏汽車到哈，乘客有王某及西北被難眷屬十餘人，而省方汽車依然未有東來確期，新綏公司哈密分站貨積如山，客商焦灼萬分，或瞻首仰盼，或以電詢，交通困難，一至於斯。

二月一日，省方汽車始於衆目遠盼中跚跚來遲，計五輛，新省建設廳長高惜冰氏，亦乘此次來車轉道入京也。

二月二日上午九時，記者謁高惜冰氏於旅邸，據談：余（高自稱）此次晉京，係奉省務會議議決，派赴中央，報告新疆變亂經過及現在政治狀況，主要任務爲請示中央當局整理新省金融財政之具體辦法。新省財政困難，已陷山窮水盡之境，紙幣低落，影響社會金融，至爲重大，舉凡建設教育諸端，不惟無力推進，即現狀的維持，亦屬困難，新疆爲吾國西北屏障，當協助中央開發西北云云。

## （十一） 天山南路紀行

二月四日晚十二時上車赴哈，同行袁某等九人均於八時前，趨車站（公益和棧內）候車開行。以距開車時尙早，或坐，或臥，促膝閒談，古今雜事，語無倫次，注視烟燈（大烟燈），默默發怔，喜洋之氣，充盈眉宇。十二時啟行，沿鎮番街，出西珊門，至司令部門首，見堯司令單衣單衫，佇候道側，車過時，頰向車中人曰：「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其應酬人情，殷勤如此，非常人所能及也。回憶來哈離哈，以至重臨，今晚又告別離，不禁感慨系之。此

次開迪汽車，客車有蓬者一輛，充其量只可容客十六人，而西上男女乘客數達二十六人，於是一部份乘客，只得搭乘貨車，因蓬車官費搭客過多，其他客商即購票出價，亦無法入座，記者以居哈日久，亦以地主自居，讓蓬車位置與纏官阿不都拉，登車高臥，衣薄風烈，冷激肌骨，塞外旅行滋味，又作進一層的嘗試。車行甚速，身體震蕩，形如倒懸，塵灰隨車滾起，呼吸頓感迫切。九時抵三堡，候未到各車，停留四小時許，三堡有農戶百餘家，皆纏族，漢人僅充卡員兼電話生兩人，卡員留記者小憩，並欲歛鴉片烟，却之，彼意似不樂焉。記者婉言謝曰：「余素不吸大煙，此間獨君一人爲漢人，特備烟具，未免費事，貽笑於人耶？」「沒有什麼，纏頭不吸大煙，却喜吃麻煙，那絲，有時也來嘗我這個……」

晚七時到瞭墩，汽車電池燃盡，夜黑難行，宿。計行三百六十里，瞭墩一片荒涼，民房只剩斷牆圮窳，住戶僅纏民一家，郵差宿舍一所，均已爲先來者佔住，後來者皆就貨車頂蓬露宿。朔風凜冽，寒氣透骨，同行東北女眷四人，宿纏民家，鄧某等三人亦附鋪焉。記者平日待人以誠，今晚亦受厚遇，寓於纏家，得免餐風之苦，宿處門窗破壞，寒風尋隙而至，炕上臥伴，仍不禁抖擻寒慄。記者燃火煮茗衆起圍火坐談，竟夜絮絮不休，無倦意。亦不知身處嚴冬荒村之中，度宿寒夜矣。同患難困苦者易，共幸福享樂者難，一宿共居勝如同窗十年



，誠非虛語。

六日晨六時許，出發烟墩，道路平坦，車行甚速，下午三時半到七角井，計行二百四十華里。該處無住戶，駐有邊防軍一連，直轄於鄯善騎兵團，爲前李杜總領之東北自衛軍一部，士兵多係東北民衆，一正目見記者且喜且怨曰：「我們當兵的，那一個出於心願的呢，我本來是錦州的商人，眼看……快娶打進我們的家，那時候四面楚歌，趁火車入關嗎，到別一個縣份躲避一下嗎，談不到，沒奈何只好間道逃哈爾濱，投入李將軍部下，橫豎早晚活不成，就決心拚個你死我活，誰料打了兩仗，第一沒有後援，第二沒有給養，李將軍看看不是勢頭，就跟一千人退入俄境，纔知道這也是一條死路。一天只給三百格蘭姆的黑麵包吃，苟延殘喘，從西比利亞鐵道轉入新疆。在俄境的時候，我們天天盼望早一天回到祖國，不管是內蒙，新疆……只要回到中國的領土，就算萬幸，誰又能够想到今天漂泊到這塊不毛的戈壁灘上啊！」正目談至此，潑淚縱流，狀極悲慘，繼又拭淚咽嗚曰：「他媽哩巴子我想拚個命；偏生又陷到這個沙漠所在，先生，你看我們能回到東邊去嗎？」記者慰之曰：「東北已非我國所有矣！此荒涼的沙漠，乃發揚中華民族，收復失土之基本地也。汝其自勉，以瀕國恥」，語畢，正目含頷欣然曰：「是啊！是啊！」語下繼以苦笑。俄頃，哈夫人約晚膳，正目急

問曰：「是東邊來的家眷嗎？」答以「是！」正目驚喜之狀，畢現形相，一若彼之家眷亦有機會到沙漠上共度寒外生活之希望焉。繼又問同行何來，記者答以彼等亦屬無家可歸之人，正目聆言，以手抓腮，若有所思，旋又悟然曰：「如此說來，西北豈成了我們第二家鄉了嗎？啊！這塊地方，那裏比得上東北呢？這溜光溜光的山，一毛不長的戈壁灘，怎能養活那們多的東北人呢，拿我們的窮苦生活來說吧，一天二十兩省票菜金，不啻買一根韭一個蒜子，一天斤半麪，現在改爲一斤六兩了。團，營，連部，索興有時候還要打個折扣，這樣我們就連吃飽糖糰的可能也沒有了！」言下不勝唏噓。

七角井四方叢山聳立，峯巒插雲表，中有土城一座，即騎兵連部駐紮之所，右側院內有電報局辦事處，並有軍用電話一架，靈通消息，據連長談：「七角井一帶爲哈薩克族之巢穴，本連未駐防前，哈薩頗呈猖狂，殺人劫貨，無不施其兇焰，一月之間，劫案多至十數次，自本部（指騎兵連部）駐防以來，哈薩漸告斂跡，唯彼輩性嗜行劫，日前西鹽池（離七角井一百二十里）有脚夫二人爲哈薩所殺，並劫去駱駝兩隻，米心茶四箱，派兵緝拿，迄今未獲。蓋以此間山路崎嶇，士兵不識路徑，又限於馬匹，給養，草料之缺乏，對於搜捕，頗感棘手」。

七日晨六時自七角井出發，道路崎嶇，冗石如疊卵，車行顛簸異常，車夫係歸化俄人，性情暴戾，技術欠缺，車中乘客，益感顛簸之苦。未幾，同車某君頭部受傷，袁羅二君，亦重傷腰部，哈女士等四人，以座位較佔優勢，見袁君等確傷，譏笑之餘，安然自若，最毒婦人心，此語於此發現真諦矣。同車蔭毅等五人，亦以座位安固，幸告無恙，同舟共濟乎，同車傾軋乎？可嘆！可嘆！

下午四時汽車由顛簸中抵鄯善南關，該處市纏繁盛，纏民婦女設攤另販者，比比皆是。俄頃。抵鄯善城。今日計行三百四十里，城內房舍，經二十一年兵變，大多燒燬，斷牆破窳，痕跡斑斑，住戶三百餘家，漢人僅十餘家，回人三家，餘均纏族。市場聚集於北關，舖面房舍，頗稱完整，係新近建築者。各舖商品，係簡單之洋廣雜貨，瓜果煙土之類，城週約二里半許，駐防軍隊為邊防軍騎兵第二十九團直轄兩連，據團長張韶九氏云：「該團最近由伊犁訂購大批馬匹，不日可以到此，此間草料甚缺，喂馬草料，皆以麥麩代喂，該團現有騎兵五百餘名，馬三十餘匹，給養草料均由縣府支應，記者等抵此之日，適為春節，張團長為提倡士兵娛樂，融洽軍民感情起見，特舉行高撐遊藝，團部衙前塢上，朱紅黛綠，彩纓花牌，士兵分飾各種劇中角色，足登高撐，醜態百出，民衆剽觀，數達千人，纏族婦女亦濃裝艷服

，參雜其間，極盡遊藝之熱鬧。

晚，與團部張副官閒談，據云：此間風俗表面雖厚樸，實際甚為澆薄，如纏回教規則嚴若冰霜，纏女仍多操淫業者，俗曰上火坑子，無論生張熟魏，均可問津，彼之丈夫，輒裝聾作瞎，任其所為。記者問以是否要錢，張副官嗤然曰：「天下事非錢莫為，非錢不成，像我這樣的小白臉，上火坑子，也少不了要花上三百，五百兩銀子（指省票）這一向大家鬧着過春節，她們的買賣更是利市千倍，我爲了上澀子塲（賭塲）走幾趟輸了十萬多兩銀子，昨夜打算去翻個身，那淘氣的桂行政長帶着省裡的城防大隊，抓賭抓得很兇，李副官的金戒指也給搶去了一個。這們下去，我們再也沒有上火坑子的幸運了」。張副官說罷話，很很地繃了繃眉尖，看似很喪氣。

八日晨九時發部喜，沿火炎山行，路旁土壤深紅色，七十里過拴馬椿，山巔豎一木桿，遠望宛如浮圖，相傳唐太宗西征時，曾拴馬於此，十里勝金口。汽車沿山麓行，左倚危崖，右傍深淵，溪水激流，聲如春雷，暴風起時，滿天沙土，山谷迴聲，震撼耳鼓。入山峽，風稍息，蓋爲北山所蔽也。溪旁有農戶三五家，燒土磚爲業，纏民兩家，纏女滌衣溪邊，宛若西施浣紗河畔，旖旎聲光，艷麗無比，溪邊蘆葦叢生，菓木成林，葡萄嫩籐蜿蜒草棚，如萬

條盤結，自然風景，怡人心神。同車諸君，已忘處身危崖深淵之間矣。

下午五時抵吐魯番，計行二百四十里，車抵吐魯番，憩於舊城農林試驗場，吐番托（吐魯番，鄯善，托克遜）警備司令孫雨齋氏與同行蔭毅等有鄉誼，迎彼等宿司令部，記者偕袁君等三人，就食小館，食油餛二十枚，費銀一千二百兩（合洋一元二角）可謂奇價。旋登城垣漫步，城週約計三里，城外築有防禦工事，二十一年戰跡，至今歷歷如繪，城牆彈痕，斑點如蜂窩焉。每一城齒，堆積石塊甚多，大如碗面，小如鷄卵，似為當時守城者彈盡之表徵。城為土築，高五丈餘，厚約一丈二尺許，每隔百步建有城房，城角置火礮，為近擊利器，城門皆二重，二門外築半月形城牆，城外有矮牆，高八尺許，橫斷作八字狀，種種配置，頗有古城之風。城內民房甚毀，屋無整棟完壁，靠北有大院，圍牆高比城垣，似為民衆禦賊之建築，塞外民衆非強悍者不能自衛，亦且不能生存。新省民族複雜，弱肉強食，殆為過去歷代之普遍現象。吾儕念及邊民艱苦，深致感焉。下城時遇某副官於途，彼奉孫司令命，邀記者等往司令部一晤，於是相偕直趨司令部。記者等晤孫司令於會客室，彼首叩問國際，國內時事，次談及新疆邊防問題，彼謂：「吾輩軍人，守土有責，新疆界於英俄兩大之間，國防建設，邊區武備，更宜注意，惟目今我國處境艱難，一切尙談不到，新疆為我國一省分，困難

情形，亦當不致稍減，現本人以下官佐兵夫，皆具有堅苦鍛鍊，以少數兵力發揮較大效率之決心」。孫司令言詞懇切，如發誓願。

九日早八時發農林試驗場，三里新城（一名回城）市况繁盛，商舖毗連里許，綢緞莊多至十餘家，其他油雜舖，米店，規模之大，為沿途各地所罕見。店主多係纏回，較諸昨日所見之舊城，僅住戶三家，小舖兩家，相去何啻天壤。從此可見纏回地方勢力之健旺矣。市上商品，以葡萄，棗子，杏，瓜等乾菓為多，葡萄乾每斤售省票一百兩（合洋一角），甜瓜每個一百兩至四百兩，糧食計有麪粉，大米，小米，包谷，莞荳等數種，次麵粉每百斤七千兩，大米每斗（四十斤）五千兩，俄國花標每擔（合市尺二尺二寸）一百兩，青緞每擔一百六十兩，國貨細布每尺一百二十兩，遐邇集此營商，每日全市營業總額數在二百萬兩以上（約合國幣二千元）。新城街衢寬闊，為東路各縣唯一之大市集。

途中以汽車機件損壞，停留頭道河子，今日僅行九十里。該處無住戶，僅一纏商開設客店，草屋三間，鐵鍋一個，房中別無長物，晚餐以携帶乾糧已盡，客店又無米麪出售，衆感行將挨餓之恐慌。夜十二時，有投宿脚夫二人乘驢自東來此，馱有包谷麥粉一小袋，記者以一千二百兩代價購之，煮粥暖漿，頓覺溫飽，同行陳光喜女士取鹹菜一小罐，分以佐粥，行

旅獲此，如嘗珍味。未幾，有樵夫二人繼至，乞食余餠，店主拒絕之，樵夫暗出五十兩省票一紙，授與店主，始得稀粥一小碗，纏民貪財吝物，信然。

十日晨發頭道河子，預料今日可抵迪化，因汽車機件時壞，引擎屢見停發，傍晚始抵後溝。計行九十里，較馬車行程，猶見遜焉。車沿後溝北岸行，水流湍激，傍岸冰厚尺許，河面闊約丈餘，雖屆嚴冬，水流如故，南北兩岸，柏木參差，蔽蔽天宇，達坂壁立，山石嶙嶙，懷抱後溝，形如屏障。前年馬仲英部以五百人守此，省軍五千仰攻，歷時二旬，卒不得手，傷亡數達二千，可謂估地勢之險要矣。該處有店家一，店主爲回婦，貧售麵食，湯麵每碗售省票五十兩，記者等一行十三人，外有車夫，助理，學習及俄婦，皆囊空如洗，即一碗麵條之資，亦苦無所出，記者以行箱裝載前車，至是亦覺心餘力缺，最後，哈女士獨支省票二千兩，補回行之不敷，知趣的唸書人（同行多係教授，大學生之輩），咸以觀世音稱呼哈女士，伊則嬌嗔曰：「觀世音的救苦目標太廣泛了，我沒有這般大力作那們冠世的事情……」可謂謹矣。

十一日晨發後溝，以汽車引擎時壞，馬力不足，爲避免意外危險，未敢上達坂，而繞道八眼河，車渡八眼河時，山洪驟至，如萬馬奔騰，水入汽缸，引擎告止，車抵中流，幾爲冲

覆，無奈下車涉水過河，冬水冰骨，全身抖擻，如臨北極，攀山越嶺，踏荆棘，過冰橋，直趨達板城，擬雇車馬出汽車於危境，回顧同行諸君，仍躑躅山徑，踽踽而行，想來伊們，當無法脫離水中之囚車矣。十五里至消費稅分卡，涉水凡三次，水深及腰，兩腿受強度寒冷刺激，凍如僵尸。再行十里至達板城，向保安局派出所借馬五匹，雇農民八人，往救汽車出水，而不幸的遭際，已於記者等至達板城之時發生矣。

記者等離八眼河時，曾囑車中人稍候待緩，旋以山洪續至，水勢漸漲，某君恐全車覆沒，不避本身危險，負哈女士等出車，涉水中流，忽為沖倒，幸河水深僅及頸，未遭滅頂，但已飽受虛驚矣。第記者等馬到，彼輩坐候道旁，情形極為狼狽，以二十世紀交通利器之汽車馳行於我國西北荒漠，其效用如此如此而已。

衆次第上馬向達板城行，陳光熹女士一馬當先，雄糾糾，氣昂昂，頗有巾幗之風，東北女子較諸弱不禁風之東南阿儂，矯健多矣。陳女士吉林籍，父為當地紳商，一閨閣嬌女也。東北事變後，飄泊南北各省凡三年，由吉林轉入俄境出海參威至上海，寄身於被難人民眷屬招待處。最近以該處結束，遣散原籍，彼等分道揚鑠，或流離他鄉，或就業海上，伊以所夫現任新省邊防督署參謀之職，乃束裝就道，於旅費拮据中，輾轉至此，萬里尋夫不讓古烈女



專美史乘，挽救社會風氣，不無影響，如陳女士者，亦云難矣。到達板城，就憇長陞店，電報局辦事員報告，省汽車局已聞訊派車來迎，記者等心稍安定，晚餐時，互談今日遭際，惴然生懼。食畢，惟不見同行董君一人，記者知戈壁易於迷路，迺折身上騎，循來徑，尋覓董君，時夕陽西沉，馬速風緊，天暗氣陰，情景淒涼，視力所及，只見朦朧白霧瀰漫，黝黝山空一色，重上達板山，董君蹤跡仍無所見，不得已而轉回至宿店，已四更時分矣。店主語記者等謂：此間山路曲折，野獸甚多，夜間行人裹足。記者因擔憂董君，不敢假寐。夜十二時，董君自外入，甫進門，大呼「倒霉！倒霉！」慰問之下，方知彼因走達板城必須過達板山之印象甚深，未遑顧及汽車已繞道，越達板山涉八眼河矣，過河時董君即叩行人上達板山之路，行人指以向東北之路徑行，因之誤走後溝，又於該處雇驢返此，腳費三千兩，同行諸君，皆譏誚之，彼尙指畫口說，達板如何險要，山徑如何曲折，津津有味，未見倦意，豪爽情緒，十足表現。

十二日晨八時換乘貨車，發達板城，九十里羊腸溝，山徑曲折，水渠四流，氣候特寒，冷風刮來，呵氣成冰，此時氣候雖冷，同車諸君似無所覺，各人表情，頗見分歧，一列車之中，每人神經系統之作用，苟能加以分析，當可發現——前途。即來之環境？樂觀？悲觀？

家庭生活？職業？是？否？種種問題，迴觀同車者之容態，或作苦笑，或作窮思枯慮之狀，隨時象徵着中國人思想的雜亂與人生觀的薄弱。

午後一時，抵迪化市，車進南關，沿途只見洋樓廣廈，整然屹立，市招最注目者爲「蘇聯對於新疆貿易公司」十六字，白塔紅字，明耀奪目，入南門，低簷矮屋，情形較遜南關多矣。車停北門汽車總局，自哈密至迪化俗稱十八站，計程一千零八十華里，但按汽車里數表統計，僅七百四十公里。記者至此，不覺歡欣無似，半年來日夜奔馳冒險，歷盡風塵冰霜之滋味，惟希求達此目的地，今竟如願，快樂奚似。

## (十二) 迪化巡禮

迪化——這個西陲省會的城市，居然與我見面了。我睜大着眼睛，下意識地端詳着這位陌生的朋友——新疆的省城迪化，的是怎樣一付肖像。

城是伏居在一個大盆地的中央，天山的支脈（俗稱南山梁）綿延在東邊，正南對着游牧山，城西傍着紅山咀子，北邊靠着博克達山，遠看去好似一個螞蟻墊伏在鍋底，馴善地靜悄悄地動也不動。城牆見高約莫有十丈光景，闊度也有一丈二尺許，那半月形的護城，南北城

關，週綠的城河，這一切的建築，純粹象徵着這是一座古城，無疑地它代表着古時代軍事建築的雄偉。

從前這裏有兩座城，一座是滿城，在現今的省城西郊，紅山咀的山麓，如今破城的痕跡，還遺留在那塊荒地上。漢城（就是現在的省城），週圍大約有十里，四面開着七扇城門（只有正北開着一扇門），離城西北角一里地，有一座豎立在土崗上的砲台。從前左宗棠入新的時候，攻迪化的一支軍隊，在那兒架砲攻城，只開了一砲，城裏的守兵都棄城逃跑了。迪化於是克復，所以後人稱它爲一砲成功。相傳到現在，兵家還引爲忌諱哩！

城內住戶人口據迪化市政府最近的統計是：三五〇〇餘戶，二二〇〇〇餘人（流動性的市民尚不在計），商戶五八〇餘家。以天津人佔多數，其次爲山西，綏遠，甘肅，陝西。再次爲纏商，歸化俄人，鞑靼，通古斯。住戶二九〇〇餘家，陝甘籍一一〇〇家，大多數是公務員與軍人。湖南籍七二〇餘家，公務員，農人各佔半數，東北各省籍九〇〇餘家，大多數是軍人，晉綏平津各籍三〇〇餘家，大多數是商人。江浙，贛皖各省籍四〇餘家，大多數爲公務員，其中以郵電交通職業者佔十之七八，雲貴川各省籍八〇餘家，公務員，工人各佔半數，尤以縫工居多。纏回五〇〇餘家，業商者居多，屠宰業者佔十之六七，公務員佔十分

之二。歸化俄人八〇餘家，韃靼二〇餘家，通古斯安集延各五家，蒙滿各二〇餘家，以商人佔多數，蒙滿二族，皆王公後裔，似類貴族。歸化族多係軍人通古斯安集延韃靼則多爲鉅商。

這麼多的雜色人種，雜居在一個地方，他們間的生活習慣，俗尚信仰，思想行爲……是不是一樣？不消說，相差不可以道里計。這樣，在這一城市裏面，會發現各種不同的組織，畸形現象，異樣的色彩，五花八門，包羅萬象的特徵。

南關是商業薈萃的地方，主要的商場在洋行街，那兒是批發所，整批整批的商品，由城裏的小商人盤去，轉買給市民，每天早晨，我們可以看到城裏的小商人（多數是天津人），忙着忙着跑貨，他們前一天先到城裏各家百貨店打聽，需要添些什麼貨品，第二天老早就出城跑街（指洋行街），他們的特殊能力是會說纏頭話，而且各幫商情也很熟識。

這些人種裏面可分兩種性質，一種是將洋行街批發商號的貨品，搬到城裏自己商店裏門市的自銷者；一種是居間媒介的掮客。自銷商憑着一個紙摺子，打發夥子到洋行街搬貨便是，掮客爲了願他自己的紅利，忙着兜圈子，有時候製造金融謠言，有時候捉弄市價，務須達到獲利爲目的。所以洋行街的大商行（如蘇聯對於新疆貿易公司），（裕新土產公司）都杜絕掮客的鑽營，只誠懇歡迎自銷商的光臨。洋行街共有大商號七十餘家。俄商佔半數，餘爲經

商，韃靼，通古斯，安集延，各商號營業項目，大致相同，主要商品爲綢，布，皮毛，日用品，五金，百貨等。貨物大多爲蘇聯五年計劃成功後第一期之輕工業出品，貿易主匯劃兌貨，很少作現金交易，洋行街各商號多係西式建築，兼有貨棧。街道闊約一丈五尺餘，沿街植樹，貨棧毗連，像是上海的楊樹浦路。這麼多的貨棧裏的貨品，到那裏去銷售呢？有的，城裏，外縣，城裏的南大街，西大街，北大街，都是間接推銷洋行街貨棧的場所。上面三條街上的商店，都是平津晉綏各幫商人開的，幾年前從口裏發去的貨品，如今都已「束諸高閣」，「無人問津」了。現在門市專拿俄貨來應付，因爲俄貨價賤，容易脫售，國貨價高，市民沒有購買力的緣故。他們只好硬起頭皮，暫時將國貨存貯，多銷些俄貨來維持商店的生命。寫到這裏，我記得有一天，一個朋友打算做一件夾袍，他約我到德興合（南大街）綢緞舖買材料，很普通的毛葛要價一千二百兩一尺（合洋七角五分），後來到一家專賣俄貨的商店裏選一種貨真質原的毛呢呢，只要五百兩一擋（合兩市尺），那個朋友是富少將顧問的，他每月的薪水是三萬五千兩（合洋二十七元），他限於購買力，只得購買比較價低的俄貨，這是迪化市社會情形的一面。轉過來，另一面的情態開展了，同鄉，地域觀念。西出陽關，同省即親，「口裏來的同鄉」，「這裏有沒有我們的同鄉」……。三江會館，四川會館，直魯豫會館，兩湖

會館……，晉綏幫，陝甘幫，兩湖幫，滇黔，川幫……。散星一般的組織，站在地域的觀點上，在範圍以內相互助，範圍以外相暗鬥，爭政治地位，爭商業利益，爭飯吃，爭……。前幾年因為迪化市的生活程度很底，一天賺上三五個油布票（每票當值現銀二錢五分），也可維持一家的生活。這時候，什麼都漲了價，省票的低落與物價的高漲，成了一個反比例。這樣，從來在新疆看不到的生活的競爭，這時候已經揭開他那猙獰的面孔了。

「七七」（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政變之後，樊耀南刺殺楊增新，於是兩湖（湖南湖北）的官僚大受影響，金樹仁登台，即認他們兩湖人是反動份子，次第撲滅，生死予奪，同時楊增新的同鄉們也就永不抬頭了。這些演變，幾乎成了循環的因果律，當着某一種勢力抬頭的時候，別省的人是不敢說話的，他們敢怒不敢言，生怕踏那「偶語棄市」的無枉之災，於是大家死沉沉的桎梏着潛伏的忌妒心。他如纏回在迪化過去雖則沒有什麼政治地位，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仍舊是穩固，他們的經濟，也是絕對獨立的。至於傳統宗教的信仰，更是纏回團體最有力的維繫。

在迪化市的南關，這個全市繁榮所在的區域，我們可以看出鐘樓屋頂緊着半月架，那便是回教禮拜寺的標幟。每日上午五時，下午三時，我們可以聽到從鐘樓上發出來鏗鏘的叫聲

！「安拉乎……安拉乎……」這幾個字音，常常會刺激你的耳膜，使你感覺到回教宗教的威嚴和偉大。迪化的前輩先生，最怕的是回教徒，他們常常說：「楊增新治新十七年，得能相安無事，皆出於善與纏回籠絡情感有方，到了金樹仁的時候，纏回因受金部屬之壓迫，時起變亂，如今纏回又抬頭了，想來總可相安一時吧」！他們的話，雖是老生常談，可是社會上象微着的情形，確是這般的。最近，纏回最喜歡喊的口號是——「擁護保障人民工商農業自由發展的新政府」！「擁護爲民衆謀利益的新政府」！可見纏回文化水準雖然比較落後，但是他們爲了……維持現有經濟地位，希冀民族生存的延續，始終是不懈的抱着現實主義。譬如屠宰也是迪化的主要商業，可是只有回教徒可以執行，譬如各族王公的采邑，只准纏民開種，這些都是表現着纏回封建經濟勢力的穩固，而不可有與相衝突的。如果直接與纏回的經濟勢力發生了衝突，那就要發生變亂了，現在他們也有社會的組織了，例如文化促進會，民衆聯合會，看似很簡單的組織，但是他們的勢力，都遠駕乎各省在迪化會館之上。

此外在迪化市社會上佔有相當地位的，便算是歸化俄人，這是「四一二」政變以後的情形。他們的領袖別也迭夫，因了參戰，擢陞爲南路總指揮，於是從前給一般視爲流氓的白俄，如今大家都另眼看他了。他們都是軍人，也有些手藝人，現在他們當公務員的都按盧布結算

，從前他們失業的人數很多，如今都有正當的職業了，因為他們的智能比較別的人民高些，也有不少的技术人材，所以政府也樂予任用。歸化俄人，都聚居在南關，那兒也有一個歸化中小學校，學生大約有二百餘人，他們的思想很落後，現在多數還在記念着帝俄時代的榮華之夢。他們並沒有什麼組織，過去也會屢次發現自相傾軋的事，所以在社會服務效率上，不會有一貫的成績表現。有時候那些能為社會作些事業的人，也往往埋沒下去了，這不僅歸化俄人是這樣顯然的，一個人種複雜，良莠不齊的社會裏，逾越常軌的事與畸形的現象，所在多見，這裏不勝枚舉了。

迪化市民運動也有相當的組織了，反帝會，民衆聯合會，婦女協會……都是新近組織的民運團體。反帝會在省垣方面，已經增設了十二個分會，每個分會的會員至少一百二十人，至多三百人，會員多數是各機關的職員，學校的學生。內部的組織，約分青年，婦女，兒童，組織，宣傳等組。分會直轄於總會，總會最高組織為委員會，現任委員都是最高軍政教育機關的領袖。委員長何語竹，為新疆學院的現任院長。民衆聯合會是各族民衆的組織，內部包括任何職業者，也是委員制，總會委員長達義爾，是纏族中的智識份子，握有迪化纏回最大的權威，分會正在推行成立中。婦女協會的委員長是邱毓芳（盛世才夫人），他是一個精明



幹練，熱心社會事業者的人，三年前她跟盛世才到新疆辦教育，那時盛當督署參謀，她便在女子學校充任校長兼教員，除了擴充女子學校的班數名額外，並增設簡易師範班，現在畢業的學生也有兩班了。她現在當上督辦夫人了，但是她仍舊本着數年來辦教育的精神，從事婦女的教育。負着迪化婦女運動的婦女協會也是她一人主持的，幫她做事的人雖也不少，但是那些人辦事的能力太差，除了寫寫鋼板，油印東西以外，再也不會做什麼。婦女協會成立之後，邱女士登高一呼，萬衆響應，於是婦女解放，婚姻自由，經濟獨立，取締多妻蓄婢制；等。婦運口號，瀾漫迪市，離婚案件，層出無窮，婢妾投奔該會者，日必數起。於是邱女士又忙着籌設婦女救濟部，竟然給法院縣府下條諭「注意女權」，「援助解放」種種工作，她的熱心婦運，一方面固得到婦女大眾的擁護，一方面却要受到男子大眾的攻擊。那些握有司法行政權的縣長院長，多數是擁有婢妾的官僚，在表面上他們對婦女協會是恭維，表示敬佩，在骨子裏，只要有機會，他們就來破壞婦運，拮制家庭婦女的社會活動，同時因為迪市婦女的智識水準過低，對於新舊社會的遞嬗，婦女解放的意義，往往因了領會不清楚，鬧出了許多笑話。

記得有一天，記者應督辦夫人邱女士的約請，到婦協會女子救濟部參觀，婦女救濟部附

設滿城，（不過是從前滿人聚居的地方），婦女協會的左側，女子學校的對面。十餘間平房粉刷得也很整潔；裏面分教室，工場，食堂，休息室等部。該所主任劉桂芬女士引導我們去參觀的三個人，（一個是常常在一起的某顧問，一個是邱夫人），按次參觀，那些纔從舊家庭牢籠裏解放出來的婦女們，重新又轉入這個社會的牢籠了，她們見了邱夫人，好像看見慈祥的保姆，在微笑裏表示敬意。但是等到邱夫人過去了，又沉下悲苦的臉容，這些現象很奇怪，我就注意了，臨行的時候，我在劉女士的面前，很讚揚她的管理得法，她只說了一聲「太差了……」就低下頭去表示羞愧。邱夫人說：「你做著人家的保姆了，怎麼還裝着閨閣小姐的模樣兒幹麼呀？」劉女士越發難爲情了。

隔了幾天，我爲了要解決前天的懷疑，又跑了一趟婦女救濟部，所得的結果是：「……舌頭跟齒也有相碰的時候，何況整日價在一起的夫婦？自然也難免發生勃鬪」。「口裏的婦女講文明，我們口外的婦女就不能講文明了，我們十個九個不識字，人情方面，雖則受過家教，法律方面那就全然不知了」……：「邱夫人是一片熱心，她愛惜我們婦女，費了許多心血，替我們解放，我們自家却不爭氣，爲了細故，今天要離婚，明天對簿公堂，一入公門（婦女協會救濟部），又喊冤叫苦，鬧得夫人頭暈腦漲，害了一場神經衰弱的病症，這們子下

去，我們迪化的婦女解放得了嗎？」……「……其實，她們又那裏知道離婚是怎麼一回事呢？從前我們在家裏的時候，時常聽父親對我們講那三從四德的道理，那才適合我們口外的婦女身份哩；至於改變我們婦女的章程，那必須先叫我們識字才對……」……前天兵工廠裏有一個工人的妻子，跑到這裏來喊冤，要求救濟部收留她，後來給她收下，編入縫工班，她又受不了寂寞，吃不了苦，鬧着要回家，夫人當面訓了她一頓，她只哭着要丈夫……」……從管理員們與工場裏女工們的口裏，我們聽到了這許多話，於是記者前天的疑團，纔霍然憬悟了。要解放迪化的婦女，還得先從普及婦女教育，提高婦女智識做起。這是很顯明的道理！

一個社會的上層建設是容易看到的，至於下層的黑暗的一面，就不易捉摸了。在迪化，廟會還是很盛行着，廢曆的三月初三日是城隍廟會，四月初八日是紅山咀子的虎頭峯廟會，迪化的天津人，最喜歡鬧這一套把戲，當廟首的拉攏幾個頭家，印發紅帖子，捐香資，挨戶收取，多則一萬兩，少則五百兩，至少也要捐五十兩香資。捐的錢，用途是燒香，演戲敬神，請道士誦經供佛，一切迷信的舉動，在迪化應有盡有。廟會之日，廟前車水馬龍，遊衆沓雜，廟中香烟纏繞，目不能張，紅男綠女，社會不良習俗，在廟會裏都上場了。

迪化風俗澆薄，女子虛榮心重，男子亦多越逾倫理，如男子年屆花甲，也有犯重婚罪的，寡婦再醮也視爲尋常的事情。現在離婚的風氣很盛，但是很少有法律上的根據；大多數不是因了男人官小職微，買賣慘淡，面貌不揚，便是嫌自己生活的享受不够，而且他們大多是癡君子，貪吃懶做，不事生產，所以對於「廉恥」二字，素不講究。不肖無賴，遂藉若輩，據爲利藪，此外有所謂蒙古包者，即纏回暗娼之變相組織，有所謂絆牛子者，即其夫所入不足以贍養家室，遣使妻妾作賤業勾當，或因妻妾水性楊花，不守婦道，其夫懦弱，任伊招蜂引蝶的，以致這些陋俗是非常普遍。

迪化附近名勝的地方很多，其中最優異的是水磨溝，溝在迪市東北十里，從迪化城裏乘馬到那裏，只消半小時，溝的兩側，山巒突起，奇峯壁立，泉水從山腳下的蘆草洞裏流出來，向着溝裏面灌溉，千萬個蘆草洞裏的泉水，灌入溝中，溝水驟見滔滔湧湧，尤如萬馬奔騰。兩岸樹木參差，北岸樹蔭深處有亭榭樓廊，朱牆綠棟，橫額豎聯，題詞玲瓏，美不勝收。○兩近水磨，跨溝蘆舍，水音磨聲，相與節奏。鳥語花香，悅人心神。西北三百步，有溫泉，依山房屋數幢，白墻黑瓦，窗嵌玻璃，泉砌石岸，入室下池，溫泉柔潤，不沾肌膚。浴後，心怡神爽，非尋常溫泉所能相較。南京湯山，西京華清池之外，水磨溝可鼎足而三也。

其次爲楊家祠（一名同樂公園，現稱迪化市立第一公園），祠在迪市西南一里許，傍烏魯木齊河，由城至祠步行約二十分鐘，出西門過單寧橋（俗稱西大橋）即達。從前是一片草湖，土人稱爲海子池，楊增新主政，自建生祠，並鑄銅像，定名曰「楊家祠」。園中蒼柳，高蔽天日，大可十圍，烏河支流，分灌林間，綠草如茵，景色幽暢，祠係古宮殿之建築，富麗堂皇，不亞北平故宮，惟規模較小耳。祠前立楊氏銅像，高可五丈，位於八角亭中，四圍環以鐵檻，銅像背側三面，叙楊氏生前德政。正面有聯曰：「於邊城創偉大事業北依鑑湖南依傳嶽，在近晚覓英雄色相前有湘水後有滇池」。又一聯曰：「羨綠柳成圍萬里來遊覘勝觀，瞻黃金鑄像千秋佳話踵貴賢」。祠後有鑑湖，湖水澄澈，中置小亭，岸然孤立，遊艇數艘，徜徉湖心，別饒情趣。夏日遊人，如過江之鯽，流連忘返，信有然矣。

此外，有紅山咀（俗名虎頭峯）。出迪城，北行三里，即至其地。山傍烏魯木齊河，奇峯高聳若十百浮圖連接，怪石嵯峨，劍若千仞，石爲紅赭色，山高二百丈，登臨遠瞻，迪市在望。長河蜿蜒，平野無垠，山顛有塔，遙對遊牧山浮圖，相與和諧。山廟於二十二年回亂所毀，破廟殘像，破痕極多，至今只可令人憑弔耳。

中·新疆最近狀況概述

## (十三) 近年來新疆政權的遞嬗

近代新疆政治的沿革，約可分爲三期，其一，即鼎革以來至民國十七年「七七」政變之楊增新主政時期。其次，爲民國十七年「七七」政變之後，以至二十二「四一二」政變之金樹仁督新時期。其三；爲自民國二十二年「四一二」政變以迄現在之新政府時期。楊金時期，新疆政治演變狀態，已成過去史料，茲不多述。今吾人欲知其詳者，厥爲民二十二年「四一二」政變之後，新疆政治形態與夫晚近新疆政治之工作是也。爰就記者旅新考察採聞所得，首爲敘述焉。

新疆「四一二」政治革命之發動，有內外兩因在焉，（一）內因——民國十七年「七七」政變爆發，當時主張政治改革最烈者，首推樊耀南氏，附和者有劉傑三，呂葆如，張雄先等。彼等深感楊增新獨裁炎威之可畏，愚民政策之非是，爰於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刺楊氏於新疆法政學院。事先，民政廳長金樹仁，亦屬參與份子之一也。事後：樊派呂葆如與金協商安定期時局方針，金態度突變，拘殺呂葆如，痛訴樊耀南等謀刺楊增新之罪狀，一方籠絡甘籍軍人，以爲自己勢力之憑藉。時羣龍無首，省府僚屬見樊勢非金所敵，紛紛傾向金氏，並組織

特別法庭，派外交特派員陳繼善兼辦刺楊兇手。樊耀南即於「七七」傍晚，判處死刑於迪化，餘黨驚服。衆舉宿儒楊霞飛爲臨時主席，楊知事不可爲，婉辭，金樹仁聯合私黨電國民政府謂：「樊耀南假帝制爲北洋遺孽，刺殺楊增新」。中央即任命金樹仁代理新疆省政府主席職，樊死後，同黨陶明越，張馨，趙次朋，牟如同等，久思報復，苦無機緣。至二十二年二月間，迪化南山股匪馬全祿等受馬仲英指使，進攻省垣，當時金氏之五弟金樹信任軍事處長，省城駐軍僅一團，團長爲金之馬弁崔昭琪，彼等以土匪圍城甚急，乃強迫徵兵，全城商民，悉數充作防禦守城兵丁，於是省城騷擾，人人動亂，陶等以時機已熟，暗約東北義勇軍鄭潤成部，歸化軍巴品古特，莫托洛夫等起事。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午後一時，歸化軍六百餘人，接受密約，由省垣南關進圍督辦公署，繳守衛械，有抵抗者，歸化軍愾然曰：「汝輩王官不好，吾儕與汝舉一好主官……」守衛聞言風散。金聞耗逃一區公安局避禍。翌日，省府召集臨時大會，到朱瑞犀，陶明越，張馨，劉文龍，丘大亨，鄭潤成，陳中，李笑天，巴品古特，別也迭夫等數十人。議決舉劉文龍爲臨時省府主席，鄭潤成爲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所謂「四一二」革命成功而誕生之新政府，由來即此。劉受任後，函金樹仁交卸省府印鑑，以保全其生命財產爲交換條件。時金



之親信楊振中指揮軍隊剿匪南山，聞變率部回省垣，圍攻省城三日，歸化軍以人數較少，城將不守，劉厚金聘鄭潤成部出擊，鄭出兵五連，夜襲楊軍，楊部撤退，駐紮城外紅山咀子一帶。金夜逃楊營，楊主再戰，金則無心戀戰，乃走吉昌，塔城，轉道入京。金去後，劉文龍爲連絡東路剿匪指揮盛世才起見。命省黨部特派員白毓秀往聘，勸參加「四一二」革命，白至中途爲金樹仁部屬殺。盛聞訊，率所部二千餘人，過返省垣，駐兵「一砲成功」。四月二十日省府開第二次臨時大會，議決：改舉盛世才爲新疆臨時督辦，劉文龍爲臨時主席，以大會名義，電請中央正式任命。此「四一二」政變內在原因及經過情形也。(二)外因——民國二十年春間哈密民變猝起，初是，省府實行改土歸流，擬於哈密另設宜吾，宜禾兩縣，組織清丈隊，實行丈量地畝，計戶授田。惟因所用非人，將蘆毛湖纏民耕地劃歸甘籍漢民耕種，同時小鋪駐軍侮辱送草纏民，土葫蘆卡長張某強娶纏女，均於是時發生。

纏民以受此種種非分壓迫之刺激，羣起反叛。初則尙畏官兵，紛紛竄入天山八大石一帶，繼以小舖方面蘇胡木都爾嘎一夕以十人繳駐軍一連之槍械，知官兵不足畏，呼應而起，數達五千人，和加尼牙孜，堯樂博士，皆當時叛變之主要部份子也。省方以哈變擴大，加派大軍剿辦，卒以山路不熟，纏民散聚無常，而受重創。至是年秋間，金樹仁遴選盛世才爲東路

剿匪總指揮，轉戰月餘，哈密纏民，始紛紛受撫。因此，纏民恨金更甚，屢思再亂。適肅州馬仲英部受環境威脅，久思染指新省，哈密纏回與馬因同教關係，亦樂與馬部互通聲氣，二十二年馬部大舉入新，實與哈密纏回有連繫性。「四一二」政變，哈密事件即有力之外因，亦即金氏踢台之致命傷也。一言以蔽之，「四一二」政變，原來對於新省政治改革，無甚意義，不過一般失意政客假哈密民變，利用東北退新義勇軍及歸化軍人，攫取政權之私鬥暗爭之表現而已。新政府組織成立二週年來，其間又有哈密二次事變，焉耆行政長楊夢周倡導人民革命，迪化留美派密謀倒盛等政治暗潮之醞釀，所幸皆成曇花一現。

倒金運動（即所謂四一二政治革命），盛世才氏，事先並未預聞，迨金走後，始入柄新政，兼掌軍權。盛氏鑒於既往，深知整飭新政，必須澈底澄清內部，方可措施。於是舉凡參加政治活動之主要人物，亦次第爲盛氏所剪除矣。政治變革，固有其必然性，新疆歷次事變，不論好歹，皆有其客觀原由，非偶然也。惟從事改革政治者，必須本身宗旨純正，團體組織健全，一旦掌握政權，更須確立立場，勵精圖治，體念時艱，埋頭苦幹，如此一方可仰中央之信賴，一方可得民衆之信仰，則無患反動派之陰謀不軌，且亦無由其借端矣。近年新省內部，一再醞釀變化，率獲平靖無事，新政府更當慎自勗勉也。

## (十四) 新疆行政概述

新省民族錯綜，素有難治之稱，曩日楊增新氏主新時期，凡事獨斷獨行，省府以下雖有各廳之組織，皆係有名無實。迨金氏樹仁主新，深居簡出，軍政一任私黨之操縱，其他機關，鮮能獨立行政，如建教各廳，亦唯掛牌支薪，間或舉辦一二公事而已。至各縣行政，舊分九道，即迪化，哈密，伊犁，阿克蘇，喀什，和闐，塔城，阿山，焉耆是也。每道直轄縣份不等。不論道台縣官，其任務不外收田賦糧稅，類似經徵機關，舉凡建設，教育諸端，初無成績可言，亦爲楊金二氏，所不願舉辦者。故楊氏治新十有七年，金氏主新五載之久，新省政治雖稍具規模，而其行政效率，則不多觀。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新疆政變之後，新省府即行改組，除原有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四廳外，特取銷軍務廳，增設農礦廳，合爲五廳。翌年軍事平定，和平統一局面稍奠基礎，省府即着手更改政治組織，劃分事權，以昭政府整飭政治之決心。

省垣方面除上列五廳外，又次第增設禁烟委員會，財政監察委員會，屯墾委員會，設計委員會，審計處，財政委員會，以上六個機關，皆直隸於省政府，每處設委員長或處長一人

，副委員長或副處長二人，委員若干人。每處分若干科，科以下設若干股，股設股員若干名，每處工作人員約在三十人至一百二十人，每月經費數額約在一百萬至五萬萬兩（省票），合國幣一千至五千元。茲將上列各機關行政現狀略述如次：

（一）禁烟委員會——該會主要工作為禁止吸種或販賣鴉片，已吸者限三期戒絕，戒吸期內不收燈捐等項寓禁於徵之稅捐，但以各縣交通阻塞，二十三年九月份發出指令，至今未見復文者，比比皆是。公務人員戒吸鴉片，事在必行，本年上半年曾舉行公務人員驗血兩次，結果雖經調驗，亦少戒除，其原因則以公務人員待遇甚低，省票跌價，一經開除，尚可進關或作自由職業，而現任公務員十九皆為癮君子，如政府嚴行禁烟，開除烟犯，則無法補充缺額，影響政治工作至鉅且大。現任禁烟委員會委員長魯繩伯氏，以省府委員兼任此職。

（二）財政監察委員會——該會為監理稅收，審查各機關經常，臨時，特別費支出之專門機關。該會委員約二十餘人，分若干組，每組設組員三人至五人，分監理，審查兩科，另設總務科，綜理文書，會計，庶務等事項，其工作效率，現僅及於省垣各機關。至行政長公署及各縣政府呈請審察事項，得未曾有。現任該會委員長李學同，為前東北自衛軍李杜部退新部隊之參謀長。

(三)屯墾委員會——該會重要任務為分配屯墾軍隊之屯墾區，分配各區籽種，耕牛農具，調查附近省垣各縣生熟荒地，畝數斗額，內部分調查，經理兩科。調查科，專負荒地調查任務，經理科包括文書，會計，倉儲等三股。(倉儲股兼管耕牛，農具)本年軍隊屯墾，計有軍官隊三十五團全部，及省垣各部隊抽調若干。(詳軍事篇)，其直轄於此委會者有屯墾大隊部，每大隊分三小隊，係就近迪化區屯墾者，其性質類似實驗區。現任該會委員長楊炳森，為前任二十二年討馬之役砲兵司令。

(四)設計委員會——該會分軍事，建設，教育，市政，農礦等五組，每組推定委員若干人，擔任各組專門計劃之設計，為一純學術研究機關。其所擬各種計劃，類多文字的堆壘，未有實際辦法預算可以施行者。該會現以絕無工作成績可言，而各種專門委員數在五十餘人，每月開支不下五百萬兩，省府為撙節經費起見，已令結束矣。

(五)審計處——該處組織較為完善，內部分會計，審核，總務三科，科設若干股，股設若干員，工作人員約六十餘人。主要任務為審計各級機關。每月之概算決算及各種臨時預算，工作比較着實，以各縣交通不便，呈報該處審計文件，輒於數月後始能遞到，於是雖概算，預算未經該處核定，而陳報各級機關，已按概算預算就地先行照決算辦理矣。故目前審計

制度，仍僅施行於省垣方面各級機關及附近省垣各縣也。

(六)財政委員會——該會爲最高財政機關，關於每年度預算，概預之決定，稅收之增減，稅制之規定，收支之比較，臨時特別政費之核發，均須經該會會議議決，財廳始得執行，無異財政之統轄者。該會設委員七人至九人，委員長爲陳德立(現任財政廳長)，副委員長爲米哈而滿(即財政顧問)。其他委員，計纏回各二人，滿蒙漢各一人，會議多取決於哈氏。

省垣方面除上列六機關外，其獨立行政者，有迪化市政府，新疆省保安總局兩機關。迪化市政府籌備於二十三年七月間，成立於本年一月一日，直轄市公安局，工務局，公路局(社會衛生兩局未設)等三機關，內部組織，秘書處以下分四科。現在行政重要工作，爲修築馬路，調查戶口，其他如商住各戶，財產之調查，建築公園，設立市民醫院等，亦次第進行矣。現任市長王立士，爲留日專修建築工程學者，短小精幹，青年有爲，善交際，時與市民接談街巷，市民樂與相處。新疆省保安總局，組織嚴密，非外人所得知，其主要任務，爲監督官吏行政，破除貪污，整飭吏治，偵察匪徒，及反動份子維持治安，檢舉一般的思想行爲，工作繁雜，責任重大，權能廣泛，非其他機關可比擬。現任總局局長張義吾，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畢業生，旅新五年，初爲金樹仁氏所拒絕任用，卒於「四一二」政變後，從

事剷除潰匪，及地方善後等工作，得居今日之要職。張君青年老成，處事穩練，慎言行，勇負責，待人接物，虛懷若谷，能操俄，纏語及駕駛飛機，爲新省不可多得之人才。此外如各廳添設副廳長三五員，雖與中央法規不符，但因因地制宜，籠絡各族領袖，以謀和平久治，或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也。省垣方面行政現狀及組織已如上述，茲再略誌省府直轄各行政區行政及組織現狀以覘其概：

二十二年[四一二]新政府成立後，不久即變通舊政制之規定，劃分全省爲九個行政區：(一)迪化行政區—直轄迪化，乾德，孚遠，奇台，木壘河，鄯善，昌吉，呼圖壁，綏萊，阜康等十縣，另一七角井設治局。(二)塔城行政區—直轄塔城，額敏，烏蘇，沙灣等四縣，另一嘎什托蓋設治局。(三)伊犁行政區—直轄伊寧，綏定，霍爾果斯，精阿，博樂，鞏留等六縣。(四)阿山行政區—直轄承化，布爾津，布倫托海，清河，吉木奶等四縣。(五)和闐行政區—直轄和闐，玉闐，墨玉，葉城，皮山，洛浦，策略村等七縣。(六)喀什行政區—直轄疏附，疏勒，莎車，葉爾羌，伽斯，巴楚，英吉河，麥蓋提等八縣，另一烏魯克賽拉都設治局。(七)阿克蘇行政區—直轄阿克蘇，溫宿，阿瓦提，柯坪，烏什，拜城，庫車，沙雅，托克蘇等九縣。(八)焉耆行政區—直轄焉耆，庫爾勒，輪台，土魯番，尉犁，婁羌，且末等七縣，

另一托爾遜設治局。(九)哈密行政區——直轄哈密，鎮西兩縣。共計九行政區五十七縣，四設治局。行政區設行政長公署，公署組織視管轄縣份之多寡政務之繁簡，酌分若干科。設行政長一人，綜理該行政區內一切政務，除必須呈請省府令行或核准等事件之外，其他通常事件，均由行政長代表省政府權宜處理。現行主要政務，不外承啟呈文，轉頒訓令，監督地方行政，整飭地方吏治，蓋爲縣府與省府中間之溝通機關也。現任迪化行政長桂芬（滿人），伊犁行政長（未詳），阿山行政長薩里福汗（蒙人），塔城行政長趙次朋（曾參與「七七」政變，爲「四一二」政治革命主動人之一），阿克蘇行政長（未詳），喀什行政長馬紹武（回教阿衡），焉耆行政長滿楚札布（蒙人馮著警備司令），和闐行政長（現以馬仲英殘部楊振中，黎海如等之割據未行委任），哈密行政長劉應麟（曾任孚遠，迪化等縣縣長）。縣政府組織與各省相同，行政差效率參不齊，除按季收納田賦糧稅之外，其他庶政幾無成績可言。現任各縣縣長，計漢族十人，纏回三十二人，滿族四人，回族三人，哈薩克族二人，蒙古族二人，主要縣份設有保安分局，及財政局，擔任治安及徵收事項。

綜上以觀，新省政治組織，頓見完密，各種設施，幾已應有盡有，如任用得人，監督有方，循軌推進，未始不可漸入佳境。今爲一般人所願慮者，則以機關重疊，馭駕難於統一，



各廳處副長過多，事權反見分離，於茲新省財政枯竭之際，在未有開源辦法之前，樽節政費，亦爲整理財政途徑之一，故駢枝裁汰，似有急行之必要。至言聯絡各族領袖，無妨畀以一名譽名義，以免徒亂事權，分散政治效能可也。省外各縣酌用各族有資望之人，辦法至善，惟地方吏治，關係政治基礎，至爲重大，如欲抬高各族政治地位，似必須先予訓練，使其稍諳政治常識，然後再給以治理地方之責，庶幾事半功倍矣；新省局面，亦可因是保持和平，各族感情亦可於茲漸趨融洽矣。

## (十五) 新疆財政概況

新疆爲協款省份，清乾隆後，每年由陝甘協款三百萬兩，鼎革以還，減至一百萬兩，至民國三年，即此聊爲挹注之一百萬兩協款，亦告斷絕。持政楊增新氏，乃主張印行省鈔，作爲通用輔幣，以資補助財政，並厲行節流，儉約薄薪，以維持省鈔信譽。當時省鈔一兩，可兌現銀一兩，十足使用市面，如遇金融不穩，楊氏即出私產調劑，務使穩定而後已。某年，現金缺乏，物價騰漲，紙幣頗有低落趨勢，楊氏以己藏現金，平價出售，市面金融，始告恢復平靜。至金價復平，彼又逐日收買現金，以爲準備，故斯時新省財政雖入不敷出，爲數甚

鉅，但經楊增新氏個人金融統制政策施行結果，畢竟因以渡過難關。新省財政，歷年即以印行省鈔爲唯一補救，而發行省鈔數量，當爲吾人所欲了解者，茲試舉歷次印行省鈔數量如下，以觀究竟：

(一)楊增新主新時期：(民國三年至十七年止)省鈔發行總額約計一千二百萬，其單位爲當值紅錢四百兩，兌現一兩。(二)金樹仁主新時期，(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二年止)，繼續發行省鈔約計五千萬兩，其單位除一兩外，更增印三兩，五兩，十兩三種。(三)二十二年新政府成立以後，(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迄現時)紙幣發行，殆不可勝數，省鈔價值，亦由三十兩兌現一元跌至一千三百五十兩矣。即民國十七年以前每兩十足兌現銀一兩，二十二年以前，每省鈔三兩至三十六兩兌現一元，二十二年以後，省鈔一落千丈。甚至以一千三百五十兩始可兌現一元。觀此，可知目前新省金融問題之嚴重矣。

新疆財政過去除濫發紙幣以資補救外，其關稅田賦收入，本亦足敷支出，惟國稅一項，限於光緒三年中俄條約，訂有俄貨入新完全免稅之規定，而全省商業貿易數額，俄貨又佔百分之九十之優勢，故對俄貨入境關稅不予徵收，財政即陷絕境，政府稅收，當亦減其大半矣。民國八年新省府外交署，向蘇俄提出交涉，修改中俄通商條約內容，其理由大意爲：「光

緒三年中俄通商條約，其關於俄貨入新准予免稅一節，至今歷時近百年，俄貨入新，年有遞增，如不按關章收稅，影響新省財政甚鉅……特咨請貴政府，以後俄貨入新，務須依照新省關稅之規定完稅……」。交涉結果，俄貨入新，始按新省進口稅則課稅，即抽貨值百分之五也。民八以後，新省全年稅收，已由四百萬元增至七百萬元，每年度之財政收支，因是尙差可相抵。及金樹仁繼任新省主席職，蕭規普隨，變本加厲，濫發紙幣之餘，兼營各種商業。其最著者爲拓殖公司，各縣均設有拓殖分局，全疆南北，幾成彼個人之經濟勢力範圍矣。濫發省鈔，以爲收買土產之張本，商絡俄商，以爲土產銷出之途徑。於是優良土產，全數爲金氏所羅網，如胎羔，鹿茸，沙金，稠毛，羊腸……總計貿易純益，每年不下二百萬元。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金氏榻台，拓殖公司，始告壽終正寢，裕新土產公司，即應運繼起。關於新省過去之省鈔財政，吾人言及此，當有所感焉，即新省紙幣，既無基金，又不兌現，何以仍見流通市面？究其因不外乎；（一）新省無鑄幣廠，口內各省現金很少流入新境，而新省每年入超爲數甚鉅，故其對口內各省及蘇俄現金流出，較入超物品價值數額，適成正比。申言之；即輸入工業品，除換取土產外，均須現金購買，新省土產出口，又非直接交易，大多數係由捐客商人以工業品及日用品換取，尤以茶，布等交換者爲多。（二）新省雖多金礦，

惟以土法開採所獲有限，（阿山一處，每歲僅可獲金三千兩）。現金既如此缺乏，同時惟一可資代表貨幣，即爲省鈔，倘省鈔一日停止其使用，社會商業金融，即告停頓。故勿論省鈔本身之價值如何，其適應市面，流通金融，實有客觀的需要條件存在。據上述兩因，新紙幣省流行，似不足怪。至二十一年，哈密事變爆發，暨以盛馬戰爭，離亂之像，迄今始見平定，因是地方糜爛，農村凋敝，已達極點，影響所致，財政以田賦收入絕望，闕稅收入減低，呈極度枯竭，同時善後戰區，恢復地方經濟，在在又需鉅款，維持財政辦法，除發行省鈔之外，實無其他途徑，目前該省已遍設各縣財政局，整理稅收，實行審計制度，統一財政，擴大春耕，增加田賦收入，但欲期省庫收支相抵，並得以募措建設教育經費，似尙有待也。

## （十六） 新疆教育概況

新疆僻處邊陲，教育落後，無庸諱言，楊增新，金樹仁兩氏治新，先後二十有餘載，極端施行愚民政策，對於教育方面，且認愈腐敗愈以爲合理，教員學生稍有思想者，即認爲革命份子，輒遭殺戮。鼎革以來，學風閉塞，文化落後，莫以新省爲甚。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新省府成立後，對於教育之發展，似甚注意，茲將最近新省教育狀況，分誌如次：

(一) 高等教育——新省高等教育，僅新疆學院一所，該院組織爲院長一人，院長以下設稅務專科主任，法律系主任，附設中學部，(省立第一中學校)，該部設訓育員，體育指導員，秘書各一人，分事務，註冊兩股，事務股管理文牘，庶務，會計等項，註冊股管理課程考檢，該院教職員四十六人，專科學生八十人，中學部學生一百三十五人(內有纏族學生十二人)。學級編制，(一)法律系，係舊有俄文法學院之法律班改成，現該院第四班爲二年級，第三班爲四年級，除應授科程外，添授纏文，社會學，政治講話，及軍事訓練等科。(二)法專夜校，該校原爲普及公務員法律學識，造就補充司法官而設，每晚授課兩小時，兩年畢業，當時報名投考者五十人，現有三十二人，本年三月十八日開始教課。(三)稅務專門學校，招生兩次，錄取學生十二人，以未滿足額，尙未開學。(四)中學部，第十班爲初中一年級，第七，八，九班爲二，三，四年級，課程除原有科目外，添授纏文，俄文，軍訓等科。(五)經費，該院經費，每月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元，中學部經費，每月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元，該院計劃，擬於本年度第二學期添設教育班及政治經濟班，第二學年添設農業班，第三學年籌辦工業班。

(二) 中等教育——省立第一中學校，附設新疆學院，現有一年至四年學生四班，計一百三

十五人。第二中學校設於伊犁，本年一月間成立，現僅有學生一班，計三十餘人。第三中學校，設於省垣南關，（即歸化中學）現有學生四班，計一百二十餘人。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現有學生二班，計八十餘人。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現有學生一班，計三十餘人。總計中等學校五所，學生四百餘人。

（三）小學教育——省立第一師範，女子師範兩校附設小學各一所，每校學生一百二十餘人，分高小初小兩部，迪化縣立小學三校，每校學生平均計一百人。蒙哈小學一校，學生二百四十人，各縣計已有小學一校者，計有伊寧，綏定，塔城，承化，綏萊，呼圖壁，奇台，哈密，吐魯番，乾德，孚遠等二十餘縣，其他各縣未行設立。據教廳最近統計，全省計有小學五十一校，學生九千三百餘人。

（四）民衆教育——省垣計有民衆學校十三所，學生約計九百四十人。

（五）女子教育——省立第一女子學校一所，簡易師範班學生六十人，女子小學高初級學生二百四十人，婦女職業班學生三十餘人，婦女民衆學校學生八十餘人。

（六）職業教育——交通處附設交通學校，計有學生一百二十餘人，運輸處附設汽車學校，計有學生六十人。

茲附列各級學校學生族別人數統計如下

校 別	漢	回	蒙	滿	哈	纏	歸化	統 計
專科學校	八〇	一		六		一		八八
中等學校	二九八	三二	五	七	一二	三九	七二	四六五
初等學校	三五一七	二八一	一四二	三三	一八八	三四三九	三五二	八八五二
民衆學校	八一七	五二	七	三	一二	三一		一二二
女子學校	三〇六	三〇	二	一二	四	二七	七二	四五三
職業學校	八〇	二〇	一四	一三	二二	二五		一七四
統 計	四〇九八	一三一六	一七〇	六一	二〇九	三五五九	五二一	一〇一五四

新省學校教育，數量上已見增多，如能於教費規定，師資培養，學校設置，再加注意，當有異常之進展也。現該省各族教育，亦極謀推進矣，全省各族文化促進會已經成立者，計有維吾爾文化促進會三十所，回族文化促進會二十餘所，蒙族文化促進會十餘所，各該會已次第創辦小學校，收容各該族子弟入學，並規定以該族文字為基本教育。迪化新疆回教促進會常務委員于振國氏，民衆聯合會會長達義爾氏曾語記者：「十年後之新疆，將為文化進步

之區，本年之內，各族文化促進會可成立初級小學一百二十校，現各族領袖，深知欲圖民族生計，並促進教育，不以爲功，故均願捐資興學，培養後進……」吾人聆此數語，深佩各族領袖思想之進步焉。各族文化促進會，原係各族熱心文化事業者所組織，附設小學，亦係族人捐資興辦者，其經費來源，當不受財政困願之牽制也。至此，爰追述新省教育經費來源及支配情形於次，以爲本節結語：

新省教廳長張馨氏曾語記者曰：「二十二年四一二新省府成立後，省委會會議決以省庫全數收入百分之二十，充作本省教育經費，但年來政府財政支絀，已達極點，規定教費，自難全數收到，故目前教費，仍係臨時造具預算，向省府請領……」記者問以各級學校教費來源如何，則曰：「如學田附捐等均無，每月經費，皆由政府發給，省立學校，由省府照發，縣立學校，由縣府例入政費預算」。另據調查，新省各級學校，每月支出項目，當如下數：

學校等級	薪	工	辦公	雜費	學生	貼津	統計
專科學校	三·九一·〇〇元	五·九五·〇〇元	四·七五·〇〇元	一四·六八·〇〇元			
中等學校	六·五九·〇〇元	一·三四·〇〇元	七·一九·〇〇元	一四·九一·〇〇元			
初等學校	二·九三·〇〇元	七·一九·〇〇元	二·八四·〇〇元	三·九五·〇〇元			



統 計 三三〇〇〇元 一四〇七六〇〇元 一四〇七五〇〇元 五二〇五五〇〇元

## (十七) 新疆交通概况

新疆交通，素稱道長路阻，諸多艱滯，以言建設新疆，又非發展交通莫屬，姑不論新疆  
內外交通至如何閉塞程度，其現在狀況，當爲吾人所欲知者，茲分別略述概况於後：

(一)公路運輸——新疆現可通行汽車之公路，有四大幹線，即迪塔線(自迪化至塔城)，迪  
伊線(自迪化至伊犁)，迪哈線(自迪化至哈密)，迪喀線(自迪化至喀什)等四路是也。迪塔  
線全程計長六百五十公里，經過分站里程爲：迪化至綏萊一百四十八公里，綏萊至烏蘇一百  
四十四公里，烏蘇至托里二百二十二公里，托里至塔城一百三十六公里，共計六百五十公里  
。迪伊線全程計七百二十公里，經過分站里程爲：迪化至綏萊一百四十八公里，綏萊至烏蘇  
一百四十四公里，烏蘇至精河二百一十公里，精河至伊犁二百公里，共計七百二十公里。迪  
哈全程南路計七百公里，北路計六百六十公里，經過分站里程爲，南路迪化至吐魯番一百七  
十公里，吐魯番至鄯善三百五十公里，鄯善至哈密三百八十公里，共計七百公里。北路迪化  
至奇台一百四十公里，奇台至七角井一百六十公里，七角井至哈密四百公里，共計七百公里

○迪喀線全程計一千四百零一公里，經過分站里數爲；迪化至托克遜一百七十公里，托克遜至焉耆二百二十四公里，焉耆至輪台三百公里，輪台至庫車一百四十二公里，庫車至阿克蘇一百公里，阿克蘇至巴楚二百五十公里，巴楚至喀什二百十五公里，共計一千四百零一公里。現迪塔，迪伊，迪哈三線均已通行汽車，迪喀線以汽車不敷分配，未開始通車。汽車運輸客貨，均以金盧布計算，各線運貨及客票價目爲——迪塔線每噸每公里收費一〇戈壁（合現洋〇・二五元）全程六五〇公里，收運費六五盧布（現洋一六二・五〇元）每甫筒收運費一〇七盧布（二・六七元）。客票每位一〇盧布（二五・〇〇元）。迪伊線貨物運費，以烏蘇爲起點，每噸每公里一〇戈壁，全程（自烏蘇——伊犁）四一〇公里，收運費四一盧布，（合現洋一〇二・五〇元）元每甫筒〇・六八戈壁（一・七〇元）客票每位八盧布（合現洋二〇・〇〇元）。迪哈線，每噸每公里，以二〇戈壁收費，全程七〇〇公里，收運費四〇盧布（合現洋三五〇・〇〇元），每甫筒二・三〇盧布（合現洋五・七五元）客票每位一六盧布（合現洋四〇〇・〇〇元）。迪喀線，每噸每公里收運費一・三戈壁（合現洋〇・三二五元），全程一四〇一公里收運費一八二・一三盧布（合現洋四五五・〇〇元）每甫筒收運費三盧布（合現洋七・五〇元）客票每位三五盧布（合現洋九五・〇〇元。其中迪哈線規定運費，客票價目，較其

他各線高過一倍，並明白規定其理由曰：「凡在新疆境內，將土產由哈運輸出境，或從境外由哈輸入商品，各貨運費規定每噸每公里以二〇戈壁計算，以示限制。」以上四條公路幹線統由新疆省汽車運輸總管局直接管轄，總局現有汽車二百七十餘輛，修理廠，納有工人四百餘人，每月行車次數無定，開辦迄今年餘。迪哈間通車僅達九次，迪塔通車二十餘次，迪伊通車十八次，迪喀通車一次。觀乎新疆公路運輸狀況，吾人引爲遺憾之點有二，（一）對於內地各省來新貨物，不應提高運費，以示限止。（二）新省土產出口，不應以限於某商，更不應提高運費，限止向內地各省流貨。此外，內地各省交通之新綏汽車公司不應限其通至哈密爲止，蓋新綏長途汽車公司，自綏遠至迪化，沿途經過，均係荒漠戈壁，其營業目的，當在內地工業品與新省土產交換運輸之所得，今新綏汽車僅通哈密，哈迪線雖有省方汽車腳接，但運輸費之昂，開駛日期之不定，不但旅客感無限之痛苦，終使輸入品，滯留哈密，無法脫售，輸出品因無利可圖，亦告裹足。最近新綏車八輛自哈返綏，僅載玉石，羊腸等六千餘斤，乘客三十三人，收入運費客票，僅敷汽油消耗，如按汽車載重計算裝貨可達一萬七千斤，目前情形，一至於斯，未來更可知，此建設新疆亟須首爲特別注意者也。

（二）電訊郵政——新省郵政電政，設備向不完善，「郵局遞電信，駱駝遞快郵」，幾傳爲歷

史笑料。近年無線電台，有線電報局，雖迭有增設，惟以材料供應困難，人材缺乏，仍未見若何發展。全省各縣現有電台計迪化二，伊犁一，喀什一，焉耆一，巴楚一，阿克蘇一，哈密一，共計八處。有線電報局計迪化一，伊犁一，哈密一，塔城一，吐魯番一，鄯善一，奇台一，綏來一，烏蘇一，七角井子一，托克遜一，達板城一，昌吉一，呼圖壁一，阜康一，共計十八處。各縣無線電台，直轄於督署交通處者大多數爲五十至一百瓦脫短波機。有線電報局直轄於新疆省電政管理局，各地電線電桿經戰事破壞，尙未完全恢復，尤以甘新線因馬仲英入新時破壞無餘，至今尙未修復。新省且爲大陸氣候，狂風時起，電桿一經吹折，以當地材料缺乏，即不易修復。本年四月以前，每字按省票三十兩收費，僅合現洋三分，故各縣電報局，竟感入不敷出，五月份始每千字加六十兩，較諸內地各省便宜一倍，但以傳遞過慢，仍絕少問津者。有之，即公文往來之咨詢也。無線電台，亦兼收商報，各縣電台收報，須轉由迪化總電台發出，以備檢查也。總台以公電過多，對於商電，仍多積壓。因之有「駱駝電報」之譽。新省郵政近年以維持省鈔，虧耗累累，（每年收支約虧二十萬元，由郵務總局補助），其因；係政府於省票狂跌時，規定各機關收入均以一百二十兩折合現洋一元，延至本年三月間，省票每元低至一千二百五十兩，而郵票每元之收入，仍以一百二十兩作抵，同時

郵務員工，月薪每元，亦按一百二十兩發給，因循至再，釀成郵差怠工，局長辭職之慘象。蓋郵差每月工薪僅二千四百兩，合現洋一元七角。跑郵驢子，日食乾草一束，即需省票一百兩也。本年四月間，郵政管理總局，呈准省府該局收支概以七百兩折合現洋一元，郵政方面，因得維持現狀。新省對內地各省貨運，現已與新綏汽車公司訂定辦法，每公斤經過一百公里，接○●四○元計算。包裹運輸辦法，不日亦可訂定。省內貨運，亦經總局與汽車管理總局商妥，按照上項辦法，實行汽車郵件運輸矣。

新省交通，除上述公路運輸電信郵政之外，其含有歷史交通意義之駱駝運輸，亦頗有一述之價值，駱駝性能耐寒致遠，爲長途沙漠，唯一良好之運輸工具，每駝負重二百五十斤，日行六十華里，每年秋季七月下旬放場，常年駝運期間約九個月，放場期間約三個月。新綏間貨物運輸，大多利用駱駝，自綏(遠)至迪(化)，每駝腳費約計四十至六十元(如以汽車運輸，需費一百六十二元五角)，凡新省出口土產，如駝毛，羊毛，羊皮等，舍駝運莫由，蓋以貨值較汽車運費低過三倍有餘也。近年新省皮毛出口內地各省者漸見減少，此項具有悠久歷史之駝運事業，於是一蹶不振。現新省各縣駝戶，只就境內各縣間轉運土貨，以博微利，往昔駝戶兼營土產出口業者，現時亦唯蹣跚鄉里，度其慘淡生涯矣。

再次新興之交通事業，厥爲歐亞航空公司之經新疆，此本與新省交通有莫大之關係，自開辦以來，因新省多變，尤以馬仲英之入新，戰事經數年，新省當局以種種之關係，對歐亞通航終未得允許，歐亞公司幾經交涉，亦無效果。新省當局雖以允派新省飛機啣接，亦未商妥，歐亞公司派赴迪化，塔城，哈密之站員已先後撤回，以致通航無期。欲建設新疆，使邊疆與國內切實聯絡及發展新疆之文化與建設事業，均非先使歐亞通航不可，今歐亞航線因新省之阻不能通航，致使中國與歐洲少一交通路線，歐亞航空公司亦幾失其意義所在，吾人至此，惟有希望當局能促使歐亞通航早日見諸實現也。

## (十八) 新疆物產概況

新省物產豐富，甲於全國，不第土產資源，遍地可以開採，即農產品，幾亦無美不備，無奇不有，其他藥材，皮毛，更不勝枚舉。

(一) 礦產——阿山之哈熊溝，塔城之哈圖山，于闐之克力驗山，喀喇塔什山，焉耆之額布嶺，吐魯番之巴爾噶爾山，烏蘇之奎屯河，綏萊之瑪奶斯河，且末之南山，均產砂金。產量以阿山最富，金質亦佳，于闐次之。烏蘇之獨山子，清水河，莎車之上窩，庫車之哈拉雅

崙，塔城之青石峽，綏萊之金溝河，沙灣之博洛通古等地均產石油。以烏蘇清水河，獨山子出產質量爲佳，每百斤生油可提燈油三十斤，中油三十斤。鍊油廠設於安集海，現擬購置新式機器，從事大規模之開採。以沙灣石油泉質量較重，除供燃料外，別無用途。奇台，哈密，孚遠，拜城，阜康，烏蘇，伊犁，庫車等縣產煤。以迪化，奇台，孚遠產量最豐，煤質含油量甚多，可煉煤油。以上砂金，石油，煤三種礦產，以蘊藏未開，已開者亦係土人零星採取，故除烏蘇石油，日可出油五六百斤，阿山砂金日產三百餘兩，約可數計外，其他礦產產額之多寡，殆無可稽查。他如孚遠之水西溝產鐵，和闐，玉闐，墨玉，洛浦產玉，伊犁之產紅寶石，銅，鄯善之磨鋼砂，鞏留之鉛，更不可以數計。此外，新省各縣產鹽區域，計有莎車之阿瓦提莊，（色白味苦）熱克齊齊鹽山（塊鹽味純色青），英額斯唐莊（色白味苦），葉城之高那塔塔莊（色潔白味純），阿拉也奴阿拉勻（色潔味純），皮山之帕卡，塔哈（色黃味苦），波內，阿沙提坤悉，巴楚之玉河南岸（塊鹽質佳），哈其莊（色黃味苦），和闐之卡五芽莊（石鹽），奎明鴿子攤（色紅），哈拉沙爾明哈拉（石鹽色白味雜），焉耆之滋泥泉（味苦），尉犁之卡布拉，凹頭峽，嬉羌之阿不且莊，羅布莊（色白味純），輪台之可拉阿瓦提（質堅味正），溫宿之克濟阿瓦提阿濟納阿山，柯爾托孜巴什馬札山，拜城之直里阿提馬札山（石鹽色白味純）

，科勒呼勒克山（結塊味白味純），巴提海提山，（石鹽色白味純）庫車之哈拉布哈莊，排羊莊，布素特莊，烏什之冥司湯山，疏附之阿爾瓦特，烏帕爾莊，塔什密里克，哈密之苗兒溝等處，均產食鹽，以拜城塔羌，哈密，葉城等地產鹽質最佳，和闐，莎車產量最豐。

（二）農產——迪化，庫車，伊犁穀種出產最豐，稱特產者有小粒包米，可作尋常飯食。又有一種三穗麥，尤稱珍品。鄯善產瓜最佳，庫而勒，吐魯番產棉質佳纖維長可七寸，疏附名產有米，茶，黑豆等種，莎車產蠶絲，纏回以手工業織成絲布，較內地機織絲布，價低二倍，蘇烟產量甚多，每年出口約值五十萬元。哈密，鄯善產瓜乾，紅棗。伊犁產鹿茸，貝母，草茶，蜂密，庫車產核桃，烏蘇產柳，花鎮西產紅松，庫車產梨膏，桑膏，花楊，吐魯番產蓮子，焉耆產白楊，阿山產樺木，松，楊，榆柳。

（三）牧產——焉耆產天鵝絨，白旱獭，北路各縣產溜胎（即子羊不及產生，剖母腹取胎皮，謂之溜胎，毛澤光潤細緻，每張售洋二元至三元五角）。烏梁海之海駝，哈密之黑狐，伊犁之薰旱獭，均為名產，總上所觀，新省物產豐饒，幾羅萬象，將來如加改良，培養生產，直天府也。



## (十九) 新疆的建設牧畜及礦業

邇來建設新疆之空氣，甚囂塵上，不惟新省人民，願望新疆早日建設完成，享其生聚之樂，凡國人關心西北者，亦莫不信仰建設新疆爲開發西北前提之理論，而希其見諸事實也。新疆果能從速實現建設乎，按圖索驥，吾人試觀該省之工農礦業狀況，即可了解其半矣。

(一) 新疆紡織皮革工業今昔觀——民國十四年，建設廳創辦阜民紡織公司，預計資本總額省票一百萬兩(當時銀洋一百元，折合省票二百三十兩)，約計現洋四十餘萬元，由各縣招募股欸五十萬兩。向上海美商海京洋行訂購織布機三十架，紡錠一千二百枚，大小鍋爐，軌棉，紡紗，清花各種機器若干具，並由海京洋行介紹技師來新，指導建築紡紗工場，安置機器。至十七年始開始紡織，每日出二尺二寸寬幅棉布二十餘疋，至三十餘疋，三合股細線八十餘斤。原料以庫兒勒棉花最佳，可紡二十四支細線，吐魯番次之，可紡十六支細線，出品分銷各縣，純益可觀。二十一年馬仲英圍攻省城，佔據該公司事務所及工場，貨房全被焚燬，機器房機件損壞殆盡，於是新省唯一之紡織公司，遂告停頓。二十二年建設廳長高惜冰氏接任後，即擬恢復辦法，估計約需整理費二十餘萬元，終以財政困難，爲省務會議所擱置。

民十六年間，建廳曾招集股款省票八萬兩（以當時折算計現銀三萬餘兩），創設製革場，招收歸化俄工，製造各種皮張，軍靴，皮鞋，皮箱，並兼製掌皮，本省鞋莊材料，均取給於該廠，開辦兩年，股東曾分配紅利二次。至二十二年，亦被軍隊破壞，迄未恢復。

（二）新疆牧畜業今昔觀——牧畜事業在新省頗有其歷史的經濟的意義，亦是農業生產之主要部門，新疆民衆，差不多完全靠着牧畜生活，其日用工業品，亦由於牧畜出產原料，皮毛，的交換，新省牧畜事業，歷來少有大規模牧場，馬場的經營，差不多完全保守着遊牧狀態，賴天然草原，牧殖牲畜。因此，一經非常時期，或是牲畜病瘟，每年牲畜出產，就要減少。據羊腸商歷年收貨統計，近年全疆綿羊產額爲——

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間每歲產羊價值統計

產羊區域	出產數量	出產價值(單位元)
阿山區	一〇萬隻	八〇〇・〇〇〇元
和闐區	八萬隻	六四〇・〇〇〇元
焉耆區	六萬隻	四八〇・〇〇〇元
伊犁區	八萬隻	六四〇・〇〇〇元

哈 鎮 區(哈密鎮西)

六萬隻

四八〇・〇〇〇元

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間每歲產羊價值統計

阿 山 區

八萬隻

四八〇・〇〇〇元

和 闐 區

九萬隻

五四〇・〇〇〇元

焉 耆 區

二萬隻

一二〇・〇〇〇元

伊 犁 區

四萬隻

二四〇・〇〇〇元

哈 鎮 區

二萬隻

一二〇・〇〇〇元

統 計

二五萬隻

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新省產羊豐富，羊隻肥碩高大非他省可及，羊皮羊毛出產，當可比數羊腸產量。惜皮毛出口少有統計，無法比例。但據關稅統計，民國二十一年前，每年羊毛出口統計二〇〇萬担（每担一百六十斤），折合爲三・二〇〇〇・〇〇〇萬斤。羊皮出口，統計八〇萬張，輸入內地平津晉綏者，約計總出口數百分之三十，近年對內輸出，幾頻停頓，對外輸出，則年有遞增也。茲舉該省畜羣生產能力如次：（一）乳牛——活生重量六〇〇斤，每年可擠牛乳二百瓶。（二）綿羊——每隻凡重五〇公斤，每年剪毛三斤至四斤，最好羊隻，重量能達八〇至一〇〇公

斤，每年可剪上等稠毛一〇斤。（稠毛價值約比深毛高過二至四倍）以阿山與和闐種最佳，巴里坤，焉耆次之。（三）馬匹——新省以焉耆馬種最佳，出自黑子種，惟以軀幹矮小，只可普通乘騎，不適宜軍用及農耕。巴里坤（鎮西）馬種次之，但亦只可供乘騎與農場輕量運輸之用。不論乳牛，羊隻，馬匹，新疆阿爾泰山一帶，伊犁河流域，焉耆哈拉峽，木壘河，和闐河流域，均可供大規模之牧場，設加意改良馬種，乳牛，羊隻母種，不僅可供各鄉區民族食糧與耕作行走之工具，其牧畜事業生產，補救枯竭待濟的新省財政，亦爲一主要出路也。

（三）新疆礦產業今昔觀——新省礦產，蘊藏之富，可稱世界利藪。舉凡金，銀，銅，鐵，石，油，煤礦等，殆無不俱有，皆歷來政治腐敗，未遑開採，利棄於地，新省可居全球之冠也。（一）金礦——產金區域，計有阿山，和闐且米，塔城等縣，以阿山礦區最廣，質量亦佳。民國七年經由政府告示民衆，自由開採，每人月徵課金四分，開採之初，礦區挖金工人約計五萬餘人，課金收入每年約計一千五百兩。至十九年，礦工人數漸少，每年課金亦減至七百餘兩，二十二年遭匪亂，遂告停頓。本年該省農礦廳規定恢復阿山金礦辦法，在阿山設立金礦局，除由礦局雇工採挖外，並准民衆自由採挖，現已委派人員，前往測驗矣。阿山產金最旺之區爲東義河，西義河，哈熊溝，三道橋，前溝，東山等處，金質以哈熊溝最佳。開採

方法，分水窩乾窩兩種，自河岸上至山頂，就金脈散佈區內，盡量掘取混合金苗及沙土，運至河岸附近，待至冰雪融解，而後淘金，是謂乾窩。以黏土當河流中間築一長堤，據水流方向，將水排出河槽，然後淘取河底之金苗，再經淘濾，是謂水窩。此法以金苗成分量重，沙土質量較輕，一經山水沖刷，金苗沉澱，而沙土自水浮出，故水窩較乾窩，獲金爲多。開採金礦分兩期工作，第一期——每年三月至七月則從事查探礦苗，搭蓋住所，運輸築堤材料。第二期——每年七八月間，則修築河堤，謂之攔河壩，而正式挖金時間，亦於河堤修竣之後開始。至十月冬至後，河水冰凍，工作即告停輟。每年因淘金工作爲時甚暫，工人待遇，亦頗優異。阿山舊廠工資標準，概以純金爲單位，每年三月至七月間，工資較低，每人每日工資計現金二錢以上三錢以下，八九十等月，爲金忙時期，工資較高，每日每人工資多則五錢，至少則獲三錢五分。每月分初十，二十，月底三期，按時價折合省票發給。礦工每人日食至少麵條二斤，夏日長漫，日食四次，否則，餓不能作矣。舊日從事經營金礦者，除按月發給工資外，另訂年終紅利劈成辦法，鼓勵工人工作，並收容工人小股資本，以資生息，因以獲利倍蓰。(二)石油礦——烏蘇縣屬之安集海，獨山子出產石油最富。民八年於該處開辦石油礦，計有獨山子油礦，其構造於橫洞子內挖成若干直井，井深七尺至一丈，全區有橫子洞兩個，

長五丈餘，直井十個，分佈橫洞之間，夏季日產原料五六百斤，冬季減縮至七十餘斤，清水河子石油礦，其構造係於坡下近河岸之處，開挖明井，每年春季可取油五百餘斤，至夏水漲時，油井湮沒，即無法採取油料，水退後仍可照常採取，至冬季則枯矣。先前採取油料運至省城提鍊，去歲將鍋爐移設安集海，就地鍊油。油料每百斤可煉出燈油四十斤，中油（即黑油）三十餘斤。燈油色白無烟，為最佳之燃料，黑油潤機膏車，用途甚廣。其他烏蘇縣屬之元興公，沙灣縣屬之小拐河及庫車等縣均產石油。現新省農礦廳，擬具計劃，定購機器，從事大規模之開採矣。（三）其他各礦——孚遠縣屬水西溝產鐵，民國九年曾集資創辦礦廠，用土法採鍊，鐵質甚硬，產量不多。民十一年間，運銷甘肅十萬斤，後以虧蝕過甚，延至十六年停辦。拜城產銅，前曾開採，現已停辦。至遍地皆是之煤礦，僅就迪化至撫康，孚遠，奇台沿途所見，附近煤苗之多，猶如鍋底烟薰，黑層煤尖，到處皆是。土人輒以巨輪大車，繫以巨牛數頭，往來煤區省城間，採取煤炭，信手可得，常年生計，賴以維持。

## （二十） 新疆商業金融及貿易概況

新省商業狀態，以匯貨為主要部門，其歷年對外匯貨貿易統計約為——：

民國三年至八年間(每年)

俄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內地各省

八〇〇，〇〇〇元

統計

三〇八〇〇，〇〇〇元

民國八年至十七年間

俄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內地各省

一〇四〇〇，〇〇〇元

統計

六〇四〇〇，〇〇〇元

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三年間

俄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內地各省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統計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由上表觀察，可知新省商業匯貨貿易額，年有增加，而以民十七至二十二年間金樹仁主新時期之貿易額，增加更速，其中以俄匯貿易增額為多數，對口內各省匯貨，反見降低。蓋是時，新省土產，統歸拓殖公司壟斷，私人商業則蒙莫大打擊，兼之新省交通不便，運輸困難，紙幣不能通用外省，匯兌限制甚嚴，每月省外匯款，以本省郵局收入之一萬元為限，尚須合乎匯款之規定，即除留外省學生之學費，旅費及購置公用物品費等外，商業匯兌，概予

禁止，口裏各帮客貨，遂告停滯，二十一年哈密事變之後，東路各地兵連禍結，如素稱商業中心之奇台（古城子），伊犁，經戰事蹂躪，農村破產，人民逃亡，因之商家舊欠無着，土貨如羊皮藥材，鹿茸，羊腸等，來源告絕，現貨如布匹，茶，糖等物品，銷路遲滯，商店倒閉，十佔八九。記者經奇台之時，目覩商店緊閉門面，爲狀至慘，其未倒閉者，亦皆從事結束矣。

最近新省商業總機關——裕新土產公司——經理鮑爾汗氏，處心積慮，以謀統制全疆土產，而期恢復商業，彼最近計畫與蘇聯駐新貿易公司合作，擬將俄貨輸入與新省土產輸出，統歸該公司經理，扶植土產公司爲最高經紀機關，吸收交易現金及匯貨之利益，但鮑氏此項計畫，適與蘇聯駐新貿易公司之利益相衝突，目前蘇聯駐新貿易公司，除予收買裕新公司土產外，對於俄貨銷新，仍由該公司自理。緣裕新土產公司前身即爲拓殖公司，該公司之經濟勢力，已深入民間，况各縣均設有土產局，以爲公司之支幹。鮑爾汗氏爲韃靼族（俗稱奴加衣）人，能操俄，纏，哈，漢語言，深得各族間信任，彼甚忠實商業，時親赴各縣調查土產產銷狀況，連絡纏，哈，蒙，回各族商人及牧戶，該公司經鮑氏之努力，業務蒸蒸日上，成績斐然。公司組織分總務，皮毛，羊腸，貯藏，工廠等五部。總務部計分會計，文書，營業，事務



等四股，皮毛，羊腸兩部，係由皮毛羊腸商人組織而成，貯藏部雇用若干工人，專爲管理粗細皮張，安置羊腸貯藏而設，工廠部現有女工二百餘人，按件給資，即每梳細皮一張，給工資兩毛，粗皮一張，給工資一毛，駝毛一斤給工資五分。該部主任人員，皆係哈，纏，蒙，韃靼等族商人，各縣土產局亦然，以其熟識貨品兼長土語也。簿記用俄回兩種文字，不註漢文，現每月營業額約計一百三十萬元，爲現時新疆對外貿易之總樞，新省府向蘇俄訂購物品，機械，亦以該公司爲擔保，最近新省定購開採石油機器及農業機器，需款六百萬金盧布，亦係公司擔保，以土產按年分期歸還云。

至於駐新平，津，晉，綏，陝，甘各邦商業，已成強弩之末，彼輩一方面受新省土產之統制影響，不得自由收買土產，一方面以平津一帶皮毛落價，兼以運費稅捐繁重，對於皮毛一項，各商視爲畏途，目前尙可獲利者，僅羊腸一項，差可經營。據迪化商會會長周某云：「現在口裏來貨，均係一年前所定者，當時先付貨價若干成，餘則限三個月至六個月歸還。新省近年戰事頻仍，東路交通斷絕，此種信用放貨，於是亦告停止。今省垣方面，能維持現狀者，惟德興合，盛合公數家，然亦不能持久矣」。

至言新省金融，與其說金融經濟，不如說是紙幣經濟爲適當。(一)貨幣——新省貨幣以白

銀爲單位，昔日通用馬蹄銀，紅銅制錢，每四百紅錢等於現銀一兩。次爲省鈔，分五錢（係最早印行之油布票），一兩，五兩，三兩，十兩，五十兩等六種，歷年隨需要程度爲印行標準。（二）滙兌——省外滙兌，限於學費，旅費，書報購置費，以郵局收入一萬元之數爲限，商業滙兌不通，國外滙兌按各該國幣制之單位計算。新省民八年至十七年間，每年流出國外現金約計四百萬元，流入口裏各省，亦以一百五十萬元計。現該省禁止現金出口，其辦法爲——（一），凡持現金出口，必須先經政府之允許。（二），除正當必需，款項須携現金出口者外，不得擅行帶現金出口。（三），旅費每人不得逾規定之數。

當今言整理新省金融者，首曰，「規定幣制」，次曰，「穩定金融」，而「整理紙幣」，則爲務之急。但整理紙幣，又非大批現金莫辦，最近新省財政當局，提議改兩爲元，更換省鈔以當元爲單位，倘僅就票面之糾正，仍無基金作底，換湯不換藥，非根本之策也。自去年六月間迄今，一年來紙幣之低落，兌現每元由三百兩至五百，八百，竟跌至一千三百五十兩矣，影響所致，形成社會金融極端恐慌，財政捉襟見肘之現象。現新省整理財政，稍具端倪，稅收已經整理就緒，爲今之計，應儘先停止發行紙幣，整理舊有省鈔，則可另覓途徑，假以時日，或可挽此紙幣金融之狂瀾也。

新省之商業金融狀況，如上所述焉，其調劑金融惟一機關，即省銀行也，該行組織分總務，營業，會計三科，附設農村救濟部，社會經濟調查部。據行長許廉氏談：「過去省銀行信用薄弱，而此間商家，咸存吸收現金之成見，無論省行對於現金貯存戶如何提高利率，仍少以現金寄儲者，以致銀根吃緊，省鈔低落，釀成金融恐慌之不景氣現象。目前本行工作，先吸收條金，沙金，洋元票，而後以收入現金，按捨行計劃調劑市面。奈以省鈔發行數量過多，價值始終無法提高，省府雖有改兩爲元之議，但感於省內各族，向來用銀兩單位之習慣，紙幣基金無着，遲遲未敢實行。至省外滙兌，現以現金缺乏，未行開滙，各縣分行，業已成立者，計有塔城，奇台，綏萊，哈密等處，現擬計劃於阿克蘇，喀什，和闐等處遍設分行，以流通地方金融，發展農村經濟。目前省行基礎未固，雖有很好的計劃，亦未能逐步實行，如中央能指定銀行設立新疆分行，同時協助若干基金，改良新省幣制，金融方始底於穩定，否則，積重難返，新省金融恐慌，將不知伊於胡底……」，省銀行本身能力薄弱，其於社會金融及通貨，當無甚補益。最近該行主要業務爲設立農業救濟部，負出放春耕貸款之責，此項貸款，業經放出八千萬兩，取息五釐，預計本年秋收，可收回三分之二。其次爲收納各縣財政局之稅入，軍政費之支出，均由該行經理，此省行代理省庫出納之實行也。

## (二十一) 新疆農村經濟面面觀

新疆農村經濟基礎，是建築在農業與遊牧之上，歷史的沿革，始終未改變其農業遊牧經濟的狀態。近年以來，新省變亂迭起，農業破產，事實難免，但遊牧因有流轉性的原故，所以根本未見全部破壞，而農業的破產，又以限於漢族者居多，至於蒙、纏、回各族，因有他們的世襲氏度與宗教團體，終能保持封建農村社會經濟之潛勢力。蓋新疆農佃制度，現尙承襲其封建故態，如蒙、纏、回各部王公大多數係擁有土地權之地主，各族民衆，則多屬王族農奴。

清乾隆中葉，平定新疆準噶爾，回鶻兩部，鑒於新省遊牧民族，易於叛變，難事撫綏，乃以羈縻政策，實施封建農佃制度，簡派各族中強有力者，封爲伯克，札薩克、太基、巴衣、冒拉等職，並劃分土地，爲彼輩私產。伯克等既握有土地所有權，於是對於大多數農民，極盡壓榨之能事，纏回等族、民衆智識未開，世代奴隸，無懷別思，同時回教之阿洪，教主等，又多屬貴族，彼輩與王族關係，幾成不解之互利連鎖，其次如鄉約，村長、大多數爲王族爪牙，彼等忠事王族，始終不渝，因之平民階級永不抬頭矣。

纏回各部伯克以下之組織系統爲一—台舉二人，克宰一人，密波拉二人，都爾嚙二十四人，冒恥二十四人，穀落曼兒二十四人。總之，組織嚴密，官名繁多，分掌農政，牧政，水利等職權，務使農民奴隸王族，無微不至，無隙可懈。此種特殊制度，相沿迄今，未稍改變。本屆全疆第二次民衆代表大會且有，「保持各族王公，伯克、冒拉、阿洪、之歷史地位，土地所有權；」等之決議，而各族王公等亦引此爲莫大榮幸，高呼新政府萬歲矣。

清代以前，新省民族生活，完全止於遊牧，至清代以後，逐漸擴展於農業生活，近年農業更形進展。茲將新疆省各縣生荒熟地比較統計數列下：

縣名	熟地	生荒
迪化	六五七・八二七畝	二五九・七五八畝
和闐	六一五・一〇一畝	三二・八一八畝
昌吉	四八八・八七三畝	三〇〇・〇六〇畝
呼圖壁	一六三・四六〇畝	五三・三一五畝
綏萊	四八七・五〇四畝	二四二・五七七畝
阜康	一七〇・五四一畝	五五・三五五畝



統計

六五六三・〇六九畝

一九七二・七六二畝

註：（此表係根據民二十一年省府實行清丈時，歸納過去之統計，故未有調查統計各縣均未列入。）

說到新省之農村經濟情形，其間尚有一事足資敘述者，即省府本年對於擴大春耕運動之提倡是也。要救濟農村，必先要給農民以資金，此為人人皆知之事實，該省有鑒於斯，特於本年三月間發行春耕貸款省票一萬萬兩，其支配情形如下表：

新疆省春耕委員會春耕貸款統計表

縣名	貸款數額
迪化	三八四八〇，〇〇〇萬兩（單位一兩）
乾德	一八八〇〇，〇〇〇萬兩
奇台	三二〇〇〇，〇〇〇萬兩
阜康	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萬兩
綏萊烏蘇	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萬兩
哈密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萬兩

統 計

八三八八〇・〇〇〇萬兩

註：（春耕貸款發行總額爲一萬萬兩，支出實數、則僅八千三百八十八萬兩，餘款用途計農村救濟部辦事費一三〇〇・〇〇〇萬兩，哈密行政長公署移作修築公署費三一〇〇・〇〇〇萬兩）。

春耕貸款支配數額，已如上表，各縣支配是項貸款辦法，約分三種；（一）由農戶按所種耕地戶數，向縣府借貸。（二）由縣府購置耕牛，農具，籽種，按戶戶需要程度分配。（三）由縣府派員調查各鄉村荒地耕地畝數，轉飭鄉約村長向縣府具領，按實際情形分配。（一）（二）兩項辦法可說是政府的計劃，第三項辦法，則爲實施步驟。故政府接濟農民籽種耕牛農具等，均由鄉約村長間接發給，發給數量，亦唯根據若輩調查情形之呈報爲準則，於是發生種種弊端，失却政府救濟貧農之真正意義。其一爲農民貸款，手續過繁，由省府發給縣府，縣府轉配各鄉，鄉長又分給各村長，始入農戶之手，此點，不僅時間上的延宕，使春耕時期耽悞，貪污之徒，且可從中漁利中飽，農民所得實惠，實在政府理想境界之外，甚至農戶有負債貸款百元以上，而僅獲籽種一担者。其次爲春耕貸款之歸還規定，於今年秋收後，歸還半數，餘俟明年春收歸還，鄉約村長以自身爲居間份子，皆據此爲發給貸款之原則，凡小戶農家



，彼輩不願代爲呈請貸款，因其無力償還故也。記者曾見奇台鄉間，農民頗多就地掘草爲活，詢以何不貸款耕地，則曰：「我們爲小戶農家，借貸不了政府的款子，政府價貸款，祇有大戶富豪，才敢借用……」。可見小戶自耕農，貧農仍不得救濟實利，貨款利權，仍多操縱居間階級之手也。再次爲新省交通阻塞，省府各縣間行文，頗感不便，影響所致，影響不便，政治效率，因以減低，此次擴大春耕，亦因是發生種種阻碍。試舉一例——哈密行政長公署，於本年三月間奉令，着手清丈地畝，以準備擴大春耕，先是呈核清丈辦法，時隔月餘，不見覆令，祇得擅行清丈土地。清丈完畢，估計全縣約需春耕借款六百萬兩，當即造查戶籍，請領撥款，省府指令，已交財廳核辦，電催財廳，則謂已交省銀行發給，至省銀行滙款到哈時，哈密農村已麥高五寸，早已渡過春耕季節矣，此種情形，則不僅限於哈密云。

## (二十一) 新疆軍事編遣與屯墾

新疆之軍隊組織，因民族之不同，組織亦異，有民軍，歸化軍，省防軍及纏回之軍隊與東北留新各軍之別，在新疆之各軍總共約三萬餘人，今皆已能統一轄制及指揮之，在新疆素負盛名之歸化軍，今仍組織完備。新省之軍事情形與內地無甚差異，因歷年累經戰爭，軍隊

不乏多少變動，惟戰鬥之經驗仍未見若何進步，尤其對於防區制度，仍未能澈底消除之，如同軍之多駐於省東及南疆等地，歸化軍多駐於北疆地帶是也。

新省軍事當局，近確在銳意着手整頓各軍，對於軍事之教育，更爲注意，其實施軍事教育，先從編遣軍隊着手，軍隊之編遣，在新疆確已做到。二十二年打過馬仲英的歸化軍。東北自衛軍，救國軍各部，現在大部均已編遣，目前新政府似注意於質的方面改良，而不主張量的方面擴充。茲將新省幾個重要軍事機關與編遣屯墾軍隊，略述如下：

(一)航空學校——校長姚雄，該校分機械，飛行兩班，每班學生約六十餘名，全校職教員二十餘人，學生一百二十餘名，不分資格，以當地殷富子弟爲限。哈纏兩族學生，約佔十餘名。

(二)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趙劍峰。校舍係新築西式者，內分步，砲，騎，工，輜重等五隊，每隊學員八十至一百二十名，計分學術兩科，教程類似內地各軍附設之初級軍訓班，學員薪餉，按軍隊發給，外籍教官，按各該國籍，通用貨幣照階級計算，中籍教官按階級發薪，學校經費按月臨時向督辦公署具領。全校教職員五十餘人，學員六百餘名，騎科多係哈族畢生，纏，蒙，滿，歸化等族學員，約佔百分之十五，漢族學員，本省籍約佔百分之六十五。

，東北各省籍約佔百分之二十。

(三)憲警學校——校長董不真，該校行政系統分總務、軍需、教育等三科，學員人數約三百六十餘名，編為三大隊每隊直轄三分隊，經費亦係臨時請領性質。該校設置整潔，學生頗為勤苦，課餘工作，計有印刷，毛織等手工藝。

(四)教導團——該團系挑選各部隊優良士兵組織而成，分四大隊，每隊直轄三分隊，大隊編制等於連，分隊等於排，現任團長柳正秋。

(五)衛隊團——該團亦係選擇各部隊優良士兵所成立，編制與普通團相同，現任團長盛世驥。

(六)城防大隊——該隊士兵較為整齊，全隊計六百餘人，專負維持省城治安之責，聯合省垣警察，執行軍警督察任務，現任隊長尤得勝，省垣軍事情況，已如上述。此外各地警備區，計分伊犁，塔省，阿山，哈鎮，(哈密，鎮西)，吐鄯(吐魯番，鄯善)，焉耆，阿克蘇，喀什等九區，每一警備區士兵人數五百至一千五百人(喀什駐有警備兵二千人)。全省各區駐軍，為數甚少，如哈鎮，焉耆等區，且皆利用當地纏蒙各族組織之民軍，以為各該區之警備兵額，既可節省軍費，又得融洽各族情感，誠善舉也。軍事警備區劃分後，除應有駐軍若干外

，餘則悉數編遣矣。

現役及編餘軍隊，分配各縣從事屯墾者，統計如左：

隊	屯	墾	屯	墾	旱地	水	播	種	牛	隻	車	輛	每組補助種菜借墊馬匹	款項數目	款項數目	數目
教導團	昌	吉	二	五	旱地二組	麥	種	石	八	隻	無	無	旱地三萬兩	一	萬兩	無
衛隊	團	乾	德	一	水田二組	稻	種	石	三	隻	無	無	四萬兩	一	萬兩	無
城防	大	湖	二	〇	旱地二組	麥	種	石	三	隻	無	無	三萬兩	一	萬兩	無
責格	達	湖	二	〇	旱地二組	麥	種	石	三	隻	無	無	三萬兩	一	萬兩	無
工兵營	呼	壁	二	〇	旱地二組	麥	種	石	三	隻	無	無	三萬兩	一	萬兩	無
步兵	第	六	團	二	旱地二組	麥	種	石	三	隻	無	無	三萬兩	一	萬兩	無
騎兵	第	二	團	二	旱地二組	麥	種	石	三	隻	無	無	三萬兩	一	萬兩	無
團呼	圖	壁	二	〇	旱地二組	麥	種	石	三	隻	無	無	三萬兩	一	萬兩	無
保安	局	迪	五	〇	旱地一組	麥	種	石	一	隻	無	無	一五萬兩	五	萬兩	無
化演	武	亭	五	〇	旱地一組	麥	種	石	一	隻	無	無	一五萬兩	五	萬兩	無

督署副官處	二五人	旱地米組	無	無	無	無	五萬兩	無
迪化百戶高	二〇〇人	旱地四組	一〇〇石	六隻	無	六〇萬兩	一〇萬兩	無
步兵第二團奇台	二〇〇人	旱地二組	六〇石	三隻	無	三〇萬兩	一〇萬兩	無
工兵隊呼	二〇〇人	旱地三組	六〇石	三隻	無	三〇萬兩	一〇萬兩	無
軍官大隊	五六人	旱地三組	麥種三六石	一六隻	五輛	四〇萬兩	無	五匹
第三十團 昌吉	一〇〇人	旱地三組	麥種二四石	三隻	一四輛	旱地三〇萬兩	無	一四匹
乾德 阜康	一〇〇人	水田三組	稻種一六石	三隻	一四輛	水田六〇萬兩	無	一四匹
殘廢軍人教養院	五〇人	旱地一組	麥種三〇石	一六隻	無	一五萬兩	五萬兩	無
呼圖壁	二六人	旱地六組半	麥種二六石	六〇隻	一六輛	旱地〇六萬兩	一〇萬兩	一六匹
統 計	三〇人	水田三組	稻種三五石	六〇隻	一六輛	水田七〇萬兩	一〇萬兩	一六匹

總上所觀，新省整個軍政，似已漸入軌道，如汰弱留強，編遣屯墾，軍事教育之整頓，警備區域之劃分，皆有條不紊，配備完整。惟軍隊屯墾，政府雖以鉅額公款，移作經費，但規定辦法，仍按春耕貨款辦理，即屯墾部隊，須將秋收所獲，歸還半數以上，繼續種植三年之後，耕地始撥與耕者所有，現役編餘屯墾部隊，在秋收期前，政府則繼續供給給養，故軍

隊屯墾事業在新疆，目前只可說是提倡時期，未可遽言效率也。

## (二十三) 迪化市政建設

新省市政，甫經設施，目前施政，僅限於戶籍調查，修築馬路等項，而迪化市政府，亦近在本年一月一日始告成立也，迪化市人口統計六千五百餘戶，五萬五千餘口（流動性者不在計），本不及成立一市之程度，惟以新省急於建設，當局者每思多設機關，多做公事，迪化市成立，亦始自斯旨。迪化市政府爲籌辦各項公益事業起見，爰有公益捐，屠宰捐之設，公益捐月收省票三十萬兩，屠宰捐月收省票四十萬兩，除市府每月經常費二十萬外，每月捐款可餘省票五十萬兩。迪化市政建設，逐步實行者，有下列諸項：

(一) 修築馬路——省城自南關至督署前門，馬路已於本年四一二紀念日前修建完竣。該項工程係利用監犯，工兵，店員，合作，運用沙土石子，黏土等材料而成者，闊度一丈二尺，兩側置暗溝，路面爲弧形每隔二丈，置明溝，墊以石子，以爲放水設備。該路長約五里，全路工程僅十五日完成，建設費計省票一千二百萬兩（合洋一萬二千元）。

(二) 修築市立第一公園，及附設物產博覽會——市立第一公園（即楊公祠），位於迪化城

西南郊外，距城三里許，俗名西大橋（即單寧橋），又稱楊家花園，民國八年楊增新氏所建，二十二年遭匪亂，遂破壞。本年春間，市政府以省票五百萬兩修築園內房舍，本屆四一二紀念日，並於園內附設物產博覽會，是會分軍事，教育，工業，藝術，貿易，物產等六館。物產館陳列物品有各種皮張，農業產品，礦產藥材等。教育館陳列各種統計，學生成績，女生手工藝——如刺繡，繪圖等。軍事館陳列有飛機，滑行機，銅砲，各種築壘模型，戰壕模型等。工業館陳列有汽車零件，農具等。貿易館陳列有各種商品。藝術館包括書畫，金石，古玩各部門，該會羅致豐富，開新疆博覽之新紀元，惟展覽為時甚暫，至本屆四一二紀念會閉幕，博覽會亦隨之收束，該會似專為各地民衆代表而創辦者。此外，市政府最近擬將電燈公司收為官營，（按迪化電燈公司為商人楊德元所創設，全市現有電燈五百盞，因磨電機馬力過小，不能擴充），並擬建築市立第二公園及第一醫院，現尚在計劃中。

其次近年新省保健事業，亦有相當設施，舉其著者，計有迪化市立第二醫院，該院建築費計省票六百萬，設置費四百萬兩，藥品材料費一千二百萬兩，統計耗費省票二千二百萬兩。內部分內科，產科，皮膚花柳科，現任正式醫生僅蘇唐（俄籍女醫生）一人，餘為護士，院長係「臨時代理性質」。（二），迪化市立第一醫院，內部分外科，眼科兩科，設備藥品，遠非

第二醫院可比，院長薩頗日尼科夫，眼科主任克拉斯諾田科夫。第一，第二兩醫院，現向蘇聯藥房購就價值一萬盧布之藥品，並由上海各處購就價值二萬元之藥品，由阿拉木圖定購大宗牛痘苗（約數一萬五千人之用），最近即可運迪應用。現該省保健計劃，第一項爲擴大醫院組織，例如添設花柳病院，傳染癩瘋病院。第二項爲選擇各族學生，有中學等學校能力，留俄專學醫藥。並規定保健事業建設費，全年數額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元。總上所觀，新省保健事業，僅就量的增加，治標辦法的設施，其對於兒童保健事業，市政衛生設施，則似尙未顧及也。

## （二十四） 新疆民族并其風俗

新疆民族複雜，世人譽爲民族博覽會，計其著名者有纏回，（現改稱維吾爾，譯由舊名畏兀爾），甘回，（即回回，又稱回鶻），蒙古勒，哈薩克，俊倫，錫伯，黑黑子，韃靼，安集延，烏梁海，滿州，歸化，漢族等十三種。

（一）纏回 纏回以遊牧農業爲活，信穆罕默德教，性柔和，能耐勞苦，惟多貧婪鄙吝，實爲美中不足。容貌風俗，別具一格，身高體大，鼻隆鬚長，頗類印度人。有謂，纏回係印



度種，第移居新疆，受大陸氣候之薰陶，變遷生活習尚，且多早婚，一女多夫，一夫多妻制，皆似印度風土。有謂纏回係蒙古種，其善騎，耐寒，遊牧等習慣，亦類蒙古俗尚。亦有謂纏回係土耳其種，東遷新疆，變其色相，其宗教信仰，留鬚、戒齋、年節、飲食一如土耳其民族。此三說，尙以後者爲可靠，凡東方民族，皆發源於帕米爾高原也。

纏回以適存新疆，自可另成系統，另樹一族。纏回語言多喉音，語尾附帶「噢、哼、」等聲韻，驟與纏民談話，如聆哮喘病人之訴苦。多妻制，纏回一男按教規可娶妻妾四人，貴族如王公等，且任意徵女色，姬妾盈室，不以爲怪。沿用回曆，以月繞地球爲準則，每月見月爲月首，循環十二個月爲一年，而歲首亦以十二個月終了後第一個月上弦開始。纏回年節，日夜鼓角喧天，歌舞誌慶，吊羊、賽馬、摔角，節日繁多，極盡歡樂。男女乘馬賀年，主人以油條、酥餅、麵條、羊肉等食物款客。又戒齋，於每年之最後一個月之上弦開始，迨第二個月上弦截止。戒齋期內，日落始食，鳴砲爲號，夜不眠寐，鷄鳴即起，每日禮拜八次，始終不懈，此穆罕默德偉大之由來也。相傳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穆罕默德督戰中亞漢志諸國，軍食告絕，規定每日日落就食一次，次晨鷄鳴即起，擊鼓吹角，以鼓勵士氣，戰事遂獲勝利，後人定爲戒齋節，以示永念勿忘云，「臥薪嘗胆」較之遜讓多矣。纏回飲食服裝，較異尋常

，飲必濃茶羊乳，食則羊肉焙饅，日出即起，天昏就睡。婦女天足，能耕作，能牧畜，家居布衣，外出御綢緞，臉垂紗巾，足登皮靴，衣對襟，長及足背，袖闊且長，行走兩臂下垂，步健姿正，身體健美，有西女風，畫眉相接，杏眼黑瞳又類東方美女。男女婚姻主自由，但須經阿洪之證明。

纏回佔新省人口百分之七十，爲新疆之基本民族，沿天山之陽，崑崙山之陰，自東南之哈密塔羌以迄，西南之疏附，疏勒，其間焉耆，和闐、玉闐、葉城、庫車、莎車、吐魯番等地，除塔里本戈壁外，中間二百餘萬平方英里，幾爲纏回世居之所。過去曾經醞釀一度之南疆自治運動，外傳係有複雜背景，但事實上，纏族在新疆既有悠久之歷史，其近代社會組織，尙止於封建制度，決不至甘心出賣民族生命，而附庸任何一方面，至於纏族文化水準，生產事業之落後，盼仰純正扶助甚殷，自治運動，不外乎因企求失望，欲自立治權也。此種民族運動，仍在整個中華民族範圍之內謀出路，同求鶻的耳。惟維繫民族生命主要問題，即經濟權能是否自持，如經濟權能爲人壟斷，此一民族即亟圖自強，一切困難阻碍，將使其忍辱屈服，難伸厥志矣，此纏族今日視爲大患者也。

(二) 哈薩克——哈薩克族本爲準噶爾部之一，生長伊犁河流域、阿爾泰山南北，嗜遊牧，

酷殺生，身軀雄偉，腹大腿長，善騎擊，行劫搶貨，視爲副業，性愚魯，心詭詐，入城市，馴若綿羊，處田野，惡如虎狼，爲其他各族所厭畏。其沿阿爾太山者現爲俄方驅逐，東竄天山南北，乘隙打劫，擾亂地方，時有所聞。現有人口十餘萬，約佔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在俄屬斜米省一帶，人口亦不相差，惟在俄生活者，多爲青年及兒童，新省哈薩克則類多成人，以其性頑固，不可感化教育也。哈薩克族，所處環境如此惡劣，其民族生活又如此落伍，前途當無甚發展餘地，惟其與纏回同教，纏族視若手足，尙可苟延新境耳。

(三) 韃靼族——韃靼(又名奴加衣)生長於俄新北部交界之處，如科多，烏梁海一帶爲其根據地也，性和平聰穎，善商賈，蘇新貿易之經紀人，大多假彼族商賈之手，儼然自成其買辦階級焉。人口約佔全省百分之三。

(四) 蒙古勒族——即準噶爾部也。元盛時代，西越葱嶺，南征印度，蒙古勢力，幾及東歐，其留居新疆者，曰準噶爾部，後爲滿清所併，蒙古勒爲該部蒙古之遺裔，其民族性能變遷，大非曩時蒙古汗氣焰可比擬矣。現存者有阿山，焉耆，吐魯番蒙古部落，人口約佔全省百分之三。

(五) 安集延族——係土耳其種族東遷之一部。性聰慧，善經商，以南疆喀什噶爾一帶爲數

最多，往來印度及中亞諸國，爲流動性之民族。人口無正確統計。

(六)歸化族——民九年間，蘇俄人民因受十月革命之風潮，沿新俄交界處俄人，漸次潛逃入新居留，以其回國無籍，乃歸化中國。份子龐雜，各種職業者均有，而以蘇俄舊政府時代退任軍人爲多數，金樹仁主新時代，編爲軍隊，供已驅馳，二十二年「四一二」政治革命，倒金主力，仍爲歸化軍。人口約有二萬餘，故現在該族在新省，亦有其歷史與地位矣。

(七)滿洲，俊倫，錫伯三族——該族係滿清政府，派留新省各旗，新省民衆簡稱之曰滿洲，或旗人。性極惰，精力薄弱，苟延生活，日就衰落。

(八)黑黑子族——是族乃獯民也。未開化，穴居獵食，類如初民，生活於各山澤間，爲數寥寥。他如甘回，漢族，民族風俗情形無異內地，姑從略。

## (二十五) 新督辦盛世才訪問記

記者到迪化後，曾分訪新疆軍政當局，談話甚多，盛世才督辦，他是現在執新政牛耳的領袖，這個人物是記者久想瞻仰的，有一天去謁見他，那身材高大眉粗黑，語音法亮，鼻骨高聳，眼似虎眈，表現現代軍事領袖的威嚴精神，他是俱備十全的。照例的寒暄以後，他便

# 下·旅行新疆的觀感

開始了他的自傳之外，並且答了記者所問他的話：「我的原籍是遼寧開源，我是廣東瓊崖講武堂的學生，對於國民革命，很早就有相當的認識，後來留學日本陸大，對於軍事學，也有相當的收獲，回國後，即從事實際革命工作，跟蔣先生——蔣委員長——北伐，關於軍事的策劃，也受過不少的實地訓練，……這並不是自吹，這些都是自信力，一個人有了自信力，才能發揮自己的力量。在南京住了好幾年，受的訓練很多，深知道要為國家多出一些力，自己去開闢較大的出路，較高的目標，是不能為功，於是第一次走四川，四川的軍人開得烏烟瘴氣，（那是民國十五六年的情形），看看不對勁，又折回首都，承蒙新疆駐京辦事處某君的介紹，我便携眷屬到邊疆去，邊疆，廣大的邊疆，我的目的是想要將自己學識與能力，貢獻給邊疆，絕對不存絲毫英雄思想，一個人學成服務社會，那是天經地義的，內地既然人才擠擁，我們應當跑到邊遠的省份去，我的妻（盛邱毓芳女士）也抱這個宗旨。到新疆去，應金樹仁主席的聘請，我的目的不外乎從事邊疆軍事教育，她的興趣在乎促進新疆婦女教育……」，

『到新疆以後又怎樣呢？』「不消說封建勢力是反對的，金先生（樹仁）受了謠言，以為我是日本陸大學生，就有些害怕了，起初給我一個少學參謀的位置，再而罷為軍校教官，二十一年哈密纏民變亂，省方軍事節節失敗，才委我為東路總指揮，擔任剿除哈變的軍事。此而

後，才稍展自己素習的技能，取得新疆一部分民衆信仰，二十三年「四一二」政變，我正值剿匪南山，事出猝變，對於援助金主席實在是心有餘而時間不逮，事前我不知原因，事後各方擁我當督辦，事實是這樣，說是時勢造英雄也好，說是倖倖也好，橫豎人，尤其是軍人本，能是捍衛國防，爲民保障，那時新疆陷於混亂狀態，我自知能力有限，但是當軍人到了這個時候，只要自己有一分力量，也得去拯救民衆的……」。

『現在督辦對於政治上的改革怎樣？』「要想將自己的意志發展，主張實現，對於政權不能不自己來掌管，我的用人方面，表面看來似乎偏激，但是舊有省府公務員，自李主席（榕）以下還多着哩，他們是長於新疆的，有好事必須經他們諮議才覺妥當。因地制宜的事也在在有之，例如各廳處設副長，關於行政上的委員制，都不過是沿用他們的所長來建設新疆。至於東北藉的公務員，大多數是東北退新義勇，自衛，救國各部的舊部官佐，安插他們一個位置，也是理該如此，況且他們受國難的刺激很深，他們的發奮努力也比較強烈，叫他們來當幹部是最適宜的。有人說我狹量自大，可是要整飭政治不先汰淘低能，獎勵後進青年，又怎能使政治上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呢。例如李主席，他是年高德劭的人，對於吏治，他有很好的經驗，老大的可敬，壽考的尊貴，也在乎此。再如和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爲什麼也可以

當副主席呢？這就是合乎因地制宜的話了，和副主席是纏族中很有希望的人，他的資望也很高，對於（四一二）革命也是很努力……」，

『目前主要的施政，策略：可否見教？』「我們的政策是和平，建設，反帝……我們目前施政的首要，是復興戰區農村，開採礦產，縮編軍隊，擴充軍事教育，提高各族文化……目標雖則類乎空洞，但是我們決心這樣做，想來總會有成功的一天……云，談話完了，臨別，他拿灼灼的目光相送，點首爲禮，盛督辦的是一位邊防干城，看他這付神氣，是很有作爲的我們的談話間，他也曾說到『現代中國青年要彼此加油，油加足了，引擎才能發動』。

## （二十六） 新主席李榕訪問記

李榕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耆老，他是鎮西（昔稱巴里坤）人，他的名字單稱曰「榕」，差不多全疆的民衆，尤其是漢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愛民若子，慈祥和平的地方官，父母官。他已經七十有一歲了，矍鑠的精神，健寤動聽的談話，鬚子又白又長，家居也穿着長衫馬褂，出門乘四個輪子的轎車，衛士至少也得跟上十六個，前後左右，擁擁擠擠……民三年他是國會的議員，代表全疆人民到過北京，回來時，當知事，道尹……，民二十二年他由迪化縣長



擢陞迪化行政區的行政長，「四一二」新疆政變後，新政府首任主席是劉文龍，次是朱瑞厚，朱瑞厚死後，接任主席的就是李主席（榕）。老好好（不知怎的，迪化民衆都這樣稱呼他）……記者訪問新督辦盛世才之後，對於這位新主席李榕，也曾訪問兩次，第一次是本年新疆民衆代表大會的前日，我們經過半個鐘點的寒暄，才談到正題。

記者問，「李主席對於治新的感想怎樣？」答：「主席那一省都有那麼一把交椅，我是年衰力弱的，這全省第一把交椅，我之力豈能勝任麼？不過，盛督辦看得起我，叫我幫他忙，盛督辦素知我做官不貪污，可做實行清廉政治之標準模範也」。李主席白話裏夾雜文言，談諧的辭令，一邊說話，一邊從老花的眼鏡框里探視着記者？「……『後生可畏』先賢言之有理，盛督辦，和副主席，都是文武全才的後生，新疆民衆得此二人，可說是三生有幸」。

『最近新省施政方針及行政狀況，可得而聞乎？』「民以食爲天」，第一着新省府對於戰區花了一千二百萬兩擴大春耕，「國以民爲本」，所以政府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免得陷於過去回漢仇殺，民不安業的痛苦。有以纏頭抬頭不得，「同人起漢人滅」，這是很錯誤，也有乖孫總理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李主席對於它也有很深刻的研究吧』。「沒有什麼，我僅知道三民主義很合乎中庸之道，孔聖人的禮義廉恥，也有涵義在裏邊，「禮義廉恥，國之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三民主義裏頭有這些學說，也就够我信仰了，徐先生，你信仰三民主義的，對於「禮義廉恥」也該特別注意體行呵……「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我沒有別的信仰與能力，我剛知道要政治清明，國泰民安，必須當地方官的注意「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咳！在新疆盛督辦是實行清廉第一人，他最恨貪污的官吏，所以我不敢委任一個人，政治是人事的擴大，用一個壞人，要壞很大的事，我不敢用人也是爲了這點，不過盛督辦用人很認真，有他作主，我可以多享些閒福氣……」。「新省財政前途有何辦法？」「這事……最好請你去問陳廳長，他是專管本省財政的。」

「主席以爲開發西北，建設新疆應當從那一方面做起？」「聯合省內各民族，站在一條戰線上努力奮鬥，絕對精誠團結，誰有異念，破壞建設新疆，我與督辦拿軍事政治的力量將它來撲滅……」。

「那末對於南疆和闐一帶的善後，打算怎樣措施？」「……最近的未來一定要整理，那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外交上的現狀，主席有何意見？」「只要人家誠意與我們提携，互助……我們是絕對讚同的，蘇聯對新疆有無野心，凡是新疆的民衆，都很明白，人家說我老糊塗，老糊塗有老糊

塗的思想……思想起來，國家大事到了這步田地，我們固要高瞻遠矚，「咳！咳！」你是明白的人，不必我說就知道了」。「咳，咳，咳……」李主席不斷地咳嗽着，他還想從下說，記者却不好意思爲了他老人家。

## (二十七) 副主席和尼牙孜訪問記

和加尼牙孜——阿吉——新省府副主季，他是一位纏回新領袖，革命家。「阿吉」，從前這個名稱是稱呼朝過天方的回教徒的，現在一般纏民却拿來作爲和加尼牙孜副主席的簡稱了。一個人的權貴，萬人的崇拜，原因是他個人能够替大衆做些事業。和加尼牙孜阿吉（以下簡稱阿吉），生於西歷一八九六年，他的故鄉在天山的東脉南麓，地名叫哈密西廟兒溝。他是一個農家的兒子，幼年時期的阿吉，整日過着牧羊的生活，六歲就能騎馬，別的孩子只能牧五十隻羊，他却能牧三百隻羊，也不覺得費力。鄰近的村童却很羨慕他，由羨慕而敬畏，而懼怕他了。他覺得這些懼怕的心理於他很是不安的，於是他不敢自驕，在人家跟前表現勇敢了。碰到年長的人，他必恭敬，碰到年幼的人，他就友愛。到了十六七歲的時候，慢慢地一般村童害怕他的心理也忘懷了，老年人也很喜歡他了。王府派的差使，例如送草糧，納租進貢

，別人都畏縮偷懶，他却自告奮勇，這樣得到了哈密王聶滋爾的垂青，將他委爲王府侍衛隊的排長。阿吉雖則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但是他很喜歡打靶，小的時候就習熟射擊，因爲他作事很勇敢，努力……聶王很器重他，那時候差不多他是王府裏第一個紅人。可是他有一種特別的個性，他的身體雖然給王府做奴隸，他的思想却是相反的。對於王公世襲的制度，貴族壓迫平民，剝削民衆，他私下很不以爲然，官廳的威脅，利誘聶王，間接增重人民的担負，農民們跟他先前生活一樣地給官廳，王府送二重的雜稅田糧，更其給他強烈的刺激。他對於現實的環境看到了許多缺陷，於是乘着聶王下鄉的一天，毅然決然獨自騎了王府一匹駿馬，向友好借了些盤費，走喀什噶爾朝漢天方（漢志國）去了。這是同教徒最高的資格——阿吉——朝漢之後才有這個「博士」似的頭銜的。阿吉從漢志回到故鄉的時候，適值哈密疆民變，他以爲時機已到，於是聯絡東山各鄉農民，暗中企圖叛變。二十一年哈密事變擴大，省方派遣大軍進剿，阿吉知力不敵，遂投城省軍。二十二年「四一二」政變起，新省全局動搖，他又暗結馬仲英，進攻省垣。二十二年六月間馬仲英在紫泥泉（孚遠縣境）爲盛世才擊敗，阿吉事前已與盛有默契，他用倒戈的方法，完成他的革命事業，推翻舊政府，爭民族政治上的平等，他的副主席尊位，也是肇基於斯役。在還沒有見到這位阿吉之前，記者聽各方面可靠的消息，

和副主席的略歷是這樣的。第二次全疆民衆代表大會的前夕，記者訪問李主席後，接着就去訪問這一位纏族新貴人，和加尼牙孜阿吉，『阿吉安好』？記者打着民衆們的稱呼問：「我是農民出身，體力素來是健全的」。通事很有趣地翻譯阿吉的話：『阿吉不會說漢話……』，「會說幾句，總覺說不像樣，怕人家不懂」。『阿吉對於歷年新疆變亂有何感想』：「阿吉說，『地方是亂不得的，一亂幾年，是新疆歷史上常有的局面，從前清朝對我們施的是專制的手段，所以人民不服氣；常常要變亂。楊增新治新十七年，手段比較和平些。所以相安無事，民十七年金樹仁秉政後又壓迫起百姓來，所以百姓受不了壓迫又要叛變了。這是向來回漢感情不洽，官吏壓迫民衆而起的。現在政府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不論回，漢，蒙，哈；都是一律待遇，這一來再也沒有人談革命了。因為我們的頭腦很簡單，革命的事業，到了一律平等待遇，我們覺得是很滿足了：地方亂不得，一亂牛羊馬匹。人口莊稼：什麼都要受了很大的損失，現在我們的民衆酷愛和平，有了和平的局面，地方才能復興，民衆才得生活』。『阿吉每日政務很忙吧？』「不：並不見得，開會時間太多，說話，做事的時間在我是很少，旁人看來以為我是屍位而已，其實我自己不說話，不做事，自然有人將我所要說要做的事情說得到做得到，決不會不顧慮我的意思與主張的」。『過去南疆的情形，內容怎樣，可以見告否？』「無

背景，無作用，自起自滅，無意識，無根據，是無知青年鬧的玩意……」。『何以到了現在仍未見……？』「四一二」紀念會過後，可以決定善後方針，不過政府決不輕動干戈，全疆已經統一，和闐一隅可以政治解決，該地殘餘也很願受政府的撫綏，這是我敢担保說：『無問題』。『記者嘗聞纏民蘊藏甚富，性喜貯積，阿吉何以不鼓勵富有的纏民，從事地方建設，興辦教育呢？』「政府基礎新定，不能遽爾出此，過去曾有亂徒謠言政府實行共產主義，許多大戶均懼而遠徙印度，這次召集全疆民衆代表大會，一方面是政府給人民宣佈政策綱及報告最近政治成績，給人民一個深刻的印象，知道新政府是絕對站在爲民衆謀福利的立場，來實行政治上的策略的。一方面使對於新政府曾有過誤會的人，澈底了解過去的錯誤觀念是一種禍患，目前政府保障各王公，貢子，貝勒，阿訇，千戶長……的地位財產，提倡各族固有文化，爲的也是這一着，等到人民對政府信仰堅固了，建設新新疆，財力似乎比較人容易……」。『那麼，阿吉認爲內地各省移民新疆可掣，也許有可能性吧？』「……不錯以三十六萬萬平方英里面積的新疆，只有人口二百五十萬，平均三平方英里，才佔一人，新疆戈壁雖多，但至少數人來分配，畢竟有使利棄於地資源不能開發的缺憾……」。『那麼，爲什麼現在對於口裏旅商來新，還限制得限嚴呢？』「……這點粗看似是新疆傳統的閉關主義，其實，新省地

方粗安，當局長官生怕反動份子的乘機搗亂，這是暫時的現象。將來中央如果計劃大批移民，新省當局是很讚成的。『省府以下各機關，大多數有副長之位置，纏族充任者，也不在少數，彼等對於政治當有相當貢獻……』，『不過相互監督，其他作用很少……』談至此，另有外縣民衆代表進謁，記者遂辭別。

## (二十八) 聯蘇駐新貿易公司參觀後記

「蘇聯對於新疆貿易公司」——這顯明的店招，記者到迪化的第一天，首先爬上眼簾的也就是這個金字招牌。對於這個蘇聯駐新貿易的總機關，記者很早就希望看個澈底，觀個仔細。——

淨潔的檯枱，櫥窗，一塵不染的玻璃門窗，左邊陳設的是進口部門，輕工業的製造品，絲織，毛織，棉織，各樣織品，瓷器，搪瓷，皮革製物，香皂，鉛粉，頭髮油；一切粗製的化粧品，鮑魚，海味，藥品，衛生材料，農具，工具，文具；包羅萬象，五花八門，什麼都有陳列着。

可是貨樣儘管怎樣多，却不見雜亂，分門別類，每一種貨物都標誌着出產地，每年產量

，貨物的質地好壞，經久或是易壞，價值——最高與最低。并誌明金盧布及新省票的價格右邊陳列着的是出口部門，羊皮，狐皮，虎，狼，豹皮，羊毛，駝毛，粗的，細的，梳得整整齊齊，一束一束陳列在櫥窗裡，同樣註明出產地，年產數量，品質，價格等簡明正確的小表格，這樣叫每一個顧客知道貨物產銷的概念，如果商人們對於進出口貨稅運費有了相當的智識，那末貨價加稅率運費等於進出口的總值再預將市面匯兌市價及進出口貨物市價加以考察，商業貿易的利率也可指數了。

這合理化的商業貿易完全是根據近代產銷合作，生產及消費統制的經驗而進步的，合於邏輯，不會發生存貨過剩或供應不足的病態。該公司貨物的出售，絕少現金的交易，它營業可說是匯貨簿記，進出口貨雙方登記後，電匯貨款數額，互作抵銷。譬如新省需要輸入輕工業製品若干萬元，同時蘇聯需要某種原料品若干萬元，於是由駐新貿易公司電請蘇聯總公司即日發貨，同時該公司即根據輸入額，收買原料，雙方貨物交卸清結之日，亦即為貨款清結的時期。進出口日期相差至多不過一月以內，此為該公司正常的貿易狀態。或有時蘇聯總公司需要原料品，超過製造品入新之數，則為非常狀態；而原料品供過於求的現象，則未曾見。由此亦可略見蘇聯市場的廣大，夫與輕工業尚在勃達發展。蘇聯本來是農立國，其轉入於



工業狀況，近年五年計劃的成功，即爲發軔時期，而其最近重工業與軍事工業的進展，亦在於輕工業發展之後，此種循序步進的狀態，非歐陸其他各國所能及。即就對外經濟而論，其類似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統制，貿易統轄，收效亦宏，時勢促使抵諸成功乎？抑其自身健全乎？本文不及盡述焉。茲就駐新貿易公司參觀後感想，尙有兩點可供我人研究者，特誌知次：

(一) 完全的滙貨——蘇聯在新的經濟勢力，始終基於貨滙，就表層觀，則是二重利潤，即是製造品與原料的進出口，均可獲幾成的利潤，新省土產的銷場，以交通以及過去國稅的關係，夫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唯一出路即爲蘇聯，而新日用品，如布匹等又專仰給於蘇聯，此點，對於新省本身的利害如何則有兩說。一說爲：「新省土產以內地交通的阻隔，不能貨暢其流，蘇聯既以純商業性質，收買土產，未始非省省利益之半面，而新省缺乏輕工業製造品，一般人民仰給於蘇聯，亦止於土產數量之價值而換取之，而一般平民的生活，因之提高水準。另說則謂：「蘇聯對於新疆的經濟侵略，始終持續不輕讓步，如有另一種經濟勢力在新疆境內相抗衡，則其焦灼可以想知，蓋新省人民現在消費的蘇聯製造品，遠非內地各商埠質可以比擬，蘇聯在新的既得權利，處於現時，日虞他方面的衝突，予以打擊也」據

以上兩個觀點，顯然地曩日蘇聯在新的經濟地位，似較現在爲鞏固，唯未見若何發展。迄至近年，商務雖日趨進步，地位反因世界經濟一般的不景氣，潛伏無限危機，故目前蘇聯因欲保持其在新經濟地位，不能不作進一層的設法，維持其既有利益也。

(二) 信用放貨？昔者，一般人視蘇聯在商業上素稱信譽薄弱的國家，蘇聯亦自認過去的對外信用的缺陷，乃急事改進，改訂商約，整理國家財政，統制進出口及金融經濟……其本身遂漸除去在商業上的舊日不良習尚。美俄復交，即爲一證。茲其在新放貨，亦皆預有計劃，專設商務機關調查當地土產的價值，作爲放貨的準繩，其細密精審，一至於此，其貿易的勝利，豈足怪哉。

## (二十九) 第二次新疆民衆代表大會見聞記

新疆第二次全體民衆代表大會，於四月十日在迪化省垣舉行盛大之開幕典禮，大會經過歷十五日之久，記者親歷會場，目觀盛況，大會給予新省民衆以深刻之印象，亦確爲新省空前之盛舉也。

四月十日新疆民衆第二次全體代表大會在「四一二」大會場（督辦公署大操場）內舉行開

幕典禮，會場門首紫牌樓一座，場內東南角布製坦克車所托之「四一二」紀念紅色燈塔，高約五丈，聳立空間，頗見莊嚴。場北設主席台，台上懸黨國旗，總理遺像及各種布置橫書標語，台中置無線電播音機，台前設來賓席，代表席，再後為各機關各學校各團體位置，會場秩序井然。參加大會各種民衆代表二百九十六人，中外來賓及各機關，學校，團體，軍隊約二千餘人。開會程序：（一）奏樂，（二）唱四一二革命歌，（三）向黨國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四）恭讀總理遺囑，（五）靜默五分鐘，（六）報告開會宗旨，（七）報告「四一二」大會籌備經過及推選主席團與秘書處人員，繼由主席團決定是日主席李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盛督辦代表督署及全體武裝同志，和副主席代表省政府，達會長代表民聯會，何委員長代表反帝會向大會賀詞，阿不都甫窩兒，代表民衆致答詞。最後通過向中央拍發通電。閉幕時，大會秘書長王立士報告十一日早八時在飛機場舉行閱兵典禮，十二日舉行慶祝大會，十三日遊行大會，十四日博覽會及賽馬大會，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大會繼續開會報告及討論議案。

李主席報告開會意義——今天是第二次全體民衆代表大會，集全疆民衆代表計漢族代表六十三人，維族（即纏回之新稱）八十六人，錫伯族四人，回族二十七人，歸化族八人，哈薩克族二十四人，索倫族二十四人，滿族四人，又喀什各族代表二十餘人，共計二百九十餘人

。這樣隆重的大會，是我有生七十年以來，所罕見的事，回憶新省歷年戰亂，民不聊生，今日有此結果，都是民衆的幸運。「四一二」政治革命政府成立後，首先實行清廉，注重善後地方，因爲「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村破產，雖則兵多亦有何用，更何以養之，現在政府厲行縮編軍隊，希望大家回到民間去宣傳，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如果再有搗亂份子來破壞新疆和平，我們結合民衆全力來把它剷除，繼由大會籌委會何委員長報告籌備經過——「四一二」大會我們籌備了四個月，居然於今日開幕了。

全縣代表已到二百九十六人。本會組織分主席團與秘書處，主席團推定盛世才，李浴，和加尼牙孜，何語竹，張馨，師世昌，阿不都熱合滿，達義爾，郁文彬，郭大鳴，徐廉，別克迭也夫，土地阿洪，依尙文，阿不都窩甫大阿訶，阿肯木和佳，陳德立，西力克，藍彥壽，愛林郡王，巴彥，滿楚克札，恰和巴衣，克英，鮑爾漢，韓昇祥爲委員。秘書處秘書長以下設繙譯，編輯，記錄，招待等四組。秘書長王立士，繙譯組主任錢綺天，秘書吳鈞庭，巴彥，鮑爾漢，伊敏正，關清廉，錫祉祥，阿寶，阿學仁，建勛，納百祥，王文生，馬靈。編輯主任郎道衝，秘書周春暉，劉拂吾，康耀炎。記錄組主任侍眉山，秘書趙日三，李佩珂，宋蔭毅。招待股主任張義吾，秘書西克克太，王應祿，布瓦，李滿。現在就可開始辦公，並

推行大會程序。

盛督辦致賀詞——敵人代表督署及全體武裝同志致賀六點，（一）新疆現在的和平，是已往武裝同志的鮮血頭顱換來的，這個代表大會的開幕，可見前線上死去的武裝同志，沒有白死，並且死得很有價值。（二）去年「四一二」各代表能把政府的政策帶到民間去，使全疆民衆了解政府的政策，而熱情地來擁護政府，換句話說，這個現狀的和不是去歲「四一二」代表大會的成功。（三）去歲「四一二」到會的代表僅限於北疆，全疆並沒有統一，這一次不僅各縣都派代表，同時得到各王公，貝子，貝勒，大阿訇等來參加，這就更有價值了。（四）我們新疆有了這個機會，就有建設新疆的可能性，維持和平的可能性。（五）要發展本省經濟，提高本省文化，必須要民衆的合作，這次大會，給我們達到了這個條件的初步。（六）各王公，貝子，貝勒，大阿訇，千戶長，參加大會，就是政府保護信教自由與保護他們地位財產政策的成功，將來政府得到他們的合作，更容易推進一切政治而獲宏大的效果了。

和副主席致賀詞——開會的意義，督辦主席已說得很詳細，新政府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自然要得到民衆的擁護，希望大家將大會經過，宣傳到民間去，大家一致來建設新新疆。接着喀什代表阿不都窩甫爾致答詞——新省人民痛苦，「四一二」革命後才得到解放，巫軍女匪

袖兩年來之努力，才有今天和平統一的局面，我們現在的幸福是新政府賜與的，所以我們要擁護新政府與擁護創造新政府的主席督辦，副主席。第一日大會，於是閉幕。

迪化反帝童子軍，於大會開幕之前夕，舉行授旗式。屆時到有反帝會全體委員，及童子軍第一，二，三團全部。童軍立正於操場之中，時朔風凜烈，滿空飛沙，童軍陣容嚴整，大無畏之精神，畢呈活現。當總監盛世才，副監和加尼牙孜入場時，童軍全體致最敬禮，動作敏捷，全體空氣爲之緊張。並由童軍代表宣誓我們誓守下列三項規律，（一）永久反對帝國主義，（二）永久維持新疆和平，（三）永久負建設新疆責任。繼總監按一，二，三團秩序，分別授旗，旗長約三尺，寬約二尺五寸，綠色黑穗，頂角繡反帝會徽號，總監出席。

李主席訓話——「反帝童軍少年英俊，此番經督辦領導訓練向反帝大道勇往邁進，前途光明偉大，不可限量……」次由總監訓話——「我國童子軍創始於民元武昌文華大學內，組織規律係智仁勇，修養本身人格，爲國家社會服務之良好習慣。本省童軍創始於二十三年「四一二」，當時組織未見完善，故有這次擴充組織，重行編制之舉，我們深知要維持新疆永久和平，必須反帝，童軍之訓練是使全疆少年培成爲反帝繼承者，與執行政府政策，努力社會服務之革命份子」云。

大會第二日(四月十一日)，「四一二」閱兵式在東門外飛機場舉行。場址面積廣闊，入場綴紮高十餘丈，大二丈五尺之牌樓，場北中點爲閱兵台，台上可容五百餘人，台側設各代表，各王公席，來賓休息所，各機關，學校，團體站位。閱兵總指揮爲軍官學校校長趙劍峯，被檢閱部隊有軍官學校，憲警學校，新疆學院省立第一中學(反帝學生軍及電子軍)，督署衛隊團，省城防大隊，教導團，航空學校，交通學校，汽車學校，修械廠附設軍械學校，教導團步，騎，礮，工，輻重，鐵甲車無線電等特種隊，計各部隊三千餘人，馬千餘匹，礮三十尊，鐵甲車六輛，輻重汽車二十餘輛，無線電汽車四輛，救護車一輛，參加閱兵各級文武官員，各族代表，來賓，民衆，總計二萬餘人。十一時舉行閱兵典禮，禮砲鳴後，盛督辦戎裝乘馬。領導各代表繞場一週，即開始校閱。受閱隊伍於軍樂悠洋中，作分列式受閱，當指揮官命令向右看之時，一機自場中突起，高翔空際，表演驚人技術，作旋轉，斜飛，鳥瞰，直起，低空飛行等駕駛，歷三十分鐘，全場觀衆，興高采烈，空氣萬分緊張。繼由督辦及各級長官致訓詞，末由督辦向全體官兵作下列之問答——我們是不是中華民國的軍隊，是不是保障信教自由，我們是不是反帝的軍隊，是不是維持各王公，大阿訇的地位。各部隊一致答復，是，我們是中華民國的軍隊；不保障信教自由不行，我們是反帝的軍隊，不維持各王公大

阿訇的地位不行，大會便於高唱口號聲中歡散。

大會大批獎章，分一等金質，二等金質，一等銀質，二等銀質等四種。受獎資格，經省府會議，督辦及主席三次之審查規定（一）參與「四一二」政治革命有功者。（二）革命後剿匪有功者。（三）對於善後地方建設有功者。（四）對於政府忠實服務或對政府政策了解者。

大會第四日（四月十三日）舉行慶祝「四一二」遊行。是日午前九時，參加人數三萬餘，齊集督署操場。先由主席團何語竹報告遊行意義，略謂：「此種偉大的遊行，充分表現全疆民衆擁護新政府之力量，與反帝，和平，建設之能力，各族民衆感情的融洽及精誠團結。」遊行隊出發之時，萬衆瞻首，羣情激昂，口號一呼萬應，隊伍絡繹十里，爲迪化空前壯舉，開新疆歷史紀元。遊行隊次爲一軍樂隊前引領導，繼爲宣傳隊，童子軍，主席團，各代表，各來賓，反帝會，民衆聯合會，女子學校，縣立小學，維吾爾學校，蒙哈學校，師範附小，反帝會第二民衆學校，兩湖小學，農業學校，反帝會第一分會化裝宣傳隊，省立第二中學，新省學院，第一中學，維吾爾文化促進會，歸化中學，財政監察委員會，屯墾委員會，督署辦公廳，軍務處，軍械學校，軍法處，副官處，參謀處，農礦廳，經理處，交通處，運輸處，教育廳，裕新土產公司，糧秣廠，陸軍醫院，迪化縣政府，地方法院，高等法院，迪化區行



政長公署，市政府，省政府，財政廳，民政廳，印花稅局，審計處，保安局，省銀行，公安局，土兵隊，城防大隊，交通學校，汽車學校，航空學校，公路訓練班，教導團，衛隊團，軍官學校，憲警學校等團體。遊行路線，自督署大操場經銅鋪街，縣正街，法院街，滿城大街，軍署後街，西箭道子，公安局前街，北大街，南大街，南關大街，洋行街，以達南梁。沿途高呼口號，婦儒高登屋脊，憑眺遠望，人山人海，全市轟動，觀者如堵。是時飛機盤旋空中，散發傳單，五色紛落，更見生色。

遊行隊過南關之時，纏商附和高唱「保障人民工商農業的自由發展」，「各民族聯合起來維持新疆永久和平」，「保障新疆永久爲中國領土」，「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下午三時，遊行散會，主席團的結語是：「慶祝遊行新疆各族民衆精誠團結一致之精神充分表現，新疆各族民衆擁護新政府之力量充分表現，新疆各族民衆反帝努力充分表現，新疆各族民衆保障「四一二」革命成功之決心充分表現……唯有保持以上各點，纔能保障全疆各族民衆幸福與自由，纔能維持新疆永久的和平，纔能保障新疆永久爲中國領土……」。

大會第五日（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四一二」二週紀念博覽會開幕，會址在迪化市第一公園（即楊家祠，同樂公園舊址），會場門首紮有彩牌樓，頗具藝術意味，入場大道左側一裝

璜富麗，高約五丈之紀念塔，直出蒼柳，高逾樹梢，尤爲會場生色不少。博覽會內部分軍事，工業，教育，貿易，物產，美術等六館。軍事館包括空陸作戰計劃，陳勢佈置，現代步，砲，騎兵運用法，交通壕，普通戰壕之模型，飛機偵察陣地圖，防空設備及關於新省最近軍事編制狀況書等項。工業館分輕重工業兩組，輕工業爲當地出品之粗紗布，南疆和闐之絲織品，纏回手工業製造品，皆有陳列。重工業僅有機械零件，汽車解剖圖樣等數種，教育館陳列教育統計，學校現況分佈圖，學生成績，各族教育今昔觀，學校出品等項。貿易館蒐集蘇俄貨品，國貨商品，國貨如絲綢緞，紡，盜器等陳列不多。俄貨陳列有布匹，日用品，家庭陳設品等。但多係就當地發售者抽列，故無特殊摩登商品之陳列。物產館包羅全疆農礦。牧畜，藥材等特產，蒐集全備，標題醒目，陳設藝術爲全會之冠。如阿山之金礦，烏蘇油礦，和闐，玉闐之玉石，奇台，迪化的各種煤塊，三稻蕪之米，吐魯番之葡萄，伊犁水獺，阿山粗羊毛，和闐細羊毛，哈熊峽之熊皮，哈拉峽之包頭魚，伊犁河之水產，各縣之食鹽出品，……諸凡全疆物產，包羅殆盡，分門別類，標誌出產地名，每年產量約數，價值若干，一切設備，頗具科學化。美術館陳列有漢唐古帖，碑，銘，清代名人書畫，古玩，古陶器，唐高昌國（新疆吐魯番）古磚，準噶爾，危魯特之發源血系記，古代新省各族食具拾零，大都

係名貴之品。藝術館主持人魯效祖，桂芬二氏，嗜古玩，尤工考據，館中各品，大半出自二氏珍藏。博覽會給予新省各族民衆印象極佳，南疆代表大阿訇阿不都窩甫兒，於參觀後大發厥詞曰：「我們數千年來沉溺於昏聩朦朧之中，除牧畜耕種外，不知世界更有何物何象，今日我們參觀博覽會之餘，方審我族文化落後，殆非過言，新疆非一族之新疆，非其他野心家所能動搖或攫捕，故我各族民衆更應精誠團結，一致努力新疆建設，富者輸其財力，學者竭其智，貧者盡其力，庶幾新疆可爲復興中國之基幹矣。我們於此表現新疆物產豐富，資源無窮之博覽會中，致其勉詞焉」。博覽會展覽十五天，於閉幕後，即改設新疆省博物館云。

是日下午一時，賽馬大會舉行於軍官學校大操場，主席團宣佈賽馬大會之意義有三（一）於此大會上提倡體育，注意民衆健康。（二）新省產馬區域甚多，如馬著，伊犁，巴里坤（現稱鎮西）皆產名馬，省內交通，籍爲工具，軍事上亦以騎兵爲主力，於此大會上，提倡訓練馬術，充實騎兵實力，（三）此次大會號召全疆民衆，研究馬術，以求技能之增進。主席團報告畢，各部隊舉行超越障礙，劈刀，突出目標等騎兵術演習。各部隊暨民衆舉行賽馬，結果一公里跑馬競賽，成績最優良者六名，第一名軍官學校翻譯米格可洛夫，紅色馬，身高四尺五，阿爾泰產，或績八十秒。第二名衛隊團團長盛世騏，馬黑色，身高四尺九寸，喀什種

，成績八十一秒。第三名和加尼牙孜副主席衛士吐爾遜，馬名阿拉他，身高四尺五寸，焉耆產，成績八十五秒，第四名督辦衛士趙茂森，紅色栗騾馬，身高四尺五寸，伊犁產，成績八十五秒。第五名衛隊團李安清，馬名追風，背生異毛，紅棗色，身高四尺六寸，焉耆產，成績八十七秒。第六名保安局侯克昌，馬紅色，伊犁產，身高四尺六寸，成績八十七秒百分之五十。三百米走馬競賽，成績最優者兩名，第一名阿寶，焉耆產，身高四尺五寸，伊犁產，成績二十九秒。第二名柴頂五夏，紅色馬，身高四尺，焉耆產，成績三十一秒。

十五日休會一天，十六日大會繼續開會，至二十五日，始告閉幕。其間議會經過，約分四段落，即各機關領袖之政治報告，各族民衆代表報告地方現狀，各族民衆代表提議案，主席團解答議案是也。茲擇要節錄如后：

(一)政治報告——李溶主席，和加尼牙孜副主席之政治總報告，盛督辦之軍事政治報告，教育廳長張馨之教育報告，財政廳長陳德立之財政報告，陳廳長之保護報告，省銀行行長徐廉之工業報告，農礦廳長郁文彬之農礦報告，民聯會長達爾之民運報告，反帝會長何語竹之反帝報告，各項報告內容，不外呼宣揚「四一二」新政府成立後，一切政治上的效率，及政府對於民衆之功績，並喚起民衆協助政府建設而已。

(二)代表報告——代表報告計喀什漢族代表蒙族朱廉，沙里瓦，歸化軍代表別克迭也夫，阿山哈薩克代表沙也特加知，迪化回族代表馬國楨，阿克蘇代表不都拉普士，喀什維族代表克里木，哈密警備司令堯樂博士代表任光華，伊犁維族代表胡沙音伯克，錫伯代表敏正，回族代表于鎮國，喀什警備司令馬木提代表宰丁，索倫代表錫祉祥，塔誠哈薩代表莫爾塔沙，庫爾勒代表莫汗默德，迪化滿族代表德恭存，喀什克滋代表爾特錫伯克，塔誠維族代表尼牙子等二十餘人，次第報告。主席團限每人演講五分鐘，因是各代表未能充分將地方情形報告大會，其報告辭亦僅限於歌頌新政府之頌語，其中有伊犁代表土地阿爾者，承受大會主席團意旨，報告伊犁一年來發展情形。講詞略謂：「伊犁現有民衆俱樂部一處，可容千餘人，內設電燈廠，電影場，現擬添建房屋四五間，所需經費，均係民衆捐助。市立醫院一處，係由四十三人捐款三百萬兩(省票)所建築，域內商人更捐助金盧布一萬八千元，城外維族(纏回)捐馬一千匹，蒙族捐羊一千隻，牛一百五十頭，驢馬二百匹，各農戶捐麥六千布特，作爲興辦教育經費。現在伊犁已成立中學一處，師範講習所一處(三個月畢業)，已有二百餘畢業生分發各處小學校，維族學校九十二處，男生四〇四九人，女生九一三人，教員一五哈薩克族學校二處，男生二七八人，女生一七七人，教員二三人。回族學校三處，男生七八

人，女生二四人，教員三人。歸化族學校一六處，男生四七五人，女生三八三人，教員二七人。其他各族學校六九處，男生一五二〇人，女生四〇人，教員八一人。總計學校一八三處，男生六六〇二人，女生一六九七人。教員二九九人。伊犁民衆於一年來努力普及教育外，最近並捐助駱駝六〇〇隻，牛三〇〇隻，馬一五〇匹給地方政府，擁護政府援助建設，只要伊犁能够辦到的，無不樂爲，……」

是日繼土地阿訇演講者，尙有焉耆行政長公署代表段煊，伊犁蒙族代表依里巴衣，伊犁歸化，族代表波林洛夫，孚遠漢族代表孔唐武，阿山漢族代表張鴻鐸，阿山哈族代表亞李伯，烏蘇拜克塔爾代表鮑爾漢，霍爾里斯維族代表鮑志特罕，塔城漢族代表何孟忠，伊犁漢族代表安遠貴，莎車維族代表克里木高力，吐魯番回族代表之章，烏蘇哈族代表達克魯但克，伊犁維族代表胡索音木，阿合麥默特，焉耆蒙族代表巴勒吉，班第，阿克蘇大阿訇達宜西等數十人。

各族代表講義時，興高采烈，喜形於色，每屆輪到某一代表講演時，輒見驚喜交集，莫知所措。維族善辭令，語多詼諧幽默。回族善阿諛，講詞中每有我們的……是民衆救星。會場語言複雜，每人演講，必須三人繙釋，譬如漢族代表演講，必須請維，蒙，俄三族人重複

繙釋，否則，此包括十餘人種之會場中，正多有耳不得聞，有口不得言，種種之隔闕也。是日將屆散會時，喀什馬毛提大毛拉，高讀彼所作之革命詩歌，其聲悲壯，其氣激昂，全場精神，嚴肅異常。

(三)代表提案，大會代表提案人二三四名，提案一一五八件，關於地方行政者四〇八件，關於財政者二一九件，關於教育者一〇七件，關於農礦者一四四件，關於建設者二八〇件。主席團根據提案內容，規定除涉及下列三點之一者，政府皆極力實行之。(一)不合中央法規者，(二)違背「四一二」革命宣言者，(三)自今年「四一二」至明年「四一二」，在此期間政府財力不足者。

(四)提案解答——大會第九日(四月二十六日)亦即大會告終之一日，全體代表於數日來紛紛提案之後，靜候今日之提案解答，其希望政府實行提案之情緒甚高，大會會場之空氣，靜寂嚴肅，較日前紛擾熙攘情形，完全相異。

上午九時，大會主席盛世才致詞曰：「此次召集民衆代表大會之意義，曾屢言之，一爲慶祝「四一二」革命紀念，一爲使全疆民衆，明瞭政府之政策與任務，而後幫助政府建設新新疆，知政府確係爲人民謀利益謀幸福，同時政府爲使建設順利計劃周密計，亦必須先知各地

情形，與民衆對政府的要求與願望，使民衆政府的關係，益趨密切。如日昨喀什代表窩甫大阿訇曰：「余在喀什時，即擁護新政府，但當時未睹政府設施，以致要想對民衆宣傳，亦無話可說，此次來省，目觀政府執行之政策，實以人民爲前提，政府之親蘇俄，原爲經濟提携，並無共產嫌疑，故此次回喀什，決負責宣傳，設法使因聆政府行將其產之謠傳，而逃奔印度之大巴依回喀什……」此次大會提案，經審查後，計有一千一百五十八件之多，此圓滿之結果，不僅表現民衆精誠擁護政府，並顯示建設前途的光明。提案多數皆健全正確，至提案性質或有差參，以文化落後之新省，當然難免，盛氏致詞畢，即提出政府不能執行之提案解答如次：（一）伊犁代表提案，蒙哈皆有游牧草場，孚遠城內商人，在彼等草場內牧羊者，年納租稅若干，請政府將彼等之羊場分給孚城商人若干。「解答」蒙族之游牧草場，係彼等祖先所遺留者，若行分給，不但引起反感與政府「四一二」宣言相衝突，且給人以造謠之機會，言新疆實行共產。（二）請求政府允許在省城設立回教總會，各地設立分會。「解答」回教計有舊教，新教，新新教三派，若成立教會，則難免互相排斥，內地各省即前車之鑒，如釀出糾紛，不但妨碍「四一二」宣言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宗旨，且新省有同信回教之維，哈，回等族，更恐因宗教而各族發生惡感，致復妨碍政府之民族政策。政府爲保障信教自由計，依另



一提案建議，回教應由阿訇按經典辦理，但經若干時後，文化提高，皆能澈底了解穆罕默德教義時，亦可成立。(三)請求政府實行徵兵制，「解答」：中央政府並無命令，如實行徵兵制，不但與中央法規不合，且給他人造謠離間之機會，新疆文化落後，民衆對當兵爲國民應盡之義務，尙不明瞭，若一實行，則引起民心不安，此爲不適地方環境，現政府裁減軍隊，從事建設，僅需少數軍隊充實邊防，如將來建設完成，可再候中央命令實行。(四)請政府恢復財產所有權，如數年變亂，財產經他人霸佔，或被公家沒收，請追還與發還，及追還被他人霸佔之子女。「解答」此爲政府願意辦，而現不能辦者，應由縣政府偵察情形，盡力辦理。如張培元等叛逆遺產，則概不發還。(五)每縣由民衆推選四人，監督地方官。「解答」：新疆文化落後，如照實行，恐發生流弊，但將來各縣應成立民衆聯合會，若民衆發現地方官有貪污不法行爲，可報告當地民聯會，轉報省總會，由總會呈報省政府，政府再派員查辦。

繼由財廳長解答財提案，(一)提高新省紙幣價格。「解答」：此爲目前政府極力整頓者，亦財廳首要工作之一，欲達到此目的必須使政府收支適合，依照章程增加田賦稅收，剷除貪污中飽，關於支出，應合乎預算，免除浮冒，現政府逐步實行矣。(二)統一全省幣制，行使紙幣。「解答」：此亦應俟政府收支適合之後，始克實行。(三)南疆荒地甚多，原因缺乏水利

，請政府與辦案。「解答」：現農鑛廳附設有水利局，聘有水利專家，從事辦理，同時蘇聯並有水利專家來新考察，亦願盡力幫助，至於水利經費，現省銀行已預備巨款，貸給各地興辦水利。（四）請免徵未種地畝之額糧案。「解答」：此案不能執行，因田賦爲政府收入大宗，影響財政極巨，無力耕種者應請政府援助，或有他種營業者，應將荒地還給政府，或轉租他人，至於無水灌溉或被水沖壞，不能耕種者，經地畝清丈委員會調查屬實可以免徵。（五）請政府發還軍需時期征收民衆之糧草等費。「解答」：政府現派員調查，預備發還，但匪部所徵收者不在此例。

教廳長解答教育提案——（一）請以禮拜寺產業辦理學校案。「解答」：利用地址則可，如以產業辦理學校，則與政府宣言保障宗教相衝突。（二）主張在小學期內專以本族文字教育「解答」：教育廳推行教育計劃原已用各族固有文字教授，但同時應讀他族文字，不分任何種族也，不然則有兩大障礙，第一新疆係中華民國領土，若不依中央規定辦理，則爲不合法。第二吾人不僅於小學讀書，或將升學與現身社會，如僅知本族文字，對個人前途幸福，實有妨礙。郝廳長解答農礦等提案——關於農礦提案一百四十四件，可歸併爲水利，春耕，森林，礦業，牧畜等項，多爲政府計畫推行，或已執行者對於各提案，當斟酌各地情形盡量辦理也。

轟動全疆，盛極一時之第二次全疆民衆代表大會，於是閉會。此次大會籌備期六個月，會期十五日，一切經費總計耗省票二萬萬兩（每元兌一千二百五十兩），觀乎大會經過之情形，議會結果，吾人可以概見其收效如何矣。

### （三十） 離迪返陝途中日記

住迪歷四月之久，參觀第二次全疆民衆代表大會凡十五日，此外則徜徉天山雪景，圍爐夜話，浴雪汎溫泉，憑弔塞外古蹟風光，探俗問異，訪殘梅溪畔，奕棋局斗室，雖日坐愁城，尚不覺如何乏趣也。同居有革命先輩，有書劍遺生，談賦話詩，韻味濃烈，煮茗烹豚，別繞興趣。話邊城掌故，長夜不倦，談古今時事，倍覺感傷，但無時不感金甌已缺，江河日下，時潮泛濫，蠶食席捲之禍，將知於何底止。第束裝言旋，撫摩往跡，心精惆恍，情思迷離，昔稱新省爲塞外絕地，今竟得返，「但願生入玉門關，」我應前人之言矣。

五月十五日，昨夕奉盛督辦電話，謂今晨迪哈線通車，於上午十時起程赴哈密，關於出境護照，亦經辦妥，今晨早起，整裝待發，十二時與王家曾先生等一同啟行，送行者有盛督辦，楊副官長，趙鐵民顧問等，臨別，趙顧問語記者曰：「徐君此歸，當可努力溝通新省與

內地實情，豈惟止於將對新聞事業有所補益哉」。記者赧然不知所答，同行袁君代言曰：「自當勉力」於話別聲中，引擎已促東行。出北門，過一礮成功，迪城即埋沒坡下，不復爲吾人見矣。不覺悵然而別。沿途煤苗遍地，炭井接連數里，山坡起伏，車行如乘波御浪，道路寬平，綠草蔓野，榆柳成蔭，晚風習習，悅人心脾。夜半抵阜康，宿縣政府，阜康周縣長，招夜餐，同行五人各食雞蛋二枚，清茶一杯，周縣長致歉意曰：「敝縣僻處山隅，無物可以款客，僅就鷄蛋而言，每個售省票五十兩，昔年駱駝每頭，亦爲是價，君等今夜可謂飽餐駱駝兩頭，雖曰不恭，亦可邀諒於君等矣」。語焉談諧之至。

五月十六日發阜康，途經孚遠縣西五區之三台，劫後災黎，滿目瘡痍。該處本年春耕，除大戶農家，得貸政府籽種，耕牛，播種秋麥外；小戶農家，率皆無力春耕，三台沿街，乞丐不絕於途，蓬頭垢面，狀極悽慘。一丐婦語記者曰：「兩年前我們都是戶兒家，前歲兵燹，我們的牛馬牲畜，悉數遭劫，去年沒有收成，今春摘草充飢，現值盛夏，草枯葉萎，奄奄待斃，家有四子，長次子，二十二年爲馬仲英部拉去當差，現無下落，三四子，尙在幼年，無法生活……」，「民間到處是災黎」，記者昨歲旅行隴西各縣，觀感所及，類多如是，今見素稱世外桃源之新省，現實情況，一至於此，可浩嘆也。十里，青草湖，汽車油管壞漏，停

修三小時，始復行。六十里孚遠縣，已傍晚七時，孚遠縣境，東西長二百七十里，南北闊約千里，全縣人口約計一千七百餘戶，六千二百餘人，縣府田糧年收七百担，縣城現有小學三處，（女子小學尚在籌備設立中）學生一百五十人。

城南八十里，雪水溝產鐵，昔年曾開兩次，以鐵爐鍊法，爐高七尺，圓徑三尺五寸。該廠置四十爐，每爐月耗煤炭二千斤，每七日出爐一次，可得熟鐵百分之十六（即一百斤生鐵可鍊熟鐵十六斤）。現以產量不佳，中止兩採，縣分東西二區，區設區總一人，直轄各鄉村，鄉設鄉約一人，村設村長一人，據縣長何光漢談：「縣行政組織，皆係就地制宜，故各縣地方行政組織，亦相懸殊，如鄉約，千戶長……等，悉沿舊習，新省地方自治，恐非近十年之內，所能實行」云。天山南麓不降雨，降雨則土地潮濕，農物不生，北麓則需要雨量補充雪水，而自然調和，幾使人不可思議，即天山南麓勿雨而無雨，北麓需雨而多雨也。

五月十七日晨六時半發孚遠。十里車壞，修理一小時續行，自迪化至哈密計十八站，預計每日行六站，三天可到。今以司機技術生疎，每遇修理，一如庸醫診病，不知病源，亦不知病狀，更不知預防，恐非一星期，不能到達哈密。

十二時抵奇台，僅行六十里，奇台縣長孝昌，遜清伊犁將軍錫綸長子也，滿州人，先祖

係蒙族血統，歷次五任奇台縣長之職，民十年曾任綏定（伊犁）縣長，民三至民十一年充外交署員，據談：彼在北京時，據新省來人語及伊父在伊犁逝世，乃束裝入新，料理後事，繼轉俄求學，爲俄人所摒棄，於是專學俄文，繼承祖業，爲邊疆服務：「漢班超入西域，不過率屬十六人，焉能平定西域三十六國，據余（孝縣長自稱）推測，班超張騫之流，不過一探旅險行家耳。時西域諸國文化落後，見班超率十六人深入其國，頗以爲異，因起敬慕之心，第班等返朝，報告西域諸國狀況，進貢產物，朝廷認爲歸附，乃有都護之設立，實則斯時都護使，即爲班等行轅，無政治權能可言也。新省之開發，始自乾隆，乾隆繁盛時代，緣因於雍康時代之懷柔政策，蓋蒙古爲滿洲世仇，滿族曩昔受蒙族欺凌侵略較他族爲甚，當蒙古全盛時代，西征伊犁流域，越葱嶺，以鐵橋渡山峽，征服土耳其，波斯等國，中亞細亞，幾爲蒙古所獨吞，當時其勢力之盛，使德意志帝國爲之胆寒，後復南征印度，成立印度蒙古部落。

中國現在版圖，屬於元代開拓者居半，凡此均爲史地家所習知者也。迨清兵入關佔據中國，雍康（雍正，康熙）之懷柔邊遠政策，凡蒙古喇嘛教主，詔往北京，輒施以跪拜禮，喇嘛教以天子奉敬，引爲莫大榮幸，返至本部落，宣傳帝室德意，因以嗣後蒙古信仰喇嘛教即迷不復醒。康熙時期，更進而施以愚民政策，朝諭，凡蒙古每戶有子二人以一人充當喇嘛，另

將新疆準噶爾等部落，調往青海，西藏，爲建築大規模之喇嘛寺，授以寺產，以絕蒙古後患，準噶爾在西藏以受異族排斥，復北竄新疆，佔據天山南北，勢遂蔓延。至乾隆時，乃有御駕入烏梁海，親征西域之事。前後征服準噶爾，三擒其首，復縱之，思以德感化。準噶爾初則屈服，繼而復叛，不得已遣綠營八旗等大軍親征，遂準部於新省境外，遂統一新疆焉。至漢唐時代，新疆雖屬版圖，亦徒有名目，而西域各國，仍爲獨立部落，其國內政治，經濟，文化悉自有體系，固中國未嘗與問者也。新疆統治於中國，始自有清乾隆時代者明矣。新疆種族複雜，論者引爲治新難點，實則不然。鼎革後，邊增新治理新省，仿效清代之愚民政策，惟軍實甚弱，所幸準部初平，未敢遽變。南疆纏回素性和平，經其羈縻，亦見平息。時外交方面，亦主親俄，引爲已援，惜楊氏老年時期，政治主張驟變，引用私人，排斥異己，愚民政策，變本加厲，因有「七七」（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之政變。楊氏被樊耀南刺殺而斃。楊死企起，蕭規曹隨，部下私黨，無惡不爲，致起哈密事變。馬仲英擾新，亦肇基於此焉。因以連年兵禍，地方遭劫，楊氏外交上，雖曾修改不平等條約，（民八修改新俄商約）之功，但其內政腐敗，實非局外人所能逆料。余由外交官退任綏定縣長時，始認此中卑劣可使清廉者久入飽魚之肆，而不聞其臭；楊金餘黨，輒言稱頌老師（指楊增新）金將軍（指金樹仁）

之德政，余未敢昧爾稱佩也。」馬仲英禍新，余適署奇台，備受軍人之壓迫，使余畏懼駐軍較土匪尤甚。蓋土匪爲民衆敵人，兵來將禦，當縣長有守土之責，舍身求仁，亦爲分內之事，倘駐軍規律欠嚴，則無法應付矣」……

「……當馬部以二千騎兵攻奇台時，城內守軍有七千之衆，僅兩小時，縣城失陷，事前城內駐軍主戰者僅黎海如小部，主力張師所部，則抱觀望，守城抵抗，悉抽民丁，馬部旅長致函與余着勸張師繳械，否則，全城塗炭，余請示張師長，承諾，並示三條件：（一）保全張師長家產生命。（二）保持張師長現有地位。（三）保全民衆生命。馬部接受條件，張師繳械，城遂不守。嗣後盛督辦收復奇台，派魏某充城防司令，魏下馬伊始，強迫縣府向商界派款，旬日數索，貪無底止，余爲顧憐地方苦况，輒違其意，遂起魏忌，屢思謀害，後設計撤余職，保充魏部參謀，日遣巡視城防，身冒彈雨，卒幸免死。有楊治中者，係黃埔學生，省派協守宇遠，與魏有隙，魏假命召至奇台，命二十壯士以二十彈槍殺於城郊，士兵開八槍啣然日，「殺一人毋必費如許子彈，魏司令亦過慘忍矣」。又有本省軍校畢業生某，督署派充魏部參謀長，魏忌其才，暗殺於東關，事隔二年，督署始破是案，撤魏差，並判處無期徒刑。」

現地方凋敝，普通民家，日食高粱包谷，尙不暇給，高粱每斗售省票六千兩，糧價仍見飛漲



邇來余召集民衆講話，曉諭利害，每語窮人生活困苦，無衣無食必入匪途，縣府拘押匪竊，則無監獄可容，更無糧食供養，國法對於小偷竊賊，祇能處徒刑，不能使其餓死監獄，如斗價高漲，偷盜必然增多，地方即亂，受害仍爲良民，況且縣長有維持地方責任，負責不了，必要辭職，即使政府撤換十百縣長，未必就有辦法，所以斗價千萬要平穩，不可隨意抬高價格……」最後孝縣長結語曰：「余以爲中央對新疆應速予協助，以挽狂瀾於既倒，否則，新省新趨勢，不可揣測……」孝縣長健談，所言有特見，記者與談三小時不倦。

下午三時參觀三忠祠，孝縣長指述保恒，惠慶等先祖等遺事甚詳，結謂：「清朝征服準回兩部，三忠厥功甚大，天山南北纏回各族，語及三忠，尙在敬畏焉」。奇台昔爲全疆商業中心，貿易之盛，駕乎迪哈，近二年經過戰事，奇台商民擔負軍需總額以五十萬元計，各商號貨品，幾爲軍隊取用殆盡，農戶率多逃亡，四標無收（商賤分四期收欸，曰春，夏，秋，冬四標）商家以損失過巨，蘇復無望，除相繼倒閉者外，現各大商號，僅留店夥，收拾舊賬，一店夥語記者曰：「本號舊欠五萬餘元，今每日討債所得，竟不够個人糊口，欠債人逃亡者，姑不必說，即有下處的，也日採野草爲活，那有錢來還債」。奇台商業之今昔，相去何啻天壤矣。

五時，發奇台，道路平坦，車行甚速，天山雪嶺，高蔽南天，夕陽映雪，風景怡人，晚九時抵木壘河。下店就宿，憊甚，不暇晚餐即行就寢，睡中聞同行袁君與楊縣長接談，楊縣長慨然曰：「從前我們求官無路，現在的縣長滋味，我却嘗够了，木壘河本來是個好缺，單就草頭稅說，每年要收十萬元，現在稅款統歸併財政局了，縣府收入只有田糧，還須按實解省，如果吞沒一文錢；就是「砵」丁槍斃，縣府經費每月規定五萬兩，第一次呈文，第二次造預算，第三次電催，總是見不到令文，不得已，電請督辦救濟，令飭造費預算呈省府核辦。」

省府指令，俟財廳核辦，於是在核辦中，碰巧這件公文給財廳長看見了，就有提交省務會議的希望，決議照准，便算萬幸，不准就要縣長的命。上月綏來朱縣長也因請領經費，無着，債台高築，無法歸還，結果服毒自殺，敝人（朱縣長自稱）辭職三次，未獲邀准，將來恐怕少不了要走朱縣長那條路……」

木壘河東西長三百二十五里，南北闊一千一百餘里，全縣人口，計三千餘戶，八千餘人，經歷年戰亂，現逃亡過半，縣府年收田糧七百石，今亦減收至二百八十餘石，縣城週圍僅一里，東西二門破壞，民房無院壁，城郊四面高坡，二十二年馬仲英攻木壘河時，城內守軍一團，爲其威脅繳械，地勢不利軍事，可想見。五月十八日晨七時發木壘河，河水激流，勢

頗湍急，沿街破屋殘牆，婦孺裸體露腿，狀極淒慘，劫後餘生，一無所托。一百四十里，伏處路旁，婦孺圍觀汽車，顯示驚異神情，語焉惜不能解，此行沿途水草豐美，遠望羊羣就食草灘，如白石班班，地綴山景，煞是奇觀，入頭水溝，山巒突起，車行顛簸，俄而入山峽，峽爲S形，長九十餘里，東行如蜿蜒龍游，縣崖壁立，石啞岩洞，斷峯壘石，危然欲飄。三十里，車輪爲石尖刺破，幸附帶車胎，可資補充。

下午五時抵七角井，該處新設汽車分局，略備汽車零件，貯藏汽油，以資往來車輛之需。據局員云：「最近東北被難眷屬七十餘人，日昨已抵哈密，此間特備帳篷數十頂，食糧羊肉等食品，預爲招待」云。五月十九日晨五時發七角井，途中車壞三次，乘客二十餘人，總動員修理汽車，不果，卸貨於地，補修車胎，始達三堡。行十三小時，計程二百七十里。五月二十日晨七時接哈密電話，謂汽車局已派車來三堡，十時車至，折向東行，沿途村落稠密，綠野碧空，相映一色，渠水橫流，草木向榮，黃雁三五，高翔空際，水蛙成羣，共鳴田園，沙漠夏景，大有江南春色之概。

下午三時重抵哈密，此行全程計七百英里，俗稱十八站，九百八十華里，自迪化出發，越博克達山，轉向東北過撫康，一即阜康——經紫泥泉，三台，孚遠，奇台——古城子——牛壘

河，大石頭——頭水溝——至七角井四百英里。自七角井至哈密三百英里，宿王家店。傍晚，新綏軍八輛到哈，搭客悉爲東北眷屬，蓬頭散髮，滿臉塵灰，風塵辛苦，畢現形態。

五月二十一日午後，堯司令來訪，記者叩以對此次「四一二」大會有何感想，堯欣然答曰：「新疆有了作大事立大業的盛都辦主持一切，自能日增好處，二運民衆代表大會，給各縣代表印象很好，省裏的標語，口號，傳單這裏都發到了，哈密代表也給我報告大會情形，如何如何，我聽了之後，又驚又喜，這些政事，我們沒有聽見過的，現在我們的領袖都能做到了，怎不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徐先生，你是心裏浪（去的意思）過的人，看見的比我更多，不必我再嚙嚙吧……」，堯司令還是初見時那般談諧，他的話特別是……接着盛伸庸先生來訪，彼係盛都辦胞弟，此次來哈，係奉令接迎盛氏封翁，據云：「此次來新東北家眷約三百餘人，以其本夫爲現任新省公務員或軍官佐爲限，其中亦有少數爲其他各省人，大多本夫在新省負有相當工作者，繼由仲庸君引記者一行往謁盛氏封翁，盛封翁農民裝服，年近古稀，而精神矍鑠，盛太夫人，滿容德色，年逾六旬。記者即與談話如次：「幾時由綏動身？」「五月六日」。「爲什麼要費這多時間」。「汽車載客過多，小孩子們時常鬧着停車」。「辛苦了」？「倒也不覺，只是媳婦孩子們過不慣長途旅行」。談至此，趙鐵民董率真夫人進見，

她們開首就問：「徐先生，迪化比較哈密怎樣？還要經過多少沙漠？」「迪化比較哈密強得多哩，沿途沒有大沙漠了，兩位女士過沙漠旅行生活，也感興趣嗎？」「很有趣，正午熱得喘不過氣，夜裏凍得冷死我們只穿夾衣，熱時脫不掉，冷時沒衣穿……他們在迪化的生活怎樣？」「很好！很好！」仲庸趕着給我答復：辭別了飄泊的女性們，心裏起了無限的感想。「到西北去」，「開發新疆」……這是多麼偉大的壯舉呵！你這一羣現代的女性呵，你們飄泊的生涯，難道就此歸宿？前進吧！推動時代的輪子！將豪華似的享受，幸福……生硬地拋棄，將時代賜與的苦果慢慢地嘗試，光明的坦途，還遠伏在你們人生旅程的前端，人類的再造，期待你們製造的小邊民承繼！

五月二十二日住哈密，哈密市況，較前漸趨繁盛，新設商舖多家，客商雲集，奇台商業似亦聚移於此，但據熟悉商情者言，哈密現時繁榮為臨時性而非永久性，其原因為（一）哈密雖為東路必經之地，但非商業適中地點，凡內地各省來貨在哈銷售者為不得已之脫貨辦法，其目的地則在迪化，現以迪化俄貨傾銷，奇台百業凋敝，商家為維持現狀計，只得在哈設莊發貨。（二）新綏汽車通行已達十一次，運貨悉係此間商家年前定貨，哈地纏民，素稱小康，購買力亦不薄弱，但人口有限，不尚奢華，消費自屬不多。（三）新省年來變亂，以東路各縣

遭劫最鉅，尤以奇台爲重，現奇台商幫麇集哈地，一方整理舊賬，一方俟機東返，故亦爲哈地商業臨時繁榮原因之一。

五月二十七日，天陰，上午五時起床，整理行裝，皮襖，皮褲等物，累人汗流浹背。八時上新綏汽車公司哈密站，保安局復派員檢查，與日昨杜局長允免檢查手續；情形相反，以致裏好包裹，須一一重行捆紮，同行袁君責以說話不負責任，但其使命任務如此，我人不能以執事者問也。時有商人某，以攜帶旅費超過規定之數，與政府禁止現金出口功令違背，幾被扣留，嗣由堯樂博士司令簽行始克乘車東返，下午二時抵廟兒溝，卡員蘇火曼與記者熟稔，欸同行諸君以濃茶，暑熱得飲，同行咸稱記者爲「神通廣大」。臨行，蘇少曼問何時再來，記者竟無以答，袁君答曰「明天來」；蘇火曼頷笑點首，同車湘鄉王某，携眷屬大小六口，忽爾嘆曰：「十數年來之家鄉夢，今日始告圓滿無缺」。新省曩稱塞外絕地，道阻里長，行程輒在三數月，且昔人有詩「春色不渡玉門關」之句，以形容關外苦寒，旅商視爲畏途，迺又有「老不走新疆，少不去蘇抗」之俗諺。互爲告誡。若以今日交通便利言之，自綏遠至迪化汽車行程不過二十天，又有何難哉。自廟兒溝東行一百六十里，住武同泉子。計行三百六十華里。

此行爲新綏第十二次通車，計八輛司機十人，押車員一人，幫工三人，乘客男女大小二十六人，共計四十人，貨物除玉石羊腸十餘件外，別無運貨。前任迪化高等法院院長張某後裔，搬運靈柩三口，每口以客票兩人計算，需運費五百八十元，三口合計需運費一千七百四十元，外賞車夫百元，死人有知，亦云闊綽矣。新綏公司下行車，運輸每感缺貨，非好現象也。所幸客票目前尙陸續不斷，此次客票竟達二十四人之多（每人二百九十元，計六千九百六十元）運費八千公斤（每公斤運費六元五分，計五千三百元），總計收入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元。

五月二十八日六時發武同泉子，十時抵武同塲子，略憩，煮綠豆米湯，旁有鹼灘，駝草叢生，駝戶兩家設帳放駝於此，據云：自此間至二里河子，無水草，往來小草地（綏遠到哈密駝路）間，須在此地放牧數日，方可續行，炎夏駝行甚緩，輒於夜間八時行至次晨七時，始行五十里之路程，易患癩癩疫症，須常服以大黃根，預防傳染病。下午六時到滾波泉，計行四百八十五華里。

滾波泉伏於馬鬃山之麓，設有安西稅局馬鬃山分卡，新綏汽車公司油站。民十四年間該處駐有蒙古察汗喇嘛部衆百餘人，嗣以行劫外蒙稅卡，爲外蒙邊防軍所屠殺，無一倖免。馬

鬃山北麓西北行三站許，（約百里），有哈薩克與小股外蒙卡兵居住，第四次新綏通車，係繞道馬鬃山北麓，經外蒙邊界，因該線蒙匪出沒無常，旅商無所保障，旋改走此線（前者俗稱大草地，後者稱小草地，皆指駱駝而言）間有少數駱商，爲避免小草地重疊捐稅，冒險走大草地，以致喪命損貨者往往有之。據該處稅卡張卡員云：「現值閒月，商幫往來絕少，秋後則漸見起色，駝運宜於冬季，秋後春末，亦可行走連貨，惟夏季草枯水竭，不宜駝運，前此間稅收，曾以界限不清，與肅州捐有衝突之處，現經雙方商定妥善辦法，併而爲一，平分秋色」云云。

五月二十九日五時，發滾波泉，下午一時到石板泉子，此行多砂磧，車行甚難，經過九龍十八灣，汽車上下奔馳，駝行若作S狀之轉輟。石板泉子，有蒙古包一座，新綏公司油站附設焉。同行諸君以早行未進膳，汲泉水佐食冷饅頭，津津有味，如餐珍品。再行二百七十里，到蘆草溝，時已深夜一時矣。此行途中僅見帳房三頂，平沙萬里，大地無垠，地球若是光景，萬物將何生存，蘆草溝有關帝廟，現爲新綏公司貯油處，有蒙古包一、蒙古喇嘛二人，蒙古包內有茶壺，水桶，黃布袋，沙鍋等數物，生活頗見簡單。

五月三十日七時，發蘆草溝，一百五十里扎哈烏蘇，氣候乾燥，較異尋常，熱風騰沸，



烈日揮蒸，曩日馮煥章自南口退入甘境，即由北道向蘇俄購置槍械彈藥，故沿途道路平坦，井水屢見，井水或因日久無人汲飲，而發臭氣，道路桐樹依稀，綠葉油光，頗類南非洲夏日風景。由蘆草溝至二里子河，須繞道向西北行，轉回東南，成半月形路線，計程七百里許。如直向東南行，則僅二百七十里，因繞居延海，而多走四百三十里，益以居延海附近多鹼灘，車行甚緩。三十里庫倫博斯，井水味苦，色黃綠，有外蒙喇嘛牧駝於此，身穿紫紅色短襖，黃綾褲，腰繫黃布帶，足登皮靴，長及膝蓋，肩負布袋，內裝酥餅，羊肉，麻烟等雜物，頸繫以紅線繩，並懸一形如香袋之物，叩之，知爲喇嘛教信徒之標誌，行走作弓狀，兩脚如人字形，乘駝敏捷似飛，一百七十里西居延海。宿，計行三百三十里。

五月三十一日四時三十分，發西居延海，一百三十里，經東居延海，海週三百里許，水味鹹，離二里子河西南五十里，再行四十里，二里子河（一名烏蘭岐力），新綏公司於該處設有總油站，交通部設二里子河無線電台，油站設主任一名，承收發汽油事宜，員工二人，佐理站務，電台有機務，電務員各二人，電機爲一百瓦脫之短波無線電，電台初設之時，頗引蒙方之注意，一再解釋，始得設置，但以新綏間商電之拍發爲限。現該處往來商人，十日不見一幫，收發電報月不獲一，中央交通部設此電台，原係應新綏汽車公司之請求，匡其發展

新綏交通事業也。月前額濟納旗王府派員向該台索閱蒙藏會或蒙政會之證明後，時隔半月未見復來，事遂寢。蒙古習慣，凡漢人及其他民族入蒙古貿易行旅，不准久居，土地不許挖掘，更不許在蒙起土木工程，建築房屋，此無異抵制外族入境居留之方法也。此行沿途爲水層岩剝削而成之平原，路南居延海隱約可見，遠望一片蔚藍與青天相映，煞是奇觀，今日行程計一百七十六華里。

六月一日住二里子河，因昨新綏公司總站來電，謂「雲王公子明日可抵烏蘭岐力搭乘汽車往百靈廟公幹」，車不果行。此間由站主任派工人往離此六十里外之蒙古包，差彼前往王府迎駕。早飯暖糯米綠豆湯，午餐白湯麪，欲求鹹菜一塊，殆不可得，傍晚登沙峯縱望，字宙廣袤，茫無垠止。烏蘭岐力爲額濟納旗之中心，西北有瑪里西岡得山，與呼清吐爾呼特接界，山腰十餘里，有菩薩廟，蒙語稱達里克。山距額濟納王府，三百里許，有居延海，離王府西南一百里許。王府所在地約距烏蘭岐力百二十里，祁連山之黑水，疏勒河，支流匯入居延海入地，海面面積五千六百平方里。臨睡，輾轉不能寐，迺趨工人車夫帳房，與熟識途徑之老王，作半夕談。探悉新綏大草地路線爲「奇台至烏瑪察七十里，烏瑪察至木壘河六十里，木壘河至濟札湖六十里，濟札湖至黑山頭九十里，黑山頭至烏龍峯九十里，烏龍峯至萊

子地六十里，菜子地至鬃井六十里，鬃井至白墩子五十里，白墩子至天梢峯八十里，天梢峯至沙灘湖六十里，沙灘湖至老爺廟一百四十里，老爺廟至流水渠九十里，流水渠至白楊堡六十里，白楊堡至魯蘇五十里，什烏蘭夏圖六十里，烏蘭夏圖至哈拉七十里，哈拉瀉至什哈夏哈夏魯蘇至大腦包八十里，大堂包至伽匯八十里，伽匯至伽洛第九十里，伽洛至根子黑瑪塚六十里，根子黑瑪塚至小拖洛五十里，小拖洛至橫道兒五十里，橫道兒至哈拉底溜六十里，哈拉底溜至西尼烏蘇五十里，西尼烏蘇至白郎卡伯嘿六十里，白郎卡伯嘿至呼墩卡伯嘿六十里，呼墩卡伯嘿至察哈兒伯拉河十里，察哈兒伯拉至勒河六十里，勒河至哈拉牛哆五十里，故拉牛哆至不骨鐵里六十里，不骨鐵里至油蘇灣七十里，油蘇灣至蘇魯古爾六十里，蘇魯古爾至黑拉圖七十里，黑拉圖至嘿塔不齊四十里，嘿塔不齊至吐布齊六十里，吐布齊至古喬六十里，古喬至烏拉嘎同六十里，烏蘭喀同至吐倫布拉七十里，吐倫布拉至三里尼布拉七十里，三里尼布拉噯壩六十里，烏拉噯壩至茄加圖六十里，茄加圖至八爾井五十里，八爾井至海溜六十里，海溜至佈哆胃哆六十里，佈哆胃哆至哩嗎口子六十里，哩嗎口子至價良定坦五十里，百良定坦至阿伯爾河六十里，阿伯爾河至木勒宮七十里，木勒宮至哈拉烏蘇四十里，哈拉烏蘇至武川六十里，武川至爾東五十里，霍爾東至霍烏尼烏蘇七十里，烏尼烏蘇至茅古

青六十里，茅古青至黑沙阿圖六十六里，黑沙阿圖至橫古浪包六十里，橫古浪包至哩哩吐哩六十里，哩哩吐哩至橫古爾塔拉六十里，橫爾古塔至阿布打爾拉六十里，阿布打爾至羊腸子溝六十里，羊腸子溝至大石頭六十里，大石頭至哈尼河六十里，哈尼河至莫可奴爾六十里，莫可奴爾至呼吉爾圖六十里，呼吉爾圖至百靈廟七十里，百靈廟至塔爾溫呵九十里，塔爾溫呵至頭河六十里，頭河至昭河七十里，昭河至綏遠九十里，全程計四千一百八十里駝行須一百二十餘日。

次復與油站主任談及新綏公司營業近況，據云：「新綏通車後，第一步注意行車的安全，第二步始及於各站設置的問題，現重要站口，如百靈廟，二里子河等站雖設有油站，但設備尙見完善，公司方面，一方面以能力有限，不克同時舉辦，一方面以時局關係，亦未敢遽爾以鉅額資本建築分站，至乘客待遇，本係公司供給膳食，惟以長途戈壁，物質缺乏，普通蔬菜亦須於新綏總站開行時攜帶，冬季並爲乘客備有皮衣，以禦酷寒」云云。

六月二日住二里子河，早十時許，來蒙古母女三人，蒙婦年約五十許，穿褐色棉袍，臉黑皮紋皺，耳環大如銀圓，鈕扣長及七十，皮鞋繡盤花，梳長光形髮髻，蒙女年十九歲，面目姣好，眼圓鼻端，臉紅如蘋，眉如墨雲，垂髮辮，長及足跟，穿紅色大衫，袖闊且長，側

襟，腰繫黃綾，足穿皮鞋，指戴白金戒，耳垂賽璐琅，手鐲亦白金，大如碗面，粗若細指，如內地鄉村貴族閨閣帶者。見人輒以袖口掩面，狀甚忸怩。另有一蒙女十三歲，身高五尺餘，相貌端正與漢人無異。伊等來時，遠於離帳房十數步以外即下驢，逕入帳房，即席地而坐，伊等係離此北行二十里外蒙古包牧戶，因家中嫂病，向電台索仁丹，九一四藥膏等成藥，以爲治療。

六月二日住二里子河，蒙古習尚遊牧，喇嘛教勢力甚大，蒙人家有兄弟二人，必以一人充喇嘛，而不得結婚，蒙古人種之減少，喇嘛教關係甚深。蒙女日常生活，除遊牧外，家中什務，亦由伊等擔任操作。待客以奶茶爲上品，尤以銀碗乘之爲貴，客人接茶，必須飲涸，否則大忌，入帳自左，出帳自右（「帳」指「帳房」一名「蒙古包」），不得越規，蒙人至漢人家亦行蒙古俗，不論予以何物，無不接納，兩性結合，主自由，飲食生活，起居住家，不講衛生，食具數日不洗滌。蒙古包常年不掃除，傳染病流行，以花柳科佔大多數，故其人口生育繁殖甚緩，蒙古種族遠遜新疆纏回。

以候額濟納某稅卡卡長蘇某來此搭車，又不果行，蘇某係額濟納旗王府管事，世居蒙古，操王府經濟之權歷今三代，據聞「蘇某此次前往百靈廟係謁德王，商議關於綏蒙邊境稅務

問題」云。數月來綏蒙邊界稅務問題，糾紛屢起，當局調理棘手，蒙政會秘書長德王，且曾親往北平商決是項問題。此事發生於蒙政會成立週年紀念會閉幕之後，原因雖稱複雜，究以蒙政會政費支絀，思有以彌補財政也。據外蒙來客談：「現外蒙方面喇嘛因無法生活，潛逃內蒙各旗者甚多，彼等感悔當時昏愆，誤入此途，以致今日處境惡劣，生活無立锥之地。初期蘇俄對於外蒙，向主和平政策，羈絆喇嘛活佛，并保障其地位與財產權利。現則凡在外蒙之喇嘛，必須有正當之職務，並須在小學畢業者，方許居留，至外蒙地方教育則極端排斥宗教，剷除喇嘛固有傳教誦經制度，於是外蒙人民小學畢業之後，即以喇嘛教主尊位畀之，彼亦不願承留矣」。

現內蒙各旗，頭腦較新之首領，鑒於喇嘛教不適存於現時代，羣倡喇嘛從事生產工作，並嚴行禁止不結婚制度，以促進生產，增加人口繁殖，使數百年來爲遜清羈絆政策所陷害形成之種族衰落，有以復興。緣喇嘛教之盛傳於蒙古，始自清代雍正之後，清朝爲積極消滅蒙古種族計，定有「凡蒙古有子嗣三人者，須以兩子充喇嘛，喇嘛生活費，則由平民供給之，但不得與平民結婚」之條文。於是僧侶階級消費者人口日繁，平民階級生產者人口反見減少，形成喇嘛特殊有間享受階級，平民則不勝擔負。一言以蔽之，平民階級以不堪擔負，率

皆投入教門，充當喇嘛，於是僧多粥少，生活日就未落矣。

乾隆親征西域，途經蒙古，深感旅行該地者，生活之困苦，乃飭諭蒙民，「凡行旅之人，不分種族，途經蒙地，食宿各事，當地蒙民，應予便利」。蒙民奉爲聖律，相沿迄今，此風未破，蒙地萬里無人烟，行旅食宿，有錢無所取，乾隆此舉，後人感德良深，此殆清代野史所未聞歟。蒙民服從心頗重。如吾人有遞王府函件，不論差遣任何蒙人，彼接受之後，即放棄私人牧事爲王府服務。傍晚漫步戈壁，向東北行三里許，遠見卵石斑斑，色彩怪異，爲他處所未見，近視之有作獅狀，有作獼猴，龍頭狀，拾歸，以正地質學家。

六月三日晚六時，發二里子河，夜黑路遙，汽車電炬齊開，迴視後車，電光數道，明耀奪目，車行甚緩。六月四日晨四時到白烏蘇，察汗得力俗，北距察汗烏里山三十里，與外蒙交界，察汗得力俗爲阿拉善旗轄境，阿拉善王府，即定遠營，在此西南五百餘里，阿拉善旗東界烏拉嶺，西界嘎塔爾汗，南界寧夏，北界外蒙，東西長約八百八十華里，南北闊約一千二百華里，境北察汗烏里山有喇嘛廟，廟中住有內地商民三十餘家，現悉被外蒙邊卡蒙兵驅逐出境，財產貨物，悉數損失，被捕者，囚於黑房中（臨時囚獄），日給黑麪包二百格蘭姆，故昔綏昔旅外蒙商人，現均逃回內蒙生活矣。

察漢得力俗有晉綏商民兩家，亦係最近從外蒙逃回者，現向綏遠，包頭購辦商貨如茶，布，紅緞等，換取蒙人皮毛等物，蒙地駝毛出產最富，每百斤折合貨價三十元，粗羊皮每張一元，狐皮每張六元，駱駝每隻七十元，每駝年產駝毛二百斤（不論產毛多寡，每年須納駝捐四元）蒙商貿易，以貨易貨，放貨分二季收賬，冬收羊皮，夏收駝毛，土貨運至包頭，每擔（二百五十斤）須納捐稅六元五角，今日計行三百零三里。

六月五日晨六時，發察汗得力俗，二百零七里，班定托洛蓋，爲內蒙交通要隘，有綏商六家，專與蒙人作土貨交易，上年營業頗佳，每家獲利以萬金計，現每家全年營業額亦不過三四千元，據綏商某云：「此間貿易，年成好，放貨收貨順利，蒙人信用卓著，年成壞，放貨易，收貨難，蒙人很少量力購買，輒先取貨，俟還貨（羊皮駝毛）時，收成減色，則無法如數還賬。自包頭至此間計程二十四站，約一千二百里，運貨腳費，每駝二十元，粗貨每擔納稅六元，紙烟四十元。現外蒙禁止對外貿易，沿內蒙邊境蒙人，輒偷越察汗烏里山，向此間購置茶糖等，季節收賬，彼輩必按期送交，少有宕延。」

班定托洛蓋南行窰夏計七百九十里，全程里數爲阿不墩至宮河渡九十里，宮河渡至察汗里蘇一百里，察汗吉里蘇至白衣碼頭七十里，白衣碼頭至大水溝一百三十里，大水溝至張家



房子一百二十里，張家房子至噶七十里，噶口河拐子一里，河拐子至石咀山一百里，石咀山至平羅一百里，平羅至寧夏一百里。午後續行二百二十里，海牙馬圖，住，今日計行四百二十里，車過阿不打時，有稅卡阻行，卡兵十數人，荷槍帶糧；儼若臨敵，衆初疑遇匪，實彈戒備，咸致驚訝，第車停行，知爲沿途戍卒，押車員張知爲稅卡照料責任，與卡長密談一小時，始以二百八十元納稅通過，手續簡單；不出稅票，不領憑證，現洋交納，汽車遂行。張某謂記者曰：「這叫納蒙古稅，不按稅則；不計貨值，不論斤兩，應納稅款數目也可馬裏馬虎，這裏雙方便利，可是碰着這些人，公司多少要犧牲幾個錢！」阿不打稅卡最近設立者，直轄於白衣瑪圖分局，白衣瑪圖分局則屬於噶口消費稅局，前阿拉善旗於此設卡收稅，年入甚豐，本年始由寧夏省府接收，駝商往來綏武威間（即綏甘草地交道），概由此間經過，故稅收年入可觀，關於不出稅票一點，記者曾詰之卡長，答謂：「如開稅票必須按照正額完納，不僅商人負擔過重，繞稅偷稅必將增多，稅卡員工，生活仰給「外措」（油水），如商人將正額完稅，不復另資彼輩，照法則講，這是很不對的事情，但按人情而言，這樣辦却近乎情理呢？」記者視張某與卡長談論稅值之時，宛若願主與店員爭價，政府所定稅則，在若輩觀念中微無存在矣！

六月六日晨七時，發海牙碼圖，晚九時抵烏尼烏蘇，計行三百一十里。經過道路，草根棋佈，車行顛簸，旱河數道，金沙射光，如銀河群星焉，下午一時途經松稻嶺，該處有小鋪一家，發售食物，香料，紙烟等。車中乘客購熟雞蛋者，踴躍異常，十餘日之戈壁生活，即乾饑冷水。屢不得飽，茲啖雞蛋，味甚香甜。附近四十里有羊群，店主代購兩隻，預備晚餐，於是肉食慾又如願以償。今日經過各地，草繁土沃，馬壯羊肥，遠眺山間羊群，宛若梅花點點，頗懷詩意，與小旅伴柳栢年同攝一影，以作紀念。途遇蒙旗大喇嘛（西宮旗）某，據談，彼現年三十歲，無妻室，死後產業由甥姪承繼，彼產業富甲全旗，養有駱駝三千隻，羊四千隻，馬五百匹，附近天然草源，幾為彼所獨有，牲畜足跡所至之地亦幾為彼之地盤，彼喜飲白干，尤好麻烟，別無所嗜云云。

松稻嶺為內蒙孔道，過此北行三十里，土地貧瘠，遠不及此，東行二百餘里，沿途遍地牧場，蒙古包，如義園荒塚，多不勝數，晚住烏尼烏蘇，時有駝商放塢於此，與談綏甘間商情如次：綏甘草地交通，不論運貨搭人，以駱駝為主，每駝駄貨二百五十斤，腳費每百斤十元，貨運以羊毛洋煙為多，洋烟涼州每兩三角五分，綏遠每兩六角，羊毛每百斤十三元五角，綏遠每百斤十八元，沿途洋煙每百兩捐稅計綏遠涼州八元，寧夏六元，綏遠每兩按二角八

分納稅，羊毛每百斤稅率涼州三元五角，寧夏二元，綏遠一元二角五分。自綏遠自涼州里程爲一綏遠自泗井九十里，泗井至昭河七十里，昭河至察哈五十里，察哈至塔爾河六十里，塔爾河至百靈廟六十里，百靈廟至一棵樹四十里，一棵樹至活喬爾吐七十里，活喬爾吐至衣克腦爾六十里，衣克腦爾至哈尼河六十里，哈尼河至劉大洲六十里，劉大洲至阿不墩爾六十里，阿不墩爾至宮河渡七十里，宮河渡至海瀾河五十里，海瀾河至烏卡爾圖六十里，烏卡爾圖至黑沙圖五十里，黑沙圖至茅古青七十里，茅古青至腦河溝六十里，腦河溝至腦博泉七十里，腦博泉至黑山頭六十里，黑山頭至二角腦包八十里，二角腦包至大水溝七十里，大水溝至三旦廟六十里，三旦廟至沙海子五十里，沙海子至孔孔井五十里，孔孔井至察哈不齊五十里，察哈不齊至次坎井五十里，次坎井至底里蘇四十里，底里蘇至頭水溝五十里，頭水溝至六畝泉四十里，六畝泉至三個井子六十里，三個井子至二個井子六十里，二個井子至不衣底里加六十里，不衣底里加至海拉第台五十里，海拉第台至黑不倒七十里，黑不倒至洛海子五十里，洛海子至卓台龍六十里，十台龍至新井子八十里，新井子至百馬崗九十里，百馬崗至四洪流井五十里，四洪流井至托河山子八十里，托河山子至井泉河五十里，井泉河至冰草井六十里，冰草井至腰井子五十里，沙井子至涼州一百里，全程計二千七百四十華里，（係按駝站計算，

如正確測量，尙無此數），駝行四十二日。

六月七日晨發烏尼烏蘇，百里黑沙圖，該處駐有王靖國部步兵兩連，機關槍一連，軍用無線電台一，並設有保商團，善後局等機關。保商團屬於蒙政會，往來客商，悉以每百斤抽稅一元五角計，善後局隸於綏遠總局。車過時，局員盤詰甚嚴，此段路程，計八十里平坦大道，三十里山路崎嶇，黑沙圖爲東宮旗轄地，東距羊腸溝一百六十里，西距白衣馬圖五百里，南迄五原二百四十里，北至石拉梢二百里。糧食運自五原臨河一帶，價格甚廉，黃米一元八角，白麪每百斤五元，每人每月生活費，僅三元足矣。月前楊猴小匪部曾竄擾此間，故先前從無駐軍之黑沙圖，亦不得不駐紮軍隊，預爲防範。一百五十里哈尼河，道途平坦，車行三十馬力之速度，以天黑電盡，遂告宿焉。計行三百五十里。

五月八日七時發哈尼河，四十里羊腸溝，牧戶十餘家，農戶三十餘家，車行溝側，草青水綠，山樹繁密，棉羊俯首吃草，咀嚼之聲，可以細數，民房多係土砌，高不及六尺，見方僅丈餘，房側滿堆糞，高逾屋尖，農民鵠形鳩面，似有阿芙蓉癖。附近可耕土地甚廣，灌溉賴雨水，如天久不雨，則莊稼無收。二十里大石頭，有農戶十餘家，各種地一頃（五十畝）每畝下種二升，收穫兩斗，因雨量缺乏，農作物只可種植蕎麥，馬荅薯之類，民衆男垂辮女纏

足，古樸如明末遺民焉。二百七十里百靈廟，宿。

百靈廟爲內蒙中區，交通四達，形勢險要，蒙政會辦公廳即設於此，蒙政會分八處，目前已開始辦公者僅秘書一處（即辦公廳其他各處，徒有名目），秘書處辦公室以蒙古包暫充，該會當局現擬在距百靈廟北六十里之老城空地建築總辦公廳及各處辦公室，其建築計劃及預算已呈請中央核定，中央每月撥給經費三萬元，以爲行政經常各費，政會八大處，及秘書廳總計公務員二百餘人，其他參議，顧問等各名目，尙不在計。秘書長德王，頭腦清明，對於中央，頗具擁護熱忱，據熟識政會內情者言，蒙政會每月收入過境稅三十餘萬元，其他牲畜稅，駝捐尙不在計云。

蒙政會幹部公務員，東北各省籍者約佔三分之二，若輩深知王德明大義，志向高尚，而蒙政會經費，表面雖在支絀，實際凡現任公務員，均能按月發薪。百靈廟生活程度頗低，而日食牛羊肉，一般日用物品，亦應有盡有，故公務員生活之優裕，工作之鬆輕爲他處所鮮見。蒙籍公務員，因須經過訓練實習時期，多支薪而少服務効率，該會設有交通處，已設有一百瓦脫電台一座，可直接與南京，天津，北平通電。現爲便利交通起見，擬在貝子廟及松楸嶺等處各設電台，互通消息。政會編有保安隊，大隊以下分三分隊，悉爲騎兵，另有教導隊

，德王自任隊長，各盟旗可臨時召集民軍十餘萬，平時則絕無戒備或戍衛之情形。

百靈廟有蒙古包一千二百餘戶，散居附近百里內各草灘，但每處聚居至多三五家，無鄉村組織，其生活爲遊牧性質，不宜聚合以居。廟南五里許，有康熙營，俗稱女兒山，相傳康熙親征蒙古時，至百靈廟南山，設營寨，有蒙女抗拒清兵入室，爲數清兵所殺，康熙憫伊節烈可風，勅封南山爲女兒山，旌表安葬之，百靈廟亦建於斯時。康熙以該地形勢險要，據此可以控制內蒙通衢，特建規模宏大之百靈廟，收容蒙人入廟爲喇嘛，以絕後患，其亦滿清愚民政策對蒙之一事耶？廟分左右中三座，中座三進，內部雕樑畫棟塗抹朱金，墻壁天棚，漆以紅油，正殿四柱，大可兩圍，金漆上品，畫工細緻，廟頂塑葫蘆形之金鉢，昔爲金屬中名貴之品，風波銅一所造。現經廟中喇嘛持以盜質，墻壁佛像，藝術精奇，正中畫活佛像，爲全廟喇嘛終日拜誦虔敬者也。正門懸皮鞭兩條，長二尺，圓徑寸許，係活佛執行刑罰之具。廟之東南，前有清流，河水湍激，女兒山橫貫右側，接連東西北三面高阜，宛若城圍，廟產甚富。全廟有馬八千匹，牛二萬五千頭，羊三萬隻，大喇嘛三百餘，小喇嘛三千六百餘，若輩生活食事皆取給於此項牧畜生產，蒙語大喇嘛曰「八綸」，小喇嘛曰「呼壁里加」。

河東商舖蒼萃，市况繁盛，近以新設蒙政會，商業貿易，更見繁榮，大小商店無不利市

十倍。記者每入蒙古包商店(即以帳房充店櫃之謂)，輒見公務員，士兵，喇嘛，蒙民，購買雜物，不絕於途。市面物價，約分如次：上白麪粉每元二十六斤，青鹽每百斤二元，雞蛋大洋一角購十枚，白干(燒酒)每斤二角五分，(喇嘛嗜酒，故此間不論大小商舖，無不以酒應市，其店招亦以特標上好白干爲顯著)，玫瑰露每斤五角(遠不及紹興南酒)，副茶每塊二元五角，其他紙煙什物，價值約較綏遠高二成。雜貨舖較大商號每日營業額約百元左右。小商號約二三十元，店基地皮租金每月十元，如係中式店面，每月店租則需八十元，此間現時商業雖稱繁盛，但據商人自謂：「除舊有蒙戶貿易之外，蒙政會以成立不久，尚可按月發餉，如是軍隊政界，購買什物，不感缺資。如政會軍隊積欠薪餉，將來拖欠在所不免，且彼等購物，屬紙烟日用品爲多，如遇拖欠，必致賠本。此間無娛樂場，機關職員，軍隊官兵，公餘操後，三五成羣就食蒙古包商店，時有醉飽而後，不鳴一文之情事，近以蒙政會征稅局上月與綏遠統稅局稍有衝突，現已規定劈成辦法，以解決稅務問題矣。過去此間徵稅局，每月收入以四十萬元計。邇來以包綏烟土跌價，兼以蒙綏稅務時有重徵之苦，商幫往來綏蒙，綏新，綏甘，等地貿易者，輒繞道避稅，以輕擔負。故目前政會稅收，日見減少，較諸曩昔相差以十倍計云云。

百靈廟屬烏蓋勒汗旗，面積東西長七百里，南北闊八百里，沿邊各地，駐有少數蒙兵常服兵額甚少，戰時可增至萬倍，蓋蒙族男女善騎擊，民衆不加訓練即可臨敵作戰，尤以擾亂後方爲其所長，百靈廟蒙語「百吐哈拉加那」亟言發揮地之意也。

六月九日晨七時，發百靈廟，一百六十里昭河，水流清澈，嫩草如茵，麥禾高約三寸，齊整勻稱，平舖千里，斜坡席捲，波地起伏，自然風景，若畫圖於春郊描寫清明時節。亦和亦諧，陶冶神情。昭河設有保商團，農戶二百餘家，新築土城，週圍約二里許，河西有喇嘛廟，亦稱小五當召，遠望宛如洋房大廈，巍立田間，自百靈廟至此，沿途行人不絕。每隔里許有農家三五，伏處平野，大青山初是隱約可見，繼而愈行愈顯，若影幕之演進，風景尤覺美妙，至此氣候漸熱，較昨晚百靈廟一宿，乍寒乍熱，如相隔一冬矣。

四十里武川縣，因須在該處納稅，車稍停，十餘日之戈壁旅行，見此邊城，如入都市，縣城狹小，街道窄隘，街頭巷尾「清水淨烟」之店招到處可見，有以竹絲編製之圓形花眼，繫以紅布爲標誌者，縣政府規模如商棧，辦公室狹小破漏，縣城機關有保安處，憲兵司令部分隊，塞北關與可鎮稅局，屠宰稅局，稽查處（即善後局之新稱）等十餘處。全縣有初小十二校，完全小學一校，高小學生百餘人，初小學生一千二百餘人，合計一千三百五十餘人，教員



月薪二十六元，校長二十元（如兼教課二十六元至三十元）。在武川縣城停留半小時，續行二十里蜈蚣壩，道路凹凸，車行顛簸，地土紅色黏性，天雨不能行車，上坡約百武，路旁石刻「履險如夷」四大字，蜈蚣壩山路，係國民軍南口總退却之役。經過該地所建，道闊一丈二尺，巨石平鋪，工程堅固，現綏遠省府派工續事修築，完成為汽車公路。壩長五里，山坡峻險，下坡時，車作俯視狀，危狀驚心。

四十里，綏遠城，頭車誤走新道，路平道闊，行車甚速，路旁嫩柳成林，綠蔭蔽日，盛夏天熱，行車頓覺涼爽。今日計行三百六十里，抵綏城僅近午十一句鐘。記者本擬在綏遠稍作勾留，一觀塞北關風光，又以長途旅行，身體困倦，倘假休息，恐一蹶不振，難再跋涉千里歸程。乃決定當晚乘平綏車東返，綏遠年來埋頭建設，成績卓著，報章雜誌，多有記載。今日一觀綏城市況，較民二十年間，記者所見情形，已有天壤之別。市面活躍，商業繁盛，街道行人，精神奕奕，振振有生氣。就表層觀之，綏遠一切皆在蓬勃期中，向上進展也。

只要是過平綏火車的人，誰於腦海也少不了有些感受，這感受是不限於那一方面的，並且因着各人的目光與着眼點的不同，於是彼此對於同一的空間也許感覺異趣。綏遠車站，伏在塞北的背頂，一條鐵的連鎖——列車——匍匐在軌道上，等待時間的指示，揮發它的引

擊，開步走，它具有特殊的能力與偉大的任務，它能將綏城沒有的東西悄悄地拖來點綴這個沙模城市，它更能很規律地將這個農村裏的生產品——皮，毛，羊腸，糧雜……等東西，馭到廣大的市場；因為綏遠的毛織業，在中國目前是數第一的，工廠林立，火車更能將毛織工業品——地氈，床氈，駝絨氈，駝絨等物運去介紹給熱心愛國，服用國貨的人們跟前，讓他們鑑賞一下。這些貨物的質地，織法，是否比較泊來品壞，這裏的毛織廠主，以至工人，梳羊毛的老媽子，女孩子，牧羊的兒童，都喜悅這個鐵與木片交織成的東西——火車——大家希望它能够替他們服役，能夠將伊們血汗交織成的毛織物，輸送到真正愛國，真正提倡並且服用國貨的人們跟前，徵幸博到愛國大家的垂青，那麼，伊們的生計，將永綿長存，子子孫孫受惠不淺哩，凡是綏遠的人，誰也抱着這個期望的。

在客車先開行的是貨車，它很笨重地從東邊喘息着裝滿了貨物到來，折回東下的時候，却是輕鬆得飄飄欲仙，空空如也。轉運公司太沒出息了，每次貨車，只能拉給三五担貨物，這樣的現象，最低限度，綏遠目前仍有絕大的入超。這個原因，是農村崩潰，生產減少，內地交通不便，土產無法輸出，尤其是「九一八」以後，平津皮毛銷場一落千丈，經濟遂陷絕境。同時捐稅過重，採購原料（如羊毛駝毛等），沒有大資本的誰敢冒這個險呢，綏遠農產

物的賤價，綏遠城市的入超，是不是好現象，綏遠市況的繁盛，真是綏遠近年來建設的成功嗎？抑是外來經濟侵略內地的成功？因為物質是天天進化的，人類生活也是跟着物質文明而進化的。蒙女在百靈廟一帶也儘有西裝革履，奇裝異束的了，綏遠城裏增加了不少西裝商人，華服仕女，中國人大多數向來沒有經濟觀念，「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這句話便是這種弱點的暴露。於是城市社會，生活奢侈，消耗浩大，影響及於近郊農村（農民子弟吸紙烟，農村婦女服洋布），一省的精華，消磨於一城一市，一家之財富，消耗於一子一妻，家無隔宿之糧，塲面不得不要！

在平綏路的西段，我們可以看到幾種規規矩矩的現象，沿線田野間的田畝規規矩矩地讓麥禾貼伏在它的身體上，路旁的綠柳規規矩矩地擺着分列式的陣容，大青山雖則崗巒參差，但它很靜寂地擺着它那嚴肅的臉孔，車站上有規矩的鐵路警察，新生活服務團，他們可以告訴你乘車的時刻，與一切乘車購行李票的手續，他們的態度很謙和，一些兒也不傲慢，押車警察，查票員，一提起這名兒，人們的眼前馬上要發一個穿着制服，面孔猙獰的人物在叱叱的嘮叨。現在這裏的沿線各站軍警稽查，總算把這付面貌洗去了，大家都相信這是實行新生活的效果，中國人本性是和平的，所以恢復固有的德性，比較是容易，我私下也這們相信，

可是火車一過青龍橋，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好像是居庸關作孽，橫斷這個好現象。在南口車站，我曾經看見一個上等兵階級的押車兵，逼令一個旅客繳款，原因是一個綏遠旅客帶着三百元現洋到北平尋友謀事，兵士以爲是犯法，他說：「省府命令，各路局一概嚴禁現金出境，旅客携旅費不得超過三十元」，旅客則謂，「關於貴省禁止現金出境，我以遠在包頭，未有所聞，況且我是到北平探問親友，携帶現金一節，只能說是入境，不能說是出境自包頭至北平，三十元旅費決不够用，設親友不過回來的時候要不要盤費？」兵士答曰：「我們只知道執法以繩，我們不知道理由充足不充足，你的三百元今日非繳不可」客機警，知道伊們是不可以理喻，迺牽另一兵士附耳數語，兵士點首微笑，事遂寢，不知閻葫蘆之中賣的什麼藥？在同一條路線上，辦同一的事，負同一的責任與使命，其情形會這們不一致，這是多們令百姓們懷疑？

火車過青龍橋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高入雲表的山峯上，也有軍事建築物。這種軍事建築的工程很大，有城牆，有碉堡，這大約是馮玉祥守南口的遺跡吧。但是它的效率，只能適用立體機械戰爭以前的古時代，在青龍橋的山峽中，山城上頭每隔五步有一個崗位，如果把守着這個險要，陸軍與唐克車是無法可以衝過，至於空軍的俯襲，這兒也會遭遇喜峯口，古

北口同樣的運命。可是在地理上說，居庸關畢竟是險要的，一塊磚接連着一塊磚，一個石級接連着一個石級，雄姿險態……堵得水洩不通，這些工事，完全是人工造成的，歷時數百年，屹然不圯，這都是先人的功績，後人該當景仰。可惜時過境遷，昔日是戰事守禦的工具，如今是歷史陳跡的廢物了。

平綏沿線有好多的農村向着都市進展了，每到一個小車站，也有許多農村婦女靠在柵欄外，偷視列車中的旅客，她們的注意點，着眼在列車中摩登女郎們的身上，當她們發現一個目標的時候，馬上表示着批評的態度。於是回顧向同伴們口語指畫，好像在說，那位太太的旗袍樣子好，那位小姐的大腿怎會露在外邊。在初她們覺得很奇怪，接着很覺得有趣，結果，她們便意識到這是新式，時髦，如果自己也這們裝飾起來，是不是與車廂的那個……一般美觀呢，一個人倡引，百個人相從，她們有了這個奢侈念頭，也就甘心將每年血汗所獲的農產品換取了物質文明的享受。物質供給不滿所慾，便是與家人丈夫爭吵，爭吵不遂，則感到痛苦，到城市去，當工廠裏的女工？到荍頭店裏坐冷板凳？在無智識的農村婦女，很容易走上岐途，嘗盡人間的苦味，爲了受着物質文明的誘惑；研究婦女問題的同志們，你們有沒有看到這種情形，你們有沒有矯正這種積弊的方法？我想這種情形，不僅僅是平綏路沿線的婦

女們是這樣，凡是火車扒到的地方，輪船泊着的所在，那兒的農村婦女，大多數犯着這種虛榮的病呢！前進的智識婦女們，對於矯正這種情形，也不僅僅是移風易俗，戒除奢侈虛榮，於復興農村經濟，這也是一件急不待緩的工作呵。

我們這一行沙漠上的旅伴們，天天在希望着早日能到達瀚海（沙漠）的彼岸。到了綏遠沒有停留。今天（六月十日）到了故都——北平：好像渡過大西洋到了新大陸，大家臉上浮着喜悅的色彩，這不單是沙漠生活的枯燥，旅行艱苦的問題。大部分還是因了長途旅行，消息隔絕，看不到報紙，不知道時事，大家心裡在思想着：「內地近況怎樣？」爲了思念這日在風雨飄搖中的國族，大家不願意在這世外似的沙漠上，多耽擱一天。十日傍晚五時到北平，火車繞着城圍走了一個弧形的圈子，車到前門車站，乘客已經稀少可數了，剛出車站門，旅館跑街，馬車夫，黃包車夫……這些吃碼頭車站飯的勞働大衆，蜂也似的聚攏過來，「要□□飯店，大間房子，只要五毛錢一天」，大號馬車，可裝二十件行李啦，「您佬」，「……」差不多每個人都做了車夫的俘虜，於是車站門外一陣子散亂的狂奔，儘管你是出慣門的人，到北平來，你得先讓下層社會羣衆中一人來擺佈一下子。走長途的人，到了一個城市地方，第一件事便是找旅館住，再次洗洗澡，吃一頓合乎胃口的飯。在衣食住行，樣樣都便宜的北平

，生活素不講究的人，也得講究一下。第一天我們便是這麼過去的——找旅館（寧可多出幾毛錢，房間清潔，空氣流暢，茶役招待週到），吃飯（要得上有名的館子，一樣價錢可以嘗到好味道），洗澡，刮長鬍子……睡覺。

六月十一日，住北平，晨起，溜達街頭，模樣有些不對勁，街道上的行人，大家以驚訝的目光，偷視動情，似乎在探視什麼，又似乎在抑止心頭的火氣，不安定的神色又生怕流露出來這弱點，商店照常營業着，每一個顧客的舉動，每一個行人，每一輛汽車，電車的速度，似乎較尋常加速了。巡警的目光，崗警的態度：今天模樣兒真的有些醜陋了？「二哥你看：」只要：我們當百姓的」。「要看新聞啦，黑夜白騾跑大街，白晝見鬼怪，不祥預兆，層出無邊」！賣報的童子，故意唱着驚人的調腔，他們的嗓子特別是尖銳，好像一隻破舊的幕鼓，發出「朋劈」「朋劈」的淒厲之聲，任你怎樣地鎮靜冷觀，這們淒厲的風聲，會使你的心波掀動，血潮澎湃，脈搏的加急。東安市場，王府井大街，下午一兩點鐘，我走到那些地方觀光，顧客們擁擠在每一個商店的櫃台前，「這樣，那樣」，「價錢」，「……」，「便宜些」，「好就算」：最後的買賣，犧牲血本」：這含着無限辛酸的話，店員與顧客——他們的對話中充溢着時事的傷感。東安市廠裏面擠着無數的西裝青年，摩登小姐，他們或是她們似乎是研究物

質與價格的專家，問價，還價，折衷——實價——交易成功，在商店少許賺些，在顧客已得便宜。北平青年男女們，購買的經驗，智識怎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一個柳條包裝裏滿新鮮的，時式的衣着，領帶，衛生帶，睡帽，襪子……儘可堆在一起，裝滿一箱又來一箱，有錢的多買，無錢的少買，總該買一些，豎橫穿着日用到那裏都需要。於是我告訴你那一家商店的門口便宜，他又對我說那一家的貨真價賤合乎經濟，把腰包裏的錢倒出去，賣力地拖了幾大包什物東西上車站。買車票，小件望車廂裏塞，大件打行李票，最近北平的學生界，大多數好像是向這條路邁進，別的，不妨鎮靜以觀，平心下氣，暫且不說，說亦無益，不敢說，說不得，還是不說爲妙也。素著愛國熱情的勇敢有的爲北平學生如此，其他老百姓，還待說嗎，起初我對於這目覩的死氣，很有些感傷，過後，纔自愧犯了近視病了。這便是鎮靜，沉着呵。人類是萬物之靈，感情是一時的，智慧却可應付千萬世，潛伏期的將來會是怎樣一個情形，拭目期待吧！

北平什麼都很便宜，在那兒你可花很少的錢過着很舒意的生活，聽的人始終是將大部份時間消磨在戲園子裏。啜茗聽大鼓詞的，差不多拿啜茗聽大鼓詞比吃飯還要緊，一天少吃些飯倒可以馬虎，如果不聽大鼓詞不啜茗，那簡直要他的命。那些一隻臂膀露在外邊，一隻手



揮扇的閒散人，不管在任何境界，這些啜茗過日子的茶客，儘可以目空一切，過着如仙如佛的清淡生活。北平館子，美味價廉，簡直無與倫比，八寸盤菜六色，另配冷大盤一隻，紅酒白飯，湯包鍋貼，鷄絲湯麵……樣樣俱全，管吃肯飽，僅費三兩塊錢。如果在西安，照這幾樣菜非十塊八塊洋錢，決也開銷不了。北平的小商人有一樣毛病，就是欺生敬熟，生的人比較熟人的菜總要差幾成，不管是菜的分量味道……如果你是老主顧請尖着耳朵聽，「二爺，您佬這久不來，高陞了，發了吧，換換口味啦，天熱，喝些白干解解暑……」不必開啦，在我……二爺，您佬又這麼客氣了……」，北平人最喜歡喝酒，尤歡喜喝白干。據北平商務統計有——一個月份北平白酒銷售十五萬斤。這驚人的酒量不是幾個人的成績，而是白酒銷路普及民間的表現。保定，南苑：附近北平各縣燒房裏的出產，大部是銷售於北平中下層社會的民衆。北平人好客，一個熟識的一拉就是上館子，他們在飯館裏的見面話是，「喝幾沖忙麼呢？」

口口流離失所飄泊北平的人，無慮百萬，他們很有些人，是將故鄉的遺產拋棄，特地跑到這兒來生活的，有幾個錢的人，東跑西走，天下九洲無所定居，歸根還是北平的生活程度比較低。——個人每月生產費約計，伙食二元五角，房租一元，衣着一元，另用五角，共計五元（根據勞動工人的統計），伙食八元，房金二元五角，衣着六元，油雞一元五角，兒童教

養費一元五角，共計十九元五角，（根據薪給職業者，夫婦及孩子三口統計）。這樣看來，北平生活程度至少要低過其他都市一倍。那麼，有職業的人，即使薪給薄到三二十元，也可以維持一個小家庭的生活了。可是閒人——無職業者——畢竟比較有職業的人為多，這些口口人，即使每月只需兩塊錢的生活費，也是沒有辦法的。有一個口口的朋友對我說：「最近有一個口口錢莊老板，事變後跑到北平，時局平定後，又跑回口口去，將錢莊收拾了，總計財產二十三萬五千元，能够携出口口境的僅那五千元的找尾，在北平住了三年，坐吃山空，五千元的白銀，消費得一光二淨，如果他不離開口口有二十餘萬的財產，到如今決不會由富人變窮人，由窮變成沒有辦法的窮人。在口口方面，雖然還有許多可以救濟的朋友，但是為了避免嫌疑，又不敢通訊，現在大家都引他作前車之鑑，再也不……」北平的現狀這樣，再下去怎樣，大家想想便可了然。

乘特別快車，速寫沿線的事物，未免有些滑稽，可是當旅行記者的人，不能將足跡到過地方的情形，寫一寫，畢竟是說不過去。在六月十三日晚上十點半鐘，登上平漢特別快車南下，當時就打定主意，有所見而寫，有新聞亦寫，有所感或是印象比較深刻的，都要寫，這樣寫出來的東西雖覺敷淺凌亂，但至少總算不妄跑一趟路程，前門西站，擠滿了南下的

客人，大家爭先恐後的買車票，頭等，二等……三等，的售票處特別擁擠，接着履行行李車，一車又是一車，過磅，打行李票的人們，蜂也似的向車廂裏攢，一個又是一個，越來越多，滿了，滿了，座位，談何容易，走道上站滿了人，有些人擠在車門角裏，有些捲伏在上下車的檔級上，每個人將身子緊縮着，兩個人的座位擠着三個人，走道上的人筆立着，肩並着肩，……沒有埋怨，雖然火車規則是規定不得超過座位售票……熱，出汗，大家出汗，悶，喘不過氣來，忍耐，反正大家對於這方面都有了相當的修養，頭儘管昏，腦儘管脹，通常的疾病——因空氣的不流暢，灰氣擋住了養氣。於是大家感到過度的疲倦，打盹睡來了，睡神俘虜了列車中的大衆，當火車跟汽笛開行的時候，人羣裏，才有因了過度的震盪醒悟過來，夜裏的車廂，看不到郊景，別不清車行所在，車廂裏的同伴們，有的緊閉着眼睛睡，有的瞪着眼睛裝睡覺。

到保定，時候在晨間四點五十分，天纔破曉，這裏的人稱「保府」，河北省府遷保，似乎於小商人是很有利益，人們都憧憬着曹錕時代的保府再臨，公務機關人員是消費份子，現在將天津三千餘的公務人員遷移到保定，保定市面似乎跟着活躍起來了。不過以一個工商業發展沒有健全的城市，驟然擔負一個省府各機關各項臨時或是額外的支差，在素稱儉樸的保定

百姓，也就自覺够受的了。六時二十五分到定州，那各色各樣的定州眼藥的招牌，賣眼藥的在月台上喊叫，聲浪對着車廂裏的發彈，走得快，叫得響亮，眼睛却注在車廂裏的主顧，購眼藥的特別是多。「沙眼是普遍的流行性傳染病，中國人患沙眼的約佔全人數百分之七五」。這話可以拿事實引證的例子很多。定州眼藥是不是特效，恕我們沒有研究，不過三等車廂裏的乘客，幾乎是人手一瓶，是盲從，是認識，是經驗……，還是盲從的氣味比較濃厚些。

六月十五日晨七點十四分，到石家莊，石家莊好像是一位未出稼的姑娘，她始終沉默的。她沒有都市通常的壞習慣，在商業上，人情風俗上，似乎比較北平還要來得樸厚些，有的人說，石家莊的後台老板是山西，山西商人大多數是殷實的，保守的。正太鐵路，將整個的石家莊山西化了，又有人說，石家莊的本地人——保定，正定的商人又何嘗不樸實呢。但是他們表面上雖也誠實無欺，其實許多奸商也許出產在那兒呢，平心而論，石家莊能够保存它的小康狀態，無非是當地商人保守，持重性所致，不過這裏的商人，很少創造的精神，三年的石家莊與現今的石家莊，也不見得有什麼分別，這點在各方分頭建設，急遽推進地方繁榮的現中國，也許是一個遺憾！

經過上面幾個大站，乘客漸漸稀少下去了，每個客人的座位，也能勉強擠坐着兩個人了

，站在走道上的人，也不像先前那末擠得水洩不通，靠在前頭的那個車廂，就不一樣了，好幾個摩登姑娘，太太們做着各種姿勢，橫臥在客座上，別的或者新上來的乘客央她們讓個座，她連話都不說一句，瞅了他一眼便算了事。另外幾個她們男旅伴，也仰着她們的餘光，也照樣地客座橫陳，唯我獨優，他們與她們都帶有證書，不知道是那一個高等學府裏的學子，或是那一個機關的職員，他們這些怪模怪樣，傲慢一切，只有講客氣的中國人給他緘默，如果他們乘的是中國境外火車的話，「滾下去」，人家會給他警告的，那就不能不裝規矩些了。

晚十二時抵鄭州，誤點三十分。隴海路西行快車已開，很多自北平購西安聯票的人，又該倒霉了。旅館跑堂，排列了一個長蛇形的陣勢，中央，大金台，鄭州，大同……像是提燈大會，旅館利用車站的黑暗，拿着光怪陸離的提燈接客人，兜生意經。鄭州在地理是華中的樞紐，平漢，隴海十字形的鐵路，鄭州是善賈的商人，它一方面吸取豫陝棉花，農產……：一方面轉批漢口，北平的貨色，這裏是聚集點，由這裏轉運，所往無邊無際。鄭州是絕對有利的地位，如果時局平穩的話，鄭州可以十足表現豪華，那兒也有五三層樓的商場，上乘的物品，祇售適宜的價錢，華安飯店的浴室，國貨公司的裝璜，純料國產的銅器鋪，小酒樓，中式，西式，清真，粵，閩，蘇，樣樣都有，應市平漢隴海兩路往來的旅客們。街道很整

潔，也許僅僅靠近車站有關觀瞻的幾段馬路是這樣，黃包車夫有一定的定留處，走路的人，也很守秩序，這些現象告訴人們，鄭州是在實行新生活了。晚上電燈齊放，萬光併發，有些大都市氣概，年青的女性們，大都穿着短衫長袴，短衫長及膝蓋，長衫長及足面，圓口平底鞋，身體強健，有些像的武士道。記得從前有一位體育家說：「山東河南的女子，如果練習運動，不論田徑賽的那一部門，決不至於落後他省的……」這話雖則類似吹，但是親眼見過山東河南青年女學生的人，方信其言並不虛。

去年棉花銷路遲滯，鄭州的市面，也就一落千丈，因鄭州的繁榮，大部是靠棉市維持的，所以紗廠打包廠很多，資本薄弱的紗廠，打包廠，只好收場結束。頂頂大名的豫豐紗廠，也是硬着頭皮掙扎的。銀行界在鄭州，近年也不景氣得很，押匯的失敗，叫它們吃了不少的虧，有好幾家銀行，爲了押匯一項，虧損三五十萬，都是平常的事實。

十四日晨早十一點五十分上隴海路特別快車，離鄭州西行。滬池，洛陽，偃師，汜水，這些都是苦焦地方，這些歷史上有名的地方，如今祇堪憑吊而已。山巒土崗，田畝狹小，因爲今年夏季豫省旱災，麥禾憔悴得像是患了肺癆病的人，掙不起勁來，這些地方的人民生活是很簡單的，麪糊，高粱……當米飯吃，身體倒也健康。有人說吃得白米要害腳氣病，上白

麪粉不若糠粃的資養料多，是不是真的？瘦得見骨的牛，還是起勁地犁田，它們不是沒有草吃，却是操作過度，疲下去的。從前鄉村耕牛，當然是很多，大家分工合作，所以肥碩，現在農村破產，耕牛減少，拉差的拉差去了，出賣的出賣了，煉乳，鮮牛奶，罐頭紅燒牛肉，這些都是鄉村耕牛減少的證明。牛數減少了，牛的工作擔負也加重了，就是說以前兩頭牛耕兩畝地，現在一頭牛耕兩畝地了，靈寶，陝州……畢竟比較有氣色，車站附近也有軋花，打包廠，大包笨重的花包臥在月台上，等待善價而估，什麼時候可以如願以償，它們是把握不了的。不過火車是不斷地伏在軌道上扒來扒去，順便它們可給它捐到鄭州去，這確是這裏鄉村中大宗的生產，生計的命脈所繫……

潼關，形勢是天險，倚着峻險的山，傍着深河，在這裏設防地，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在這裏設稅卡，包管不會漏稅，每年盈千累萬，超過……：屋宇是低窪，怕的是黃河水漲。房舍的頂蓋鋪着灰色瓦，中國旅行社，對着車站，指導陌生的旅客。十五日下午兩點二十分到華陰，華山頭載白雲，俯瞰空間，西嶽奇峯，兀然高聳，雄壯，威武，嚴肅……：象徵着歷史的偉大的地位，山陰茂木成林，華嶽廟裏響着農工機械廠的烟囪。古宮殿式的車站，啟示人們依稀華胄，撫摩史跡，那怕你是麻木也罷，只要你的神經系統並沒有完全

失了覺……七點鐘的光景，車過瀾橋，瀾河的水河北流，河堤抵禦着水頭，保護着鐵路，如果沒有山洪暴發的災患，路基是不會發生沖毀的危險的。

晚七點四十五分抵西安，西京故都，此次晤面雖然是第一遭，我却覺得很熟識，難道這一隻征鳥，已經飛回它的故巢？私心總有些兒喜歡。隴海鐵路有三個優點，第一是車廂比較寬暢（三等車廂也是一樣）其次清潔衛生非其他鐵路所能及。再次規則很嚴，秩序整齊，新生活服務團也盡了相當責任——對於車站及行車秩序的維持。

## （三十一） 旅行完畢後的感想

「不到西北不知西北之偉大」，記者敢效顰曰：「不到新疆不知新疆之偉大」，「西北蘊藏豐富，資源取之不盡」，開發西北，邇來已由理想，言論，考察，調查，實際工作亦步步見諸實行矣，觀乎西北各省建設之進展，交通之開闢，財政現狀之能自給自足，埋頭苦幹，成績已見。晉綏之實業救國，具體進行，皆足以告慰國人，新疆豈獨向隅，別成天地乎！以言邊疆，東北姑不具論，西南之雲貴，迤西之康藏，地方情況，否極泰來，乃自然之趨勢。新疆在國防上之地位，較其他邊地，更為重要，豈其長此以往，將步外蒙之後塵視無辦法乎？



記者乃確信皆否；今於「新疆印象記」一文完成之後，特將其整個之現狀，就個人之觀感，略紓已見，以作新疆印象記之結論。

第一，就國際形勢而言：歐美大陸諸國，處於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之今日，其內之矛盾，亟待尋覓衝出難關，其目的安在，殆不外擇肥而食，可取則取。地球之面積有限，可供其擇食之殖民地亦有限，而帝國主義者侵略野心，則方興未艾，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之經濟競爭，更見鉤心鬥角。以有限之地球面積，有限之殖民地，而供慾望無窮之國家橫侵直掠，世界焉有寧日？「黑洲之白色化」可供東亞黃色人種一強烈之刺激劑也。新疆地位優越，蘊藏豐富，固為英，俄，日，德諸國素所垂涎者也。

(一)蘇俄：蘇俄以接壤新疆，在歷史上，早已握有新疆經濟之權威，自光緒七年中俄條約訂定後，中間歷經改約，大致我國殆處被動地位，每次改約，徒喪邊境國土，損失主權而已。宣統初年改訂中俄條約，增闢塔城，迪化，伊犁，焉耆，阿克蘇，喀什噶爾，和闐為俄國自由貿易商埠，並擇重要地點，設立商務機關焉。民八年間，楊增新向蘇俄提議改訂伊塔條約，始爭得「俄貨入新按照新省關則納稅」條文之決定。民國二十年，新省主席金樹仁竟於中俄未行正量復交之時，訂立「新蘇協定」，使蘇聯在新經濟地位，更得一重保障，蘇俄與新

省有如此良好之因緣，毋怪其現在新疆經濟之優勢，與日俱增，並積極乘機設法謀鞏固既得權利之策略矣。蘇俄近年對新政策，首先爲完成西土鐵路，該路完成於一九三〇年，新疆半壁河山，即於該路完成之日，陷於包圍之勢，該路各站通新大道，計有六線，（一）由斜米到塔城，計長六四〇公里。（二）由齋桑到承化，計長二五六公里。（三）由齋桑到塔城計長三〇〇公里。（四）由安集延到喀什噶爾，計長五五四公里。（五）由皮西別克到喀什噶爾，計長六八三公里。（六）由皮西別克到伊犁，計長八五四公里。新省境內另有水路兩條，接該線（一）由伊犁碼頭溯伊犁河直抵伊寧。（二）由額爾濟斯河至布爾津。上列兩河，俄輪自由出入，暢行無阻，對於新省交通運輸，已具水陸並駕之雅形矣。最近蘇俄，更計劃於新省西北部，開闢公路，便利交通，其計劃建築路線爲：（一）由阿拉木圖到伊犁。（二）由阿依庫斯到塔城。（三）由斜米到承化。如上列之線告成，則西土鐵路與新省通，猶如身體血絡，暢其所行，由沿線各站以達新省迪化，少則三五日，多則十數日足矣。蘇俄對新既獲條約之勝利，又佔地理交通之優勢，毋怪其寧可放棄北滿權利，而努力經營新疆，以爲東亞局勢之拮抗也。於此，吾人即可瞭解最近俄新關係，對於整個中國利害之程度若何，固毋論其對於新省有無侵略野心，抑或是親善的經濟提携也。

(二)英國：英國殖民地幾遍全球，其對外侵略，爲一貫的商業殖民政策之實現，英國遠東勢力，始自印度，漸及西藏，坎巨提，拉達克，帕米爾，直向新疆南部挺進，英國與新疆交通，雖遠遜蘇俄，但仍有下列若干便捷之路線——(一)由喀什米爾或賴喀經過拉達克至新疆葉城，長三七五公里。(二)由賴喀到和闐，計長八五〇公里。(三)由賴喀到皮山，計長九九〇公里。英國鑒於對新交通之不易發展，因之，侵略政策，較俄亦稍歧異，其顯著手段，不外乎利用民族之複雜，宗教信仰之異同，施以挑撥，對朝漢回教徒，則大示優待，並收容回族青年，授以特殊教育，種種技倆，無非以達其侵略之目的。曩歲，南疆一度倡言自治，個中情形，人言各殊，實則以少數無聊份子，浮躁青年，推翻具有悠久歷史之纏回封建舊制，樹立御用僞政府，何其不自量耳。

其他各國對新野心含蓋已久者當推德國。日思染指，毅然邁進者，則屬日本。阿富汗，土耳其以宗教信仰相同，則思汎回教東土耳其斯坦主義之實現。但就日前情形觀察，蘇俄殆執新疆權益之牛耳。目前雖無領土之野心，但一切經濟權益，均操俄人之手，猶如我僅存骨骸，血肉皆吮吸殆盡矣。

其次，就國內形勢而言，一國領土之完整，政治之統一，始能發揮國家之力量，而鞏固

邊防，據爲屏藩，尤屬要圖。鼎革之後，我國備受清代外交失敗之影響，一時無法擺脫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整個中國如此，新疆受害更甚。吾人引爲遺憾者，民元以來，新省以主持非人，腐政酷吏，蕭規曹隨，相沿迄今。文化，政治等等故步自封，毫無進展。晚近，雖經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氏，銳意整飭；但以積疾已痼，欲臻健全，亦非易事。治國之本，首要整飭內部，內部健全，乃言邊防，邊防鞏固；乃可臻國家於富強之域。

今者，中央已步步注意邊區，澈底整飭雲，貴，康等省，積極開發西北，以爲建設國民經濟之張本。地方文武長官，併力剿匪，綏靖地方，澄清吏治，復興農村亦着着見之進展。人各有心，心各有感，有所感動而激發天良，此所謂精神建設之實現也。由是出發，國人對國家之心理一致，吾人深信不論我國環境如何險惡，未始不可效土耳其等國之復興也。邊防之修，惟時間問題耳。

以言邊防，東北屏藩已失，蒙古根基未固，今日尚可恃爲屏障者，除西南康藏之外，西北半壁河山之保障，殆在新疆一省耳。新疆佔我國面積八分之一，漢唐以來，即爲我國領土。元代版圖擴大，西逾葱嶺，南及印度，北越阿山，但其時雖有其地，未獲實利耳，歷至有清雍康及乾隆年間，清廷幾以全力應付西域，經之營之，新疆於是大定。迨至今日，新省各

族，及王公伯克，對於中央信仰之殷，始終未渝。先朝建業精神，光揚浩大，前人功績，史實昭著，況新省地大物博，蘊藏豐富，正可引爲復興國家之基礎。新省境內金屬礦物，煤，石油等，無不俱備。天山雪汛，可資灌溉，伊犁河流域，土地膏沃，塔里木河，額濟斯河，均可航行，阿爾泰山之木材，取之無盡，和闐，阿山之金玉礦，可稱富源，迪化，奇台之煤炭，鐵，可以爲鐵路之需，鍊鋼之用，烏蘇之石油，自流量大，更爲陸空軍事工業，及交通需要之基本原料，牧畜生產，幾遍全境，農物收成，輒過十倍，他如菓品之大量生產，尙不在計焉。再如毛織，棉織絲織等輕工業之原料來源，亦有吐魯番，庫兒勒之棉花，和闐之蠶絲，天山南北及焉耆，阿山之羊毛，資源無窮，新省可謂天賦獨厚矣。在新疆未開發之今日，一般人漠視爲平沙萬里，土地不毛，資源無窮，新省可謂天賦獨厚矣。在新疆未開發之今日，除少數盤地外，其他皆爲不生產荒漠……」第不知外人已雙目炫炫，思獲此肥美之一禱也。

際今之時，吾人固不應自餒，以爲國力未遂，不能遽爾以言開發新疆，更不應存在苟且之觀念，使大好資源，旁落人手，須知蘇聯因五年計劃奮鬥成功，始能完成西土鐵路，而有獨佔新疆資源之優勢，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大和民族，始出露頭角於國際舞台，而與列強

並駕齊驅，最近且稱雄東亞，思伸巨擘於新疆矣。英國在新疆始終限於挑撥，利誘等手段。吾國於茲急起直追，創造新疆爲中華民族之生命線，爲時尚未爲晚也。倘一再放任，大好河山，將非吾有矣！！

新疆偏處邊陲，交通雖不若內地各省之便利，但已有公路三線，足可通行：——（一）由綏遠經百靈廟，內蒙邊地，二里河子，至新省鎮西之三塘湖，再經煤窯紙房，奇台，以達迪化。（此所謂大草地者也）——，（二）由綏遠經百靈廟，阿拉善，繞道甘肅邊境，至哈密之土葫蘆，再經鎮西，以達迪化。——（此所謂小草地者也）——，（三）由西安經蘭州，甘，涼，肅州，出嘉峪關，猩猩峽，再經哈密，越天山，過木壘河，奇台，以達迪化。——（此所謂陝新驛道者也）——，第一二兩線，綏遠迪化間——現經新綏汽車公司路通車營業，全程計行約需十五日，至十八日，第三線——西安迪化間——可由西蘭公路轉乘新綏公司蘭肅線汽車至哈密，再乘新疆省汽車，以達迪化。全程計行約需二十日左右，內地與新省交通，目前已具雛形矣。倘加意整頓，對新公路交通，即可完成，蓋上列路線，記者曾步履及之，沿途路基堅固，或係硬質之戈壁，雖有河渠及軟沙地，均可以最經濟之方法修成。至隴海路線西展問題，關係我國生計，尤爲重要。然欲開發新疆，當以發展交通，爲第一步工作，而整飭新

## 新疆印象記

二七八

疆內部，輔助新疆地方建設，更爲先着，至如何計劃，具體開發，茲事體大，當有待中央當局之通盤設計，全國同胞，則須協力實行，各盡其力，各司其責，始克有成。記者以職是之故，言止於此矣，並望有繼起之人，能到新疆去也。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初版

# 新疆印象記

徐弋吾著

每冊實價一元

印刷者 西安和記印書館

地址：北院門八十一號

總代售處 西安西京日報社

地址：五味什字街

代售處 南京中央日報社

上海申報服務部

天津大公報代辦部

北平華北日報社

漢口武漢日報社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